

年

卷

期

3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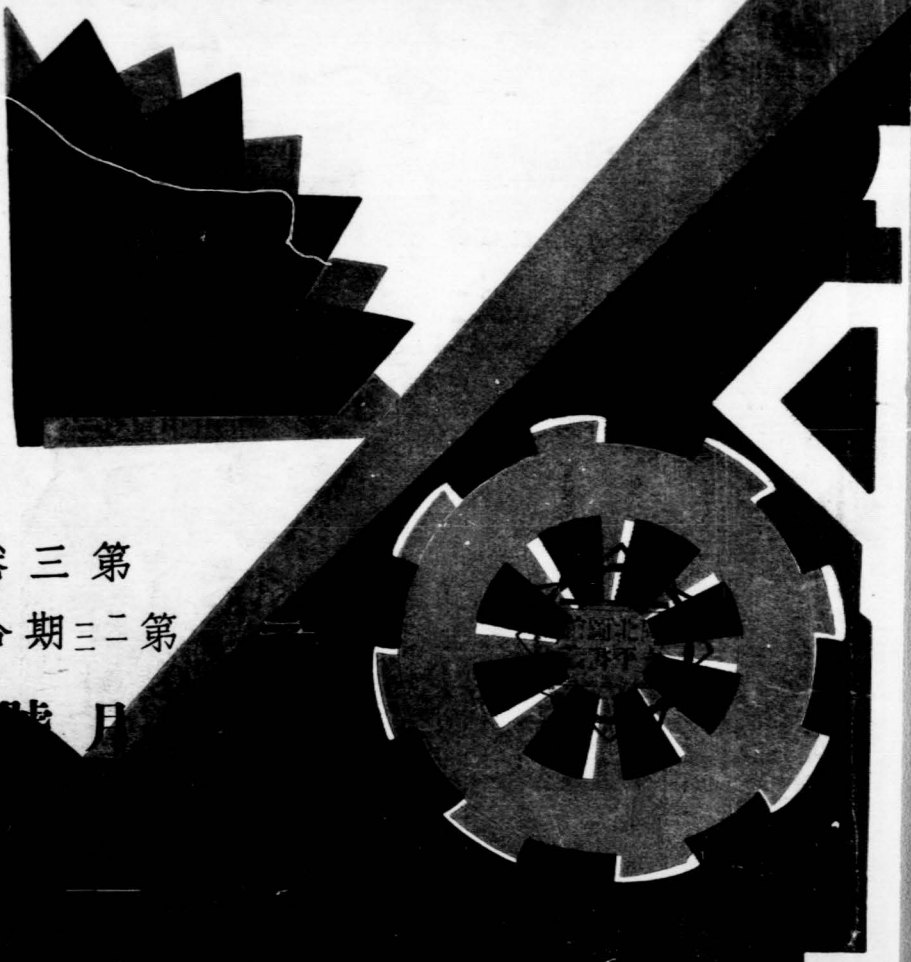
—

2

第

第

1952年11月



第三卷

第二三期合刊

十一月

新集 田田田



# 虎標八卦丹

主治

中暑傷寒  
頭昏眼花  
時行瘟疫  
霍亂吐瀉  
腹痛氣痛  
絞腸痧痛  
飲食不消  
胸膈飽悶  
任事過勞  
舟車頭昏  
各種咳嗽  
各種感冒

功用

順氣化痰  
醒酒戒烟  
解鬱活  
提神醒腦  
除穢避毒  
香口生津

虎標永安堂

上海分行 寧波路五九五號

## 金陵酒家

轟動全滬

特聘廣東名廚

精製高等筵席

搜羅粵郡土產

適合南北口味

裝璜華麗廳房

佈置新奇禮堂

增設中西菜部

樓下廉價食堂

粵菜大王

地址 上海法界多亞路大世界首

電話 八四六四七

# 新 田 壘

三  
月  
號

第三卷 第三期合刊



# 新豐文藝月刊 三月號

第三卷 第二三期合刊目錄

廿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論	馬克思主義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	談生 (三)
	與鄭振鐸論大眾文學	楊柳 (六)
	屠格涅夫與託爾斯泰不和始末	高倚筠 (五)
文學的功用		劉如水 (六)

張督辦	史素秋 (一)
譚變	豪少 (一〇)
離家前後	丁雲山 (七)
酒店主人	鄭翼 (六)
最後的機緣	吳其敏 (九)
車廂裏	羅夜琴 (二〇)
母與子	白木 (三)
齒輪下	陳清華 (七)
「冷」	徐慨吳 (八)
淋漓 (續一)	談生 (六)



歡迎畫家查農先生  
南遊日記  
新學聚餐會紀略

彭子蘊 (七)  
空 (二六)  
彭子蘊 (二五)

詩與文散

(八八—〇七)

- 留別上海.....沈起
- 水鄉.....柳風
- 讀史偶感.....夏一
- 鬼靈的悲憤.....史素
- 哥哥.....子秋
- 小品三章.....朱晨
- 賸餘的文學.....劉雲
- 火花.....丁山
- 一切都是欺騙的.....李航
- 願(詩).....若水
- 鐘聲(詩).....
- 譯詩二首.....



▲戲劇總退伍

前轍 (四)

前哨 (九六一—七五一)

- 文壇與商場.....翰
- 批評與圈子.....陽
- 關於「海派」.....菲
- 自速其死.....天
- 創作藝術果只是作者自己的人生嗎?.....丁
- 文藝與經濟.....紅
- 新武器文學.....卡
- 林子展的英雄氣概.....馬
- 最新的姿態.....警
- 再介紹鷓鴣外鷓的新詩.....警
- 爲「現代」編者做一點發掘的工作.....湘

編後贅語

編者 (二六)

治公法律事務所

孫弼伍律師受任新壘

文藝社常年法律顧問通告

問通告

本律師茲受新壘文藝社聘為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如有侵害該社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保障之特此通告

事務所

上海四川路二九九號東亞銀行  
二樓二一〇號電話一八八九八

新光圖書局……

——本局新近批得：

光華書局

神州國光社

時還書局

新教育社

文華圖書公司

中華圖書公司

全部新書，一切定價折扣，特別低廉

。敬請

各界惠顧賜教。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橫浜橋南



## 張督辦

史素秋

嗎？

張飛轉世？是的，督辦！我們老早知道的。

不是督辦，誰又相信呢？誰又當得起呢？

哈哈，又是一陣滋着牙的笑。

咱雖是老粗，咱打仗可極有經驗！咱手下的六團人，那一個不是從死人堆裏剩下來，所以你們儘管放心，咱在此地一天，咱總有本領不准鬼子走進來一步。——

仰仗督辦！

不過，咱底軍餉很不濟，政府裏現在又沒有錢，咱雖可以不要錢，但弟兄們總不能叫他們餓着肚子開火，所以陳會長，這只有請你幫幫了。

穿着黑呢馬褂的商會會長陳德生，聽見了張督辦底話，皺一皺眉頭。又要錢，混賬。話藏在心底，不敢說出口。

稟告督辦，現在商家也都困難得很。

咱活到現在也活了六十多，什麼事兒沒有幹過，官也做到督辦，差不多一品的封疆大員，奶奶的，咱還有什麼不滿足。假若日本鬼子敢來，咱絕對同他拼一拼；假若拼輸了，咱跑到山裏還幹咱的老本行鬍子去。

在一個地方各團體聯合緊急會議上，花白鬍鬚的張督辦憤乎其慨的說了這一大套。唾液噴在每個人的臉上。

這全是督辦底愛國愛民，仁德仁心！……

這全是督辦底大無畏精神……

這全是督辦底忠肝義膽……

這全是督辦底……

一大片恭維話，很輕易地溜出了各人底嘴，張督辦嘴一呵，露出了破雅片烟薰得焦黑的門牙。

哈！哈！好說！咱是張飛轉世，你們難道不老早知道





啾。鼻子裏的聲音。這，我也知道；不過二十萬至少都可以想辦法吧？你，陳會長，暫時在三天內繳十萬來，其餘的十萬在一星期內繳齊，聽見沒有？

是——是！

好，你們回去吧。各安生業，毋得自相驚擾。

是——是！

## 二

地方各團體緊急會議後第十天的早晨。

札札的聲音，驚醒了躺在雅片烟榻上的張督辦，放下了三姨太太剛燒好遞過來的烟槍，跑到督辦公署的院心裏站着。

一座單翼飛機的雄姿呈現在他底眼前。

得勝，將千里鏡拿來，看看是那一國的。

督辦吩咐着他身後的馬弁。

報告督辦，機翼上有太陽徽記的。

那不是咱們的青天白日了。

是的。正說着話的時候，那座單翼飛機一個鯉魚打挺的姿勢，似乎直向他們底頭上掠了過來。

不好。張督辦隨即就三步兩步的跑到了屋內，伏在桌

子上像打瘧疾般地顫慄了起來。

僥倖，飛機並沒有下蛋。僅僅地從飛機中散下了幾千幾萬張似佈告非佈告的傳單來。

得勝拾起了一張，拿着一看。唉！從好久好久以前就恐怖着的事，終於成爲事實了。這一次決不同以前一般的是局部衝突，也決非是某一地方的地方事件，而是日本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大好的山河，恐怕終於要沉淪異族了吧。但是，這其實也是應得的懲罰，誰教過去大家都是醉生夢死呢？！

報告！得勝悲憤高亢的聲音將伏在桌上正在顫慄着的張督辦嚇了一跳。

請示督辦，日軍明晨五時即由南滿路前來，應如何準備？

誰說的？

得勝將傳單放在張督辦的面前，張督辦看過後，嘆了一口氣，蹬了幾下脚，搓了幾下手。

五分鐘後，下了這樣的一道命令。

所有部隊，限於今日下午六時前退出××城，至離城三十里之××鎮集合待命，以避免與日軍衝突。

督辦，不抵抗嗎？得勝想起督辦在十日前地方各團體

緊急會上英勇的言語，懷疑起來。

你懂得什麼？

督辦，流芳遺臭，在此一舉……

嚇！督辦有點生氣了。別人不打，咱一個人打，咱是天字第一號的傻瓜嗎？

得勝看見督辦底面色已經有點發青，知道督辦已經來了火，再說，或許自己底腦袋有點靠不住。

是。督辦是一個聰明人。說了這句話隨即就退了出來。媽的，國家全被你們這班聰明人攪壞了，心中在想。

### 三

晚間，督辦請了趙參議來扶了乩，降壇的是關聖帝君，壇上的判語是：三弟，少安毋躁，自有道理。於是督辦更安心了，自己真的是張飛轉世，還怕什麼呢？

### 四

第二天日軍沒有來，但是衛兵却送來了這樣一張名片

南滿公所調查科科長  
日本帝國大學法學博士

王 如 泉 福全

送 零

在張督辦的請字下，於是衛兵領進來一個穿着西裝，將近三十多歲的中年人。

經過普通的寒暄後，所謂南滿公所調查科科長的王如泉先生便直接宣佈他此來的使命和目的。

敵人蒙關東軍司令官的拜托，並且素知道督辦是一個識時務的俊傑，所以冒了艱險跑到這兒來，現在時勢已到了這步田地，我想督辦自己也決定今後的出路了吧？

本督辦是中國人，只要於中國有利的，本督辦都是願意赴湯蹈火去做的。

照這話聽起來，似乎督辦底眼光太短了，現在大日本帝國的皇軍分佈在南滿路的不下十數萬，假若對督辦攻擊，那一日內就可以解決的，那時，恐怕督辦後悔就遲了。

張督辦遲疑了一會，他想着如何地答覆纔能不丟自己底面子，同時又能達到自己本來的目的。經過了幾次的考



慮，經過了將近十分鐘的致慮，開口了。

王先生，個人軍隊解決與否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本督辦素來愛民如子，假如真個開起火來，那民衆底生命財產損失就不可以數計，這是本督辦所不忍的。

聰明的王先生，似乎已照出了張督辦心中的秘密，隨即就將椅子拉到張督辦底身邊，套着耳朵鬼鬼祟祟說了幾句話。

張督辦在不住地點頭，但立刻又很正經地說，弟兄們喝一杯酒，起碼非五十萬不可。

結果當然是圓滿的，一切都不成問題。張督辦將王先生送出了督辦公署底大門，兩個人臉上都堆着笑。

## 五

自從日軍底飛機在這小城市裏散過一次傳單後，所有小城市裏的居民都鎮日夜的浸沉在恐懼和不安中。

不會來吧？獸性的敵國底軍隊。但是他們每一個人雖然還是這樣希望着，同時每一個人也知道，總是要來的，不過時日的遲早罷了。

不能好好地休息，不能好好地工作，也不能好好地睡眠，老年人終日合着手念着佛，壯年人悶在家裏悶出病

來。

經過了一星期的時間，花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二十萬終於如數的送到張督辦的荷包裏去，但是城中的駐軍突然於日前開走了。爲什麼？恐怕只有天知道吧？

恐懼，不安是日益厲害了。

各人底家裏都用一些白布製成了一面太陽旗，雖然製旗的時候，男人看見了要流淚，甚至於在憤怒之火下將牠撕毀，但是女人們知道，這是他們唯一的辦法。他們假如要保全他們的生命以留待異日的話，他們只能這樣子做，雖然，她們更希望的是製成後永遠沒有機會去用牠。

孩子們雖然是人間的天使，照理是沒有憂愁的，但是當他們看到父母不平常的臉色，不平常的言語，不平常的舉動，他們也會感到一些納罕，甚至於痛哭的。年齡比較長一點的孩子，他們有時從父母底口中知道了這行將到來的慘劇，他們底純潔的心靈裏更深種下了復仇的種子。

另一方面，在這小城市裏居留着的少數的敵國人，他們是有着如何歡樂的心情呀！正相反地，他們每一分鐘每一秒鐘希望他們祖國底皇軍到這兒來，他們可以向所有的中國人示威，他們可以滿足他們一向所不能滿足的慾望。同時，他們也在擔憂着：他們不敢讓他們底孩子到街上去

玩耍，他們恐怕被中國人傷害了，真的，沒有人敢担保他們少數人的生命，假如有一個人提議，爲首去殺戮他們的話。

## 六

張督辦收到了十座重炮，五十架機關槍，幾萬顆子彈，另外還有正金銀行的一張支票——五十萬大洋後，他又招集了各界開了一個會。

在這會上的張督辦又很有理由地爲他底軍隊退出城外作辯護，同時他說明了他爲着民衆的苦心，並且爲避免衝突計，他又擬了三個辦法：

- 一、駐軍再撤退三十里。
- 二、巡警徒手站崗。
- 三、憲兵隨時巡邏，以免反動份子蠢動。

最後，張督辦並強迫各界於日軍開到時派代表歡迎，各家懸旗慶賀。

這一次張督辦是應用軍隊裏只有服從，沒有反抗的理由，禁止其他與會的人發言，他們是只有履行張督辦底命令的義務。

沒有什麼可說的。張督辦底衛兵，每個都執着一根盒

子炮，像煞神般的監視着大家，恐怕誰要一開口，就會有一顆子彈在他身上穿一個透明的窟窿。

完了。大家帶着哭喪的臉，各自奔回了家去。

街道上，死一般的情緒很難有一兩個行人經過，警察們像狗一般地站在人家的牆角落裏，不敢大聲兒吐一口氣，俄國老式的步槍也都換成了短短的毛竹片子。

得勝從張督辦公署裏溜了出來，看見街上這陰沉的景象，呼吸頓時急促了不少，這究竟是人間抑是地獄？這究竟是那一國的土地？做官的都貪生怕死，只顧自己的福利，不管做亡國奴也好，做走狗也好？只要自己有錢可拿，有官可做。雖然以督辦那樣一個直爽人，平時待弟兄們是如自己的手足一樣的好，內戰起來從沒有縮過一次頭。但是，一聽到同外國人開火就立時嚇得混身軟了，永遠不敢拍一拍胸膛，豎一豎大姆指，說聲，咱怕那個。其實，也不僅止是督辦，所有我國民軍人誰又不是一個模子裏摹下來的呢？本來，爲着國家，我應當將督辦打死纔雪我底恨，不過，一個督辦死了，其餘還不知有多少行將同督辦一般的呢，那於國家底本身又有什麼屁用！而况督辦平時待我很好，我也不忍下手傷害他，只好將來再說了。

得勝正在胡思亂想着，忽然自己底腦袋上受了重重的

一擊，痛，使得他看見了自己前後左右都是些憲兵。

幹什麼的？一個似乎是隊長模樣的人向他厲聲地問。

我是張督辦底衛兵，不信，你看符號。得勝隨即從身

上將符號拿了出來。

出門證呢？

沒有。

沒有？那你怎麼出來的？你出來站在這兒鬼頭鬼腦，

一定謀爲不軌。綁起來，帶了走。簡單的命令。

得勝還希望督辦能來個命令去釋放他，但是，他怎知

道就是督辦有命令逮捕他的呢？當然，他是被正法了，罪

狀是撞出營門，陰謀危害高級長官之性命。

## 七

日軍終於開到了這個小城市裏。

預先製就的太陽旗在風中飄盪着。

女人們都攜着子女鶴立在門前，他們底丈夫也都被迫

到車站去，各人心中底滋味，恐怕化學家也分析不出吧？

那是悲哀到不能再悲哀，酸苦到不能再酸苦的滋味呀！

軍樂隊的聲音是逐漸地迫近了，雖然那同平時是沒有

什麼差異的調子，但人們聽到了耳中，都多少有點刺耳，大家都簡直失去了知覺而變成了一座雕像。

騎在馬上，有着傲然自得的顏色的士兵，不正是我們

不共戴天的仇人嗎？在門前高歌，在街上跳舞，不正是敵

國的居留民嗎？他們不是爲着他們祖國底勝利而歡欣鼓舞

嗎？各人底心頭都宛然被一把尖刀重重地刺了一下，並且

有少數人暈倒在自家的門前。

日軍的總數不過四百人，但六團底武力呢？二十萬底

餉款呢？

武人媚外的心理假如不改變，這兒恐怕將永遠地只能

看見太陽旗在風中飄盪了。人人心底都藏着悲憤，都藏着

這一個思想。孩子們當年活潑的心情都遺失在不知的地方

去了。

## 八

在日軍佔領這小城市後的不久，中華民國的張督辦又

成功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委任的×龍江省省長了。其餘的一

切都在依舊着。

## 歡迎畫家查農先生

彭子蘊

是在上個星期日的文藝茶話會上，威傑華女士問我：

「聽說下個星期的文藝茶話會將歡迎一位意大利的音樂家，究竟是否屬實？」

我還來不及問她這話是從那兒聽來的時候，不知是徐仲年先生還是誰搶着替我回答：

「不是音樂家，是一位畫家。」

自從上次在中法聯合會參加歡迎所謂名小說家兼名記者德哥派拉的茶話會而感到過份的失望之後，對於歡迎所謂外國名流，我是再不成什麼興趣了的。所以當盧女士提出這問題來的時候，我便不預備給什麼回答，而徐先生替我答復了，也並不想去追究是怎樣的一位畫家，便讓問題是這麼馬虎了結了。

前天，接到文藝茶話會的信，說本星期日下午三時假座八仙橋青年會歡迎意大利畫家查農先生，請蒞會參加等語，查農這名字之下，并未加原名註釋，所以雖然覺得這名字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而終無從記起。

今天是約定的日期了，我因為一早便沒有事幹，所以到會特別到得早，走到青年會門邊的時候，便看見徐仲年先生伴着一位很莊重的外國人來了，經徐先生介紹後，證實了我底想像不錯，果然是查農先生，他走近前來和我握手，并問徐先生我能不能說法語，經徐先生翻譯給我之後，我才用英語告訴他說：抱愧得很，我是不會說法語的。這樣我們便一同走進會場了。

今天較平常不同，似乎大家也還很守約似的，不久會場便很熱鬧了。我在簽到簿上看到若奴先生的簽名，才知道是多年前曾經在中國開過展覽會，而且報紙上也有過關於他的介紹文字的 Carlo Zanoni。

這時，徐仲年先生走來告訴我，說 C. Zanou 先生是意大利名都委尼斯人，他雖然生於委尼斯，但他大部分的生活却是在巴黎渡過的。他很喜歡海，所以他在委尼斯有自己底住宅，在巴黎有自己底住宅，在地中海岸某名城也有他自己底住宅。他對於中國藝術很感興趣，而且很有研究，舉凡歐洲關於中國藝術的書籍，他是通讀過的。在巴黎時，他與中國的留學生特別接近，差不多凡是在巴黎學藝術的中國學生，是沒有不認識他的。多少年前，徐悲鴻（？）曾經從巴黎帶回他底不少名畫，在上海替他開了一個展覽會，那時在報紙上是得到了相當的好評的。

徐先生又說，他不是今日才來中國。三年前便到過上海的。但那時天氣很冷，他一到上海便患了感冒病，接着轉變成了急性肺炎，醫生說他若不即刻離開中國，幾天後便有性命的危險。這樣，他不得不回巴黎了。

在巴黎休養了三年之後，他底身體已經復原，然而他仍不忘情於中國，所以他這次又來了。他這次來，據徐先生說，本來是沒有什麼目的的，可是徐悲鴻先生這時正忙着在歐洲開他底繪畫展覽會，一時不能回國，查農先生來得正好，他恐怕將被邀赴中央大學代徐悲鴻底教職了。不過他這次來時正值春天，於他底身體很相宜，大概不會若以前一樣地吃苦了吧。

開會的時候，被推舉出來報告查農先生底歷史的仍是徐仲年先生，至此我才知道徐先生和查農也是初相識，是因為孫福熙先生因病請他代去接船才認識的。不過，他們是一見如故了，所以他們談得非常相投，所以徐先生能夠知道他底一切經過。

徐先生報告過後，接着起來致歡迎辭的頗不乏人。就中孫福熙先生報告得異常滑稽，他在報告到查農先生在上海不肯飲酒的原故的時候，說是由於查農夫人底戒約，引伸到查農先生不惟忠於藝術，而且忠於愛情的話，逗得查農先生和滿堂的茶友大笑起來。

可惜查農先生因為一點小的感冒，未曾給我們說什麼話，算是這次歡迎會中美中不足的事。

對於歡迎外國名流，我是不想抱什麼偏見的：不像普羅作家特別喜歡歡迎巴比塞與羅曼羅蘭，普羅作家特別喜歡歡迎蕭伯納，××作家喜歡歡迎德哥派拉，我於歡迎查農先生是不帶任何成見的。當然，在查農的眼中自有他底宇宙





是一個仲秋天氣，我和水明都在廚房裏和伙夫們談話，我們彼此都很無聊，所談的都是些螞蟻不能夠吃水泥，水滸傳裏的花和尚魯智生最蠻不過的，孔夫子到底是中國的一個聖人，趙雲是否打得勝關老爺之類的話，人家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一到我們這些人的嘴裏，在百無聊賴中，就能輕描淡寫地記牠容易地解決了。譬如孫行者要幾個勁斗才可翻到南天門，我們立刻可以答出兩個勁斗，一個勁斗十萬八千里，兩個勁斗二十一萬六千里，南天門就不過這樣遠，這些，簡直成了我們每日談話的資料。水明往往會高聲地發表他的經驗和推論，他什麼都知道，只要憑着理想去推，他覺得世界上的人只不過談談孫行者翻勁斗之類的，除此之外似乎就無用。

我們正在談一個我們認為很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像關



老爺那樣大力的人，一日要吃幾碗飯呢？我們正談得起勁，忽然王排長從走廊下慢慢地走過來，他把手裏的皮鞭在空中一揮一揮地：「叫弟兄們在操場上集隊，叫他們到操場上排隊！」

「知道！」

「快！快！連長有講話。」

我們心裏非常疑惑：今天準是又有弟兄偷了鄉人的東西，或者搶了錢，我們午後總不大排隊的，除非發生了什麼大事，我和水明都感到恐怖。至少今天又得槍斃幾個弟兄了。

我們也和排長一般地，拿着手中的藤鞭，在各寢室的門前喊：「集隊！集隊！快點！快點！……」

老張竟像大發雷霆地在那靠天井一帶的走廊下跳着。「豬羅！媽的！死人！快！快！還是慢慢地！快！快！快！快！他透不過大氣來：「走！走！走！走！」

弟兄們莫明其妙地，一個個從午夢中驚醒，慌張地跑到操場上。

連排長早已在操場踱着方步了。顯出不耐煩的神氣：

「快點！快點！只會吃飯！」

大家都沒頭沒腦地站着，心裏充滿了恐怖和驚慌，不知今天又有什麼事，但是連長把嘴動了兩動依舊不響。

連長終於發話了：「你們——近幾天來，行動都，都不好，不守規則，常常到……縣裏去，現在我們要，要開到了周，周家坡去不，不過那面的房……房子都很好，你們一定……要留心，不，不可以任意糟塌……明天，大約六時，我們就要走。所以，最好在——在六點鐘之前都要預備好，記到？」

弟兄們的緊緊壓住着的心兒，從連長斷續，模糊，重疊的字眼裏，慢慢地鬆開了。他們都感到高興，因為又有一個新鮮的地方給他們玩，的確，他們見到這間舊，破，涼亭般的討厭的屋，就覺得討厭，最好當場就走，但事實却要明天才能。

散隊後許多弟兄都高興得打起哨子來，給排長冷冷地一瞪：「做什麼！」大家都不聲不響地跑到臥室裏去，臉

上帶着笑容。

第二天。七點鐘我們到了陳家地，八點鐘到了馬頭山，九點多鐘便到周家坡，大約走了三十多里。

這地方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就不好，因為是在一座荒山的狹隘中，如果我們以後要進出的話須得跑這山路，而且山路也是崎嶇不平，我很驚異在這樣一個偏僻的所在，竟會有這樣一間的大廈，不，也許是一個廟，但也不像廟。

這奇怪的屋子高大而且陰森。我們一踏進大門，就覺得有一股陰森森的冷氣，直襲我的身心，我疑心這是山神鬼怪的出沒之所。我不敢望四週的景物，只是跟着大隊低頭前行。

這條甬道，長而無底。齊整的步伐，踏着枯草發出軋軋雄壯的聲調。

一口氣我們就經過了三個圓洞門，但是還不見底。弟兄們也有點疑心起來，覺得今天好像踏進了無底洞，永遠走不完，運生在旁低低地自語着：「媽的！走不完……倒是一個無底洞！給孫行者一個勁斗就翻到底——到底是齊天大聖厲害！」

鐵臂道人偷偷地笑了一聲：「當然！孫行者大鬧無底



洞……哈！哈！這種不配稱無底洞，妖精都沒有。」

但我不覺得這是一個無底洞，我以為這是走往別一個世界的通道。

我們一連轉了兩灣，終於到了底，但我也不敢斷定牠一定是底，只不過在我們的前面有了一大排的住房而已。隊伍到了此處自然地慢了下來，似乎在等連長「立正」的口令之後，即刻可以停步，果然不出弟兄的意料，連長的口令立刻發了出來——「立正！」

散隊之後，排長支配着我們的宿房。

我和水明被派在一排矮屋中，這屋子靠着一座高牆築着，裏面很黑暗，就是白天也難看得出東西，而且地基很低，非常潮溼，我既走了進去，隨意地把草蓆和被氈往地上一摔，立刻去看水明。

「班長，排長怎麼把我們送到這陰世間裏來了？」

當我將踏出房門，耳後便飛來了這樣一句，我一時辯不出這話是誰說的，只得含糊地向衆人瞪了一眼：「不要瞎說！」其實我何嘗不覺得這房子的確像個陰間，但有什麼法子呢？

水明的宿房就在我的隔壁，屋內也和我一樣，黑暗而且潮溼，他坐在草蓆上凝望着天花板出神。

「水明！想什麼！去！去！出去！」我沒有踏進房門去，就在房門口喊着，順便在地上拾起一塊小石子，輕輕地丟過去。

地慢吞吞地跑出來，嘆了一口氣：「這屋子怎樣能夠住得下去！」

「比豬欄的豬欄如何？」

他向我看了一眼，終於苦苦地笑了，意思似乎在驚異我怎麼會答出這樣一句話來，同時我也苦笑了。

我們隨意地向着四處亂走，覺得一切的景物都是新奇的，我們走到陰暗的幽屋內，走到荒僻的小徑中，走到坍塌的牆角下，走到……

……

夜幕重重地掛下了。晚涼天氣，使我們微感秋寒，午後六點多鐘，天色已經非常黑暗。排長點過了名，我便回到宿房裏，房內真黑暗得恐怖，就是一點模糊的輪廓也難看得清楚。弟兄們都在講話；講到這間屋子，講到這些荒山，各在敘述他們日間的所遇。

我一聲不響，懶洋洋地向草蓆上一躺。

在黑暗中，我望不見弟兄們的所在，只能依着聲音的方向來分辨他們的位置。

我的全身既入了靜止，雜亂的思想便浮動起來了：

我今天沒有聽大書，也許是永遠沒得聽了，因為這裏沒有一個小鎮，更沒有一家茶館，只是一片荒涼的野景。

在舊營部的時候，我每天總要向值日官請一小時的短假，到鎮上的一家茶館裏去聽一回書，同去的就是那個鐵臂道人陳運。（因為他的臂力很大，開拔的時候，總是他背機關槍。因此同班的人都這樣叫他）我們倆總是一起走的，因為大家都歡喜聽武俠故事，有時我被排長叫着講話的時候，因而不能去，他便獨自去聽，回來的時候，再把所聽的告訴我，因此我從未間斷過，現在我不能聽了，他也不能聽了，不過從那幾個鬥蟋蟀的孩子上推測，我覺得他們既能跑到這裏來，住家一定也不會十分遠，或許離此不遠就有一個小鎮。

在舊營部的時候，我還欠大餅店裏一百文，黃豆店裏六十文，蕃薯店裏二百文，乾行酒店三百錢，舊貨店裏兩毫錢……

我的腦海裏正澎湃着思索的浪濤，陌然地，一個外來的強力，迫我打了一個寒噤。同時，我的心地裏，頓時猛烈地發現了一件事。

這屋子除了一扇破門之外，實在沒有一個透氣的地方

，四週都是漆黑黑的板壁，既無窗門，又無天窗，只是爛穿了的壁洞，沿着牆腳，好似隊伍一般的排列着，涼秋的夜晚風就從這洞中呼呼地鑽進來。我們的睡所，既不是高牀，又不是地窖，却是和這牆腳成平行綫的地牀，所以在事實上就和這些壁洞成了非常親近的朋友。

我一時愈覺愈冷，這一個個的風洞，都成了尖銳的槍刺，便不由自主地坐了起來。

同時房內的弟兄，也發覺了這一點都坐了起來：

「媽的！我們簡直好像睡在露天裏！」

「排長的房間倒好得很！」

「請他也來嘗嘗！」

「此地空房很多，掉一間吧？」

「媽的！掉！掉！」

「我這裏很安逸！」靠着沒有洞的地方的弟兄們自私地說。

「我這裏也好！哈！哈！……！」

「我操你媽！只顧自己！」老劉很很地對着自私的弟

兄下一個警告：

「掉！掉！我們掉一間！」聲音又起來了……

隔壁的房間裏也起了同樣的應和：

「掉！掉！」

「媽的！我們到寒冰地獄來了！」

「操你媽！」

我從席上起來，茫然地在牀邊旋了幾轉，覺得無法，便又坐下，但是一坐下去，冷風又迫我站了起來，於是我又在牀邊踱了幾轉，我正在茫然地動着連自己都不能了解的動作。忽然耳邊飛來了一個聲音：

「報告班長，我們……」

「你們來做老爺嗎？操你！」

「此地睡不來！露天裏一樣！」

「媽的！叫排長來管！」

「對！對！叫排長來，來！」

「哈！哈！……」一陣應和的狂笑。

「我怎麼不冷？」

「你是班長！」

「操你……」我一伸手，就是一個耳光！

「好！好！我們凍死！死！死！死！死！」又是一陣亂

噪：

我正在爲難的當兒，隔壁的水明忽然在說，聲音非常

洪亮：

「這不是我支配的，也不是排長指定的，是連長。你們講話要對連長講。」

隔壁的弟兄漸漸地靜下來。

「你們聽！豎胚！你們聽！」我咆哮地說：

弟兄們也漸漸地靜下來，但在暗暗地唧咕着。我不響，坐在牀上默默地沉思。

陡然地，班長的集合號響了，音波似乎是從風洞中悠悠地傳來，於是好像得了解脫。立刻離開宿房，好似藉此可以逃避了洞風的襲擊，弟兄們的糾纏。

我一口氣就跑到操場上，但已有幾個班長，疏疏落落地在徘徊着了。在大門口，我遇見了水明，他說：

「彭家運班的弟兄，宿房比我們的還要壞，他們也在鬧……只有我們和彭的三班弟兄倒霉，別班都還好。」

「沒有法子呀！叫排長掉是沒有用的。」

「當然……」

我們默默地走到操場上。

「聽說明天有兩連弟兄開到這裏來，你們知道不！」

「唔！」我疑遲地把頭搖了搖：「不知道！」

我和水明也同樣地和那些弟兄一起地徘徊起來，同時不住地打着寒噤。

現在雖是仲秋時序，然而夜涼的氣溫却已有了初冬那樣的寒冷。天上沒有一片雲，但也沒有許多的星，只有潔白的中秋之月，沿着天河的邊緣，慢慢地奔騰着。白光撒照在身上，土場上，使人感到了夜色的凄冷和清寒。我在土場上徘徊了一回，不覺憶起了兒時的生活和故鄉的情景，但我自小就離開了故鄉，對於故鄉的一切，早已被久遠的時日剝蝕得非常淡漠，而且簡直淡漠得快使我忘却。

我的腦海中飄着幽靈般的浮思，恍惚的，模糊的。

水明也似乎有了感觸，顯出非常淒涼的神情，然而我不響，不敢響。

五分鐘之後，連排長們都出來了。

連長站在一邊看着，報告的是幾個排長：

「兄弟們！我們今天忙了一整天，想大家都都已很辛苦了。明天有兩連弟兄要開到此地來和我們一起住，所以在我們，又要增多許多的同伴，最好，我們明天早一點起身，表示歡迎的意思，因為他們已在離此不遠的一個鎮上，大約明天早晨七點鐘左右就要到這裏。但還有一點，就要本連弟兄絕對不準對他連弟兄有不好的舉動，或者發生衝突，如有，當然要照軍法處置，這一點，你們回房的時候應該關照同班的弟兄們。」

「至於新來弟兄的宿房，都在那靠北一帶的平房內，其他還有靠東面的幾間大屋也是。」

「還有，我們明天上操的時候，三連弟兄是同時操的，大家都以一個軍號為標準，不過本連弟兄都在這一個操場上操，後門外沿溪的那片廣場是那二連弟兄的，但平時我們三連分開操，有時也要全營合操，記住嗎？——散隊！」

水明的消息果然屬實了，但我對於這些都不十分關心，只有排長說：「他們已在離此不遠的一個鎮上，」却使我非常注意，我想原來離此不遠也有一個小鎮。

我回到房中，立刻把這事告訴了同班弟兄，他們都高興得大笑起來。

我慢慢地走到鋪前，心中又陡然地憶起那如尖刀般的洞風來了，但我想遲早總得睡下去，不如早睡，於是便火速地向下一輪，但既躺了下去，却並不覺得有風，而且躺了一回也不覺得有，於是我驚奇起來了。在黑暗中，我用手向牆腳下去一摸，憑了五指的感官覺得洞旁却已疊着一塊塊的磚，我的心兒頓時顫抖起來了，我感謝同班的弟兄們，而且是誠意地，深深地。

晨曦剛剛披露的時候，兩連弟兄的行軍號角已在悠悠

地傳來了。

同連的弟兄，頓時亂了起來，大家都要爭看那些新來的弟兄，把一個大門外的走廊整整地站滿，連長因為這樣太不像樣子，便立刻下一個命令，凡本連弟兄一律退到裏面去，不准停站在大門口的走廊上，於是我們又如潮水一般的退了進去。

但我們的好奇心却並不因此而減却。在靠北部兵房的對面的一帶走廊下，我們依然停了下來，廊外是一條通到宿房去的必經之道，我們站着，望着一個個新來的弟兄在這路上經過，他們大都是江西，湖南籍，但也偶然有幾個是操浙江口音的。

支配他們宿房的是幾個排長們，其中有一個操着四川口音，身材非常高大，紫色的臉上，還有一塊天生的白斑，他性情非常暴躁，動輒就是用腳亂踢，我們弟兄的視線也就集中到他那碩大的身軀上去。

十幾分鐘之後，營長也來視察了，他穿着一套黃呢制服，戴一架眼鏡，慢慢地從這條路上過來，兩旁的弟兄們都自動地立正——打一個軍禮。

營長不說話，只是默默地，但在回轉去的時候輕輕地對連長們講一句：『要加緊訓練！！』

## 二

也許日子也是應了熱漲冷縮的定律，氣候一入秋寒，日子也似乎是生了羽翼，我只覺轉眼間，寒冬就來臨了。早晨八九點鐘，全營的弟兄們都要出來曬太陽了。初冬的天氣，顯得高爽而清燥，雖然陽光是那樣淡淡地，然而總能夠使我們感到一些微暖。

水明每天總要坐在那條走廊下的階石上發些他的宏論和閱歷，弟兄們也很敬服他，什麼事都要來和他討論，有時排長會突然地出現在他的面前，狠狠地對他瞪一眼：『講什麼？』他的臉紅了，頭便慢慢地低下去。

我坐在一個冷僻的角落裏，那裏也有微陽的暖照，我一聲不響地望着淡青的天，有時望望懶躺在地上的淡陽。我這幾天來，總感覺不高興，嚴閉的心中似乎重壓了一件大物，什麼都感到不快，我的心焦躁得可怕，一件很小的事，就能引起我的怒火，我常常和水明打架，或者和別的弟兄們譴罵。直到我的火性過了，才又如夢般地清醒過來。唉！唉！我又和從前那樣地變得非常陰沉了。

過了舊歷的十月之後，天氣一轉而入嚴寒，弟兄們的笑紋漸漸地斂了，臉上都籠罩了一層灰暗的死色，一切都



顯得灰暗和空寂，一切都顯得死色和無聊，一切的一切都已回復了從前在舊營時的那種淒涼情況。

我們對於這所奇怪的屋子又發生了厭棄，覺得牠太廣大而且陰沉。我們把牠看做一個魔窟，一個人間的地獄，但是爲了看重自己的生命，我們便沒有脫離牠的可能。

昨夜水明向王排長借了兩毫錢，偷偷地溜到他鎮上去剃了一個頭，回來的時候，被弟兄們發覺了，以爲水明已領到了錢，都爭嚷着要發餉。

水明急了，連說這剃頭還是欠賬，自己也是一個錢都沒有，但是弟兄們却不管，七手八腳地在水明袋子裏搜，終於搜出了一個銅元，於是已發餉的憑據出來了。

老郎最起勁把銅元高舉在手裏走在最前，大家都向連長臥室裏飛跑：「去！去！去！媽的！」

連長的室門口頓時聚集起一大批人來，排長們站在連長的後面，連長們站在房門口：「什麼？什麼？你們……」

「餉！五個月不發餉了！」

「餉！餉！餉！……」

「發餉！我們只要發餉！」

「沒有錢，我們只好搶！」

「當然！不客氣。」

「餉！餉！搶！搶！……」

「媽的！」歐連長怒髮衝冠站在房門口，對當頭的老郎就是兩下耳光，同時朝空就是兩槍，子彈從屋頂上射出去，木屑和碎瓦便從上面掉下來：「站住！不要嚷！強盜！聽我講！」

弟兄們靜下來了，水明抖抖地縮在最後面，他恐怖着，這場亂子是他引起的，也許排長要給他算賬。

「你們這些強盜，連這一點都不懂，餉銀不是從我們腰包裏拿出來的，有沒有要看事實，錢是要上面發下來的，你們只知道叫，一點都不明白！」他透一口氣：「營長曾說過，七月份的餉銀大約快要發下來了！」

靜默一分鐘之後，不知誰又喊了起來：「不管！今天要餉！」

於是聲音又起來了：

「好！餉！餉！」

「發餉！發餉！……」

「沒有錢我們就是強盜！」

「這是騙話！大約……狠……」

「發餉呵！」

「騙話，我們一定要今天發餉！」

排長一看情勢不好，便都跑了出來，同時朝天開了七八響，弟兄們暫時一靜。

「站住！站住！強盜！站……靜！靜……」歐連長乘這一靜的機會又大叫起來：「你們鬧到明天都沒有的，錢要從上面發下來的，你們現在只要有飯吃好了，如果發鬧，連飯都沒得吃，我們也有五個月沒有餉了。」

「水明怎麼有錢？」灰色的人潮中，又飛出一個聲音：

「那不曉得！」

「他一定拿到餉了！」

「沒有！我們要不發，一發就要一齊發！」

水明站在屋角裏，臉色慘白。我替他憂心，我的心突地跳得非常厲害，就在這混亂的弟兄中，我慢慢地挨到他的身前，他抖抖地說：「我……我糟了！」我把頭輕輕地搖了一搖，便急急地送他出去。

「那……那個敢……再響？」本連的吃嘴余連長厲聲地說：同時把手槍舉在空中，似乎在尋抗嘴的人，但大家都沒有響。

就是這樣的靜默了一分鐘之後，忽地「哄」地一聲。

弟兄們都如潮水一般的四散了。連排長們爲自衛計，又急向空中連開幾響。

在怒潮中，我好似一朵浮萍，余，余，余出了這灰色人生的怒潮。我急忙去看水明，去探望水明，去安慰水明，安慰這不幸的他——水明。

當天夜裏，下了傾盆的大雨，水明慌慌張張地走進我的臥室來說：「王排長叫我去，我……教生！怎樣？……」

「去好了！」我輕輕地說，語氣中帶滿了「大不了」的意味：「去！我們一起去！」

於是他好像一隻失了中心的迷羊，無主地向前走了。到排長臥室的時候，水明便畏縮地進去，我停在窗外，屏着氣，靜靜地偷聽着裏面的動靜：

「排長——」水明的聲音：

「媽的！你這個該死的！」王排長的聲音：接着就是「拍拍」地兩聲。

靜默一回。

「你怎麼會給他們知道？」吳排長：

「剃一個……頭！」

「剃頭？」不知是誰的聲音。接着又是兩下：「拍！拍！」

「剃頭要說欠賬怎麼可以說是發餉？」吳排長。

「我沒有……沒有……說！」

「那他們怎麼知道？」宋排長。

「他們……他們在我……的身邊……搜出一個……銅板。」

「狠！」一聲鼻音：「該死的一點都不懂！」

「去！」王排長。

我知道水明出來了。急忙挨到門邊去候他，他一出門，也不找我，便向宿房裏直跑，我緊跟在後面輕輕地問：

「水明怎樣？」

「什麼呢！——我們這種人是天注定的，不該有錢的，袋裏有一個銅板就是禍祟。」

我不響，默默地前行。

「唉！一個銅板就是禍。連一個銅板都不該有！」

將到宿房的時候，水明似乎在暗暗地低泣了，我不敢看他，偷偷地溜到自己的房裏去了。

幾天之後，水明也慢慢地變得陰沉了。他的面容瘦削了。舉動沉着了。上操的時候，總是懈怠地沒有一點精神

，排長有時會惡狠狠地抽他幾鞭。

我早已知道水明是病了，但是他總是自暴自棄地回答：「什麼病，死了安逸。」我不敢和他辯，恐怕觸動了他的怒火，只得暗暗地通知水明那班的弟兄們，叫他們明天提出。

第二天早晨，上操的時候，水明又受了幾鞭，但他却依舊不響，勉強站住。

「報告排長！本班班長已有病了！」

「什麼？」

「病了！本班班長病了！報告排長！」

「那今天下午送軍醫處去！」

當天午後，我便去看水明，他正在收拾他的舖位，他一見了我便說：「我實在不願到軍醫處去，與其是過着這樣的生活，不如死了！」

「那又何必呢？」

「死了倒乾淨！」他嘆一口氣；「他們一定要把我送往軍醫處去。」

水明以為送軍醫處，病一定會好了。其實，軍醫處何嘗能看好人家的重病，他們把我們的性命當做試驗品，當做一粒輕渺的微塵。生和死！只能聽天由命，橫豎在他們



的眼光中，死幾個區區的小兵，值得什麼？！

水明理好了鋪蓋，靜候王連長的房門口，他好像一個待死的囚犯，雖然他還算是一個要往軍醫處去就醫的人。

下午一點鐘，水明得到了連長的證明片，便去了，這次去的一共有五人，他們可說是我們的一個淒涼的縮影，他們面色清瘦，滿臉病容，處處都深刻地刻着爲了生活而受的傷痕。

我站在大門口，目送他們的背影，慢慢地消失。

### 三

自從水明到軍醫處去之後，天氣一天一天地加寒了，我的生活也便感到有些孤寂，我早想去探望水明，但是營長最近下了一個令，不許本營弟兄任意請假出外，我被困在營裏只有整天地睡在這個黑暗且潮溼的宿房裏，我簡直好像一個無期徒刑的罪人了。

早晨六點鐘，野外刮着凜冽的寒風，我勉強起來帶着弟兄，到操場上去上操，微熱的身體給尖風一刮，頓時冷到了心深，我抖縮地站着，連排長們也抖抖地動着，他們也顯出絕端的怕冷，連聲音都有些顫抖。

弟兄們的呆純動作，連長的斷續口令一切顯得僵硬

和勉強。連排長們也冷得不願再操，於是便很早的散了隊。

回到房裏來的時候，手已凍得連鋪都放不下來了，我全身發冷，已覺不到一絲暖意，我只覺得我的身體，好像赤裸裸地任寒風吹拂。

就在這寒風凜冽的嚴冬，戰事又爆發了，我們地位和前綫很相近，所以營長每天都要來看一兩次，有時還住宿在營裏。

可是就因了戰事的爆發，本營的伙食也就都撥充了前綫戰士們的食糧，我們每日除發一毫小洋的臨時膳費外，一切都沒有了。

在起初，弟兄們都很歡喜，因爲飯菜是死的，銀錢是活的，吃不下的時候，還可以省下點錢來做別的用處。還有一點，就是從前所下的命令：「凡本營弟兄不得任意請假出外，」在此時也便無形的取消，因爲營長已許我們在指定的時間內可以不必請假出外購買食品。

我每天只買半角錢的大餅，餘下來的半角錢，我便藏着，預備積蓄起來去買一件破的薄棉襖，我這樣地經過了二星期的忍受，我的袋裏已有了七角小洋，於是我便和小鎮上的那家舊貨店裏的老頭兒商量，他那裏我常常去談話，他很知道我們當兵的苦況，所以他也很願意把一件價值

一元錢的破棉襖只收七角錢的代價賣給我。

隨行的時候，他對我說：「你現在有了一件棉襖，但你的弟兄們還沒有啊！他們肯答應你穿嗎？」

我把頭點：「當然！這有什麼意思！」

我回到營部來的時候，正是午後兩時，我想盡了百般方法，才把這件破棉襖神出鬼沒地帶進了宿房，並且秘密地藏在舖下，在我是預備在晚上臨睡的時候，在黑暗裏把牠偷偷地穿在身上，外面再罩上軍服。

我覺得一切都妥善了，便欣然地出去擦槍。

晚上，我帶着飢寒和勞困，回到宿房裏來了。弟兄們都已睡熟了，他們縮頭縮腦的睡着，簡直好像是一頭瘦的死豬。我輕輕地踱到舖前，便去拿那件破的薄棉襖，但是我摸來摸去總摸不着牠的蹤跡。我的心兒開始恐慌，我的耳鼓開始狂鳴，我疑心是弟兄們已拿了去穿着。我忿恨，我狂怒，我想把那幾個弟兄一律打死，但是我回頭一想：假如這棉襖還在舖下的話，那把他們弄醒，豈不是自己去通知了他們，於我又重新勉力細尋，但是結果却依然和前一樣。

我的怒火不能遏制，我狂怒地喊：「喂！媽的！看見我的棉襖麼？」

幾個被喊醒的弟兄也帶着忿怒：「什麼？」

「衣服！我的薄棉襖！」

「王排長拿去了！今天查房的時候。」

「媽的！他偷我的東西麼？」

「他說你是逃兵，你預備逃——槍斃！」

我——我頹然地坐在舖上，心中感到空虛。我好似墮入在一個無底的深淵裏。

我忍受了將近半月的飢寒，好容易才買了一件破而且薄的棉襖，但結果一次都不能上身。舊貨店裏的老頭兒還說我穿了棉衣，弟兄們肯麼？那知不肯的竟還是排長，他們寧願我們凍死，不願我們有一件薄棉襖。

「唉！這是人類的心理麼？這是人類的心理麼？」狂風吹拂着宿房外的枯枝，發出了寂寞的孤鳴，我靜靜地坐在舖上，深深地感到。

前線的戰事漸漸地緊了，我們的伙食費也因經費的缺乏，由小洋一角而減到了銅元十五枚。弟兄們的食糧既不堪一飽，衣服又不足以禦寒，所以每天總有和連排長們衝突的事發生，營長也會和當地的紳董商量過，但是一點結果都沒有。

近幾天來，生病的弟兄漸漸多了，平均每天總有六七個人送往軍醫處去，同時前方也不時的有傷兵送往後方來，軍醫處的人多了，死的也多了。

我本想去探看水明，但爲了時間的限制和自身的懶怠，我終於沒有去過一次，我們每日除吃飯的時候可到鎮上去一遛外，一個鐘點內就要歸營，可是我自身雖沒有去，但每天勤務兵來的時候，我總要去探聽口頭的消息。可幸水明已快大好了，但是死的也着實不少，軍醫處的大門口，疊滿了空的棺材，預備裝那些快要垂死的人。

我們天天和連排長們吵鬧，我們在無形中已取自由行動的態度，連排長們簡直沒法對付我們，如他們來干涉我們的時候，我們便會向他要餉，向他借錢，有時竟會聲勢洶洶地，好像要造成一幕慘劇。

一天下午，我正在營裏，忽然傳來了一個消息，就是第二連內有五個弟兄已被鎮上的憲兵押到團部去了，原因是爲了「搶」。

我當時很驚奇，向多方面探聽，但總沒有一絲的線索，同營的弟兄們正談論得起勁，但所講的，都只知其一個大概——「搶」而已。

我——我依舊沉入在迷霧中。

午後四時，天色已有點昏暗，我重複跑到鎮上去買大餅。

鎮上的一切情景顯然有了異樣：平時很清冷的街，今天也聚滿了人，就是我在路上走着，也覺得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我只覺得我的身上有着無數的眼光在流動，我不敢抬頭回望他們，我不知他們爲什麼要這樣的對我注意，我帶着驚疑的眼光，茫然地望着自己在移動的脚。

我無目的地走到了十字街頭。十字街中正擁滿了一大堆人，我也茫然地鑽了進去。

緊排着的人牆，漸漸地鬆開了。他們都帶着冷酷的眼光望着我，隨後就避在一邊，在不覺中，自然而然地讓出一條路來了。

我的身體漸漸地移到了前方，我的懷中已充滿了驚恐和疑惑，當我向前一望的時候，呈現在我面前的，竟是這樣一幕悲恐的慘劇：

第二連的王均，羅保恆，陳之明，談金波，仲伊勝等五個弟兄正躺在凍紫了的血泊中。眼睜着，嘴開着，露出一排緊咬着的牙齒，面色慘白，胸背各處流溢着殷紅的血。

「這不是槍決麼？」我的心裏頓時一閃；

我呆站在這人叢中，望着一個個的屍體放進了棺材。我的神志漸漸地模糊——模糊了。

回來的時候，身後跟滿了小孩，他們把我當成了一個奇蹟。

街上的人都冷冷地向我猶惡的一笑，這一笑似乎在說：「你也可以槍斃的！」

夜幕完全垂下了，營裏一片漆黑。

今夜的營中顯然是已經非常混亂了：弟兄們的有意的狂笑；高聲吶喊，緊促的步子，以及其他一切聲浪的雜奏，都混成了一片，我們都為那第二連的五個弟兄抱不平，我們把連排長們團團地圍在核心恐嚇帶狂吼地要他們講明槍決弟兄的理由，連排長們怒了，連連地向空開放幾響，但他畢竟不敢打死我們一個弟兄。

「爲什麼要槍決弟兄？」

「槍——當兵的可以槍斃？」

「槍什麼？」

「饅首！三個銅元怎好買十二個饅頭？」

「媽的！那我們十五個銅板就好過一天麼？」

「那我們也只有一角錢！」

「亂殺！你們亂殺弟兄！」

「團長的軍令！」

「什麼軍令！」接着就是一陣狂笑。

「媽的強盜！靜靜，……」歐連長大聲地叫。

「哈，哈，……」依舊狂妄。

「碰！碰！……」接連幾聲槍聲，把笑聲壓下了一點

，連長鎮靜地從袋中掏出一張通告來：「聽！聽！這裏是營長的通告，（把聲音放高）爲佈告事案奉團部第一七二號訓令內開，查該營第二連士兵王均，羅保恆，陳之明，談金波，仲伊勝等五名，強搶民物，經憲兵查獲押解到團，復由本團長審訊明確，當此前方軍事緊急之時，該犯等竟敢出營行劫，殊屬目無法紀，胆大妄爲，不獨有玷軍譽，抑且擾亂後方治安，自應按照戒嚴令第二條之規定，處以死刑，業將該犯等五名，捆赴犯事地點，執行槍決，以昭明戒，除佈告外，合行令仰知照，此令，等因，奉此，合亟佈告，仰全營官兵一體知照此佈。

連長的通告讀完了，四週却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起來講話，但我依然深沉在迷茫中。

因了從各方面的探討和訊問，我終於明白了這件事的真相：今天午時，本營第二連的五個弟兄，到鎮上去買饅

頭，但身邊所有的，一共也只有三枚。爲了錢的不夠，他們也曾請求餓頭店老闆允許他們在明天補付，但老闆以爲丘八是天地間最討厭的東西，所以不肯答應，於是五個弟兄索性白吃了十二個饅頭就走，老闆慌了，把鎮上的憲兵叫了來，因此就把五個弟兄帶往團本部去，於是在今天下午便槍決了。

我靜靜地坐在冷榻上，一幕幕的可怕的景幕，都擁上了心頭，我爲五個弟兄而嘆息，我爲我自身而嘆息，我爲全營的弟兄而嘆息，我的心中，猶如種下了一顆可怕的種子，我期待着將來，期待着將來一個恐怖的期間——就是種子成熟了的時候我們這般被摧殘了的大衆的強烈反抗。

次日清晨。我便很興奮地由營裏跑到軍醫處去看水明。

自從水明到軍醫處去之後，我簡直沒有去探望過一次。這次爲了五個弟兄的事，我竟會毫無猶疑地去看他。

水明在一間黑小的房內，身體似乎比前壯健得多了，他一見我進來，便急忙坐了起來，但我也趕緊勸他不要動。

他把身體移了移正，我坐在他的身邊。

「此地簡直不像是個醫院，從早上起到夜裏都是很嘈雜的。」他皺着眉兒說：「與其把一個病人送到這裏來

，不如把他送入了黃泥地下，不過我却好一點了。」

「此地簡直無人照顧，像前數天病正厲害的時候，他們除送一碗稀飯來之後，就不來過問了，……可惜我那時竟沒有死去。……」

「你又這樣了。……」，我只得這樣的勸他，其實我自己也何嘗不祈禱着死呢？

「聽說昨天槍決了五個弟兄，有麼？」

於是我把這件事詳細地講給他聽，同時把營中最近的混亂景象也告訴了他，最後我說：「將來，而且是在不久的將來，弟兄們一定要反抗，我最贊成這個恐怖的時間立刻來臨。」

他想了一想：「前方的戰事緊急了，此地每天有七八十名帶彩的弟兄送來。據勤務兵講有許多還在半路上就死了，所以在半路上就埋了，……：……本營大約也要開拔了吧？」

「這到沒有，沒有人提起我們要開拔，不過我也很願意去，前方的弟兄的生活會要比我們好得多了。」

他苦笑了一下。

「這是的確的，你想我們現在十五個銅元怎能過一天，我們天天和連長們鬧，其實連排長們也和我們差不多，



不過我們除連排長之外，也沒有人可以吵了。」我把聲音放輕：「所以連排長們也大睡氣。」

「這裏簡直是個陽間到陰間去的介紹所，每天有許多人死了，本營的也死了許多了。」

「吳阿毛也死掉了？」

「是啊！死掉了，他死得真慘啊！」

「還有班長陳常勝聽說也死了！」

「這還是昨天的事！」

我不響，他也不響。於是靜寂，靜寂。

最後水明告訴我：「我預備明天就要回營了，」

我欣喜地說：「那很好，我實在太無聊了！你來了，

我當然又多一個同伴了！」

他說：「我在此地也實在太悶了！」

#### 四

今天我們又圍住了連排長，要求發餉，連排長們又好像是一隻失路的迷羊，弄得沒有主意，他們被圍在核心，常常顯示着窘狀，的確，他們簡直把我們沒有辦法。其實，我們也未嘗不知長官們的痛苦，然而我們除這樣做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呢？

連長很和氣地說：「弟兄們！我們原是一樣的弟兄，

一樣地苦，我們做長官的身邊也和你們一樣的枯蘢，我們的待遇，實在是和你們一樣，但你們近來常常和我們吵，

這叫我們想什麼法子呢？所以我們要謀大家的出路，只有

大家共同想方法，而且要彼此互相了解，本來，照理，現在就可以發餉了，但是爲了前方軍事的緊急，因此把這筆

餉銀又移到前方去充作獎勵金，凡打勝仗者，每人半元，

……」

「那我們也去！」

「我們也去！」

「去！去！……去！去！」

「我們也去打個勝仗！」

「贊成！……贊成！……」

「……」

「弟兄們！靜點！」連長急忙插上一句：「如果你們果真自願要到前方去，我們可以替你們去請求。」

「當然！」

「上前方有半塊錢希望！」

「好！前綫去……好！」

「……」

「……………」

「半塊錢一條命！……去！」

連排長們大聲地說：「好！你們肯爲大帥捐軀，也很好，你們果真爲大帥出力，大帥定能嘉獎你們！」

北國的嚴冬，四下裏一片灰暗。

我們抖抖地縮在戰壕裏，一聲不響，我們在此地已經三天三夜了，但還沒有進攻的密令下來，我們只有死守着戰壕靜待着機會的來臨。

在此地，我們的生活當然比前更苦，我們不能作一個短時間的假寐，我們不能大吃一餐。每天除送兩餐之外，只有一點自備的乾糧。

連排長們在戰壕的四週踱着方步。

宋連長拿着軍事千里鏡在土崗上遠眺。

我們一聲不響，靜默着，把鎗口對準前方。

的確，前方顯得異常沉寂，但我們的心裏却是異常的不沉寂，我們希望傳令兵快把這個進攻的軍令傳來了，我們想藉進攻的時候，打他一個勝仗，由此得到半塊錢。

弟兄們都似乎在妄想：妄想着一個勝仗，如何如何可以

獎我們，我們的血肉大帥們的錢財彼此相換。

午後六點多鐘，傳令兵的密令已傳到了，於是我們都興奮起來，連排長們的動作也加速度地敏捷了。

密令：「本日午後十時三十分進攻岳家鎮；砲火重銅山地。十一時五分向西北圍攻岳家鎮，主力軍入鎮，先鋒隊轉攻銅山地，十二時正會合友軍第三〇八營士兵後，停駐銅山地此令。」

於是營長開始編排先鋒隊，共分三大隊，每隊三班，每班連班長九名，共計八十一名，李排長率領第一大隊，宋排長率領第二大隊，陳排長率領第三大隊，水明爲第二大隊第三班班長，我爲第三大隊第二班班長。

午後九時左右，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們只在等待着時間的到來。

時間一點點地過去：一分，兩分，三分——營長手上的標準錶，在強烈的電筒光下，終於已快近十點三十分了。

於是我們先鋒隊的弟兄，立刻在戰壕後的曠場上集合起來。

營長帶着潔白手套，拿着電筒輕聲地：「在這裏我講

幾句重要的話：我們先鋒隊的目的是在破壞敵人的掩護物，這是因為要便利後來的主力軍的作戰，所以在事實上我們就該比原來進攻的時間早半點鐘出發。

「駐在岳家鎮的敵軍約兩連，銅山地的約四百人，都是孟武俠的部下，但他們缺乏子彈，如我們能久持，敵軍必彈盡而退，謠傳岳家鎮和銅山地的敵軍有一萬人不確。」營長重複伸出手來，看了看手錶，在亮白的電筒光圈下，長針正指在十二點上。——十點鐘。

就在這夜色沉沉之中，我們越過了戰壕開始前進。

在黑暗裏，我們越過了高崗，經過了低沼，穿過了陰溼的叢林。……

我們在地上爬行，默默地。

十點二十分已到楓林平原。

「弟兄們！」排長們開始輕聲地說：「預備！前面已是敵人的陣地，只有八十碼！」

我默默地把鎗位擺好：「知道！」

時間一點點地過去，我們更靠近敵軍陣線了，到離敵軍六十碼的地位我開始發口令：

「趙班向正前方黑點，間隔五步，作散兵線。動作！」

於是弟兄們便在地上爬成了散兵綫，但依然邁着前進，動作比前更輕快而敏捷。

一瞬間，我們已離敵軍三十多碼的地方，同時敵軍也覺察了有人的來襲，搖起水機關鎗。

「衝！」排長們把指揮刀一揮：

「××！」我們大喊一聲，就站起來前衝。但密雨般的子彈立刻把前面的幾位弟兄打倒，我們又不得不暫時伏着前進。

「嗒！嗒！嗒！」我們最前方的機關鎗手，開始射擊了，我們跟隨着前進。

「炸彈！」我發一個口令：「彈炸，炸彈！丟！……」

於是：

「轟！轟！……」在敵人鐵絲網邊接連幾響。

敵人的子彈好似是一陣陣初夏的急雨，猛烈地射來，其中尤其是兩架水機關，簡直好像是兩條出洞的大莽的毒舌，不住地向我們吐來，弟兄們都相繼地倒了。

「媽的，炸彈！手榴彈！丟！……」我狂怒地叫着：就接連丟了兩個炸彈。

「轟！轟！轟！轟！……」鐵網邊一陣昏糊，便燬去了一大段。



「衝！衝！……」排長在後方狂叫着。

於是我們作第二次的衝鋒，但敵方的彈雨，立刻加猛烈地射來，同時最前排的又倒下了一批。

「炸彈！先燬去鐵絲網！」在黃沙紛飛中，排長又下了口令！

接着又是一大陣炸彈的丟擲：「轟！轟！……」

「轟！」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在宋排長的身邊落下一顆大彈來，同時立刻有一大網的泥沙向空中飛去，泥沙中，裹着排長的身軀。

「弟兄們！衝！衝！」李排長猛的站起身來，但一顆子彈，又把他送倒。

我們又作第三次的衝鋒：

炸彈，刺刀，機關鎗同時並進，我們好似怒潮一般，滾滾地湧進了鐵絲網。

「××」弟兄們打一陣號哨：「殺！殺！殺！」

接着便是一陣肉搏，大刀的飛到處，便是熱血浪花的飛濺。

「拍！拍！拍！」一顆子彈的飛射，我們的主力軍來了。

敵軍迅速地向銅山地後退。

我們的先鋒隊已只賸了三十七名，營長立刻又編起一隊來。

就在當時，我們又轉攻銅山地。

銅山地在岳家鎮西北，相距僅四里，都為山地，路途崎嶇不平，形勢頗為險要。

我們先鋒隊分三路前進，水明和我皆為同路。

我們默默地匍匐着前進，好似一羣在顯微鏡下的螞蟻向着山上爬。

我們對於一切都十分小心，不論是枯草的一搖或其他野動物的一聲叫。我們依然默默地前進，——前進。

到一個轉灣上的時候，隊長便輕聲地報告：「準備！此地離銅山地僅只半里。」

我們暗地裏將鎗拿好。

大約又走了十幾步路的時候，忽然鎗聲起了，隊長說：「壞了！壞了！快衝！手榴彈！」

於是我們立刻便散成了散兵綫，向銅山地衝鋒。

一分鐘之後，我們更逼近敵軍陣地，同時一個大砲彈正落在我們前面，前面立刻有五個弟兄倒了，我們都從屍身上踏了過去。

我們的機關鎗手開始射擊：「嗒！嗒！……」聲音非常清脆，同時我們把大號的手榴彈，向敵軍亂擲。

敵方却沒有還我們以猛力的砲火，只是徐徐地向後退却，我們乘着勝利的勇氣，步步地緊逼。

夜半十二時之後，我們終於佔領了銅山地，三〇八營的弟兄，依然緊追着前進。

我們到銅山地的時候，三隊一共已只贖了卅九個弟兄，其中十二個還是帶彩的。

銅山地的各小鎮，簡直冷落得像一個荒墟，我們在街上走着，所看到的只是坍塌和敗壁，水明冷冷地說：「怎麼，此地竟荒涼得如此？」

「是夜裏！當然沒有人！」我說：

「就是日裏也沒有人！」水明決斷的說：

「不見得！那末市民到那裏去了呢？」

水明覺得沒有理由來伸辯，便默默地不響：

天色微明了，四週的景象都呈現出來了，但奔入我們眼簾的，還是頹敗荒涼。

燒剩的房屋，子彈洞射滿了的坍塌，拆斷了的橋樑，

粉碎的瓦片，一切都表示着殘餘的戰蹟。

我不禁暗暗地想：誠如水明所說，竟會冷落得如此，但同時，我又想到：大帥們爲了自己的利益，以至於開戰，幾十天來的大戰竟把銅山地一帶的小鎮，燬滅得如此。燬滅，燬滅，——一切都燬滅了。

## 五

我們自從駐在銅山地之後，第二天午後便有第四十一營的士兵來接防，於是我們便又回到岳家鎮來。

岳家鎮比較銅山地要好些，但受了戰事的影響，也非常冷落，就是日間路上也很少行人，營長已經出過安民的告示，然而却依然沒有什麼大効，店門只是半開着，還有許多已只贖了空屋。

當我們先鋒隊初退到營部的時候，營部裏的弟兄已正在鬧着發餉，他們硬要營長發給每人半塊錢的價銀，因爲是打了一個勝仗，我們既到了營部，聲勢當然更加浩大，的確，我們如不爲了半塊錢的價銀，來幹什麼呢！

我們的精神空費了，我們的時光空化了，我們徒然跑到此地來，做了毀壞一切的大罪人，我們的赤血白流了，我們的弟兄都白犧牲了，我們依然得不到代價，我們依然

過着人間地獄的生活，我們爲了什麼？爲了什麼？

營長高聲地說：「你們不要亂動，你們真像發了狂，你們要明白事情的真相，你們想，前方的戰事是這樣的緊急，子彈，步槍，手榴彈，什麼都要向外國買，但外國却不能欠錢的，所以才弄得這樣……」

「媽的！講話放屁！」

「……………」

「媽的，驅我們到前方來送死！」

「碰！」不知是誰就是一鎗，營長應聲而倒。接着一陣混亂。

狂喊聲，步伐的踐踏聲，打成了一片。

夜，火光燻天，人聲鼎沸的恐怖的夜。

我們——我們這些在雙重播棄下的大衆，起來反抗了，連排長也同情我們，做我們的領導。

我們首先從岳家鎮搶起，我們把一切的建築物都毀壞了，我們把一切的人民都屠殺了，我們任意的毀壞，任意地屠殺，我和我的弟兄都變成了惡魔，但是——我們是爲了自己的生存而奮鬥。

我們受着人民的奚落和長官們的壓迫已經夠了，我們

素來自站在一切階級的最下層過活，我們要起來奮鬥，爲了自己的生存而奮鬥。

外面是火光，鎗聲，街犬的狂吠，孤兒的悲啼，還有人民哀哀的號哭。

我們衝着大路，搶着貴物，搜着珍品，我們要儘量的幹，我們要出了我們幾年來鬱悶在心中的忿氣，我們士兵好像是注定了要被一切都看不起，我們……但是——我們是爲了自己的生存而奮鬥。

哭，喊，血，肉，火光，屍身……衝破了層層的黑夜。

連長忽然下了一個口令：「弟兄們！我們應該衝向後方去，我們應該搗亂大帥們安居着的後方！」於是我們這羣瘋狂了的大衆，就在這夜，衝向後方去。

天氣是這樣的冷，野外正刮着刺骨的寒風，但我們却一點也不覺得冷，我們乘着月光，在凍硬了的土上踐踏着過去。

野外真是赤地千里，茅棚和矮屋，踐坍倒在路旁，大塊的泥堆和深潭，都還能表示出當時戰爭的猛烈，田畝都荒蕪着，農民也不知都到那裏去了。

我們前進，前進，在廣漠荒涼的平原上前進。

我們經過了好幾個市鎮，可是這些市鎮都快成了墟墓，一所大學校只賸了一個坍塌的外殼，一家大工廠已只賸了半個穹突的烟囪。商店的門都關着，可是店堂裏却能望見灰藍的天。啊！啊！一切都被戰爭毀滅了。但，但是，我們不管，我們依然放起一把大火來，雖然一切的一切都已如此的坍塌。

水明簡直好像着了狂，把一羣躲在破牆角裏的孩子都用鎗刺死了。

我當時忿怒大聲地說：「媽的！殺死這些無辜者的生命做什麼？」

「狗屁！那你燒那些無辜人民的房屋做什麼？」他漲

紅了那張赤銅色的臉也大聲地說：

「……………」我恨恨地打了一個呼！

天色未明的時候，我們已快到我們本來的營部周家坡，但是，但是繳我們械的軍隊來了。

於是就在這夜色茫茫裏，我們開始抵抗，激戰，我們都如惡魔，我們的怒火更提高了，我們都能以一當百。比一切的敢死隊要來得兇猛，勇敢。

連長說：「弟兄！阻止我們行動的人來了，我們要打破一重障礙——衝！衝！衝！……」

……我們狂喊一聲猛烈地衝上去，我們的身上已被汗浸溼了，我們的熱血奔騰得像澎湃的秋潮。……

一九三三，十一月二，大華輪中

# 藝 風

第五期 第二卷  
角二本紙 角三價定册每  
角六元一年半 元三年全定預

豎鼎……………孫伏園  
憶里昂……………曾仲鳴  
踏上實用藝術的道上……………唐雋  
現代藝術運動的基線……………常書鴻  
多看一點閒書罷……………吳大琨  
上八洞神仙小史……………錢耕莘  
意外的哀訊……………所北  
妻的病……………夏藝圃  
元代四大畫家……………吳蒲若譚  
童年……………黃冰

不知名的野花……………思蕊  
餽送「百家銷」之意義……………貢滋棻  
倫敦藝信……………蔣仲雅  
我國建立一個美術館的必要高彙衝  
龍山淚痕……………煜煜  
皇后在病中……………荆有麟  
野鷄……………唐蘇萃  
鳥語奇解……………楊秀濤  
春底醞釀……………甜冰

行發屋書嚶嚶海上

號三暨別園花路龍環

## 馬克司主義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

談 生

「我們認爲馬克司主義文學，無產階級文學，以文學的立場而論，是當然有牠的偉大性與存在性的。」

這是「現代中國文壇的掃毒運動」的提倡者白樺先生的言論，（見黃鐘新年特大號草麻油與根棒一文中）這種言論，若果沒有下文，誰都以爲是共產黨文藝運動者的宣傳八股。但白樺先生是反對共產黨文藝運動的，要意大利法西斯蒂的「前衛隊」及「少年團」的精神，以草麻油與根棒爲武器，開始中國文壇的掃毒運動的。白樺先生以文學的立場很當然的承認馬克司主義文學無產階級文學的偉大性與存在性，但沒有說出所以然來。如此，白樺先生對於文學是什麼，馬克司主義是怎樣，無產階級是怎樣，可以說沒有知道。對文學而至哲學政治經濟的常識的缺乏至此，真在我們意料之外。白樺先生在上抄文章的下文，雖然很膚淺的說：「然而同時我們認爲馬克司主義文學無產階級文學是能夠分我們民族整個的結合的，」（原注說因爲目的在鼓吹階級鬥爭）這在白樺先生，以爲行文極先揚後抑之致，而不知在理論上是自己手握劍尖與人決鬥，在文學立場上是無知，在政治立場上是低能，白樺先生文學與政治的敵人，見此稚態可掬的姿態，不免要哈哈大笑，但在第三者的我們看來，此是掃毒不足佈毒有餘的運動。

馬克司主義文學，無產階級文學，在民十八以後，（恕我不寫一九二九）其名詞在文壇上發見而至使用，這無疑的，是共產黨的政治宣傳員奉行彼黨文藝政策的結果。此種以文藝爲政治宣傳的理論，就在反對立場的白樺先生也受其支配，則其他沒有政治見解，以及沒有哲學經濟研究而好時髦的文人，在一種黨團行動宣傳氣壓之下，不是莫明其妙的來響應！就是莫敢如何的被窒息。所以馬克司主義文學無產階級文學的呼唱，便震撼了文壇。但是，馬克司主義文學與無



的形態是怎麼樣呢？在批評上，祇見到這個是「不合於馬克司主義創作的原則」，那個是「意識不正確」的糊模武器文學語，但馬克司主義文學和無階級文學的定義如何，雖然有許多抄了馬克司的「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及「共產黨宣言」的一段，或空嚷幾句什麼「普羅列塔利亞」與「意德沃羅基」，但沒有一個明白的答案。至說到馬克司主義文學與無階級文學的創作，除了若干以文藝為表以政治為裏的共產黨理論與創作而外，至今還沒有見到。

什麼是馬克司主義文學呢？我們要明白這個問話的答案，不能不要明白馬克司主義的概念，（我們中國能讀過馬克司全集，恐怕沒有幾人，所以我不敢要求他們有馬克司的全部見解，祇說概念。）馬克司學說，是哲學的政治經濟的，關於藝術的見解，少到兩個斷片。關於此，我們第一卷第二期「左聯命運的估算」一文，有引說過。第一個斷片，是與人論歌德的，祇說句「不能以道德的政治的與人類的尺度來度量」的話外，沒有什麼藝術或文學的見解。第二個斷片，是說：「藝術之一定黃金時代，絕不與社會之一般發展相適應。因之也不與構成其骨格之社會物基礎之發展相適應。」馬克司關於藝術的見解，祇此而已。他不但沒有什麼藝術或文學的理論，在這幾句話中，且不承認他的主義和藝術或文學有什麼連繫，或者有支配的企圖。這個說法，和日本藤森成吉，所說「藝術比政治宗教等離經濟基礎還要遠一階級」，（藝術與經濟的關係更間接）「藝術比政治更高級，更高度的，在人類生活上像一朵盛開了的花。」沒有什麼兩樣。而托洛斯基也以爲單據馬克司主義的原則以批評藝術的創作，反對或贊成藝術的創作是不妥當。日本平林初之輔也謂藝術或文學，與馬克司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鬥爭沒有關係。那末，馬克司主義文學這個名詞，怎麼樣能構成呢？

所謂馬克司主義文學，是始於蒲列汗諾夫的藝術理論，蒲氏以馬克司哲學社會學的方法，以解釋藝術。以馬克司的唯物史觀與藝術結婚。蒲氏雖以一個孟塞維克（少數派），在政治上，和布爾什維克的脫洛斯基一樣，得到同一失敗的命運。但他那沒有系統地建立的藝術理論，還深影響植於蘇俄及世界共產黨人及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腦中。被稱爲俄國馬克司主義之父的蒲列汗諾夫，是馬克司主義文學或唯物史觀藝術之創造者，將哲學政治經濟與藝術混合之後，列寧以下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因而以藝術黨派化，以文藝做政治宣傳了。所以由蘇俄而至中國的共產黨人，以馬克司主義文學的幌子，站在他所隸屬的黨派立場，以發揮其理論，寫作其創作了。實在的如平林初之輔所說，以馬克司主義將藝術或

文學作為社會現象而加以解釋則可，以藝或文學在馬克司主義統屬，以為藝術或文學即哲學政治經濟，無論如何旁徵博引，都是牽強不過來的。是所謂馬克司主義藝術或文學，不過人獸交合所生的怪物而已。馬克司主義，在哲學政治經濟上，是存在的，馬克司的信徒們，他們儘可以說偉大，儘可以高呼萬歲。但站在藝術或文學的立場，馬克司主義與藝術或文學是沒有關係，馬克司主義藝術或文學，是不能成立的。既不成立，試問存在性在什麼地方呢。而所謂馬克司主義及所謂馬克司主義文學的反對者白樺先生，不但承認其存在，且歌頌其偉大，不知有什麼理由和根據。

至於無產階級文學（即普羅文學）也和所謂馬克司主義文學一樣，同在中國文壇上，做了共產黨宣傳員以文藝為政治宣傳的口號，他們對於無產階級文學的解釋，有些是說祇要作家具有無產階級的意識，有些是說要無產階級的生活為題材，也有些人說是真正無產階級所創作的作品。無產階級文學雖然提倡了幾年，但至今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系統理論，沒有一部代表的作品。實在無產階級在文學之被抬舉，其作用和在被抬舉一樣！祇是一個代表名詞，共產黨人在政治上既可以無產階級代表自居，在文學上何嘗不可以無產階級文學家自居呢。所以，無產階級文學問題之討論，後來便一變為黨的任務及中心課題任務了。所以，無產階級文學雖不產生，共產黨文學到產生了。整個中國文壇，便在黨團支配之下。

無產階級文學的提倡，有的直接由蘇俄版來的，有的間接從日本方面版來。在蘇俄方面，完全採取蘇俄「普羅文化協會」的理論和態度，同樣地要用政治手腕來克服一切。（即對於過去及同時代的文學，皆取敵對的態度。）在日本方面，則搬出勝本清一郎及藏原惟人的東西過來，他們好像留聲機般唱出來。同時又利用符咒的手法，實行了「巫覡主義」。以鎮壓那些缺乏哲學政治經濟素養的文人。對於無產階級文學，脫洛斯基曾有反對的意見，大意是說，無產階級在被壓迫的時候，不能從事文學，在鬥爭的時候，無暇從事文學，成功之後，階級已經消除，此時沒有無產階級文學，祇有社會主義的文學。無產階級文學的提倡，祇有將文化拉入狹道中去。（見托氏所著革命與文學，原書不在手，祇就大意述之而已。）這無疑，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反對者，但無產階級文學的存在，是否為此理由所否定呢。這種理論，在蘇俄之「普羅文化協會」，中國的所謂「左聯」，似乎找不出比較有理由的反駁。無產階級文學的存在性，似乎被生

如果文學是有階級的話我是承認無產階級文學的存在的。（但並不以為偉大。）因為社會有無產階級的存在，自然就有無產階級（即產業工人）文學的存在。我以為無產階級的生活及人生為題材的文學，就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在過去，也有以無產階級的生活為題材的，但他們的「尾巴」，必然的千篇一律寫此無產階級到共產黨裏面去。這不是無產階級文學，這是叫工人加入共產黨的傳單了。無產階級文學的存在，不過等於農民與及操其他職業的人民的文學相等，沒有什麼偉大性之可言的。

站在文學的立場而論馬克司主義文學，是不存在的，當然說不到偉大；如階級可以應用到文學裏，則無產階級文學也可以存在，但並不偉大。白樺先生承認其的存在性與偉大性，瘋狂般於無知承認其存在性偉大性之餘，又無識地詛咒其惡毒，真是一樁可笑而又可憐的事情。白樺先生是以民族主義文學為招牌的。反對所謂馬克司主義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是站在政治立場的。所謂文學立場，不過和共產黨人一邱之貉，所以他的淺薄與幼稚的態度，也差不多。（實在此共產黨還不及，因為共產黨的作家，沒有承認民族文學的偉大。）

文藝黨派化或政治化的現在，民族文學者既有蘇俄「普羅文化協會」的地位，儘可以運用政治上的理論，在文學的領域上做鬥爭的武器。可以說馬克司主義之提倡，（階級鬥爭也在內了。）是分解民族的結構的。又可以說，馬克司主義不合於中國國情，（這是很陳腐舊而普通的說話。）若果進步一點，拿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以及其他反馬克司主義的理論做武器！或者根本推翻所謂馬克司主義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做政治運動而又兼文藝運動的人，政治及文藝的常識是要具備的啊！

無產階級文學，也可以分解民族的構結嗎？我們若解答這個問題，不能不牽涉文學以外的問題了。一般的說，無產階級即是產業工人，無產階級文學，就是以產業工人的生活及人生為題材的文學。階級鬥爭，就馬克司主義的說法，自然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的抗戰。但以代表無產階級的黨自鳴的中國共產黨，他們的政治基礎，為什麼不建立在中國產業工人之上，而要建在土匪散軍農民之上呢。中國的產業工人，在省港罷工之後，為什麼要向大英帝國主義作民族的抗爭呢。中國的民族資本之薄弱，是稍懂中國經濟的人都知道的，中國的無產階級，除了要受帝國主義經濟壓迫之餘，還

要受政治的壓迫，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於經濟鬥爭之餘，還要有民族的鬥爭。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意義，和馬克司主義的階級鬥爭的意義是兩樣的。（馬克司的階級鬥爭，是純經濟的。）白樺先生如果明乎上述學理的歷史的現實的常識，決不作如此膚淺粗暴的號叫了。君不見，共產黨的文藝批評，非難林管的創作『義勇軍』祇有民族意沒有階級意識嗎？中國的無產階級，是需要有民族意識的，事實上也有民族意識的。不能因噎廢食，因中國共產黨冒充無產階級代表，便恨及中國無產階級，這在高明的黨及其工作人員，應該灌注加強民族意識於中國無產階級腦中，不應胡裏胡塗判定中國無產階級鬥爭就是分解民族的結構。應該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加以扶持，須知意大利的法西司蒂，祇有反對共產黨，沒有摧殘無產階級的。資本化的意大利還如此，半殖民地的中國何以不如此呢？一種運動，無論政治可，文藝也可，沒有深刻的理論，也要具普通的常識，不是，不但草薙油與棍棒無用，槍桿也是無用。槍桿即令有用，祇有使羅馬黑暗時代重見，決不能造成什麼運動。須知一個運動的領導者，以及勝利的把握者，並不是愚昧的人們所能擔任的。

# 道 路 月 刊

第 四 十 三 卷 第 一 號

三 月 十 五 日 出 版

- 女工築路之新進展.....
- 公共公路汽車公司之組織與管理.....
- 公路管理法.....
- 市鄉築路法.....
- 浙省公路營業運輸概況與將來計劃.....
- 黔桂新路通車典禮及感想.....
- 開關新疆交通計劃.....
- 道路協會董幹二部十四週年紀念縣報告書.....
- 尚有路市建設會務紀要國貨特載插圖等子目繁多未及詳載每冊兩角全年大洋.....
- 兩元國外及特區郵費另加.....
- (歡迎投稿)

陸 伍 楊 顧 曹 葉 羅  
 丹 无 在 得 壽 鳴 文  
 林 畏 廷 延 昌 平 幹

總 發 行 所 勞 神 父 路 道 月 刊 社  
 六 〇 八 號

## 離 家 前 後

丁 雲 山

票的小窗子。在他身旁的一個中年人，便開始和他閒談着。

「你到那兒去？」  
「青島。」  
「去幹麼？」  
「賣力氣！你呢？」  
「我也是到青島。」

「幹什麼？」  
「也是賣力氣。」  
「噢！飯還容易吃？」  
「嘿！瞎湊合，和家裏也差不多。」

車站裏的候車室內，在車未開來之前，總是嚷鬧着閒談着。吳銀坐在他唯一的行李——一束被捲和一個藍印花的錢袋——上，很忙亂的往各處撒着。眼光射到門外的幾條冷靜的鐵軌，懷疑的焦燥的扭過頭來，再看一看那個售

吳銀看那中年人時，身子比自己弱的多，白生生的面孔，貼着幾條縐紋；新刮了臉；腳上穿着一雙帆布的皮底鞋。吳銀老覺得這中年人帶一點文明滋味，帶一些鄉下先生們的樣子，他想着莊裏的財主徐五爺就穿過這樣的一雙皮底鞋來。

吳銀突然又想起來了。「他是一個縉手！」他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判斷。當他在徐五爺家裏作活的時候，曾聽得徐五爺說過，在大地方有許多這類人，你看來甚麼也不像，那便是縉手。吳銀看那中年人便疑惑起來，他不相信那是一個苦力人的裝束。他由懷疑而恐懼，拘謹的握着那錢袋，把行李往售票的地方拖了拖。

他注意到錢袋，便清醒的回念着家裏的娘。娘雖說是才四十五六歲的人，但是光守着父親遺下的三間有洞孔



的茅屋子也吃不了飯，飯終久是要吃的！那麼，她要怎麼辦呢！

於是他又有點後悔，自己不該這樣冒冒失失的便離開家，就算是趙家的年工打截了，也該求一求徐五爺；只要徐家給飯吃就給他做，好在徐家又是老主顧，到他那裏找點工做，想也算不了甚麼大事。總之，在家裏對娘還有些照顧。——然而一想到趙家父子那兇狠的面孔，心頭便覺得氣派的利害。啞的一聲，嘴裏吐出幾口唾沫來。

「他媽的，那裏掙不出飯來吃！」自己再三的重複着，不過聲音小得連他自己也未必聽得清楚。

售票的窗口外，已有許多人們在站着，眼睛都釘在掩着的窗板上。吳銀也提着錢袋擠上去。

一陣興奮之後，人們都湧上了火車，嗚嗚的幾聲，機器開始動起來，輪子坎打坎打的流過，帶着人們向着原野奔去。遺在車站上的，僅是一些無聊的寂靜。

吳銀孤獨的坐了一個靠近車窗的坐位上，紊亂的思潮，被他發生了許多感情的激動。把頭環顧了一下，眼裏射着些驚訝和好奇的光芒，為種種的聲音引誘着，頭頸便前三後四的亂動了一陣。

吳銀看着那些吃着洋烟的坐客們，把烟點着後，放在

嘴裏只吸過幾口便停下來。他們仰着頭把口裏含着的烟，不慌不忙忽淡忽濃的噴出來，那烟便在他們的頭上播散開，傳染在這一車室裏。吳銀覺得有些感懷，並不是爲了他自己沒有洋烟來做一做噴雲吐霧的消遣。

他無聊的把車窗打開來，頭都探到外邊的風涼圈內，看着那樹木帶了厚厚葉子連珠箭般的一排排的向後倒去。他知道這車是在一時一刻都在拖他離遠這家鄉而逼近了那陌生的青島去。

青島！這一個東方新興的都市，大烟筒突突的噴出這些黑霧，像魔術般的蔽滿了天空，農民的血便榨取了一些。工人們成千成萬的做着加速的工作，血和汗攪上了汚泥才勉強合成了麵包。

吳銀知道他本村裏有三個在青島做苦工的。那些人都沒有回家，那不用說掙了不少的錢才能久住在青島——大的都市。

吳銀在那裏坐着，也幻想着以後新的生活。他似乎從不聯想到困難，儘是作種種愉快的喜劇。——白花花的大洋拿到家來，叫母親歡喜自己也掙一掙氣。氣死那趙家一窩子！

他知道青島有的是錢，然而不知道拿來的困難，朦朧

中作着黃金的夢，迷離着他在一時一刻中，茫然的離開故鄉去。

## 二

吳銀之所以離開家鄉而到青島去，其用心固非一日，然而促他早日成全這個計劃的却是趙家的大老爺。

在兩天之前，吳銀正是趙家的年工。大概已是半月的光景，吳銀每日在麻雀吱吱叫的早上起來，拖着鋤頭一直拖到太陽轉過山角的時候才回來。可是趙太爺總是說他懶作不了活，從早到晚都在訓罵着。吳銀似乎是帶着他父親遺傳下來的奴隸性，奴隸的特性便是馴服。因之吳銀也就終日低頭沉默，領略着種種諷刺和嘲罵的滋味。

在一天的下午，吳銀從坡野奔回來，雨是傾盆似的潑下來，像是上帝的威力，在狠狠的鞭撻着樹木，樹都擺着頭，枝子在狂風中極力的掙扎着。水在街心像小河暴漲似的携着亂葉枯枝，苦黃着臉在滾滾的流着。似乎是一個世界的大恐怖，一切都吐着肅殺的悲音。坡裏的人們一個個都拚命的奔回家去。最後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除却吳銀獨自踏着盛滿水的人們的腳痕跑回來。吳銀是最後一個離開工作的人。——他是每次都落在人家後面的一個，因為

趙家的規矩是如此，吳銀是吃的趙家的飯，他就不得不遵從。

吳銀受過了這次磨難，在晚上渾身便發起燒來。頭痛得十分利害，一直到次日早上，他一點也沒合上眼睡一會兒。他只得向趙太爺告了一天假，來歇息歇息。

早飯的時候是過了。趙太爺來馬棚裏巡視了一週，兩道刺人的眼光轉釘在吳銀的臉上。吳銀恐慌的窘急的勉強的破被子提起來，一直拖過頭部。

接着廚房裏的王大嫂進來對他說：「趙太爺讓你回家去歇一會子，病好了的時候再來。」

吳銀登時便明白了趙太爺的意思，你不給他做工，他是不能給你飯吃的。然而也正合了吳銀的心，回家去免得時常忍受趙太爺惡意的暗示，於是勉強立起身來，走向前村去。

昨日的雨水，今日只剩下些泥濘，天還是為黝黑的雲掩飾着，冷風吹到他的身上，使得他不自主的寒顫起來。頭蓋骨痛得幾乎要分裂開，腳跋涉着在泥水裏，饑火烘燒在肚子中，手裏扶着的樹枝一顛一曲的，身子像要萎頹下去，於是吳銀便恨到不做美的天公，不應該下這樣無情的大雨；轉而又恨到自己這無用的身子，怎的稍微受一點委

曲便發作起來。但是對於趙太爺的命令他回家都沒恨到，只是想了一想便完事。

## 三

在茅屋過了兩天優閒生活的吳銀爲了肚子的需要，不敢久作優閒的留戀，在第四天的早上，白霧迷漫着大地，東方還未吐露曙光的時候，吳銀伸了伸胳膊又回到趙家來。在街上引起了犬的吠聲，擾起了窠裏的烏鴉，搖撼得人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吳銀叱退了趙家的大黑狗後，便坐在趙家門前的月台上，看了看門上的銅環，似乎是抱歉他往日未曾對她溫存過。

當吳銀被吱咯的開門聲從睡夢中醒過來時，門是被一個揉着眼睛的人扭開。

吳銀心裏有些疑惑，他仔細的看那開門的人；因爲他揉眼睛的手蓋着半個面孔，朦朧中看不出到底是那一個。明顯得不是趙太爺，更不是慣於晚起的趙大少爺，更不是廚房裏的王大嫂。

吳銀遲疑的對那人打了個招呼，便想跨進大門來。

那人開始問道：「大清早上，找誰？是不是有急事？」

「啊不！我是在這裏作工，你在這裏貴幹？」

「我是前日方才來上工的，趙太爺喚我來。……」

「上工！趙太爺喚你來！」吳銀睜着眼吼了。

「哩哩！……」

「怪事！」吳銀叫得不自然。「我爲了有點病，才家去歇了幾天，怎麼趙太爺又叫你來？」

「那呀！誰知道！等會你問問好了！」那人看見吳銀的態度便有點冷譏熱嘲起來。

吳銀焦急的望着那夥計。

「我是趙太爺的一個表姪子，前天我爸爸來趙太爺家說了一聲，那趙太爺就叫我來了。」那夥計看着吳銀的呆樣，又有些不好意思，便解釋着說。

——吳銀迷惘的坐在那裏，端等趙太爺起身。

吳銀想着，忖思趙太爺算是過日子的能手，也難怪人家成了財主，功夫一天也不耽擱，總是找人在忙着替他幹活。

腦子轉了一個灣，便考慮着「趙太爺是要這夥計替自己呢，還是來做自己的助手？」

設若那夥計來替自己做工，那可就精曉！自己將爲他而失去了自己的飯碗，但是鄉間歷來沒有這種辦法，年工

總不能隨隨便便不到期便辭退了。果真自己被辭退了，那自己就倉猝間沒有工作，就非得討飯……不……可！

吃過早飯的人們扛着工作的鋤頭，從家裏步出來，見了吳銀都打着招呼：「吳大哥，在這裏做啥？」

「嘿！沒的做……」

吳銀奇怪人們對他的態度和口吻，似乎與往常有點不同，心裏便有些納罕，在往日這時候自己也和他們似的工作去了。但是今日自己却開在這裏，心裏起了不可名狀的不安和疑慮。

趙太爺從門孔裏露出了半個惶惶的眼，「嘿！你怎麼又來了？」

「太爺不是說：叫我病好了的時候再來！」

「誰對你說的？再來！呀，我們沒有你也不能不做活呀！現在我們已經又雇妥了，你還是另幹你的吧！」

吳銀覺得一盆涼水從半空中直澆下來，從頭頂一直冷到腳心，比那日受大雨的淋刷，還覺得難受。他似乎覺得有人拿着一把牛耳尖刀對準了他的心窩要刺下去。他回味那「病好了再來」的話。可是沒敢說明這命令是王大嫂傳達的。

「那麼太爺多少賞點工錢吧！」吳銀低着頭，呆了半

響，自己覺得分訴無效，便忸怩的說了。

趙太爺燃着一支「前門」牌的烟捲，哼的一聲鼻音帶出一陣冷笑。

「你還要工錢？試了這兩天工要啥工錢！難道你白吃飯？」趙家太爺從門口裏塞出來咆哮的說：「唾沫飛濺到吳銀的臉上，像是一種警告。」

吳銀舉起手來，想拭來這些唾沫點，遲疑的往旁邊一跨，又垂下去。陪笑道：「做了快半個月的工啦，多少賞點吧！我家裏如今一顆米粒都沒有！」

「你做了這兩天工，還沒好好的做，還有臉要工錢！趙太爺又是一陣冷笑。「哈，還有臉要工錢！」

「你做了這兩天的活，就要放賴呀！你家裏沒有飯吃活該呀！這怨誰？」趙家大小爺挺着脖子，亂拍着大腿，身子一搖一擺的。

吳銀被搶白了一頓，陣陣的怒火，直燃到心頭來。

然而先天未曾賦與吳銀以發洩的本能，因此那儘管是燃燒着，像是被封了口的大爐子，在烏黑的泥炭裏，裝着一肚通紅的火焰和燃料的渣滓；可是想冒出來，却是有點費事。

結果是終於冒出來了，那他是不能不冒出來：

「別吹！媽媽的，那裏掙不出飯來吃！」在吳銀離開趙家父子十來步遠的時候，回過頭來吐出了這麼的一句話。

忿怒激憤的粗大聲響穿進了趙太爺的冷笑和趙大少爺的傲岸的語調中；拖出了一種特殊的力量。所得到的反應是冷笑和傲語都板住了，四隻呆了的眼睛，肅嚴的望着吳銀的後影，驚訝着奴才的子孫，竟敢抗應着他們的意思。

——繼續又是趙太爺的一陣冷笑，意思是說：嘿！窮小子，誰家有飯給你吃……：……儂傢伙！

#### 四

麥黃的時節吹來了薰人欲醉的南風。

那南風在天上吹散了片片的白雲，在地下掀起了黃綠的狂濤。陽光撒在原野裏，麥浪陣陣激起了波浪。人們的精神，被南風吹得一起一伏的。

浴在熱光裏工作的人們；汗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挺着跳起筋來的手臂，讓南風毫不吝惜的從旁拂過去。這是因了饑餓的恐慌，把他們的心靈拖沉下去，或者是直沉到腳底，任那南風的溫柔的挑逗，然而是一點也不起反應。他們苦力人確是顧不得像詩人一般，運用他們感覺的銳敏而得到些神祕的啓迪。

可是在道旁或者是幾個墳堆旁邊的樹蔭下，你可以看到三幾個人，在樹底下大瓷茶壺的旁邊，口裏噴出一簇簇的白霧，手裏擎着一把芭蕉，芭蕉上還用燈焰薰着些字體；眼有時受春風的牽掣半合上去，突然又狠瞪起來巡視着，監督着在他們麾下的工作的嘍囉。畢竟南風的煽力大，又使他們的眼慢慢合起來，他們也似乎是受了南風的噬咬。

吳銀是不屬於這任何一階級的，在前幾天他是充實着前方的陣容，同樣的受這幾位有開老爺中的一位趙太爺所監視的，但是現在是被斥退了。與樹蔭下的幾位同樣的有情，不過沒有具有相同的陶醉的心情。他是從工作與吃飯的地位而陷入於失業與飢餓之中。他像是一個受傷的軍人，是從炮火的重圍中，掙扎生存而受傷的一個，然而却沒有一個後方醫院來給他一點接濟和慰安。這一點使得吳銀傷心而悽惶，悽惶的流了幾滴眼淚。

這一日，吳銀是整整的氣悶了一天，忿怒的心情，時常的流露出來，使得他的母親不能不和他拌嘴，但是吳銀急憤的語詞，每次使得他忍氣吞聲的坐在坑沿上嘆氣，或者是蹲伏在坑角裏哭泣。

她爲這點事也真氣憤不過，她真不想信像吳銀這樣闊



膀粗腰的年青小夥子，身仗不比人家矮，力氣不比人家小，而在鄰近的許多村子裏竟會被人從工作中退回來！她又轉恨吳銀，似乎在嫌吳銀草包似的無用。因為在他從前的經驗上是沒有這一類的事。但是她一看到吳銀魁梧的身軀，自己又不能不否認了自己的意念。

她記得吳銀的父親還活着的時候，終日是忙着下死力的幹營生，從早到晚，從春到冬，從小到老，工作是從沒一時一刻拋棄過他。不幸的是在吳銀四歲的時候，死神從工作中把他奪去了。以至於他想惠贈吳銀以財主的地位的心願，沒得繼續下去。

光明從窗隙中退去，帶走了她抽咽的悲聲。

然而母愛是永不會為忿怒而消失去的，於是吳銀才得到了一點寬懷的情緒，是從她顫動着淚珠和繃皮的臉畔，顯示了些她允許他的表情，允許他到青島去！允許他到青島去覓活！

她把所有的麵米分做了兩份。一份照舊放在那破瓦盆裏，做她自己的維持物；一份便替吳銀做了乾糧。整夜的擾動着，替吳銀補綴一些破舊的衣服，並一針一針的在痛苦的刺着心的熱情。一切的痛苦，儘只表示在她的太息中。吳銀在遺適於甜睡的深夜，也終只是躺在坑上而已，身

子時而側着，時而仰着；眼睛時而合上，時而睜開。……  
一夜晚景圓圓的爬過去。

黎明之前，白霧殷勤的照管着整個世界，路旁青草上的露滴，染在第一個行人的腳上時，那人便是家居無計覓活他鄉的吳銀。

## 五

車輪如飛的向前奔去，緊嚙住跌軌的聲響給他一種新的奮激。在他的想像中，青島這地方一定是非常容易謀生的，否則本村裏那三個來做工的決不能夠在青島活了這麼長久。想到這一點，在他那枯槁的面頰上不自然的苦笑

了。過了幾個小站，車子發狂的突進着。到了青島，天已經昏黑了。

他跟踏着在都市的街頭上徘徊，青島究竟是人生地疏，到那兒去歇夜呢？旅途的勞頓委實使他走不動路了，他急需要休息，於是，他走過一道繁華的街市漸漸換到一處僻靜的地方，在一家門前石階上躺下了。

燈光照耀在他臉上有點溫熱之感。

理想終於是理想，這時他開始感到有點難於在青島混下去的悲哀。但有，人已經是來到青島了，不生活下去又該怎麼？還有娘，還有趙太爺那種非報不可的仇恨！是的，他需要生活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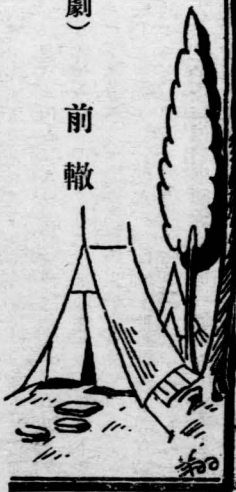
他打算明天去找尋那三個同鄉，他自信多少總有點辦法的；心裏一輕鬆，旅途的疲勞迫着他呼呼的睡去。

茫茫的夜氣四週圍攏來，這一個末來的流浪人吳銀就這樣消滅在黑暗裏了。



# 總退伍 (獨幕劇)

前 轍



時間：一九三二年春

人物：兵甲

兵乙

兵丙

班長

伙夫

代表

地點：這兒雖然是一個繁盛之區，人口多，商業也不差；可是，自從日本的軍隊來過巡禮之後，留給了許多遺跡，令人發生了一種嚴肅的態度——這兒已經靜寂得像深夜間的曠野，一點兒搔動都沒有了。本來天亮了，太陽已經閃閃縮縮地露了頭角；可是在這僻飛狗走的時候，誰來報曉？只有忠勇的十九路軍

將士，誓死地在這兒爲民衆答謝了日本軍隊的賈臉，不客氣地還了他們一個相當的大禮吧。

佈景：一個小小的民房裏面，在潮濕的泥地上鋪上幾張草蓆；蓆上又鋪上各人的骯髒的行軍氈子。牆上掛有水瓶，「銅鼓帽」——帽上寫着「十九路軍」幾個字。中間放着一張方桌子，旁邊有一條長板凳。正中是到外面去的門口，側面有一個窗子；左方是通到廚房去的門口，側面也有一個窗子，不過小一點兒就是了。

方桌旁，板凳上，坐着一個兵，那雙粗黑的手兒捧着一張報紙，低下頭，顫動着嘴唇，似乎要讀出聲的樣子。那邊牆角裏還有一個兵擁着行軍氈子在睡覺，呼呼的鼾聲，隱約可以聽得到。廚房裏裏

菜聲也喳喳的在響着，而一縷一縷的火烟正由窗子騰出來。

伙夫 (在廚房裏) 喂，吃飯了，還不起來？

兵甲 (回頭看) 老葉，天亮了！

兵乙 (略略翻一翻身) 唔——

(兵甲仍舊讀他底報紙。伙夫上，用腳踢了一踢兵乙。)

伙夫 快點兒起來吧！

(兵乙坐起來，靠着牆，伸出手兒來搓搓眼睛。)

兵乙 哼，怎麼裏面這樣多的火烟，溜出來，怪難受呀，

要窒死人了！

伙夫 在煮飯呢。

兵乙 (舉起兩手，懶洋洋地伸了一個腰。)

了？

兵乙 (又打了一個呵欠) 早呀，吃飯的時間還沒有到

呢。

伙夫 那可不知道，不過班長吩咐是這樣做的。

(廚房裏的爐子爆的響了一聲)

兵乙 (對着廚房望) 咳！

伙夫 (轉過頭來) 柴燒完了吧，讓我看過去。(下)

兵乙 喂，有什麼消息，老彭。

兵甲 (譏諷地) 你洗過臉纔說吧。

兵乙 (瞪眼瞪着他。一會兒撥開鬍子，站起來。) 不告訴我便算了，難道我也不懂得自己看報去？

訴我生氣，行伍間的弟兄都是平等的；除掉你是官

兵甲 你別生氣，行伍間的弟兄都是平等的；除掉你是官

長，誰會受你的氣？哈哈！

(兵乙沒有話說，咽下幾口涎沫，轉身就拿起面巾

牙刷等洗臉去了。)

兵甲 (聽着他底背後，獨自咕嚕着。) 畢竟你是矜貴的

大學生。可惜大學生底架子，這兒却沒有人會領教

的呢。

(伙夫上)

伙夫 開飯了嗎？

兵甲 那裏，班長還沒有回來。

伙夫 (焦急地) 他教我早一點兒煮飯，為什麼這時還不

回來？

兵甲 你以為他不回來就會燒破了鍋子嗎？

伙夫 不，早一點兒吃了飯，好預備動員呀。

(兵甲放下報紙)

兵甲 (驚奇地) 什麼？

伙夫 是的，動員。

兵甲 動員，到那兒去？

伙夫 那我可不知道。

兵甲 誰告訴你的？

伙夫 呵，剛纔你沒有看見嗎？班長就給連部派來的人喚

了去哪。

兵甲 什麼事，你可知道？

伙夫 什麼事我就難測了，不過那勤務兵說是有緊急的事

情罷了。（走近窗口，向外望。）唉，班長還不回

來，真討厭！

（兵甲站起來，背着手，來往地走着，似乎有點兒

懷疑。）

兵甲 難道前線又失利了？

（伙夫沒有聽到）

兵甲 照理是不會失利的。昨天我們不是打勝了！班長親

自對我說過，我們不獨可以守，說不定還可以把他

媽的帝國皇軍打個落花流水呢。

伙夫 是的，昨天的大晚報我也看過。青竹橋一役，我

們底十九路軍真的大獲勝利了，奪得許多槍枝和子

彈。

兵甲 聽說鋼帽也拾獲不少，現在預備把那些太陽徽章刮

掉，重新改塗了青天白日的，給我們底戰士來做武

器呢。

伙夫 （疑信參半地）真的？

兵甲 真的，誰來騙你。我不是專門製造空氣的壞鬼新聞

記者，憑着幾個吹牛的嘴巴，放屁般左右民心。其

實我們又何必去左右民心？勝就是勝，敗就是敗，

事實放在跟前，明眼人當然看得到。你明白我底意

思嗎？

伙夫 （點頭）呵，不錯，不錯！老葉也說過，連太陽的

軍旗也奪獲了好幾面哪。

兵甲 （懊悔地，垂着手，好像喪失了什麼似的。）唉，

可惜我總是被派到最後的防線來服務的，不然的話

，假使運氣夠，說不定我可以搶幾桿機關槍呀。是

不是？

伙夫 精兵是不輕易調到前鋒去的……

兵甲 （偶然想到）哈哈，想來也真有趣！

伙夫 怎麼？

兵甲 這樣不是很有趣的一回事嗎？

伙夫 怎麼有趣？你說。

兵甲 我從來都沒有打過這樣的仗。

伙夫 (斂着手站在窗口，定了睛瞪着他。) 當然啦，甲午之戰以後，這回算是特別的了。

兵甲 哈哈，我不是這個意思。

伙夫 那末，你是什麼意思？

兵甲 (得意地) 可不是嗎？當初我在吳淞放槍的時候，忽然聽着嗚嗚的聲音，不用說，這是飛機底聲音了，而且是敵機了，難道中國會……

伙夫 飛機又怎樣？

兵甲 牠飛得很低，差不多擦過樹梢，真是了不起呀，耀武揚威地在樹上盤旋着，難料到却給我打落了！

伙夫 (好奇地) 你怎樣打落牠的，是不是用高射炮？

兵甲 不，用步槍打的。

伙夫 (高興極了) 哈哈，你真是「打飛機」的能手！(註：「打飛機」又是廣東話手淫的意思。)

兵甲 別開玩笑笑了。

伙夫 聽說打落一架飛機可有百多塊錢的獎賞，你可領到？

兵甲 倒罷，自從那次以後纔有得獎呀。

伙夫 你不能夠再多打幾架麼？

兵甲 這樣容易！他們領過教，以後就高高地飛入雲霄了，還胆敢這樣驕傲。

伙夫 真的，他們太輕視我們了，輕視中國了，他們太驕傲了！

兵甲 可是，說他們驕傲也不見得。

伙夫 怎麼呢？

兵甲 哈哈！想見那天在寶山路的時候，他們更是叫我笑死了！

伙夫 他們不打死你？

兵甲 有什麼本領打死我。

伙夫 軍械是很精良呀，子彈是很充足呀；還有輕便的機關槍，惡毒的達姆彈；只要你時運低，像撞了鬼一般給他發現了，我問你有幾個老彭夠得死！

兵甲 哈哈，那天我就是給他們發現了的，可是他們却給我跪下來。

伙夫 (不相信地) 跪下？

兵甲 是的，搗蒜般獻着槍求我饒命。

伙夫 (爲之詫異) 呵，他們也這樣客氣！

兵甲 當我們在寶山路衝鋒的時候，他們防備不及，一時趕得走頭無路，沒有辦法，心驚面青地就抖着膝頭



跪下來了。唉，當時我真要笑到腸都斷了，爲什麼一個富有武士道的風味的帝國皇軍，竟然會這樣可憐！

伏夫 可憐的，他們實在毫無巷戰的經驗！

兵甲 慢說是巷戰，野戰吧，他們一上火線就手忙腳亂地不知所措了。

伏夫 自然啦，他們雖然在幾十年來都訓練着，可是究竟沒有真實的經驗，難怪他們弄到這樣的可憐！

兵甲 我一看到他們都跪在跟前，怪可憐，我實在一點殺人的勇氣都沒有了！

伏夫 那麼，難道你放走了他們嗎？

兵甲 不，我不想殺他們，也不想放走他們。唉，大家都是人類，而且同是被壓迫的人……

伏夫 你別裝慈悲！過去像濟南等案，可不用說；就是關北的慘象吧，你是親眼看見的，而且把當時的情形繪影繪聲地告訴我。你還記得那個姑娘嗎？她跟着她底母親剛走出門檻，冷不提防一顆無情的子彈就飛過來了，她底母親被逼着躺到地下了；那個姑娘呢，在慌得魂飛魄散中，又給幾個東洋鬼子擠了去，大概是被逼着躺到牀上吧！

兵甲 (忿恨地) 這樣的殘暴，自然是可恨！(稍爲從容

一點兒) 不過咱們爲什麼又要打起仗來？這種獸行，應該完全由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軍閥來負責！

伏夫

是的，他們也有大部分人不高興打仗的呀！看昨天老李在一個日本兵底身上搜得的日記部，上面寫着的東西，統統都是懺悔的話兒。唉，他們是被逼着纔到我們底貴國來呢！其實，他們是無可奈何的。自己有父，母，妻，兒，他們那能夠殘忍地離開他們底骨肉？要知道，打仗不是一樁好的玩意兒哪。(傷心地握着拳頭) 說起來我又悲痛極了！真的，打仗不是一樁好的玩意兒。不過，不打又有什麼辦法呢？

兵甲

(表示着同情) 總之做了軍閥們底犧牲罷了。

伏夫 我是說……

兵甲 你是說他們不應該盲從嗎？

伏夫 (搖頭) 不，我不是說他們。

兵甲 那麼，你底意思是……

伏夫 他們雖然是被逼而打仗的，那還有點兒意思。

兵甲 (怪異地) 呵，既然不高興打仗而被逼着，這還有什麼意思可言？

兵甲 這要分別來說。

伙夫 怎麼呢？

兵甲 要知道，他們是爲着他們底國家而打仗的呀。

伙夫 爲着他們底國家又怎樣，爲着他們底國家就要侵略

到我們底國家嗎？這是沒有道理的，不平等的。

兵甲 喂，靜點兒，我給你明白地解釋。

伙夫 好的，你說吧。

兵甲 在國際上說，他們這次侵略到上海來，自然是沒有道理，好比他們侵略我們的東三省一般的沒有道理。不過，他們站在國民底立場上，雖然不高興打仗，爲着國家底利害，他們也不能夠躲避了自己底責任。因爲國家底利害，就是國民底利害。所以我說，他們還有點兒意思——他們是爲着自己底民族利益而打仗呀。

伙夫（似乎領悟地）哦！

兵甲 回頭看看自己，自從十六歲投軍，到現在，已經不覺地過了七個新年了。唉，在這七年間，轉徙流離，無時不踏着槍林彈雨的險地。現在還有機會和你談話的，那真不知是誰的福氣呢？

伙夫 是你老哥的福氣！

兵甲 這種福氣真要不得。可是，不要又有什麼辦法？

伙夫 爲什麼你要投軍？

兵甲 理由是很簡單，就是因爲生活的艱難。不然的話，我何必拋了讀書來幹這勾當。

伙夫 做點生意也好，這九死一生的險路是不好走的。

兵甲 我也知道做生意可以賺幾個錢。可是，沒有老本，教我做什麼生意好？

伙夫 你不必開什麼公司，譬如賣賣花生米也未嘗不可。

兵甲 花生米我也賣過。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我初到香港，什麼規矩都不懂；以爲賣花生米是很隨便的，信得過沒有犯了什麼「皇法」。可是，因爲我不懂得領營業的牌子，就在開張大吉那一天給他媽的「摩囉差」拿到「大館」裏坐監去了。

伙夫 後來怎樣？

兵甲 挨了個多星期的苦工之後，終於期滿出獄了。

伙夫 出了獄，你是不是回家？

兵甲 就是這次回家纔決定投軍的。

伙夫 鄉下沒有田地可耕嗎？

兵甲 田地是儘有的，耕就可耕不來。

伙夫 爲什麼？

兵甲 官府的稅是不能不納的，你懂得吧？

伙夫 是的，不納稅還要拿去治罪。

兵甲 可是田主的租也是不能免的呀。

伙夫 有道理……

兵甲 (怪異地) 有道——理……

伙夫 (急接着說) 耕了人家的田地，納回一點兒租錢，

這不是應該的？

兵甲 (廢然而帶點討厭的樣子) 有道理，應該的？我們

沒有飯吃而至投軍，都是給他媽的田主累了！

伙夫 (驚奇地) 什麼，他們累了你？

兵甲 可不是嗎？因為那年遇着天旱，自然啦，田禾沒有

收成，官府的稅又不能夠拖欠，只好先行清交了；

可是鬼混的田主也來噲囉了，硬要我納租。試問一

個牛犢得幾層皮呢？當時我不知費了多少唇舌和賠

了多少不是，請求他寬容我，過了新年纔如數納給

他；他老是不肯，還說：「如果不即時納租，老實

不客氣，我會請官兵來拿人的，好讓你嘗嘗鐵窗的

風味。」

伙夫 凶狠的，沒有理性的土豪劣紳！

兵甲 (很強硬地) 是的，這些土豪劣紳專門會勾結官僚

軍閥來魚肉人民的！可是，我是硬漢一條，管他是

田主，就是縣長吧，我真是一點兒都不畏懼。他底

唯一的處罰不過是坐監罷了，誰知我已經嘗過這種

滋味了，而且是「西來」的滋味：

伙夫 那麼，你怎樣應付他呢？

兵甲 (向伙夫走前兩步) 怎樣應付？(做一個手勢) 打

他一個落花流水便是了！

伙夫 你不是說過他可以請官兵來拿人嗎？打傷他還了得

！

兵甲 所以我不能不「三十六著，走為上著。」

伙夫 (明白地) 哦，你之所以投軍就是為了這個原故。

兵甲 當然啦，我逃到廣州，人地生疏，那兒謀生？恰巧

十九路軍招兵，我就投進來。

伙夫 (同情地) 唉，可憐呀！七年中出生入死，現在還

能夠健在，這福氣已經不容易得了！

兵甲 福氣？不過是苟延殘喘罷了，不過是做着人家的犧

牲罷了，我真不知「命在何時」呀！(不覺悽然欲

哭，伙夫也慟心了。)

兵甲 七年來轉戰各省，唉，為什麼？救國，救民？說來

我真慚愧極了，痛心極了！社會上又不容許我另謀

正業，只得就是胡混下去吧；我自問良心，糟塌得周圍都沒有一片乾淨土，親愛的同胞又是沒有一天安寧過，這是誰的罪過？軍閥嗎？是的，他們爲着個人底權利，不惜借題發揮，犧牲民衆；可是，如果沒有我們來做他底走狗，工具，那麼他底獸慾又從那兒發洩！總之，這搞亂的責任，我不能夠不承認了一分。

伏夫 老彭，你不要太興奮了，（拉着兵甲坐在板凳上）還是休息一會兒吧！

兵甲 （坐下板凳）還好！這回是機會了。從前的罪過，也許可以在東洋兵底身上贖回。

伏夫 是的，是的，你安靜一點兒。

兵甲 （絮絮不休地）其實他們也是無辜的，死了不過是冤鬼！

伏夫 他們是被逼着的。

兵甲 不過，他們不反省一下，却要過到我們底貴國來，這還了得！蔡軍長不是無抵抗者，人家侵略國土了，侵略上海了，這斷斷不能夠像「小張」那樣糊塗的。

伏夫 （煩悶地又掉過頭向窗外望去）夠了，夠了……唉

，班長還不回來！

（兵乙洗過臉，很高興地在外面高聲地哼着廣東調。）

兵乙 （在外面唱）爲佳人呀，氣煞我……

兵甲 啐，又來了。

伏夫 這也難怪，他根本是一個大學生來投軍的，也許是激着一時的義憤，或者冒着愛國的虛名吧。他們開會啦，示威巡行啦，演講啦，發宣言和通電啦……都是毫無實際的。

兵甲 所以呢，蔡軍長就不大信任他們，他們却拚死地要求加入戰線。說什麼投軍從戎，請纓爲國。其實像我們這樣的閱歷了多少鋒芒，打起來，自己還是覺得沒有什麼把握；而他們竟然大言不慚地要求加入戰線，真不知自量！不過，蔡軍長見得他們這樣熱心，也不好意思推却他們，只得允許了他們擔任一點救護，通訊，運輸……工作！

伏夫 喂，你要注意！大學生雖然是嬌養慣，而愛國的熱心是比任何人都要真誠的，不過其中也未免有些冒虛名的就是了。

（兵乙進來了。面巾搭在肩膀上，一手拿着牙刷，

一手拿着漱口盃，一拖一側地敲着拍子走路，真有趣呀！

兵乙（定着，瞧瞧兵甲和伙夫。）你們又在幹什麼牢騷？

兵甲 瘋了嗎？你？

兵乙（莫明其妙地呆着）什麼？

兵甲（鄙視地噉着嘴唇）東洋鬼子底炮彈飛到我們底下海來了，還不知憂慮，大唱『爲佳人呀』。

兵乙 哦，原來你說我唱戲的不對。

伙夫（拍着兵甲底肩膀，表示安慰。）別管了，他是大學生呢。

兵甲 大學生？博士也罷，天天都唱着『爲佳人』，難道來到這兒也是『爲佳人』嗎？

兵乙（擺起大學生的架子）喂，我告訴你，我不是一個患了色情狂的傻瓜，也不是『爲佳人』而投軍；請你注意，別開口就得罪了人！

兵甲 那麼，你爲什麼不唱『爲同胞』，而偏要唱『爲佳人』？

兵乙（不耐煩地）唉，你又誤會了，我在唱戲哪，難道真的爲佳人。

兵甲 敵人逼近來了，還有空兒來快樂，唱戲？

兵乙（不覺啞然失笑）哈哈，等一下你就知道。

伙夫（忙着問）知道什麼？

兵乙（揮一下拳頭）我們又打勝仗了！

兵甲 真的？打勝仗？

兵乙 難道我會騙你？就是騙你的，也不關我事……

伙夫 怎麼不關你事？

兵乙 如果是騙你的，這是班長底責任；因爲這個消息是剛纔班長告訴我的。

兵甲 唉，我們老早知道了。我以爲你有什麼驚人的消息。

伙夫 你在什麼地方碰見了班長？

兵甲（指乙說）班長告訴我們的時候，你還是掩在被窩裏呢。

伙夫（兵乙覺得難爲情，轉身掛他的面巾等物。）你在什麼地方碰到班長？

兵乙（忿忿地）問我幹嗎？反正你們見過班長了，他又告訴了你們驚人的消息。

伙夫 不，我們等著他回來吃飯哪。他究竟在那兒？（兵乙沒有答覆。伙夫瞧瞧兵甲，表示討厭狀。）



兵甲 (望着兵乙) 哈哈，哈哈！

(忽然廚房裏的爐子爆的又響了。三人不約而同地掉過頭來把眼睛溜到發聲的所在。)

兵乙 (驚訝地) 呀，進去看看什麼！

兵甲 又是柴燒完了吧。

伙夫 蠻好的火光老是容易暗下去的，讓我加進一點柴去。

。(下)

(兵乙走近桌旁，坐下，恰對着兵甲。)

兵乙 (隨手拿起剛纔兵甲看過的報紙) 唉，這是昨天的舊聞。

(兵甲探手到口袋裏拿出一包廿支裝的芙蓉牌香煙，點起一支，慢慢地抽着。)

兵甲 呵，我從來抽煙都沒有這樣的過癮！

兵乙 (放下報紙瞧瞧兵甲) 呵，我也來一支。

(兵甲把煙包遞給他)

兵甲 隨便。

兵乙 別客氣，我自己有。(從口袋裏拿出一只鉄盒來)

兵甲 唔，你的什麼煙？

兵乙 白金龍。

兵甲 都是人家送來的嗎？

兵乙 都是慰勞品。

兵甲 這回打仗真是打得出息。世界那裏不知到我們十九路軍，那個不知到蔡軍長。我們雖然是無名戰士，可是人家送來的慰勞品，受之也無愧呢！

兵乙 各界的援助總算熱心。要吃嗎？行，用不着我們開口，他們馬上送麵包來，送罐頭食品來；要穿嗎？行，用不着我們開口，他們馬上送襪子來，送衛生衣來。現在這些食品和禦寒物，真是堆積如山，享用不盡呢。

兵甲 香煙也多得要丟到發霉了，哈哈。

兵乙 真的，如果是爲國爲民的軍隊，誰個不歡迎，誰個不願意傾家來幫助？只有那些禍國殃民的軍閥，憑着他們的武力，橫行各地，莫敢誰何！而受了委屈的老百姓，給他們剝削，給他們魚肉，沒有辦法，想反抗也反抗不來，於是聽天由命地敢怒而不敢言而已。

兵甲 這是很可憐的事情！

兵乙 老實說，你們都是在被打倒之列的，你們助紂爲虐，如果沒有你們來做他們的走狗，工具，試問，那些慾壑難填的軍閥，教他們怎樣作惡？

兵甲（氣沮地）夠了，不要說了，你簡直是戳穿了我底心臟了。

兵乙 不錯，我們的學生，天天都大聲疾呼地勸着軍閥們投降，不要再幹這些賣國殃民的勾當；可是，他們至死不變，專要和我們的學生作對——隨意地拿人，隨意地槍決，唉，都是你們助長了他們呢。

（兵甲的香煙也抽完了，無力地擱過煙頭，只是噓嘆着。）

兵乙 不過這一回混戰，委實是驚人，不獨驚了我國人，還要驚動到外國人，真是了不起呀！你們算是覺悟了，願你們永遠地做一個好人吧。

（兵甲聽到這裏，似乎有點轉機，臉上不覺換一副笑容。）

兵甲 唔，我們就是覺悟了纔誓死地抵抗呢。這一點，我剛纔已經和老金說過了，這時你可不在此地？

兵乙 所以我說，這回人家送了许多慰勞品來也是值得的，你們不是無功受賞的了。

兵甲 現在受了民衆的重託，我們今後更得努力奮鬥，誓死向帝國主義者拚命；挽救我們垂危的民族，恢復我們喪失的土地。我們不是軍閥的走狗了，不是軍

閥的工具了；我們是民衆的前鋒，民衆的尖兵。我們再不願爲軍閥而犧牲，只願爲民衆而粉身碎骨！你是大學生，比我們有智識得多，望你領導着民衆，做我們的後盾！

兵乙（興奮地）何只是後盾，我簡直要和你們一樣，要衝到敵入底陣綫，爲整個的中華民國謀解放。可惜，蔡軍長不允許我們到前綫去，唉，真是「壯志難酬！」

兵甲 你要知道，陣地的經驗，你們實在一點兒都沒有呢，那兒能夠隨便地送死？

兵乙（搖着頭）說到這裏，我不能不悔恨到學校裏的軍事訓練了！

兵甲 你們的軍事訓練怎麼樣？

兵乙 向來上軍事訓練課的人都是沒精打采，甚至認它爲無聊的學科，不高興與會，所以每逢訓練課，到操

的人一定少。

兵甲 「好漢不當兵，」是嗎？

兵乙 就是因爲各人的身份太嬌貴了，不肯做一點實際的工夫。這回一二八的炮聲震動了，纔有一部份大學生情願出來犧牲，情願加入前綫。唉，真的，一點

兒軍事的學識都沒有，還談得到戰場經驗嗎？

兵甲 老實對你說，中國的軍人是沒有價值的，所以俗語說，好漢不當兵，也未嘗無理。像我，如果有別的工作做，我真的不願意吃這碗飯了。你們是大學生意識總比我們高明得多。你們要替國家出力，儘有好的機會，何必斤斤於當兵？

兵乙 我們在學校裏受軍事訓練並不是爲着當兵，是爲着養成刻苦的精神，鍛鍊強健的體魄，同時要學習一點軍事的常識，好準備着萬一國家有難，我們最少可以出來担任警備的任務，必要時，說不定要到前線去。現在，敷衍了好幾年寶貴的光陰，一點兒軍事的常識都沒有，多慚愧！

兵甲 現在你們的功勞也不少：救護的救護，通信的通信，運輸的運輸，出力多呀！

兵乙 只好這樣罷了。

（兵丙持名片上）

兵丙 老葉，外面有位民衆救國會的代表要見班長！

兵甲 是來慰勞的嗎？

兵丙 也許是吧，因爲帶來了好些食品，用搬場車載的。

兵乙 他爲什麼不去見連長或見營長？（接名片）

兵丙 不知道了。

兵甲 見班長又怎樣？而且班長也到連部去了。

兵乙 他既然來了，就請他進來問問也好。

兵甲 好，你請他進來吧。

（兵丙下）

兵甲 是什麼名字？

（兵乙把名片遞給他）

兵乙 王耀華哩。

（兵甲接過名片）

兵甲 好一個大名——王耀華。

兵乙 差不多天天都有人送東西……

兵甲 可見十九路軍的威名了，哈哈！

兵乙 是的，外國報紙也稱讚我們哩！

（兵丙引着王耀華——代表上）

兵丙 就是這位王先生了。（下）

兵乙 呵，先生可是王耀華，民衆救國會的代表？

代表 是的，是的；請問先生？

兵乙 兄弟叫做葉棟森。（隨手指着兵甲）他叫做彭國雄

代表 素仰，素仰！

兵甲 豈敢，豈敢！

代表 班長在這兒嗎？

兵甲 他到連部去了，請問找他有什麼事情？

代表 外面帶來一點慰勞品，是送給各位抗日的勇士的

。其實這些小小的東西，簡直是不成樣子的，不過聊表我們的民衆對於貴軍的敬仰吧了！

兵甲 謝謝你們！

兵乙 過獎了，我們實在不敢當！

代表 別客氣了，你們確是勞苦功高，值得崇拜。你們是

中華民國的干城，這回的勝利，全仗各位勇士的奮鬥！

兵乙 王先生，好說了，我們不敢貪功。如果沒有你們的

民衆做後盾，我恐怕，現在真不知弄到什麼田地了。民衆的力量比我們還要大得多呀！

代表 不，你們纔是中華民國的革命軍人，十九路軍是保

障中華民國的勇士。唉，說起來，多可恨呀！全國的軍隊總有二百多萬，數目不算少了。可是吃光了民衆的脂膏，還要天天的鬧着爭地盤，正所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多慘！他們對於內戰是多起勁，而對外來的侮辱，壓

迫，他們總是畏如猛虎，無抵抗地，一動不敢動。東三省已經失掉了，難道上海都要讓他媽的倭奴搶

去了麼？

兵甲 十九路軍不是豬糞，可以隨便地讓人家剝削的，不

抵抗的。

代表 所以呢，你們纔是可敬可畏的呀！我們的民衆因此

就拿出熱誠，特地來慰勞各位，祝各位勝利，祝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族萬萬歲！

兵乙 我們身爲國家的軍人，自然要盡了對國家的真正使

命；我們身受民衆的奉養，自然要盡了對民衆的真正義務。所以這回抗敵，本來是分內的事情，不能夠卸責的。你們竟然這樣的愛護，真使我們感奮極了，此後惟有更努力去抵抗，以副各界民衆的厚意吧。

代表 不錯，你們孤軍抗敵，責任難得，我們的民衆雖然

可以盡各人的力量來幫忙，不過，這只限於糧食或其他的用品吧。至於軍械和子彈等武裝，我們也應該盡量接濟的，可惜事實上是辦不來，真是有心無力呀！

兵乙 你們送了許多東西，這已經是很難得了。我們孤軍

換了個多月敵人的炮火的威脅，一切的武器本來由政府發給的，可是我們通通都自己籌劃好了，沒有麻煩到政府，更用不着你們擔心。

代表 好了，我不便阻礙你們底公事了，請你們派人點收了外面的東西吧。

兵乙 怎麼你不送到連部去？

代表 因為我不大熟識連部的人，所以特地來找侯勝章引我去。誰料他……

兵甲 我們底班長你可認識？

代表 是的，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因為在私塾的時候，他和我同學。

兵乙 對不起，我已經說過，他有事到連部去了，怎麼辦？

代表 那就請你代收了吧。

兵乙 唔，我引你到連部去好了。在手續上，這兒是不便代收的。連部離這兒不大遠。你以為怎樣？

代表 不要緊，我就跟你送到連部去吧。

兵乙 好的，我們一塊兒去。不過，這也太累了你呀，對不起，王先生！

代表 那兒的話，不要客氣！（回頭向兵甲）國雄哥，再

會。（鞠躬）

兵甲 （也鞠躬）再會！

（兵乙，代表下。兵甲在室內兩頭踱着。）

兵甲 （自語）現在還存着許多東西呢，不論是吃得的，或是穿得的，總堆着發霉。

（班長匆匆自外進，使勁地把帽子脫掉，又使勁地向桌子上一扔。）

班長 唉，真氣死我了！（喘息着）

兵甲 有什麼消息？

班長 （氣忿地）不要說了！

兵甲 難……難道……

班長 還有希望麼？丟那媽，真不要臉！

兵甲 又失利了？

班長 本來昨天是打了勝仗的，正好乘勝追擊，恢復我們失了的陣地……（靠近桌子坐下）

兵甲 現在怎樣？（走到班長底身邊）

班長 又動員到……

兵甲 （忙着問）到什麼地方去？是乘勝追擊？

班長 唉，乘勝追擊？也許是乘勝退却！

兵甲 不會吧？



班長 剛纔就聽到連長說……

兵甲 有什麼話，快說！

班長 我們要奉命撤兵了！

兵甲 （失望地）天呀！我們辛辛苦苦地足足抵抗了整個

月有多，可是一班懦弱無能的什麼鳥的官僚政客，

唉，丟那媽，他們簡直是賣國的賊首吧！可憐的，

可憐犧牲於獸兵底鐵蹄下的勇士，他們真是沒有價

值了。

班長 也是無可奈何的。

兵甲 這回的弟兄雖然死得沒有什麼多大的價值，不過十

九路軍的威名，却能夠傳遍了世界，那麼，他們總

算得有點光榮！因為幾十年來的戰爭，都是自家人

打自家人。這一次可不同了，我們的戰爭是爲了民

族生存而戰爭，爲了世界的和平而戰爭。那麼，犧

牲了的勇士，他們是民族的英雄呀！是世界和平的

使者呀！

班長 不錯，他們是光榮的。可是你要知道，他們或者我

們，總之我們是夢想不到會得到這一個光榮的機會

。從前我們受着軍閥的壓迫，吃也沒得吃，纔冒着

險來投軍。明知到殺神就在目前，可是，投了軍，

自己底生命，也許可以延長一點兒生氣，比之眼巴

巴地餓死，總算是還好。那時候我們何嘗想到救國

救民這樁大事？現在他們是爲國捐軀了，多光榮呀

！只是我們未死的同志，半點兒力量都沒有盡到，

悄悄地就要退却了，把所有忠勇的十九路軍將士撤

去了！

兵甲 唉，英雄無用武之地！（搖頭嘆息不置）

班長 今後我們喊殺的聲音，給敵人的炮聲遮掩着了。

（伙夫從廚房裏若無其事地走出來）

伙夫 哦，班長回來了，可以開飯嗎？

（班長伏案不語，狀甚淒然。）

兵甲 還是收拾去把，開什麼飯！

伙夫 什麼？（瞧瞧班長，又瞧瞧兵甲，現出莫明其妙的

樣子。）

班長 雖然我叫你早點做飯的……

伙夫 對了，你不是說要動員嗎？

兵甲 撤兵了！

伙夫 （垂頭喪氣地）呀！

（兵乙上，見班長，趨前。）

兵乙 喂，班長，剛纔有人送東西來呢。

（班長不語，兵乙環視各人的神氣，不覺起了懷疑）

兵乙 班長，得到不好的消息嗎？

兵甲 自然不好的消息！

兵乙 什麼不好的消息？

班長 （厲聲地）我們奉命退却了！

兵乙 （退了幾步）唉！乘勝恢復失地不好嗎，退却，教我們退到什麼地方去，却到什麼地方去？丟那媽，

賣國賊，賣國賊！

班長 連長說，他得上峯底命令，教我們統統撤離上海區

，因為他們已經訂妥條件了。

兵乙 訂妥了條約？唉，中華民國底賣身契多着哩，現在

又要弄一張新的，糟了，糟了！

兵甲 那麼，不抵抗，我們又到什麼地方去？

班長 說是調到什麼地方剿匪去。

兵乙 究竟誰是匪，應該誰去剿，這倒是一個問題。固然

匪是民衆的蠶蟲，剿匪確是爲民除害的一種必要的工作。不過，現在的軍閥何嘗不是匪？他們遺害民

衆，比之掛名是匪的更厲害呢！可以說，現在的軍閥正是無名的匪，而所謂有名的匪，也許是他們逼

成的吧。

兵甲 如果我不是做了軍人，現在說不定我會給人家認爲

匪了，更說不定會給人家剿去了。唉，回憶到從前

的苦況，我不能夠跟着剿去了，我實在沒有勇氣。

班長 和東洋鬼子打過仗之後，我也沒有勇氣去殘殺我們

底同胞了。

兵乙 要知道，所謂匪的，本來都是良民：因爲給軍閥或

軍閥庇蔭下的土豪劣紳壓迫到走頭無路了，他們纔

行險僥倖吧。如果軍閥一日不倒，那麼民衆就沒

有一日安甯。換句話說，所謂匪是不能夠免的。

兵甲 奇怪得很，敵人還在跟前張牙舞爪地狂噬，爲什麼

不抵抗敵人去，而偏要躲回來打自己底同胞？

兵乙 不用說，軍閥們都是要和帝國主義者妥協的，他們

那兒敢動彈？就是民衆要出氣，也不讓你做聲：當

然罷，他們認爲是自己爪牙的軍隊，更要嚴令退却

了。

兵甲 （實地站起，非常懷喪也非常堅決。）班長！

班長 什麼事？

兵甲 （更嚴厲地）我要……

班長 兄弟，現在憤怒也覺沒有用處的。

兵甲 可是我要退伍！

# 上海郵工元旦號目錄

## 第六卷第四期

「一九三四年元旦特號」發刊詞……………(聲)	仲華
一、九三四年之展望……………	於今
開源節流和考察……………	子琦
再論恢復甄拔考試制度……………	陸京士
一年來全國郵工之苦鬥……………	王天朗
一年來之國內政治……………	
一年來之東北問題(附一年之東北大事紀)	
一年來幾件值得注意的上海工人運動……………	
一年來之郵政統計……………	
一年來之上海交通職工子女教育……………	
▲文藝	
▲上海文藝界……………	唐也
無著盧吟草(續)……………	
▲雜俎	
中秋之夜……………	青島
却(長篇小說)(一續)……………	事衡
趙樹聲……………	
惠新……………	
與廷倫……………	
史久援……………	
顧雪崖……………	
王摩天……………	
葉羅遜……………	
葉雲翳……………	
朱一鳴……………	
孔憲德……………	

班長 哦哦——

兵甲 我已經聲明過了，今後我可不做軍閥的走狗，工具，我要做民衆的前鋒，尖兵！如果不是爲着民衆的存亡而戰爭，我誓死也不願意幹這殘殺同胞的勾當。

班長，請你允許我退伍吧！

班長 (決然地) 我也要退伍！

伙夫 難道我也願意這樣幹下去嗎？

兵乙 我呢，當然囉。我底責任算是完了，有一個結束了。在這無可如何的時候，我只得回去讀書；剿匪不是我底責任，我更不願意負擔這個責任。我有我重大的責任。

班長 好的，我們大家總退伍吧！我們有我們重大的責任！

大家 好的，我們總退伍！

(外面喇叭在吹着「退却」的號音。場上雖然很沉靜，可是陰鬱的氣象，早已彌漫着屋子裏，又彌漫着屋子外……幕急下。)

二十二，四，二十三。

# 酒店主人

鄭 翼

一 一間一樓一底的舊店屋，在隴鎮的西街，這裏開的是

永興酒店，主人叫做陳紹奎，這間酒店已經開了十多年，他也算得是一個小康之家，每年還雇工種上幾畝田，所以生活也很寬裕。他親族中的如遇到了有什麼困難去向他借錢，只要是正當的需要，他就很慷慨的盡力週濟人家的難

；不過因為他是一個嗜好酒的人，有時喝得臉紅紅，兩隻眼睛眯眯地說着笑話，間也喜歡罵人，因他開的是酒店，酒不愁沒得喝，朋友來了，他就勸着一同喝，錢是不相干，所以一般人也喜歡和他交談，偶而他吃醉了酒，朋友親族給他罵一二句也不在乎，知道他生成的這種怪脾氣，都原諒着他，可是他酒醒了，又嬉皮笑臉向人說好話。平時本鄉有什麼事發生，他很負責去幹，不過自己是弱房，做起事來就要受着強人掣肘，這使他永久不忘的氣，只能在

酒後洩洩心中的憤怒！

這一晚，壁鐘已打下十下，鎮上的街靜寂寂地，大家都已走入了睡鄉，偶而幾聲虫聲打破了靜街的寂寞。

木桌上堆滿了花生殼，幾碗菜豆湯，擺在幾個人的面前，酒罈是擱在地板上，他們——東村的族中人，滿臉酒意，在一盞煤油燈下，喧囂雜噪的聲音充滿了這一間不大的店屋。

「我們這一次非反抗不可，壽大爺做事一向就不公平，他欺我們是弱房人不多，無論那一次派捐都派到我們頭上來，他有錢的却一文不消出，同是祖派下的子孫，難道我們該死的？公路捐既是大衆利益，錢就不能完全推到東村上來。」陳紹奎氣喘喘地一屁股坐在坑舖上，火氣透入了頂，一邊喝着酒，一邊呼着氣。

「聽說這次上海的殷富派了六千元回來，多湊幾千元就可建這一段公路，由他一房人想計策，一兩銀糧要捐十

多元，每家店又派上幾十，他們有田有地的富戶，却可完全免攤，而拿衆人錢落腰包，這是公平嗎，實在這次一定要抗繳！」阿應凸着胸，心頻頻地跳着，說得哼不出氣。

「壽大爺他一房人多，打是打他不過，打官司他們比俺還有錢，精糕，不抗繳，這一冬徧徧穀收得不好，全村的人去什麼地方借錢呢？」穩重老人錫輝捧着鬍子，腳跳在板凳上，從他以往的經驗想起來，覺得抗繳有點不妥當。

「我死了都要和這般強盜的壽大爺反抗一次，不然他們看見俺肉香好吃，愈吃愈有味，將來連骨頭都會吞嚥乾淨，你們想想：這日子可過嗎？我甯願把這酒店關門，不願受他這種欺侮，日子長久了，我們子孫連他的腳都不敢望，弟兄雖少，有一分力量，就反抗他媽的野種不是人養的。」陳紹奎眼珠兒翻起來，望望週圍的人都捏着拳頭，噙着牙齒。

「你們年紀還輕，一切要小心點，鬧出事來反與大家不好，反抗也要反抗出一個文明的辦法。」古頭古腦的錫輝又勸着這般有火氣的中年人。

「好的，好的，明天看他怎樣再想辦法。」陳紹奎揚起一條褐色的手臂揮着衆人說：

夜已深，街上顯得更死靜，這酒店底人，慢慢地一個個散開歸去了。

## 二

早晨，天空由朦朧而淺藍，慢慢東方現出了一片魚肚色，陳紹奎摸摸睡眼，一早就獨自個挑糶到梅家寨去糶糯米釀酒，他常常是這樣，雖說每担米百多斤，但他年青力壯，挑十多里遠還不覺得吃力。然而這一天，他好似酒喝過了度，氣悶住了心，挑不上幾里路，就在田莊上歇下去，深深地噓着幾口長氣。望着晨風飄拂中的枯黃田種子搖曳，只好搖頭嘆氣。

太陽從東方爬起來，人也漸漸地熱鬧，他從身上的烟盒子裏掏出一枝煙抽着，坐在那露水尚未除盡的草上，對嘴裏吹出來的煙圈凝神，就慢慢地想起了往事：

是前年的事，縣上派公債，一個鄉鎮就要派上六七千，窮家的也要派上幾塊錢，那年酒店生意冷淡了些，甘蔗收不起，糖無法去做，兒子又生着病，要算這一年最倒霉，弄得一天的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好在珠大爺看我有家酒店開着，才算借了百多塊錢把一月酒店撐起來，可是一年收捐就有十多種，嫁女兒娶媳婦也要捐上十多元，縣裏派公債又不能少，雖然去叩頭求免，但他們說是奉了上司



命令，說一百次也不肯，他們帶着團丁上門來催取，到底窮人勢弱，錢是靠手力換的，搶是不能夠，想到沒法子，還是給抓到局裏坐幾天，做好做歹，還是女人到親戚借了一筆錢，才得出來，從局裏出來後，接連生了一場病，弄得人削瘦了，田種不得，在強力的壓制下受他們魚肉剝削。好在妻子是能幹，幫着做生意才得活到今天，現在革命軍到了，壽大爺依舊把持鄉長的權威，來威脅人少的族人……唉……真是天良喪盡。他想到這裏，猛地捏着拳頭跳起來，仍舊揉着糶回去。

「我要反抗，」他似發瘋般一踏進店門就把糶裏的米拋放在地板上。

「反抗什麼？你發瘋了麼？」紹奎嫂驚得連忙把地板上的米掃起來問着：

「就是……是壽大爺派不公平的公路捐。」

「反抗不成，他們一早就到店中催繳了一次，還限三天繳上去，他還帶了幾個背鎗的保衛團，嚇得小孩都哭起來。」

「難道要收拾我們這一村子人嗎？你就怕死。」紹奎看他妻子一眼罵她：

「反正我們這次約齊抗繳，怕他吃住了不成？」措措

去額上的汗，脫去了外褂，他走進後房旋動他的膀臂，勻起水來釀酒。

「捐是大家派。他們有勢力，記得前年給他打了一頓關上牢，還是請人去和解出來，結果仍是我們吃虧，現在又要這般做法，結果還是受辱吃虧。」紹奎嫂手拿着鍋鏟，鏟着一大鍋菜豆，預備給酒客做菜，想起前年底事心中有些隱痛！

「就再多闖一次禍，這種事我就不慣，何況還是村子衆人事，我吃得醉，喝得飽，便看不上這般強蠻手段的行爲，這次公路捐，鄉長不該派我們這多錢，他自己落荷包；而且今年一村的窮家人都叫苦，飯都吃不飽，比不上荷兄他們幾家有錢，出三四百不在乎，農家人一兩銀糧要派十多元，那個出得起，活迫不如死爭。」

「是，活迫不如死爭，但前年底事，不忘記了嗎？」紹奎嫂再想起前年事眼睛兒紅了。

「女人曉得什麼事，我們能夠永遠給他欺侮下去，就是永遠做一個呆子。」他說得嘴沫都拖到地下去。

「那，——那只有做呆子呀。」

「什麼話？」他氣得拿拳頭去打女人。

「唉！你還是不要抗繳吧！」她哭起來了，一鍋豆也

不去理會，任它燒干。

話斷了，暫時的沉默，但房子的四週，仍隱隱聽着女人的哭聲。

### 三

村後的竹葉給風吹得颯颯地響，每個人聽着，都有些恐慌驚怖，這一天，酒店主人陳紹奎起得特別早，天還沒有亮就打着鑼，招集了一村中百多個壯丁到祠堂裏聚會。

「兄弟們！昨天天壽大爺完全不講理，就抓住了炳奎叔他們十多人，關到局裏去，他說東村的人全是反動，抗繳公路捐，拿他鄉長的頭銜，一定要我們完全把捐錢繳出來，倘有半個不字，他一齊要抓上去，說是反抗命令。」陳紹奎神經很興奮，站上一條骯髒的椅子對一般族人說：

「什麼鳥鄉長，還不是由他族中人包辦選舉，我們能夠說一句話兒嗎？要以鄉長頭銜壓住人，抓我們村子的人，這只有反抗。」仕良站在走廊一邊，嘴裏咕了幾句。

「這一段公路捐，硬要派在我身子，我死也不出，什麼話，做事要欺負自家。」

「大家都不願意，可是要想出一個法兒，叫他放人來。」陳紹奎睜大眼睛望着衆人打主意。

「和他打一陣！」幾十人的聲音震動起來。

「慢慢……打也要打出一個方法，」向來老成穩重的子奎這時也鑽進人羣中擺着手向大家說：

「就是這樣吧！我們舉出一個領隊的人，百多人跟着一路去，先向他請願放人，再不肯就抗議鄉長不公平的派捐，倘是要認真打起來也莫怕，生死是這一次，橫豎我們都是在死裏逃生的人。」陳紹奎高舉着手臂，首先提議這條問題。

「舉陳紹奎做領隊！」仕良扁着嘴也站上椅上說；

「贊成！」一陣手掌的卜卜聲，完成了這個會。

他們一大陣，百多人，從祠堂集隊出來，每個身上都藏着一把鐵尺，都預備發生事起來鬥爭。天空很清朗，白雲也散開了，他們經過了西街，轉一個灣一直就向鄉會進發。

「請鄉長說話，」陳紹奎一到鄉會的門前，就向那站門的兵問話：

「有什麼事？鄉長在裏面。」

「請喊他出來有話講。」

「請鄉長放昨天的人。」



## 與鄭振鐸論大眾文學

楊 柳

所謂「大眾文學」，近幾年來，被一般有政治使命的文人們的吶喊，便居然時髦起來，但畢竟因為生在賈府的公子哥兒們寫不出大觀園以外的東西，而且「大眾」們也太沒有出息，接受不了他們的「文學」，所以所謂「大眾文學」，喊來喊去，仍然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徒供一般有作用的文人們做號召的幌子，而一般盲目的青年也以之為自豪自榮的口號。

那麼，大眾文學是錯誤的嗎？是不可能的嗎？這又不是的。文學當然愈大眾化愈有藝術的價值，而且文學為少數人所特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大眾有權利來建立他們的社會，也有權利來建立他們的文學的時代，所謂大眾文學，縱不經一般文人們「澤被衆生」的吶喊，而趨勢所至，是誰也不能阻止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該不該建立大眾文學，而是應如何建立大眾文學。

我以為要建立大眾文學，有個先決的條件，那就是我們的動機應該要很純潔的，不能滲雜其他一點的作用。舊的「醒世」「喻世」「警世」等等為封建制度傳播毒品的所謂大眾文學，固然要澈底肅清，但取而代之的，也絕不能給一般有黨派作用的文人們做傳達各人的黨派理論政策的工具，因而也來一套新「醒世」「喻世」「警世」的所謂「大眾文學」。如果缺乏這個先決的條件，即缺乏純潔的動機，則我敢武斷一句：「大眾文學」，永遠只能成為「小衆文學」。

有了純潔的動機以後，我們再來冷冷靜靜的討論「如何建立大眾文學」這個問題。

當然，誠如鄭振鐸先生所說：「真正的大衆文學，便是大衆自己所創作的文學；出於大衆之手筆，而且也專爲大衆自己而寫作，而且屬於大衆自己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但目前大衆不能自己來創作文學，只能夠叫我們以大衆的理解爲理解，以大衆的情思爲情思，來寫一點非真正的大衆文學，這個過渡時代是免不了，而且是一定需要的。

所以，在這個過渡時代裏，我們能夠做得到的，只是這種「以大衆的理解爲理解，以大衆的情思爲情思」的大衆文學。當然，這並不是說一味要將就大衆，而是說要在大衆的理解和情思所能接受的範圍內，一步一步地灌輸入新的理解新的情思，我們反對那些硬綑綑的注入式的「大衆文學」。

就因爲我們現在所努力的大衆文學，有一個不可移易的條件，是「要在大衆的理解和情思所能接受的範圍內」，所以橫在我們面前的，便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如何能使大衆聽得懂看得懂？第二是如何能使大衆歡喜聽歡喜看？這兩個問題要同時的完滿解決，大衆文學才能建立起來。

——這是建立大衆文學運動中的兩大工作。

這兩大工作是同時的，是有不可分性的。所以既不是

什麼「技術是主，文字是末」，也不是「先解決文字，然後解決技術問題」。因爲前者是大衆根本不能好好的聽得懂得，而後者則雖然聽得懂得，但他們不喜歡聽不喜歡看，也是徒然。前者是太重視了內容而輕視了形式，後者是太重視了形式而輕視了內容，其實，形式與內容是分不開的，是同時並重的。

爲了要使大衆看得聽得懂，所以在形式上我主張在可能範圍內仍須運用舊的形式，慢慢創造新的形式：爲了要使大衆喜歡看喜歡聽，所以我主張要有與大衆的生活有切實的吻合而同時與舊的形式相調和的內容。

### 三

鄭振鐸先生最近在文學季刊創刊號裏，發表了一篇「大衆文學與爲大衆的文學」的文章，這是一篇很可注意的文章，他在結論果敢的相信「新的大衆文學將以萬丈的光芒，照臨於我們的文壇上。」然而，他也很果敢的一口認定「舊形式舊文體不能裝載得了新題材」，和「借用了舊文體不能深入民間」。所以，他主張新的大衆文學：

「第一，新題材應該是大衆所需要的東西，仔細的審量，保證其爲無毒的；



「第二，舊形式舊文件必須絕對的排斥；

「第三，盡量的向大衆輸入新的形式，像電影，話劇，小說等等；

「第四，內容形式都該以大衆能夠了解，而且能夠給他們以新鮮的趣味爲前提。」

自然，我們並不是舊形式的保守者或迷戀者，我們也認爲須創造新的形式，但新的形式並不能憑空而降，牠應該在舊形式的母胎中由孕育而產生，所以我主張在可能範圍內運用與新內容相調和的舊形式，然後慢慢地創造新形式。然而，鄭先生對於舊形式却絕對的否定。這好像鄭先生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論者，殊不知革命並不是主觀的人爲，而是客觀的需要，革命並不是破壞了一個舊的，換上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新的那樣簡單的事，牠應該含有一個很複雜的不一蹴可幾的過程。文學上的革命也是一樣。我們知道：五四運動時，胡適之陳獨秀輩主張廢文言提倡白話，但胡陳等最初那幾篇文章，却還是以非完全白話的文言來寫的呢。

現在，我們要反問鄭先生兩句：第一，舊形式舊文件果然不能裝載得了新題材嗎？第二，借用了舊文件果然不能深入民間嗎？

對於第一個問題，鄭先生否定的理由是「利用舊的什麼，一定是反會爲舊的所用」，以及「舊時代舊社會的封建餘毒是和舊形式舊文體最堅強的膠結在一處的」，總而言之，他的理由是恐怕有封建的餘毒。

這顯然是一種因噎廢食的偏論！

關於利用舊的反被舊的利用這一點，我認爲是可以設法防止的，而且，我們新文學運動的人們，利用舊形式，而發生在內容上有封建餘毒這一回事，我認爲是絕對沒有的，因爲我們對於封建餘毒已經完全殫絕了的緣故，不像一般下流的說書先生。至於「封建餘毒與舊形式舊文體最堅強的膠結在一處」這種說話，也失之太偏激，試問像水滸儒林外史這兩部小說，何嘗不是舊形式舊文體的小說，但我們能夠說這兩部小說是和「封建餘毒最堅決膠結在一起」嗎？剛剛相反，這兩部舊形式舊文體的小說却是大家所公認的反对封建餘毒的。

此外，鄭先生引了一個例子，說北平通俗讀物編刊社出版的戰風皮黃劇本，是「這幕悲壯的抗日戰爭被這末一搬到舞台來，幾乎有變成滑稽戲的樣子了」。他以此爲舊形式不能裝載新題材的證據。可是，這個例子，祇能證明與新內容不調和的舊形式是不可利用，而不能證明舊

形式一律不能利用。在戰亂中在動作方面還有什麼「吹打公，出兵將，翁上引」以及「坐帳介，衆將參公，翁白」等等這是與新內容不調和者一，因為現代的戰爭生活與舊代的完全不同，並沒有那末一套，依樣葫蘆，一定變成滑稽的了。至於唱和說白方面，什麼「平生志氣斗牛沖要學當年趙子龍」等等，這是與新內容不調和者二，因為作者並沒有把握到新的內容。然而，如果這幕悲壯的抗日戰爭，不利用皮黃劇，而利用舊小說體，寫成像水滸甚至於東征西征那樣的小說，盡量描寫新的生活表現新的內容，那麼，鄭先生能夠說牠也會變成滑稽小說嗎？也能說牠不是一本新的大眾文學的小說嗎？所以，我說，這個例子，祇能證明與新內容不調和的舊形式之不可利用，而不能證明舊形式一律不能利用。

其次，便說到借用舊文體不能深入民間的問題。鄭振鐸先生的理由是：「無論在形式上如何擬仿得逼真，新題材和大眾的環境與見解乃至於理解力，畢竟是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的。……他們覺得聽來不順耳，看來不順眼，儘管這些新題材是被包裹在舊形式舊文體的保護色之下。」鄭先生這一段話，驟然看來，好像新題材是不可救藥罪該萬死始終不能受大眾歡迎的東西，但不是的，鄭先生是着眼

於舊形式上，他一口咬定「擬仿逼真」這四字。可是，我們要知道，借用舊文體不能深入民間的原因，並不在於「仿擬逼真」，而在於「新題材和大眾的環境與見解乃至於理解力畢竟相差得不可以道里計」，在於「聽來不順耳，看來不順眼」。如果一方面能「擬仿逼真」（當然不一定是擬仿），一方面能表現新題材與大眾的環境與見解甚重於理解力不相差太遠，即能使大眾「聽來順耳，看來順眼」，那麼，鄭先生能夠說牠不能深入民間嗎？能夠說牠不可能嗎？我在前面主張，我們所努力的大眾文學，不但要使大眾聽得懂得，還要使他們喜歡聽喜歡看，也就是我所說「在大眾的理解和情思所能接受的範圍內」，就是爲防止這個毛病的。

總之，鄭先生所提倡的「新的大眾文學」的兩個大前提：「舊形式舊文件不能裝載新題材」和「借用舊文體不能深入民間」是不能成立的。新的大眾文學還須走另外的一條路。

鄭先生想繼承胡適之陳獨秀之後，發起第二次的文學革命，提倡什麼「新的大眾文學」，這種精神是很可佩服的，可惜鄭先生的論據太薄弱太空想太偏激了。



詩與文散

留別上海

一空

彷彿記得傑生兄說過這樣的一句  
話：「上海是流浪人們的聖地！」是  
的，在上海，流浪的人們，有無數的  
生命在不斷地被吞噬着，同時，也有  
無數的生命在不斷地被長成着。聖地  
喲，的確是一個含有或種史詩中那樣  
豐富的悲壯情調的聖地喲！

現在，我將悄悄地離開這個聖地  
，我將懷着一種沒有半句話語的情調  
，悄悄地離開這個聖地，當這雨雪霏

霽與楊柳依依正在交替的時節。因為  
，我覺得，我們——流浪者之羣，應  
該到了大家要離開這個聖地的時候了

。大黑暗大混亂大恐怖的時代已經

來臨，朋友，這正是我們追求光，追  
求力，追求愛的前夕。結束我們流浪  
的生涯吧，甚至於燬滅我們這個流浪  
的聖地；已經到了離開這個聖地而分  
散到各處富有血腥氣味的地方開始另  
一種更進一步的生涯的時候！

水鄉

雖然我也愛五老的挺拔，小孤的  
玲瓏，和白雲的舒卷；我却最愛那秀  
麗明媚，或是雄偉奔放的流水，管他  
是望不到邊際的碧海，還是山坳間錚  
涼的清泉，都會使我終日流連，認為  
人生無上的慰藉。

像一雙乳燕在大海上找尋慈母般  
的起飛，像一隻駱駝在沙漠上找尋綠  
洲般的出發，像一把火種在荒原上燃  
燒烈焰般的燦爛，朋友，我悄悄地離  
開上海，無言地別了你們。

這時候，雖然是雨雪霏霏，但是  
，流浪的朋友們喲，我希望，就在不  
久的將來，這一去，我會從開花最早  
的嶺上寒梅中，傳給你們一點南國之  
春的消息。

一，三，廿三，立春前一日。

沈起焯

天生是這般愛水的心情，又加以  
機遇不壞，過了十九年中頗不少近  
水的時間，也居然有實陶醉過幾回。  
至今靜思，猶有餘味可尋。平淡恬靜  
的生命史上這樣地點染一下，未始不  
是可喜的事情。

最憶的是在揚子江上的數度奔波，和江畔的五六年的覺時。當時斜倚船欄，望船下滔滔的長流，和那水天相接處的點點歸帆，那分不清是雲是水，的煙波重重。深黃的江水，映着白雲青天；縷縷的日光照耀得那水像金黃般的，絲絲的波紋中閃着刺目的漣漪。

還有那黑夜的潯陽江頭，漁舟中的人語與波聲相應，組成清妙絕俗的曲咽樂音。我更忘不了春秋佳日，天氣清明，朝暾初上，波紋中矍矍的霞光堪與眼波爭勝。到了垂暮黃昏，落霞照遍了江上，在岸的那邊，血紅的日輪漸漸沒在地平線下去了，殘照分外的明亮，和江流並陳，那色彩的調和，竟沒一幅油畫足可比擬。

就在這時，江畔樹上棲息的鳥兒，也不肯負這美景，呼其儔類盤旋於醉人的空中，偶而江岸野人之家，從

茅扉脊上，發出一道道青碧連雲的炊煙。這夠多麼神往，叫我怎能不永遠銘刻在心頭！

可惜這都是過去的夢境了，我如今只能在回憶中稍溫舊夢了。

然而還好，我如今回到了江南，這又是美麗的水鄉，揚子的往事雖去，新歡究也能予人以撫慰。

江南，這溫柔的水鄉，不少的是秀麗的人兒。這裏的一切都不缺少麗明穠的氣分，就說水吧，也都一股兒的秀美。你再找不出雄偉的長江大海。雖許有一二例外，如太湖樣的，却也只是婀娜中微帶剛健；究不能和揚子並論。

然婀娜的也自別有佳趣，這兒另有一種我在大江上感不到的風味，江南是絕代的名妹，她如今正當盛年啊！不，她永遠有可愛的容顏，她是不老長春的女仙。

她任情地歡笑；恣意地愛戀，她對於那些忠心的愛人，都絕不躊躇地放開了她的懷抱；在那裏，水是她的柔肌，是她的眼波，她不斷地以眼波向他們流轉；柔肌把他們撫摩。激盪的水波，在黃昏裏發出了低低的語聲，和他們絮語無終，這比悲多改的樂曲還要動聽；比葆恩士的綺歌更是情深，對於一個心頭鏗刻着傷痕的孤獨者，那是世上無偶的救主，他們如今都安臥在她的懷中，承受她親切的撫摩，傾聽她悅耳的音調。於是都沉醉了，漸漸以愛戀的滋養，彌補了心頭的創傷。

我於是如一個天涯游子，在踏遍了雲海深處，嘗夠了異鄉客味之後，又回到愛人的懷裏，任情地剖訴心中的千言萬語。而愛人呢，則不斷地以羊脂般的素手，撫摩戴滿了風霜的額面；又以深情明亮的目光凝視憔悴的

形容。半啓的櫻唇更囑我無庸憂傷，告我以她永勿忘情，啊，這是何等的綺靡風光！

但好景素來無常，有誰能永遠居留於想像的天國；又有那一樣東西能真個無瑕？！

江南有靜穆，光明，秀麗的水鄉，却也有喧嘩，污穢，黑暗的醜惡塵寰；可恨的是我不能沉浸於水鄉的樂園，却只能羈留在鬧攘攘的都會裏，去度那平凡呆板的生涯。

雖然這都會——蘇州是地上的天堂，東方的威尼司。然這是何等樣的天堂，何等樣的威尼司？本來，城裏許多縱橫的河流，如果流着澄清的碧水，隨流拂着綠楊柔嫩的枝條；而遊艇緩緩以槳撥着，歌聲從水面上飄漾着。這該何等的美麗，何等的富于青春和生氣的象徵！

然而這一切都給那些蠢貨們破壞

了。河裏流着深青的渾水，就像個長長的染缸，什麼東西不在這裏飄浮，有動物的屍體，也有垃圾桶裏的廢物，這一切都發出難聞的氣息；這一切便見了也令人縮眉，這還有什麼詩意？還有什麼值得容戀的所在？

你蘇州的河呀！就像那上陽宮中紅顏的薄命；你也該深深地怨嗟你的不幸了吧！呀，可憐這被作踐了的水鄉！

這水鄉，既是這樣的可憐，使我們對於那些面目依然的部分，怎能不加倍的愛憐！

石湖似一個素粧淡抹的少女，微露未委，便有千種繁人心處。太湖却似盛裝少婦，佻香倚暖，恣情歡笑。沈思時波面平靜得沒有一絲兒浪花；憂鬱時深銷眉峯，把淡淡的煙霞罩遍全湖；熱情時你看不出半些幽黯，一切都燦爛有如日光，空氣又甘美得如

佳釀，但當地暴怒時，却又煽起了狂風，飛也似的在波面上奔馳，帶起了白沫四濺的巨浪，那光潔得似雪，竟沒半點兒疵瑕，叫人向她屈服，為那美麗的魅力。真的，那浪美得使人覺得只在女神的懷抱中方有的東西。

就在不久以前，我也曾在東山，西山間的湖上陶醉過一回，路程雖是頗短，却已夠迷人的了。當然，這也許是我個人的偏見而已。

一個初夏的清朗的下午，二三個不十分大的帆船，扯起了被暖風吹得異常飽滿的幾片白帆，載了我們這一羣青年，不疾不徐地向西山行進。

天是青青的，却有幾朵純白的肥大的雲塊，那種天鵝毛的白襯着又亮又青的天，下面流着悠悠的碧濤，濤波上又泛着輕舟。那輕舟決不想去攪動水波的安甯，只是靈巧地，順溜地從上面滑了過去，溶溶的綠水依舊淡



淡的流動。

湖而漸漸寬廣起來，望不見邊際。遠遠地，時見有帆影一二，隨波浮沈，帆片潔白得非常，懶懶地斜倚雲天，慢慢地移動着，像在地球的邊緣上行駛，又似乎是天真之國裏，無邪的童兒的玩具。真的，誰看見過那樣玲瓏，純深的帆船！

水鳥偶而從波上飛起，三三兩兩地拂着帆影，然後飛快的一掠，又在波面上徘徊了。水還是淡淡的流，浮萍在其間飄游。

回首一望，東山已不知那裏去了。遙眺西山，似只在雲天深處，有點點黑影罷了，然這黑影漸形顯明，遠山依稀可視了。

三隻船有時並排着前進，有時却略分先後，同舟的一位呂君，掏出一具口琴，吹起進行曲來，那樂聲的抑揚，鼓舞起我們的精神；我們都覺得

青春的軀體中滿蓄着一股欲溢的力。我們似懷擊楫的壯志，向彼岸前進，舟人也興奮了，猛烈地增加其速率。

就在這急速的行程中，那嶙峋的山形，和萬山叢裏僧寺的孤影皆呈現在眼前，期望中的彼岸將來了，進行的曲的調子也愈峻急而促了，有人歡呼起來了。

俄而，船已靠岸，我們敏捷地跳出了船，魚貫行於曲折的山道間，有時，山遮掩了湖面，如身處萬山叢中，或則露出了半面，如薄紗後隱約可見的美人。在一大段盤旋屈折的山道以後，我們已到高處，這時整個的湖面都臥於山下，晴光滿於波紋中，使健美的太湖帶着和悅的笑容。

在面湖的僧寺中路歌歌萍踪後，我和三五伴侶從矮崖上攀下，到了湖濱。沿岸的水深不盈尺，底下是晶瑩的圓石。我們早已拋却了累贅的長衣，

這時更脫去了鞋襪，把褲捲得高高的齊膝。走下水去，在清澈的淺水裏，腳底踏在又圓又滑的鵝卵石上，生出種異常舒服的快感。可惜我們都不會游，不能到深處去領略那至味。

感到了些疲乏，我們坐在湖濱的大石上，把毛巾來拂拭濕足。一邊則帶着痛快的心情，悠然地望着面前無際的清流。

天漸暮了。太陽落到山背後去了。籠罩着全湖的只是一層漸張的夜幕。那如一陣輕霧，又好像滿湖的烟雨，這迷惘的暮色中，偏夾着一縷斜暉，分外地可喜，這將勾引起你心中千萬對於過去的甘美的回憶，又將惹起你無數的幻想，什麼想像的天國不在此地呈現，這真是詩人臨流行吟的絕妙場所。

黃昏裏，水鄉把我擁於懷抱中了。我幻想着：如果我變成了浮萍，我

將隊在輕軟的波紋上，飄遍了湖上，游遍了水鄉，流着，流着，經過一切不知名的地方，然後，水波偕着我在無邊的黑暗中消逝。

我又低吟前人的詩句「夜深清倚有誰同」。這憂鬱詩人黃仲則的傑構，使我禁不住惆悵了許久。夜漸深，四周已黑暗了，還未走的朋友見我兀自出神，來催我去了。

這天晚上，我們在兩盞檯燈光下，在山上開了個同樂會，我却去坐在崖上鑿出來的石階上，望着黑暗中的太湖。

晚上有點風，湖面不像白天的平靜，吹起一些波浪來，那銀灰色的浪不斷地奔流，前面的碰在黝黑的岩石上，飛散了，化成許多點雪白的泡沫，牠們一轉身又沒入波中去了。當牠們還在空中跳躍時，後面的又跟着來了，照樣着擊撞，飛散和前後相逐。

永遠地，這不知道變化的短劇演了又演，沒有半些兒不同。只是有時幾個小浪因相逐得急了，會併成較大的浪，撞着岩石，便飛散了。

這樣不求人知地，太湖的水在黑暗中可笑而徒然地努力着，但不知不覺間，光陰飛快地逝去，岩石却銷蝕了。假如我能於千載後重來此地，我將大為驚訝於湖山之面目全更了，這

## 讀史偶感

柳風

秦始皇既併八荒，一天下，於此，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大家進了許多好聽的頌詞以後，有一位丞相李斯的便昧死進言：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

是浪的力；而他們每一擊的工作却是可笑了的。

渺小的我，高踞在崖上，傾心地讚美浪的偉大，直到同樂會在歡呼中結束了，方始收住思想的野馬的羈索。

就這樣，太湖給我了一個磨滅不掉的印象。然而這又是過去的往事了。人生，人生，何故太忽忽？！

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有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

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駭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神樹之書，若欲學法令，以吏爲師。」

秦始皇聽見大悅，「制曰：可！」

（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可是，說也奇怪，這種嚴厲的文化統制，不但不能使秦朝由一世二世而保持到千秋萬世，反而愈促秦朝的覆亡，只短短的六年的工夫，秦的統治，便宣告崩潰。如果始皇地下有知，一定於悔恨之餘，必大罵李斯故意搗亂。

這種過程，徒冤死了許多文人，燬滅了許多文化外，可說一無用處，秦始皇固然糊塗得可憐，但李斯的惡作劇未免太大了。

所以，賈誼慨然嘆惜曰：「……

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

聽，重足而立，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

賈誼又說：「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這位先生的說話，雖然還有些「搔不着癢處」，但已經很明顯的指出不可「危民」，以及不可使「天下已亂」而「姦不上聞」這個千古不磨的真理！

路易十四到了晚年，才覺悟他的

## 鬼靈的悲憤

夏一粟

我不知道我是從何處而來，我也不知道我究竟要往何處而去。

黑暗在我的四週瀰漫着，光明已

不見了。

極度專制所鑄的錯誤，他嘗對嗣其位的曾孫，太息而善言以告之曰：「慎勿效余之好建築與戰爭，但願掃除吾民之痛苦。」語殊沈痛。無論古今，只要能夠「稍除吾民之痛苦」，則一切談言或寫作「吾民之痛苦」的文人，皆可以欣然擱筆，更何有於秦始皇之李斯以及路易十四之波梭（Bossuet）之類，徒以專制作爲詭主邀功的工具？然而，晚年的路易十四也幾乎絕無僅有，不可多得，奈何？！

一，廿五，上海。

但我覺得我的身子是飄忽的，而且十分地輕鬆。我甚至可以飛行，然而，我一樣地也可以走。

在一個荒蕪的曠野裏，我看見許

多斷了足的人，有的並且已失掉了一隻手，或者一只眼睛，鼻子。他們的身上同時湧蕩地在流血，而且每一個人都是倒臥在自己的血泊中，痛心地哭着，呻吟着。

我疑乎這大地會有着崩裂了過一次，不然，這情景也許是特別的。

我有時也許會去招呼他們，我說：「喂！回去吧！」但他們在向我一瞥眼之後，便不再來理會我了。雖說我還是一樣地去招呼他們。

這情景很使我懷疑，我甚至用我全副的精力去思索，但結局我終竟沒有得到一個真正的解答。

現在我似乎已回到家裏來了。我的妻子却正在哭，抱着孩子在懷裏哭。

我立刻走過去痛惜地撫摸着他們，我很悔我不該出外，爲什麼久不歸來。也許她倆就是爲此而哭，或者疑

乎我是死了，死得很可憐。但我不是已回來了麼？我不是並沒死麼？

「孩子！我回來了——爹爹回來了，你真哭！」。

我沉聲告訴她倆說。我幾乎也迸出了哭聲。但淚水的確已溼潤了我的眼睛。

然而，她倆好像賭氣不理會我似的，依然在哭着。

「你倆莫哭吧！哭什麼，我不是回來了麼？」

我接着便這樣大聲叫起來。同時雙手去猛力摧敲着她倆的身子。但她倆却一些也不覺得，這樣子很使我驚奇。

「怎麼？你們瘋了嗎？」

我再三如此帶罵似的叫。我感到悲憤。

然而，孩子在說話了。他說：「媽媽！爹爹這久爲什麼

還不見歸來呢？」

我的妻子便回答他說：「孩子！我不是早說過了嗎？你的爹爹死了啊！」

「爹爹死了嗎？」

孩子不覺一驚，這情景同我一樣。

然而，他接着又問下去：「媽媽！您告訴我，爹爹，究竟是死在那裏呢？啊！我要去把他叫回來。」

可是妻子却搖頭說：「孩子！我告訴你，你底爹爹是死在戰場上的，而且是爲救國而死在那日本人的砲火下的。你只應當記着，記着你如果長大成了人，必須去替你的爹爹報仇。再到你爹爹死的那個戰場上去，殺盡那日本人；更替你底祖國報仇。」

孩子聽了，便連哭聲也屏息了，他似乎已感覺到了一種超乎尋常以上的一種烈火的興奮。在他那小小

而燦爛潔白可愛的臉上，已浮起了一綫可愛的色彩。但他似乎很懂得他媽媽對他所說的話，而且好像預備將來必照着去做的樣子。

他是永遠地沉默了。在這房裏已只充滿着我的妻子的微弱的嗚咽聲。

我的心立刻痛楚了起來，我甚至想哭，然而，我並沒有哭，我只感到悲憤，悲憤在我的內部燃燒着，燃燒着我很難過。

「我真的是死了嗎？」我想。這

## 哥 哥

空負七尺軀

讓淚兒儘流

天涯海角獨飄游

壯志一旦休

弱冠非童子

地方已不是我的家了。一切都從此永遠不再和我發生關係了。我真的是死了，死了的人是沒有什麼的。

我傷心地立刻轉身向外面走出來，我簡直沒有一些留戀，失掉了留戀。留戀，留戀，還有什麼給我以留戀，值得我留戀的呢！

然而，我又究竟往那裏去，那裏究竟又是我底家呢！

一九三四，一月二日在南昌

## 史素秋

空懷杞人憂

我欲狂飲千杯酒

獨自葬荒邱

去夏，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使得

我重行回到別來三載的故鄉中去，雖然僅僅是小住十日，但我已感到足夠

地幸福了。

在離開故鄉的那天，哥哥曾經擁抱着我，有了半小時以上的痛哭，我永沒有勇氣再去追憶那時的情景，因為那是足以使我心痛的一幕呀！

身子倚在船舷上，眼看着整個的故鄉逐漸的在我眼前逝去，空間奪去了故鄉中慈愛的父母，兒時的伴侶，空間更奪去了我仁慈的哥哥；我底心片片地碎了，在淚眼模糊中，寫成上面的幾句詩。

想起了哥哥，我底面前就顯出一個矮矮的，伴伴的，有着一顆善良的，忠厚的心的青年人。啊！那不是我底哥哥是誰呢？

自從我能夠記憶起，哥哥給我底印象就是酷愛和平同情感豐富。雖然，哥哥的酷愛和平是被父母誤認為老實無用；同時，哥哥的情感豐富也被父母誤為是呆子傻瓜。



哥哥決不是一個弱者，假如人們僅僅從他拘謹外貌而下斷語的話，那無疑是要得着謬誤的結論。哥哥是一個勇士，在我倆底兒童時代，哥哥常常爲保護我而和成年人互毆，有時，或許他受了不輕的傷；哥哥現在他身體不很康健，同我這孱弱的身體還能繼續活在這世界上，這不是沒有理由的，我應當感謝他，同時，我也感謝上天賦與他這種優美的天性。

在我高小畢業的那年，爸爸爲了讓我再求深造的關係，不得不忍痛地讓哥哥輟了學，這是我現在想起來還心中時常不安而感到的是一件罪惡似的事。

在我們那樣破落的家庭裏，不讀書當然是要另求生路，於是哥哥便被送到一個商店裏去做學徒。從那時起我同哥哥見面的機會是非常的少了。

前年學校當局藉着政治力量剝奪

了我身體自由的一箇月中，哥哥是度着怎樣的生活呀！每天他到縣政府去探望我底時候，我一接觸到他憂鬱的陰沉的面孔，我就嗚咽得說不出一句話。他安慰我，他鼓勵我，雖然他也時時因爲抑制不住自己底悲哀而流下了晶瑩的淚珠。

在家中花去了家庭經濟力量之外的幾百番大洋後，氣息浩蕩，我終於由兩個店保的條件下面恢復了自由，但是，胖胖的哥哥瘦了，是瘦得同一月前幾乎判若兩人的光景。

### 小品三章

除夕

這一年又幾乎像一片在水上飄浮着的葉子似地飄流過去了。在心靈深處滿染着悲愁慘痛的痕跡的人，對於這一個尾巴似的日子，終不能像生活

就因爲那次的事變，年邁的父親同壯年的哥哥不能不更外地厲害去被剝削，不能不格外地厲害去出賣他們底血和肉；現在的哥哥雖然還不到三十歲，但是似乎已蒼老得同一箇半百的老人。

想到這些，我底憤怒的火焰便恨不得將這世界燒成了灰燼，人類爲甚這樣地不平啊！

哥哥，在這兒，我嗚着淚爲你祝福了，世界終有一天會是你們的吧！

二十二年除夕神志極度昏沉中

子蘊

在得意與滿足的人們一樣地無感觸。他們是想有一刻把到一刻地把握去回潮那許許多多的過往的慘痛，像那些受了傷的戰士去砥管他們自己遍身的血痕與疤痕一樣；明知那是會觸動

自己底創痛的，可是，那種砥礪，那種回潮，也許并不完全由於清明的意識之支配，因為人們在肉體與意識的活動上，許多時候都是下意識的啊！

自然，這種創痛，也許并不完全是個人的。這時代，這本身便給創痛侵透了的時代，正是培植人們創痛的根源。矛盾在「追求」中借著王仲昭底嘴巴說的：「不分有這時代的苦悶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麻木蒙昧的人；另一種是超過了時代的大勇者。」但是，絕對麻木蒙昧的人畢竟是少數，而超過時代的大勇者尤其是少數，所以這時代便不得不為創痛所侵蝕，為苦悶所籠罩了。過去，我也曾檢查過自己，知道自己既不能偏於前者，尤不能偏於後者，是一個十足的應該忍受苦悶的人。那麼，我要駝載這時代的創痛，也就絕不是足以引為奇怪的事了。

現在，這創痛總算被我駝載了多年，多少月，多少日了。今天，即使不是宇宙間的最後一天，也不是我生命史中的最後一天，然而，牠總是這一年的最後一月的最後一日，而且那最後的一點鐘也就將到來了。於憧憬未來的生命之餘，終不能不一吮嘗那創痛的痕跡，由創痛換來的憤怒，使我無心享受這在人也許是歡樂的佳節，因為這時候，我底心是被另一種思想所佔有了。

急流以險阻而起浪花，火山以暴壓而得爆發，偉大的生命終非暴力所阻撓，所束縛得住的。讓我底生命成一條急流，成一個火山吧！假如明年仍是過去了的時光一樣平坦的話，我將要爆發起幾點壯烈的光燄，燃起一切人間的心燈。

你噼啞的炮竹聲呀，願你們的奇響引起我未來的咆哮！

風送持天一空詞生的小照

民國二十二年除夕作

我們是在患難中相逢，在患難中相聚，如今又在患難中相別了，

然而，我們不會迴避這患難，我們始終是和這患難面對着的。

而且，雖然總是在患難中。而我們却以笑臉相見，以笑臉相聚，如今又以笑臉相別的。

我們便不苦悶了嗎？這當然不是，我們也苦悶着，我們是以笑臉面對着這苦悶的人生，我們是以笑臉吞飲着這一杯生命的苦酒。此後雖是海角天涯，這苦悶的人生雖然仍將環繞着我們，然而我們仍願以笑臉相勉勵，以笑臉相期許。

爲了您們底別離，許多朋友都會從節衣省食之中，備過了饑行的餽餼，我則惟以這一張笑臉，陪伴着您們走向海角天涯。

## 氣球禮讚

請不要看輕牠吧，牠也是一個人生的縮影呵！儘管你用力一吹，結果也只是一聲叫便完結了。然而，正惟其如此，我們不妨用力吹牠一下，也讓牠底叫聲能延長千分之一秒鐘或百分之一秒鐘呵！

對人生莫忘了吹氣球的教訓呵！咬緊牙關盡量地吹吧，不要恐懼牠底被滅，只恐懼自己底力量不夠勁呵！

## 賸餘的文字 有序

凡物多，則必有「賸餘」；賸餘，別人所不要的也。寫東西也是這樣，寫得多必有賸餘，而賸餘的文字，也同樣為別人所不要。不過在某種情形之下，往往正因為別人所不要，而在自己則覺得更可寶貴。我寫的東西並不多，實際上正是談不上有什麼賸

要知道人們誰都在吹着氣球，也可說萬千生命都只是氣球的比賽，有作為的人，能夠延長那千分之一秒鐘，所以他們成功了；失敗者也并不完全是不肯吹牠的人，只大多是不肯吹那最吃力的一口氣的人罷了。

就在今天，請問問自己：過去可能會死勁地吹牠，未來可曾準備死勁地吹牠，故作氣球禮讚，以獻給一切的世人！

朱司晨

餘的，只是經驗告訴我，似乎費一點思索去寫的，反而都會變成別人所不要的東西；同一的道理，更因為為別人所不要，所以自己就覺得像這樣的文字，的確是「賸餘」的了。是為序。

——右一篇算「序」。

據說是因為季節的關係，所以到

這時候一定要患這種病。

人是終日昏昏沉沉，天未黑就想睡，天明了却爬不起牀。人是醒着，眼睛像結滿了蛛網，張不開，可並沒失眠。不但夠熱的空氣，像包圍了房子一樣，嘈雜的蛙聲也愈叫愈近，有時覺得就好像在自己牀面前似的。

肚子鎮日價鬧餓，見了飯可又頭痛，想吃這樣那樣，仍舊全都不對胃口。做點事，就像騰了雲，坐不是立也不是，眼皮往下拉了，睡吧，簡直沒有第三個法子，這就是害的季節病。

寒暑表昇上到八十度，不知不覺地，阿花同阿黃，都不知躲到那個角落歇涼去了。青天白雲，太陽猛狂的，鳥也不飛，魚也不游，天空中顯得靜靜的，水裏冒着少量的蒸氣。麻雀躲在簷下，燕子減少了她的呢喃，喜鵲張開了長長的尖嘴吧，（或作尖尖

的長嘴吧)再沒有往日的興緻。木香花，撒野的，靠到牆上，仆在籬笆上，抱着樹枝，顯出十分怠倦無力的樣子，只有嫩紅的櫻桃，使人稍稍感得一點興奮。這就是這個季節。

南天門，占北口，平榆大道，深東，敵軍的砲隊，步隊，騎兵隊，如狂潮般湧過來，血腥冲天，沙粒染了紫色，殘遺的肢體在原野上跳躍着。北平，應該說這文化城，也在受飛機威脅，防空司令部照例宣稱準備抵抗了，抗日剛匪，航空救國，只要於民族國家有福利的事，全想遍了，全做遍了，捐款，捐款，捐款……這已經

是季節與季節互相聯手了。

——右一篇「季節與季節病」。

佛，說好聽一點是菩薩，說不好聽一點就是偶像。據說如欲「破除迷信」，則必先「打倒偶像」。如今是一天星斗，迷信尚未破除，偶像仍

須打倒。話雖如此說，崇拜偶像之風，其實何曾稍殺，只是「於今爲烈」吧了！

而且「偶像」兩字，現在又引伸其義，另創「傀儡」一名詞以代替之。其實牠，傀儡即偶像，偶像亦即菩薩，是三而一的。你總會記得，咱中國從前有過一個大統領，人皆錫號之曰「菩薩」的嗎？菩薩云者，相當於女兒羣中之花瓶一類，所可區別者，是他不單慈善爲懷，普渡衆生，還能喊出「有飯大家吃」這口號而已。(那時有沒有「口號」這名詞，待考。)不過，我可以說菩薩就是偶像，偶像就是傀儡，我可不說說傀儡亦就是佛。爲什麼呢？我佛如來，佛者，難弗是人，但是神也，神，誰個能污辱他，污辱他便是有罪的了。我們說，中國人是一個挺自由的民族，因爲若非信教絕對自由，又那裏會「見佛

即拜」呢！(這裏的佛，乃指菩薩。)所以人說中國是一個無宗教的國，也有道理。

中國人爲什麼會見佛即拜的呢？這還當歸罪於中國人自己的無堅定的信仰心。那末造成所以無堅定的信仰心，其原因又安在呢？這是因爲中國本來已有許多偶像，海通以還，歐風東漸，因之更增加舶來的偶像不計其數，中國人也無暇選擇，總之見佛即拜就是了！

其實國聯大會，軍縮會議，華盛頓經濟談話會，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不都是一些欺世盜名的偶像嗎？有人這樣問：我答他，我說：正因爲中國人自己既無堅定的信仰心，所以還是不得不拿出「見佛即拜」的古智來，也給世界人士以一個「看不懂」！

——右一篇「見佛即拜」。

看國術比試是第一次，自然說的

全是外行話。

爲什麼要有國術？國術是什麼？要回答這兩個問句，且讓我來抄一條在此試場中所看見的標語給你，你就明白。那標語是：保存固有藝術，提倡尚武精神。

國術是我們所「固有」的，這不必說了，可是國術是否即所謂「藝術」，却有問題。我們翻翻辭源，上面說：「凡爲人工所成一切之製作，有審美之價值者，概謂之藝術。即詩歌，音樂，演劇，繪畫，彫刻，建築之總稱也。」究竟國術是不是好算作藝術呢？

退一步講：國術自然也可以說是一種「爲人工所成」的東西，但藝術是有審美的價值的，國術有沒有呢？我可以回答說：沒有，至少是在我這次最初所看見的國術比試裏面。

記得某省舉行過一次盛大的國術

比試，某先生曾有一篇記事，大概說，參加的人員，經過一次比試，鼻子給敲扁了的也有，耳朵耷下半只還掛在一邊的也有，給斫斷了指頭淌着血的也有，倒在地下半天爬不起身的也有，雖不見得這話不一定不是言過其實的，可是「勇於私鬥」至少是也難免有一點點的。

我看的國術比試，自然是比較有規模的，而我所看的又只是一些「拳腳」，但是夠了，何必再有別的什麼

## 火 花

擦的一聲，隨着一縷青烟跳動起一個火花在火柴的尖端，用嘴巴擺着一隻香烟接上去，吁了一口長氣，烟捲的一端便傳染了那個火花的特性，紅紅的明亮着。

我膨着腮幫，讓那口熱氣停留在

呢，這是無所用其遺憾的；國術比試者，打一個叫，逗一個笑之謂也。

總理說，無論是個人，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能力，方能夠生存。比試場少不得又添上了這樣一方長標語，自然是頗爲得體的。然而總理說的是「自衛」，却不是「打人」。像這種「尚武精神」，倒也頗近乎一種「爲親者所怨，仇者所快」的勾當的，你說不是嗎？

——右一篇「國術比試」。

丁雲山

我的嘴裏，我停止呼吸，使牠既不能落到肚裏，同時也不讓牠從口角上或鼻孔裏，溜出了一絲一毫來。那股熱氣在嘴裏像是可憐一般的有甜意，我自己領略着，沉默地。

那火柴上的火花，已經很狂暴的



燃着，倒伏在小方形的小桿上；一條黑墨似的尾巴，倒豎在空中，擺動着，蛇一般的蜿蜒着，牠穩健的吞噬着那木桿兒的本身，輕輕爬動向我的手邊來，我神祕的看着這紅亮的火花，沉默着是要從這上面參悟出甚麼人生的大道理似的；我輕輕的顫動着我的手臂，輕得像戰慄在春風裏的黃金色的楊柳的嫩枝子，那火花却不自主的搖動着牠的身軀，煞有介事的樣子，使我幻想到醉酒的鐘旭。

火花震怒了，已經把牠的勢力傳到了我的指間，然而我沒有注意到火柴已經是消失，只是在呆着像一塊木塊，發着吸引火花的誘惑似的；直到灼傷了我的手指時，我才還魂似的醒過來。

急劇的掙開手，呼的張開嘴，那口煙像白雲騰出了山口似的湧出來，我睜眼的把那顆着火的煙捲擺在我的

眼上。

——記起了童年的時候。

吃完了晚飯，母親便生硬的把我搬到坑上的被窩裏，小鞋子放在很遠的椅子上，意思是不準我跑下來，於是我只有無聊的被棄置在那兒悶着，沒有事好玩，只有奇怪的看着父親烟斗裏的火亮。

我的父親很喜歡在烟斗裏弄上一個火花，很有味的吮着烟管，嘴裏或鼻孔裏時常噴着白霧似的煙氣，在這火頭的閃耀裏，像是減去了多少煩惱似的輕鬆，臉皮舒展着縐紋，閒閒的把手在烟斗裏的火頭上按幾按，但是無形中似乎把日常慣了的唉聲歎氣也忘掉了，只是在玩味着那火花。

母親在煤油燈的一邊坐下來，零碎碎的布片佔滿了她的膝頭，她一塊一塊的拈起來，用手裏針上拖着的綫條，小心而熟練的縫合着。

我見他們都把別物玩弄，更覺得太把自己放開了。我一樣的有手會動，我便爬到母親的膝上去，可是我還沒捉住一塊布片在手裏，母親早喊我躲開去，當我遲疑的時候，她便把手裏的那枚針露出來向我顯示着：

「靠近來會叫針扎出血來，血紅紅的，看你痛不痛！」

我只有縮住了脖子。

一隻白貓跳在那椅子上，回旋着頭，兩隻眼襯着那雪白的柔毛，真像是白布上點上兩點黑漆，可是那眼睛却發着光，亮亮的。我愛那貓的白毛和黑眼，我想捉着牠，攔在懷裏頑會子，無意中便靠近那椅子去，一面嘴裏學着「嗚嗚」的貓叫。

「靠裏去，跌下坑去摔破頭！」

「我要捉住那隻小貓。」我害怕的瞪着那隻貓，但是總怕父親的大巴掌，不敢再靠近去。嘴裏却只是囁

嘈：

「那貓，白貓玩！」

父親瞅了我一眼，仍然頑弄着他烟斗裏的火花，嘴裏散播出白氣，對母親說着閒話：

「如今糧食又要賤！」

「糧食賤了才餓不死窮人哩！」

母親低着頭。

「可是俺的利錢在那裏呢？糧食錢還去了租子！」

我不願聽他們的談話，隨手拈起了一塊花布，母親只顧去拿剪子，沒理會，我自己用手扯着看那花紋，用右手在上面指指，又把來蒙住眼睛，我在布的隙空裏看到了父親和母親，還有紅紅的燈光，我禁不住的笑了。「呀！」我自己嚷。

突然那塊布從我的臉上揭下來而拍在母親的手裏，她罵着我：

「別糟壞了東西！」

我把手指塞在嘴裏咬着，眼裏充滿了淚水，心裏像是受了刀傷似的難受，我沮喪的用膝頭走到窗下去。

燈火在我的旁邊喘着氣。

我看着窗上的白紙，不禁把指頭落上去，唾沫被我介紹給紙面，於是一塊濕漬攤開來，指頭由不得又回到嘴裏引來了更多的唾涎。

一個洞就在那濕處打開來，我把眼湊上去，外面的景象觸上了我的眼波。碧綠的天，真是高到極處去，星星似乎是被遺棄下樓的懸掛着，牠們是天的眼睛，顯着笑意，水銀般的光輝，亂披下來，樹頂，屋脊，小雞的窠都抱在牠的懷裏。我看星星，星星却在逗我玩，一會兒隱去，一會顯出。

母親扯了我一把，我回過頭來，母親把我按坐下去。她生氣的說：

「你看把窗子弄了這樣大的孔！」

我覺得我又是犯罪了，不敢做聲，呆看着那個孔，星星似乎笑到我眼皮上來。

從孔裏攢過來風，把燈火搖撼着，又聽見父親還沒把火頭弄夠，我好奇的扯了一點牆上貼着的報紙，自然的蹀上燈火去。

火光一閃，祇燃成了一團火，我的心像荷花似的展放開而顫動了。同時我的肩頭着了一個巴掌，父親在臉上使出了尊嚴。母親驚愕的：

「你看多頑皮！弄火化還成，燒起來是頑呀！」

我啞然的哭了，一股幽怨和寂苦，從哭聲裏眼淚裏吐出來。

我怕父親的大巴掌，嫂嫂把我抱到她的房裏去，我哽咽着，倚着壁頭在怨着：「爲什麼不許我捉小貓和看星星！爲什麼許爸爸弄火花，却不許我弄火花呢！」

哥哥對着嫂嫂笑，嫂嫂對着哥哥笑。哥哥慣在嫂嫂臂裏，於是他們一齊向着我笑。我不知道他們笑什麼，無聊的轉過臉去望着窗子。

「星星跟小貓的眼睛一般美！」我自己想。

一片紙伏在我的手底下，止不住的又拿起來向燈火上放。

「還頑皮！你真不怕打？」

我驚懼的手，又縮回來，直到睡夢中抱着白貓望着星星，才止住了哭聲，忘記了弄火。

——童年有童年的孤寂和憂鬱，青年有青年的煩惱和沉悶；青年的煩惱，像是狂風巨濤中的舟子，青年的沉悶，好似春天的黃鶯。

我狠命吸着烟，烟捲的火花，正如父親烟斗裏的火花一般，有同樣的效用和功能。

我能捉住白貓了，然而我現在不

需要白貓。我現在能看見星星了，然而我也不需要星星，白貓和星星的熱愛，已經消失在我童年的消失裏。

我需要甚麼呢？烟捲的火花知道。牠知道我現在，像是燈光知道我的童年。

## 一切都是欺騙的

「一切都是欺騙的！」

這是自殺的艾霞女士留下的一句話。她自己覺得不能再掙扎下去了，才採取那似勇敢而又似懦弱的手段，以毀滅他自己的生命。她在「我又再受一次欺騙了」的一句白話詩中，很沈痛告訴人們，她在以前曾受過許多次的欺騙，所以，她便認定：「一切都是欺騙的。」

一切都是欺騙的，被欺騙的人們發覺他們被欺騙的時候，都是這樣子

我沉醉在這白色的煙霧裏，祈求的眼光在探尋，在苛求。除了眼前的火花外，我尋不到甚麼。

於是我像父親一般的弄着火花，像童年似的弄着這火花。可是我僅在弄着火花呢！

錄 生

很悲憤的呼了出來。世界上被欺騙的，有此悲憤感覺的，何止艾霞一人？不過因為艾霞做了電影演員，而又會寫兩筆文章，才值得人們注意罷了。

世界上最容易被欺騙的，有三種：第一種是蠢笨的，他們爲了天賦所限，在達爾文天演公例之下，自然的容易被欺騙。第二種是老實的，他們自己老實，以爲人們都是老實的，當容易被欺騙。第三種人是熱情的，他們是迷戀人們都是熱情的，以爲自

己愛人，人亦愛自己，必然容易被欺騙。三種人當中，在被欺騙之後，而感覺最痛苦的，就是第三種人，非瘋狂即自殺，艾霞近屬於第三種人的，自然非自殺不可了。（她的前期是浪漫的，這不過說她後期。）爲了自殺的艾霞，不若要聯想起曾被革命棍兼官僚的狗才欺騙而瘋狂的余鳴鑾老友。是被欺騙的，不止於男女情愛之間了。

醉心於浪女生活的艾霞，她突了已經被爛的封建樊籬，走上資本主義的社會，希圖獲得近代物質和精神的享受。但以一箇年輕弱女，跳入在罪惡的陷阱中，焉得不多次被欺騙呢。她在多次被欺騙之後，知道熱情之可貴，便熱烈地追求了。但她在戲劇電影的氛圍中，淫慾的眼睛，如毒箭般射來，迷醉的口涎，如流波般漾出來，她，年輕識淺的她，那能免此劫難

呢？在她的文章裏，知道她找求熱情的安慰，是很迫切的。然而，她的環境，是沙漠，又是濁流，她的熱情，被酷烈的陽光曬乾了，被臭惡的污水浸透了。艾霞抱得如此的心情，得到如此的遭遇，回顧茫茫，還能再掙扎下去麼？在地獄般的環境，即能掙扎又有什麼用呢？

被欺騙便非或瘋狂不可麼？這當然不能說勇敢，但也不能說是懦弱，確實一點說是沒用。你死了，欺騙者的欺騙之術已售，他的罪惡永遠在人們不知之中消逝了。當你死了的消息給他知道的時候，還要哈哈大笑啊！爲什麼不打了那欺騙者才死呢？你以爲你目前沒有打死他的能力，爲什麼不等一下機會呢？我不相信沒有機

會啊！爲什麼這樣子沒用呢？

艾霞在死前，她的文章，思想似乎很左傾（？）的。但所謂左傾，我想她自己也莫明其妙的。死後，也見過一篇哀悼文章，意思是說，她可以不死，她還有偉大的前途和偉大的任務。所謂前途和任務，不必說，她可以加入××黨，做一個電影工作人員及洩怒工具，但有點熱情的女子，將她的社會生活改變爲政治生活便可以滿足了麼？若真如此改變的話，她不死於刑獄，必死於梅毒，比吞生鴉片還難死呢。不堪情愛欺騙的人，還能受政治欺騙麼？當今之世，政治欺騙的殘毒，不是比情愛欺騙還厲害麼？

「一切都是欺騙的」，艾霞能再生的話，這句話定要再多說一回。

## 願

李一航

怎願意丟掉這永久的清醒？  
 事件事實給予我無比傷心；  
 不是我高興，就唱出我憂愁，  
 我本知道這些原就是禍根，  
 什麼東西我看的清。

何必板着臉裝出一番得意，  
 艷極的玫瑰，不久也會變泥；  
 你說你們快走，世界是我的，  
 很簡單我可以扔下希望去，  
 曉得你這不算希奇。

用手鎗對準我胸，喊不準動，  
 我睜眼瞪得往光明衝；  
 有時候揮轉頭哭喪着已往，  
 我肺腑上打穿了這多的洞，  
 忍住一滴淚，雖是痛。

我在主前已許下了一個願，  
 除非彌封我口不噴出憤怒。

我是個虫，不是吸血的蚊子，  
 嚼着營生的，世間的苦與鹹，

### 鐘 聲

劉如水

鐘聲在黑色的空氣中叫喊，  
 東方也漸漸的發出了白光，  
 貧睡的人兒打了兩個呵欠：

「時候早哩窗前還不見太陽！」

時候早哩窗前還不見太陽，  
 胸胸的駢聲又催促着入夢。  
 一覺醒來時天色忽然大亮，

「什麼日子呀去得這樣慳慳！」  
 二六，十，一九三二。在開封。

我不喊疲倦，雖是厭。

二五，一，一九三四。

### 譯 詩 一 首

若 斯

(一)我底心在那高地

英國彭斯 (Robert Burns) 作

我底心在那高地，我底心不在此  
 處；

處。

我底心在那高地，追逐着麋鹿，

別了，高地，別了，北方的國  
 度，

狩獵着野鹿又追逐着鹿兒；

勇士底生地，豪傑底鄉土；

我底心在那高地，無論我走到何

無論我何處漂游，無論我浪跡何

處，



高地底小山呀我永遠地戀慕。

別了，高高地蓋着白雪的叢山；

別了，山下的大霧與幽谷；

別了，瀑流與喧囂傾瀉的大川；

別了，森林與錯雜亂懸的樹木。

我底心在那高地，我底心不在此處；

我底心在那高地追逐着麋鹿，

狩獵着野鹿又追逐着鹿兒；

我底心在那高地，無論我走到何處。

(1) 海洋底漁業

英國麥士斐爾(J. Massfield)作

我要到海上去，投入那寥寂的大

海與高天，

我但求一艘高高的帆船與一顆星

兒指引她向前，

及舵輪底震撼，長風底放歌，白

帆底振擣，

還要一片灰霧籠海面，及灰色的

晨光破曉。

我要再到海上去，因為那奔騰的

海潮

有一種不可抵禦的，狂野而又清

晰的呼名：

我但求一個白雲飛奔，風兒吹隔

的白雲，

與翻滾的浪花，變色的泡沫，嘯

鳴的海鷗。

我要再到海上去，操流浪的生涯

，好似吉卜賽，

與鷗鳥鯨魚相處在那兒有狂風似

刀快；

我但求一個夥伴作愉快的閑談，

滿面兒笑容，

當這悠長的玩意兒過後，更來個

酣睡與幽夢。

# 鐘黃

目要期四第十第

日五十二月二

拿破崙之藝術的一面……………白樺譯  
南愛自由邦現大總統北歐熱血兒伐勒拉開元譯  
雙連人……………柳林  
我的禱告……………孫用譯  
聖誕節……………遠帆譯

受底錯綜……………牧馬  
斑痕……………汪錫鵬  
北荒山穴中的叛逆者……………閔玉如  
平頂山……………胡水波

通訊處：杭州民國日報館內

# 最後的機緣

吳其敏

「我以為世間頂可憐的不是失戀的人，只有在酣醉着戀愛的人才世間頂可憐的蠢者。譬如你，本來是一個聰明猶傲的人，但是你偏不能打破一般青年的通病，時時刻刻在追求滿足着你的夢幻。像你們這樣的人是把失戀看成如何重大的傷心事，而你們却又故意的要去徵逐着一些女人，希求在那裏找到了戀愛的對象。其實，我以為有登場之一日，便應該有下場之一日。戀愛是不應該安於現狀的，戀愛應該是一件流動的東西，就和小孩子們的玩具一樣，玩玩着，厭了，便應該重換一回。如其你要對戀愛認起真，如其你不耐煩多費了一些手續，那麼，這最容易的事，就是你不親近戀愛。」

鵲女士娓娓不倦的在發揮着她的戀愛哲學，精神是那樣的活躍，她那紅艷欲燒的粉臉上時時隨着婉媚的語句迸

出來的媚笑，和那從白嫩豐美的手腕舞動着的姿勢所牽惹得在粉紫色的印度綢旗袍裏面顫動着的胸前兩個圓半球，儘在對角安樂椅上躺着的張次山眼前搖幌着。他本來也知道表嫂是個思想離奇的女人，但此刻表嫂對他所發揮的議論，他却似懂不懂的，並且也沒有用心來聽着。要是表嫂能慷慨慨的對他高呼一聲：「我愛你，我接受你的愛！」即使並不高呼，只微弱地在嘴唇飛過，或許他便會聽得更清楚點，更明白，更用心聽點！然而現在只能模模糊糊地把這些話裝入耳朵裏！總之，他不能佩服表嫂的見解高明，只不過這種佩服是基於極端愛慕而起的！

他知道表嫂的議論是要開始繼續講下去了，於是忙把頭湊過來聽。

「你知道，我是一個被宗法社會所謂頗速無告的寡婦，然而你看，我有點悲傷嗎？我對於死者有點哀悼嗎？不錯，哀悼是有的，但是我却不嘗對命運起了什麼悲傷！死

者，他是做過我的丈夫的，丈夫之前他是我的情人，情人之外，他還做過我的朋友，所以他的死，自然在我是有點不幸的，不過這種不幸，決不能動搖了我底命運，我現在依然是一個心身自由的人，高興時，我儘管可以進行我所願進行的事，就是戀愛，就是結婚，有什麼不可以的？但是，我總不高興做！可不是麼，小孩子們玩着捉迷藏的把戲，還要等他們高興，不高興時誰也不能勉強他們的。不過，因了生理上的要求，我也和一般男人之喜歡和女人接近一樣地喜歡去接近男性，只是，這純然爲滿足一己本能上的衝動，對方得到的影響怎樣，我是不管的！……」

最末兩句話，在次山的耳朵裏響得特別洪亮，他從一個迷夢中突然被霹靂的一聲迅雷驚醒過來似的，他直覺到在他眼前的風騷的表嫂那蘊藏在他意識裏的一種溫婉已漸漸迷失去了，呈現在他現實的觀察中的，只是一個妖媚的淫惡的肉體，只是想利用着她那妖媚淫惡的肉體而想吞噬一般青年男人的一個野心家！他細味她「這純然爲滿足一己本能上的衝動，對方所得的影響怎樣我是不管的……」的話，真有點不寒而慄的樣子，霎時間他幾乎疑心他自己已是跌入了她的誘計中的人了。他於是十分輕視表嫂的爲人，但似乎在那瘦豐體的身體上，却有一絲可以攝服了他

的神威，使他於輕視她的情況之下，不能不極端相反的加深了幾分戀慕的熱忱。

鵝女士看他呆呆地，半天說不出話來，故意要略爲試探他對於剛才她發揮的議論所發生的感想。

「次山，阿叔！嫂嫂的主張太不近人情吧？」她一向就是這樣嘻皮笑臉地，似乎故意要顯示出她的嬌憨與浪濶的樣子。

「沒有什麼。」次山給她取笑般的一問，倒把臉燒紅起來了，急迫中，忙從腦袋裏搜索出這四個字來。

「總之，你不大喜歡我這個意見吧。」這一句更使他爲難了。他想要坦白地承認他對於她這個意見是有不小的不滿，但又想不應該太唐突了她，於是想出這樣一句安妥的答語：

「容許有點出入的地方，然而你自管可以成立你個人的意見。」

「哈，哈，哈……」鵝女士狂笑了，她的兩肩不住的聳動着，雙眼眯眯地合成了一條直線。濃黑的柔髮在額上跳舞，兩頰的紅潮顯現得更加明艷了。

「呵，表嫂的美是這樣十足的顯露了！要她這樣的入才是能夠善用她的青春，你看，她的肌肉是這樣的豐潤

，她的熱血在皮膚之下流動着，她的熱血在胸頭衝激呵！不錯，她是一個血肉的青年，她用她的血肉做前提，完成她的人生之美的條件！

次山把表嫂飽看了一回，癡癡地伸着腰站了起來，走近她的書案前去。

窗外淡黃的陽光已斜上弱柳梢頭，向曉的涼風送過一陣陣的草香來。呵，濃烈的草香，他覺得濃烈的草香的確遠勝於幽微的花香，他愛豐艷的美而不愛清秀的美也許正同此原故。

他偶然把視線移到板壁上的書信袋來，那些凌亂的信件一封封的封面多半像是出自一個人的手筆，而這筆迹又像是十分熟識似的，可是次山一時總想不出是什麼人寫的。

忍不住寂寞的襲擊，健談的鵲女士又開始說話了，不過她不再發議論了，這次的談鋒是轉移到次山身上來。

「次山，你為什麼還不想討老婆？」

次山突然聽到表嫂這句出其意料之外的關切的問話，胸頭不覺怦怦地跳動了。他纏結在心頭的，正有許多想對鵲女士說出而苦於沒有機會說出的話，現在聽到她這一問，便驚喜他說話的機會到臨了，他知道濼陳心事是要有動

機的，所以此刻他便捉住了這個動機，預備着把他的心事作長篇的濼陳。

「老婆是極想討的，現在是人選問題。」先來了這一句，作算是一個簡單的語言吧。

「你是什麼條件？」鵲女士懷着好奇的心插了這一句。

「條件？沒有多大的條件，只不過簡單的一句：能愛我而是我所愛的一個人。」

「所以我說你是個戀愛的迷信者。——那末，不是很容易嗎？」鵲女士又眼睜睜的媚笑了一下。

「本來要說容易也很可以，只是……」次山似乎胆壯起來了，但剛說了一句話，第二句便沒有勇氣把它趕出喉頭。

「只是什麼？」鵲女士故意要逗着他。

「只是我所愛的人她未必肯愛我！」次山十分吃力的把這話排掉出來，他深望能用這話來打動鵲女士的心窩。

「哦！」鵲女士作一小停頓之後，回過頭來配上了一句：

「並且愛你的人也未必就是你所愛的她！」突如其來的這一句話，把次山的心牽引到完全臟腑的境界裏去了。

他似乎驚異，似乎狂喜，終於又起了莫大的懷疑。

「你說的是——果有其人？」

「怎麼沒有！就是你的表妹了，白雪華！還有誰？」

鵲女士看他露出了不平常的一種表情，問了這一句，知道他有了誤會了，她覺得次山這種誤會，很有些不利於自己，並且似乎對自己的靈魂起了侮辱，所以急向他解釋明白，聲音中竟略略有些忿忿然。

次山完全失望了，他想表嫂一向就沒有這個心的，他失悔他這樣的來自惹沒趣。

「鵲姊，白雪華對你說過什麼話不是？」次山用低微的聲音問。

「雪華她不管對我說過什麼話，但我不是個麻木的人，我可直接意識到她在愛你。我一向是看輕戀愛的人，我把戀愛當成一件無聊的玩意，任人家怎樣把戀愛鬧得熱烈，我都不想去注意，至多也不過隨意聽聽看看，同情是沒有的。所以雪華的愛你，只是我自己所意識到，不是她會對我說過什麼話；至於你之不肯接受她的愛，不肯愛她，這是一個已成立的事實，你嘗對我說過呀！」

鵲女士這一片話，從次山的耳朵裏鑽進去，立刻變成一塊堅牢的苦悶凝結體，攔住他的心頭，把剛才想盡情吐

露出來的事又驅策到心之深處，隱藏起來。

在次山眼裏的表嫂，今天似乎不可解了，她是這樣的輕佻，然而她是這樣的不善於用情，不，是這樣的不肯用情。她喜歡談論男女間的事，喜歡和男性親近，但是她偏要蔑視戀愛。無論人家怎樣用情去牽惹她，怎樣刻畫方法去挑撥她，她總是不妥協。高興時，至多便只有滿足的微笑，有時竟飄飄似的狂笑；是的，她常常用狂笑來表現一種不屑的態度！

她喜歡次山和她親近，幾乎近來有一天不見次山便會發悶，次山偶爾因為病了，或有其他緣故，數天不嘗來找她，那時她便悶得慌，或竟親自走去看他。但是她極怕次山在她面前騷動戀愛的說心腹話，凡是動聽的美語甘言，在她耳朵裏便是一種無賴的瞎話，她怕看次山的情書，起初次山給她的信她也嘗看過來，但看不整封，似乎她的胸頭便很有些作惡，幾乎叫她為之欲嘔起來！於是她每每把次山寄來的或由他手裏親自遞來的信扯，扯，扯得粉碎地向空中一擲，立刻便會有一朵微笑浮現在她紅潤的臉上，顯示着像看護婦當把一個說謊語的病人從惡夢中喊醒轉來似的感到一種從不安的狀態中解放過來的快慰！

太陽的殘照只在樓角一幌，便在樹後墮下去了。黑暗



從牆根爬了出來，鵝女士的面孔，室中的一切陳設，都漸漸起了模糊了，次山站立起來，十分懷裏地嘆了一聲，睇了出來，似乎十幾步之外，還聽見表嫂輕輕地在吃吃竊笑他。

## 二

「又在表嫂房裏鬼混過整整的半天了！」次山在回來的路上，恍然若有所悟的，這樣喃喃自語着。他想起今天爲什麼看不見表妹，他想表妹或許是對她發惱了吧？他想表妹真可憐，然而也很可笑，怎樣總要在他身上存個希望！像表妹那樣機警聰慧的人，難道怕沒有人會愛上她嗎？儘醉心着她也很是一件費解的事。次山一想起無論是寒風刺骨的時候，是狂雨驟急的時候，總有表妹誠心誠意到他家裏來敲門的聲音，他便會感到一種內疚，這種內疚也管時時對次山起了深沉的呵責，並且有時他也很能心悅誠服的接受這種呵責。但是沒法子，表嫂是生成那樣一種誘人的騷態。把表妹和表嫂比較起來，表嫂成熟點，曠達點，她豐艷而不庸俗，傲岸而不襲人，不像表妹那樣幼稚，淺狹，和富於一種襲人的處女所特有的凜然的儀容，所以雖有時明知表嫂不能愛他，他也要下死勁的單戀着她。但，

對於表妹的慇懃他何嘗不知道！要是沒有表嫂的黑影盤踞在他的心頭，對於表妹他也決不會生長不出愛苗來！

他低着頭走，一壁想：表嫂與表妹之間，委實太把我苦煞了，如果表嫂肯堅決地愛我，那末我便可以堅決去拒絕表妹的愛；如果表嫂不肯愛我，她也便應該堅決來拒絕我的愛，好教我死心塌地地去拾起表妹的愛，無如她不拒我的愛，只把我的愛看成一件廢物，把它拿來嘲笑，拿來戲謔，却又只想親近我而不肯愛我！

——呵！我應該怎樣辦？我捨不得表妹，我更捨不得表嫂！我不能愛表妹，然而我也不能博得表嫂的歡心，使她來接受我的愛！

踏進室裏來，一眼便看見桌上——一張短短的便條，細讀一番，才知道表妹是在這裏等了整整的半天，到了此刻才留書歸去！

晚飯的席上，他沒有半句發言，頭腦是混亂到了極點。他有時想表嫂，有時又從表妹身上去打量，以前表妹對他說過的話，他一句一句都還清晰，「什麼哥哥如果不肯愛我，那末，哥哥便只須接受我的愛，哥哥肯接受我的愛，哥哥就不把愛給我，我也很安心。」什麼「我的心無論怎樣悽苦，怎樣混亂，只要一見哥哥我便會高興起來！」

什麼「哥哥如果不願做我的伴侶，但肯和我維持純潔的精神之愛時，那末我可以幫忙哥哥找個滿意的伴侶，同時我更可以獨身永世，為哥哥保持着一種精神上的結合。」什麼什麼……他的腦子那得幾乎爆裂了，表嫂與表妹，就好像兩條絕對的路，他在這兩條絕對的路的交叉點上徬徨，他不知要跑向那一條路才好！

聽母親說表妹於舅母對她提起婚事時，曾經露意她自己已有一個很有把握的人，她將用她的全心力來追求這個人，如果這個人不能達到她的目的，她便只好永世不嫁，永世把這個人暗記在心頭，永世愛他，然而她不對舅母說明這個人究竟是誰！

「次山，雪華所指的，該不是你把吧！」母親故意用取笑的口吻問。

「自然不是的，是別一個人。」回答是這樣安閒，但是他的心更加煩悶了，他知道除了他一個人，表妹是別無所指的。

——但是我果能不使她失望麼？我果能愛她麼？我果能撇開表嫂麼？不能撇開表嫂，我能忍心撇下表妹麼？

熱淚盈盈地，早已沾濕了睫毛，從兩頰滾下去了。他怕有人會注意他的表情，所以晚餐後，他也不到階前廊下

去散步。兀然在室中，燈也不點，在黑漆漆的臥牀上，他的全靈魂又在徬徨與昏花的情況中掙扎着了。

——還是向表嫂方面進行好吧，表妹也無妨礙和她敷衍下去！橫豎表妹年紀還輕，最後的一個階段也就不就追趕上來吧！

急激的思潮終於奔進過這麼一陣。

### 三

白雪華用她的全靈魂來愛表哥次山，次山只有敷衍，同時，次山用他的全靈魂來愛鵲女士，鵲女士却把他當成一件玩偶，隨意的玩弄着。這樣一直過了幾個月，不覺到了初秋時節了。

次山和白雪華之間因為偶爾有了一點小衝突，已經有數天不到舅父家裏去了。當初表妹不過想把倔強的表哥懲戒一下，不想這樣竟招來了表哥的憎恨，竟認起真來，發着脾氣再不肯來了！幾天來，鵲女士只不過像失落了一件玩偶似的感到了無聊而已；但在雪華呢，却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種難堪的苦悶。她耐心地等着，希望和表哥之間的低氣壓會早一日的消散。但是等着，等着，表哥總是一天天地沒有來！

雪華等得不耐煩了，她想這一次只好退讓，於是決心先到姑母家裏來，向他陪個不是。她在街上跑着，一壁想道：「姑母家裏也不是個好說話的地方，能夠一同到××公園去便最好。」

在十字路口靠左的拐角上忽然閃過一個人影，在雪華的眼中看去，是一個英俊的高矮適中的青年。她搶上幾步，看見那人的額上覆着蓬亂的一層黑漆的頭髮，濃眉之下，一雙靈活的秀眼，十分凝定地注視在她的臉上，一步步地向她走攏來。

她看清他是次山，驚喜與羞愧立刻盤踞了她的心頭，怪不好意思地，放開她的輕聲向他招呼道：「你想那兒去呀？我剛要找你呢。」兩足隨着這句話，下意識的停下來，淡綠色的旗袍擋在風前，十分妥洽地緊貼在身上，胸前兩腿之間，曲綫有幾分顯露地呈在次山的面前。

「那末，我們一路走吧。我也沒有什麼地方去。」在次山一面也沒有絲毫芥蒂於中，似乎幾天的一幕小衝突也早已忘却了。

雪華嬌羞的聳一聳秀肩，咬着她脂紅的小唇，慢慢的把頭放低下去，左鬢的長髮也垂下來了，粉白的後頸，圍着一串奪目的黃金頸飾。她故意靠着次山走，但稍一接觸

，便遍身如焚，軟癱癱的四肢，幾乎完全要鬆懈了。

兩個人默默的走着，到了一家咖啡店前，次山忽然住了兩腿。

「我們進去喝點咖啡好不好？」

她抬起頭來，優婉地把她的睫毛揚起，望了他微微一笑，說道：

「何必在這嘈雜的地方喝東西呢？我們到××公園去不好嗎？」

次山今天特別體順表妹的意見，伴着她走到××公園的一片草地來，依着她背着斜陽並立在幾株有加里之下。

「哥哥你還惱着我吧？」畢竟還是雪華先發言。

「沒有的事，你不要多心吧。」

「唉，我是因為太愛你，看你和鵲那種親暱的情形，覺得忍受不下去，那天才有那樣的發作出來。哥哥，——妹妹的用心很苦呢……」喉頭似乎有什麼東西梗住了，顫着聲音說到這裏，頭兒俯下去，眼圈已經有些紅緋緋。

「倒是你誤解我，我何嘗和她親暱過來！」次山這樣扯着謊欺騙她。

「沒有和她親暱？你那天不是整天躲在她房裏嗎？王媽說，她抱着你親吻呢！你還哄我不知道！」

——哎喲，我和鵲的祕密，竟是這樣被人發覺了嗎？是的，那天鵲因為多喝了一點酒，十分興奮地，她抱着我接吻，她還咬過我的臂膀呢！

次山想到這裏，下意識地用左手去撫摸被咬的右臂。登時間，那天晚上口口旅館醉人的一幕又影憧在他的記憶裏了。

鵲說她多時不喝酒了，日間所喝還不夠她的酒量，於是橙黃的花雕，血紅的葡萄酒，一杯一杯地向着她跳動着的丹心淋下，起初還不過比往時豪放一些，後來完全和失羈之馬一樣的放縱了，她獅子搏兔一般地擁住了他。那時酒香，肉香，髮香包圍了他，他昏迷地幾乎失了知覺，他感到一種顫慄，他驚訝的問她：

「鵲姊，你醉了嗎？」

「醉麼？醉！你才醉呢！我是個完全清醒的人，我是個熱情的真人！我完全是承受着熱血的衝激，我不迷信戀愛！我不受無聊的戀愛的玩意兒所牽制，我不在戀愛的桎梏之下摧毀我煽動的熱情，我完全聽奉熱血的指使。衝動了，便去尋求滿足！」

「哼，只有你！你才是永生迷醉着的人！次山，你的

青春還燦爛着呢，你看你的豐神奔奔，你的雙眼發散着美麗的光彩，你的血液在皮膚下奔騰呀！你善用你的青春好吧，你爲什麼不善用你的青春？

「呵！我記起了，今天不是雙星渡河的日子嗎？是的，他們是那樣的愚笨，只有愚笨凡俗的人才把這段故事當成千秋佳話！呵，我的頭發熱呢，我遍身都發熱了。……」

她發狂也似的滔滔不絕的說，末了，便帶着次山的手去按着她的胸膛，末了次山便把她扶上牀去……

一陣興奮過後，鵲女士十分疲乏的，緊合着兩眼睡去了。次山的胸口志忑志忑，似乎有一件什麼事很使他不安。他在銀燈下，端詳着鵲女士的圓臉，俊秀的眉彎，深長的睫毛，粉靨上的酒暈，小臉上的緋紅。——鵲女士的這圓臉不單是美麗，不單有表情，而且還保持着一種不是少女，也不是少婦的媚人的姿態呵！然而他一起想起她每次所說的話，便覺得寒心，便覺得全身忍不住要震撼一下。就連此刻回想起來也不免爲之惶然了。

「整天躲在她房裏也有點原因，她和我討論升學問題！這是你知道的，一個問題一厘開來，便討論半天也不容易了結。親吻呢，還怕王媽是在做夢吧？」

「你自然是不願意承認的。但是算了，你今後當心一點便好了。」

「你還怕不知道吧，她是一個名譽很不好的人，父親是因為她的老子肯好好地替我們的生意弄出個場面來，所以還隱忍着讓她留居我們家裏，不然的話，早就滾出去了！她還不懂死活，拚命地在主張她的唯肉哲學！」

「哼，戀愛是一件神聖不過的，純潔不過的事，這誰都懂得的，她却偏要喊出她唯肉的口號來！這真笑話！唯肉？倒不過想把自己的肉體拿來在人家之前公開拍賣罷了！」

「哥哥，我真的很不願你會被她所迷惑，她要你的生命呢！你看那人還有人格嗎？和妓女有什麼差別？我們是正經人家的子女，我們是純潔的人，我們不該有那種荒謬淫惡的思想，我們應該保持着兩性之間的一種莊嚴，我們應該心與心互相感應，互相關切，簡單的說：我們應互相維繫着我們的純潔，神聖的精神之愛！你說是麼？哥哥。」

次山又聽到一篇戀愛之唯靈論的背誦了。唯靈唯肉之間，總算給他一個解脫不了的苦悶。他想戀愛，然而他不想用什麼理論來做他的進行戀愛的目標；他愛上表嫂，但

他決不是唯肉論的崇拜者，他對於表妹的淡漠，也不是對於唯靈有什麼異議。他偶然看上表嫂，便愛上了表嫂，沒有什麼，只是「偶然」。七月七晚□□旅館一幕，給他的驚魂還沒有安定。他對於表嫂那種奇特的行為確也有幾分感到駭怖，看看或將因了此種駭怖而降低了對她熱愛的心！然而他忍不得捨棄了她，他還是想再和她把□□旅館的一幕重演一回！

「告訴你，鴿丫頭去年在某機關辦事時還和一個同事有過不可告人的事！姓徐的，徐聲震呢！……」

一聽見徐聲震三個字，次山立刻把精神集中起來，他忙插着嘴問道：

「徐聲震？不是做過A縣教育局局長的徐聲震吧？」

「怎麼不是！還通着信呢！」

次山立刻想到常常在表嫂房裏看見的那些從天津寄給表嫂的信，信封上的字迹，娟逸的字迹，像是他的一位朋友所寫，但那朋友是誰却總是記不起來。問過表嫂却只是笑着，說是一個同事。

「徐聲震現在在什麼地方？知道嗎？」

「管他呢！——聽說是在天津？」

「呵，那對了，就是我的朋友！……他肯定一下之



後，回過頭來，裝着不介意的問：

「哦，有這樣的事？」

「誰會對你撒過謊來？」

「那末，徐聲震這人你認識嗎？」

「好像見過一次，可是沒有印象了。」

「……………」

次山的態度更加彷徨了。

太陽紅着臉兒從榕樹之畔落下，滿園被暮色深深地籠罩着。天上有幾隻倦歸的飛鳥呀呀的叫，池塘中一對白鴨也正甜甜地交着頸在安眠，牠們在夢中不知道這一對青年的男女，在什麼時候也離開牠們嫻嫻地歸去了。

#### 四

次山畢竟像鵲女士所說的，是一個聰明的人。這聰明教他對於展露在眼前的那一個僵局有過一個應付的辦法，但是這個辦法太使他不安心，太使他痛苦了！

他每次從鵲女士與雪華之間學到了兩種不同的學問——表妹的唯靈，表嫂的唯肉。是的，就是兩種不同的戀愛哲學！

他到這邊上了些唯靈的功課，又到那邊上了些唯肉的

功課。就算是功課吧，彼此口述出來的，如果用筆記下，積起來怕有幾寸來厚的講義。

他雖然明知局勢是這樣日趨畸形，但是他不肯犧牲自己的希求去俯順表妹，同時又不能折服表嫂，使表嫂思憶着他，滿足他的希求，並且要犧牲表妹在他也似乎有點不忍！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便不能不把她們兩種主張採納，在鵲女士面前便談唯肉，在白雪華面前便談唯靈，同時一方面沉湎下去給鵲女士作肉的享樂的俘虜，另一方面却慫慫地貢獻給表妹一些精神之愛！

——呵，沒有戀愛時苦悶；有了戀愛之後更苦悶得慌！戀愛本來是極不可解的事，病態的戀愛更離奇，更是使人苦煞！

他時時這樣感到痛苦，但是他盡力維持現狀，昏昏然，茫茫然，在昏然茫然的情況之下，不覺有好些日子過去了。

機警的表妹，時刻不忘的，總是在窺伺他和表嫂之間的行動，她雖摸不着次山的心，但她要從他的行動來證明他，證明他對她的愛是很不真切，很不熱烈，是勉強的，被動的，不專一的，她拼命追求的是專一的愛，她認清戀愛的完成，無論如何決不能突出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之

外，即是戀愛不能多方面的，戀愛只單純的，是一條直線而已！

所以，她對於次山的行動，很深刻地感覺到不滿足，她對次山有了不小的怨尤，對寡嫂有了不小的妬恨！

——表哥在我的心目中，真夢想不到竟是這樣一個色情狂的青年！他終不肯拾起一種天賦的神性，在他身心之間迴旋的，總脫不了那樣的令人畏惡的獸性！他太崇拜肉吧，不然他不該儘迷醉着放蕩不羈的鴿頭頂！

——但無論如何以表哥那樣的聰敏能幹，那樣的奮發有爲的人，不該到了戀愛的路上便完全迷失了方向，完全徬徨！他平素遇事不是很有果決的精神，很有精銳的觀察力嗎？是的，不然表哥爲什麼會那樣令人愛慕。但是，現在却是如此不中用。呵，表哥現在是如此的不用了！

對於這件事，雪華可謂煞費心機，她時時刻刻都在想法子，她說無論是爲次山，爲自己，總應該想出法子來。第一，從表嫂那裏奪回次山來；第二，把表嫂一脚踢出去！

——是的，我應該這樣辦！

雪華就是不惜冒上陰險的惡名，這樣打定了主意。

但是不幸，雪華這個陰險的心機，不知自什麼時候透

露到鵲女士的耳朵裏去了。當鵲女士聽到這個消息時，她陡然起了一場憤激，暴怒幾乎教她狂呼起來！她覺得雪華這小鬼太侮辱她了，她覺得雪華這乳臭未乾的小子，竟會誤會她是和她一樣地，是個淺薄的人！

——我難道要和白雪華互爭愛人嗎？笑話！我又不是個獸子！我認戀愛是什麼一樣東西？我何曾佔有了次山？不過彼此高興了，便隨意的玩玩，她愛把次山佔有，有什麼不可以？何必把我拉扯上去？

——呵，她想排擠我離開這個地方？希罕！這個地方又有什麼值得留戀？是的，我早就想跑了！也好，就跑吧，明天！

鵲女士這樣下了走的決心之後，便寫了一個條子，約了次山到××旅店去談話。她毫不焦急，也毫無眷戀，關着房門，幽幽地摒擋着她隨身的行李，她把許多凌亂的信件，一封封拿下來抽出看看，登時似乎有一個暗影掠過她的心頭，她一邊擦着火柴來把它焚燒，一邊很安閒而又很滿足的微笑著。在熊熊的火光映照着鵲女士，兩頰更紅艷，更動情了。

晚上，在××旅店中，鵲女士用着若無其事的表情，用着籠住憤怒的聲音，對次山說道：

「現在唯一要你明白的，便是不嘗愛過你。次山，你須知道，我倆過去，彼此之間，有的只是享樂，只是玩耍，決不是什麼戀愛。既不是什麼戀愛，當然，在我便沒有什麼妬忌。我走了，我之走是避免一般無謂的誹謗，我之走是要尋求滿足我更高大的理想的生活，雖然我深知理想一到現實便要動搖以至於破滅，但是我既然早就有我的憧憬，當然今後我要無力去尋求，即使我的理想一絲一毫都不中用，都是徒然的，那末，社會是那樣的廣大，我即使不能打穿社會的鐵板的牆壁，我難道不可以任壁角在牆陰弄點充飢的飯吃嗎？」

總之，我走了，這是我個人的問題，和你是沒有關係的……」

次山聽得完全朦朧，他不知道這是這樣的一個突擊！表嫂滔滔地說了一大篇，在他却只能聽到一個輪廓，而且是個模糊的輪廓，他覺得他的心漸漸地。漸漸地冷了起來。

「因為怕你會誤會，所以我特別於走前約你到這裏來，向你解釋明白，懂得嗎？」不等次山回答，表嫂又接下去。「並且。附帶一句，今晚也不是有意約你來告別；不過現在得到再見的機會了，順便也就和你告辭一聲。最後

，我謹以十分忠誠的態度敬祝你和白雪華的戀愛早日成功，假如你還喜歡鬧「戀愛」這個戲目的時候。……」

鵲女士說完之後，不等次山再有所查詢，便立起身來，翩翩然地，像童話裏頭的仙人般的，翩翩然來，又翩翩然去了。

次山完全跌進深幽的黑洞裏去，他懷疑他是在做夢！一個人悄悄在××旅店的一個小房間中，呆呆地不知過了幾多時辰。

他真夢想不到三人之間的一幕劇，竟會演到這樣離奇的地方，他不知鵲女士將到什麼地方去？去做什麼事情。只是從他今晚那種毅然決然的態度看來，却可以堅信她是不需要他有所繫戀，更無須乎他有追隨了。

他雙眼凜然，不覺積上了兩泡冰珠。

## 五

鵲女士走後，每天每天地，次山總感到忽忽若有所失，他不再到舅父家裏去了。但他絕不是對表妹有什麼怨恨，也並不管和表妹鬧過什麼意見，只是沒有來由的覺得有點怕見表妹，怕見舅父，怕見舅父家的一切家人。

因為他直覺到表嫂之出走，在舅父止水般安定的家庭

中一定會起了不小的波浪來！

他每天只懷着鬱悶的心去打探表嫂的消息，有時也嘗懷着好奇的心去打探表嫂走後的舅父家庭中的消息！但總是除了知道舅父整天打案怒罵，和舅母的整天搖頭揮淚之外，便空無所有！表嫂的踪跡是無從知道的呵！

但是，這一天，次山却得到了這麼的一個較新的消息

意外的滿足願望，使雪華不由要起了疑心，她以為寡嫂倉猝出走，也許就是次山所搗的鬼，幾天不見次山，她幾乎疑心次山是跟着表嫂走了。

午後二句鐘的時候，在××公園的望春亭裏，有兩個男女青年對坐着，默默地，整天沒有說話，男的沉着臉，露着深幽的目光，但是態度是那樣的彷徨沮喪；女的，睫毛下垂；澹然若有淚意。她吞吞吐吐地，似要有言而又不易把聲音吐出。失望，怨艾，煩惱，……一顆一顆疊疊地緊結在她的心頭！不消說，這是次山和表妹了。

時間在沉默中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很久很久之後，次山才放開他枯澀的喉音說道：

「妹妹，你愛我的一片好意，我是很能明白的，我感激你！我也不知用什麼來報答你好！只是，我總覺得我

們的生活是應該三個人互相維繫下去的，現在缺少了一方面，我覺得似乎是很不好維持了。——請你恕我吧，妹妹，我不能同你結婚！我不能愛你，希望你也不要把我放在心頭！自然，我也不想去追逐鵲女士，鵲女士之不能愛我也正和我之不能愛你一般！況且，我說過，我們的生活，三人之間已是維繫慣了，無論是缺少了你，是缺少了她，我總覺得是一樣的殘碎，一樣的不健全！」

「……」表妹把頭放低下去了，豆大的淚珠，簌簌的滾下來，她覺得哥哥的思想太奇特了，戀愛應該不是多方面的呀！她想不到哥哥對於戀愛的曲解，是到了這個地步！她幾乎哭出聲了。

「妹妹！你也不必傷心，我們是同時登場的，現在就索性的下場吧？」似乎次山說這話時也很吃力，他滿臉的憂愁，深深地寓着無限悵鬱的氣色！

「我就不相信我……們……」雪華聳着兩肩，嚶嚶的啜泣着。

陡然地，次山的心感到一陣奇痛！他想找些話來安慰表妹，但是在亂雜的腦袋中搜索不出半個字來。

——為什麼表妹是這樣的癡情呢？……

次山的心給表妹打動了，他覺得他完全成了一個冷酷

，暴虐的人，他覺得表妹溫香的心是給他抓碎了，他覺得他這樣不理表妹，不稍爲安慰表妹，可憐的表妹也許不久便會鬱死，便會因失望而鬱死在他的冷酷，暴虐之下的！

「妹妹，我們回去吧，——你快別哭，爲什麼只管哭呢？」

「……………」她哭得更加利害，臉色完全蒼白，她的手巾兒已整整濕透了。

——自信自家是沒有什麼可愛的地方呀！表妹竟能這樣無條件的來愛我！我怎能不接受她的愛，不去愛她呢？然而，「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表嫂不比表妹更可愛麼？我不能愛表妹！我不能愛表嫂！雖然同樣的，我亦不能愛表嫂！

次山完全是個自私自利的人了，爲求滿足一己的願望，竟對表妹的好意輕輕地辜負了！

彼此無言，各低着頭兒走出門來，雪華跳上了一部黃包車，不理睬表哥，自管回去了。

……………

晚上月色淒白，次山臥在牀上，輾轉反側，心頭悶悶的，他忽地走起來在室裏踱方步，忽地又躺到牀上來翻來覆去，他無心想睡，却也睡不得！他想，表嫂呀，驕然的

狂笑；他想，表妹呀，悽然的酸淚！他想，……一切都打旋起來了，臥榻在飛騰，他的身體像鷲着流雲，在半天浮蕩着！眼前有一個極大的圓輪，轉着，轉着，慢慢地轉出表嫂來，接着又慢慢地轉，表妹的愁顏也轉出來了，依然是轉着轉着，兩個人的身體在圓心上慢慢溶合在一起，終於變成了一個十足美麗的女人，轉着，轉着，從這女人的臉上轉出一片微笑來！是顯然的對他笑的，而且向他身邊過來。近些，近些，他急忙伸過手去，愉快把狂笑從他的喉頭擠了出來。「嘻……」的一聲，裂帛似的，把他自己在昏迷的狀態中驚覺了，在他兩手緊緊擁抱中，是軟綿綿，熱烘烘的東西，起初他還以爲是表嫂的肉體，睜開眼來，才看清是一條棉被！

他失望地坐了起來，日間表妹那種纏綿的情態又影籠在他的心頭了。

……………

——我今後將怎樣來對付表妹呢？我不能愛她，這個意思在他面前正不知表示過若干次了！再嚴峻地拒絕她麼？我那裏有……

——表嫂不愛我，我不能叫她愛我，我不愛表妹，自然，表妹也不能叫我愛她呀，但是，可憐！她的情態是那



樣的纏綿！

——我無論如何今後是不能再見表妹了，我還是引避吧！是的，不錯，我應該引避表妹的愛！

……

經了幾夜的思維，幾夜的決心，數天之後，次山也使以失聲的消息傳到表妹的耳朵裏來了！

## 六

戀愛的夢破滅後的雪華，不知不覺地憎恨起一切的人來！一切的人都使她不滿，一切的人都可教她發生憤怒！現在，她對於現實的人生的醜惡，深深地起了嫉視了。嫉視人生之餘，她決心實行她的慢性自殺，她找到了一個慢性自殺的對象。然而還是很滑稽的對象。

——讀書！讀書自殺！

她是毫無遲疑地喊出這個滑稽的口號來！她想，生命的過去太悠久呀，我應該讀書去，我用讀書的方式來侵蝕我的生命！

——一年！二年……好，不管若干年，我決心去讀書！

第二年的春天，她離開故鄉到S市來升學。可是她殘

碎不堪的心，依舊是一刻都不能得到安寧！她每每也要想到杳無音訊的次山身上去，但是她不敢想，也不願想，每次表哥的黑影隨着腦海的巨浪飛騰起來時，她總會很迅速的把它壓下去，用力把它推沉到海底去了。

她在憂鬱忙碌交加之下過了幾個月，她的身體一天天的衰弱，她的精神一天天的枯萎了！似乎已經得了病，她的臉上已沒有一點血色！終於，還不及等暑假的到臨，便臥病牀蓆了。朋友們勸她回鄉，她死也不肯，她連雙親的信也不提起她的病！她說：「故鄉是經過一場塵戰之後的草野一般的遍地荒涼呀！我不願回去，我即使要死，也決不去死在故鄉！」

於是，她使進××醫院去了。

這時候，正是北伐軍一日千里，長驅直上的時候，當她搬到醫院來的第三天，便聽到北伐軍已迫近和S市只有一河之隔的N城的消息，同時，在這醫院裏也便有幾個從前線負傷歸來的傷兵抬了進來。就在那天的午後，一位溫婉的看護婦對她談起北伐軍的事來，據說北伐軍是攻下N城了，慢慢地談着，談鋒也漸漸在轉變——

「先生的原籍是福建？」

「不，廣東C州。」

「呵，廣東C州麼？是的，廣東是革命策源地，北伐軍中，廣東人爲數不少呢！就拿午前到這裏來的幾位來說，便已經有兩個人。」

「哦，兩個人麼？大概是K州人吧。」

「不，一位叫張次山的，是C州人，先生，是你同鄉」

雪華剛聽到「張次山」三個字，像在晴天聽到霹靂的巨雷，胸頭急速地跳躍起來了，下半的話她還沒有聽清，便截斷那位看護婦的話問道：「張次山嗎？呵，呵，傷勢怎樣？怕還不知道吧？」她急得要掙扎着坐起來，雙眼是睜大了好幾倍。

那位看護見她吃驚的很關切的問，忙說道：「聽說傷勢頗重呢！可不是先生認識的人？」

「……………」「傷勢頗重」四個字給了她一個昏暈，她眼前一片黑暗，接着有幾分鐘不省人事了！

苦悶過了一宵，第二天，雪華得了醫生的許可，得跟着看護婦進傷兵的病室去看張次山。

次山是斷了左腿的，他昏迷的睡着。雪華睜圓着大眼注視着他，但不敢驚擾他，她的心窩裏很刺痛，她一陣

陣感到了莫名的悵惘——不是好過，也不像難過！

「雪華」後面突然一個白衣的看護婦，出乎意外似的使用尖峭的聲音在呼喚她的名字。雖然聲音極其低微，但在雪華的耳朵裏聽來，比山崩地陷來得更加洪亮！

雪華忙回過頭來，把視線向發音的地方望過去。一個看護婦依着一個身材魁偉的男人站在她的背後。

「呵，是你——」她一看呼喚着她的不是別人，就是她的寡嫂鵲女士，她立刻怔住了，幾乎要怪叫起來。

次山就在這個時候甦醒了，但他不管夢想到表嫂與表妹會來到這裏，而且他雙眼是那樣的朦朧，神志是那樣的彷彿，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只要一瞥間又把眼合上了。他但覺距離臥牀數步之前，有一羣人在注意他——看護婦，面善的看護婦，面善的看護婦後面還有一個身材魁偉的男人，這男人好像就是他的朋友徐聲震。……

「次山——」

「次山——」

「次山——」

三個人同時送發了這一句，但次山在這一句悵切極了的喊聲中，又昏暈過去了。

## 屠格涅夫與托爾斯泰的不和始末

高倚筠

俄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代表作家無疑地我們可以舉出三個來——宋思妥夫士基，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是。他們的生涯和作品，在幾年前已經有人很詳細地介紹過了，這篇只是略談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不和的前後而已。

屠格涅夫生於一千八百十八年，他比托爾斯泰大十歲（托爾斯泰生於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八月廿八日，即新俄歷九月九日）。他們在未會晤以前，就互相傾仰各人的作品了。我們可以說屠格涅夫是托爾斯泰的長輩，因為一來屠氏比他年紀大些，二來屠氏在俄國文壇上蜚聲了很久，托氏才有他的驚人大著出現。在托爾斯泰十四歲至二十歲時所讀的作品中，有屠氏的「獵人日記」，托氏并且說這部「獵人日記」和盧騷的 *Novvelle Heloise* 普希金的 *Eugeni Onegin* 郭果爾的 *Dead Souls* 席勒的 *The Robber* 對於他自己影響極大。但不幸得很，這兩位大作家的性情和態度極端的不相同。我們並不是說要他們的性情和治才是文壇上的幸事，不過爲了他們的人生觀和觀察點不盡相同，所以不能互相了解，時時引起爭辯甚至絕交五十餘年之久，他們生在同一時代，又是俄國的代表作家，倘能合作從事於文藝運動或是改造當時的社會，指導青年應走的途徑，或許當時俄國的局面又是一番不同也未可知的。他們性情的不同，我們可以從他們的信札和日記中看出來，托爾斯泰的日記裏有這一段：

屠格涅夫是一個壞人，屠格涅夫并不是真壞；屠格涅夫是有生氣的，屠格涅夫很乏趣味的；屠格涅夫是一個小孩子；屠格涅夫將會失敗的；屠格涅夫是空想者，屠格涅夫冷酷，屠格涅夫在他的不快樂的生活中游蕩着；屠格涅夫是有智慧的；屠格涅夫是不忠於他的智慧，屠格涅夫什麼都不相信。托爾斯泰崇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逃避他，托爾斯泰愛他。但「屠格涅夫是不愛人的，他只是歡喜人去愛。」

這一段可以見出托爾斯泰早年對於屠格涅夫的印像是怎樣的了。

當他們住在巴黎時，屠格涅夫給他的朋友安蘭可夫的信說：

我想盡了方法都不能和托爾斯泰接近。他生來就和我大不相同。我所歡喜的他就不歡喜。在他的面前我就覺得不安，我想他也是這樣的……他將來會成一個很有為的人，我就是崇拜他，贊成的第一個。

我們試讀屠格涅夫在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巴黎給托爾斯泰的信罷。

我最親愛的托爾斯泰，

你十月十五日的信足足跑了一個月才達到我處——我昨日才收到呢。我很小心地想過你寫給我的是什麼——我想你是錯誤的。那是的確的，我不能十分誠實，因為我不能和你坦白為懷。我以為我們應當很困難地互相認識，等到將來再相見時，那就比較安靜和容易了。我感覺到愛你像一個人（用不着說，那當然是著作家的「人」）……當我們再見面時，我們手拉着手前進——或許我們有更好的成就；那真是奇異的，我的心向着你好像對一個遠路的兄弟一樣，我正在覺得對你很慈愛的。總說一句，我愛你……

自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以後，托爾斯泰去歐洲長期旅行。他和屠格涅夫來巴黎一齊玩，一齊去地雄（Dijon），赴倫敦。他們可說是很親密的朋友了，但是他們還不能互相了解。

托爾斯泰倦遊歐洲回到莫斯科正是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四月。他等不及大風雪後的道路充分乾燥，便行旅得便利，他又陪了他的朋友費特（詩人）的夫人（名 Marya Petro）到南部的杜拉（Tula）去了。費特夫人和她的女僕坐了自己的車子，要到離也士那亞（Yasnaya）不遠的她丈夫新近購進的田園。托爾斯泰也是坐了自己的車，但是為了解決前途的寂寞，他就和費特夫人同座，她的女僕就佔了他的車子。晚上冷了，他就借了費特的外套圍在身上，他說這個情景他可以寫出一首詩來。到了也士那亞後，他就寫了一封信給費特，慶賀他已經成了一個有產業的人了。

幾天以後，他接到屠格涅夫的邀請，就去見他。起初的幾個鐘頭，他們很是互相滿足。那時屠格涅夫正寫完他最心愛的「父與子」，喫過了夜飯，托爾斯泰就朗誦了一遍并給以他自己對於這部小說的意見。屠格涅夫要使他充分舒

艱的去讀，就剩下他自己一個人躺在一大沙發上。他開始讀了，他覺得那故事的結構非常淺薄，主旨又非常的不重要，他不知不覺地竟呼呼然睡去了。後來他記述那夜的情景，說：「我覺得有種奇怪的感覺，就醒了，當我睜開眼睛時，我正看見屠格涅夫的背影向外而消滅。」

雖然發生了這樣不大愉快的事情，他們第二天就去拜訪費特，但那一天她並沒有期待他們。

這二位不速之客坐下來恢復他們旅途中的精神疲倦，費特夫人覺得要預備一席「豐富而有邀請意味」的大餐，使他們得以飽吃一頓。在吃飯的時候，他們談得很融洽，而屠格涅夫又是歡喜吃的，大大贊賞了費特的女廚子。吃過飯後，他們三人就去離屋一百碼左近的草坪散步，躺在草上繼續他們的自由談話。

在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是差不多八點鐘了，這二位客人進進了餐室。費特夫人把茶壺等預備好了。費特坐在最末一座，屠格涅夫坐在主婦的右手，托爾斯泰坐在左邊。費特夫人偶然問起屠格涅夫對於他女兒（在法國私生的。）的英國女傳的教育是否合意。屠格涅夫很是稱贊她（女傳），并說她請求他給些金錢給他的女兒捐去做慈善事業。屠格涅夫又繼續說：「她又請求我的女兒應該親自到貧民窟探望那些窮苦的人，并把他們的破爛的衣服拿回家裏親手補綴。」

托爾斯泰對於屠格涅夫的用外國人來教育他的女兒，以為將來她一定會忘記了她祖國的語言文字的，所以他聽了後很是不舒服，便說：

「而你以為這是對的嗎？」

「是哪：這可以使得做慈善事業的人永遠的繼續着做下去。」

「但我以為那不過是一個穿了漂亮衣服的姑娘圍了一條又髒又臭的爛布在她的膝頭，在扮演戲台上乖謬的笑劇罷了。」

「我請你不要這樣說！」屠格涅夫很生氣，漲大了鼻孔說。

「爲什麼我不能說真話？」托爾斯泰反駁他。

「那末你以為我教育我的女兒的方法不對了？」



「正如你所說的。倘使你的女兒是合法養下來的，你教育她的方法又不同罷。」托爾斯泰說。

費特看了這個情景，想起來調解，但屠格涅夫已是怒氣冲天，漲白了面孔說：「如果你還是這樣說下去，我就要打你了！」（注意，屠格涅夫並沒有打他）說完後離開了座位轉入另外一個房間去了。不一會後，屠格涅夫出來，很卑謙地對費特夫人說：「請你恕我這種舉動，我真是抱歉得很！」說完，他又離開這房間了。

這真是一個難問題給費特去辦了。他知道他是不能再款待他的客人的。但托爾斯泰是坐了屠格涅夫的車子來的，因為費特是新近才住在這個鄉村，沒有馴服的馬可以來駕他的車子。後來不顧冒險，把托爾斯泰駕到近郵驛的地方，和他租了一輛馬車給他回去了。

在那伏斯基（Novskii），是托爾斯泰歸途中先到的一個鄉村，他寫信給屠格涅夫要他道歉，並要他回信寄到保加士利夫（Boguslav）的一個郵局。屠格涅夫沒有留意到這個請求，他把他的回音寄到費特的家裏，所以托爾斯泰就慢收到了幾個鐘頭。托爾斯泰覺得這又是一個新的侮辱，他即刻差人去拿手槍，又再寫第二封信給屠格涅夫，向他挑戰。他說，我們用不着很拘禮的像那些文人們喝完香檳酒後才動手，但我只誠意地望你帶了手槍來保加士利夫野外的樹林中遇我好了。

那一夜托爾斯泰簡直沒有睡覺。第二天早晨，屠格涅夫答覆他第一封信的回音到了。信寫得非常謙恭有禮：

「我親愛的里奧，尼古拉維茨先生：在答覆你的信，我只能重復的說，我在費特處對你所說的我想是我份內所應說的，那已經是給無意對敵的情感打散了，我們用不着再去想牠，我的對於你的侮辱是沒有含着絲毫怒意的，我請你恕我。……」

你的最早賤的僕人 伊凡·屠格涅夫 一八六一，五，廿七

「伊凡。彼圖魯維剛剛把我的信帶回來，那是我的僕人很魯妄地應把它送去保加士利夫的送錯去那伏斯基了。我卑抑地請求你想這一回意外的錯誤，我希望我的用人還可以在保加士利夫找到你。」

下午十點三十分

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給費特：

「我不能再忍耐來拆屠格涅夫先生給我的信了。我希望你和他還是很好，但我聽不起這個人。只除了我可以預備給他希望得到滿足之外，我和他沒有關係了。我的精神太過不安定了，我覺得他非要正式的道歉不可；我在那伏斯基已經這樣說過了。這裏就是他的答覆，我很滿意的接受了，并告知他我寬恕他的理由，並不是我們的性情不相同而是另外一個他自己要去測度的。」

「結果這信發生了遲滯，我又寄了一信給他，很苛刻的含了挑戰的意味，但到現在還沒收到他的回音，如果收到了，我只有原書不動退還給他的。……」

不久，屠格涅夫答覆他挑戰的信也到了，那封信是這樣寫着的：

「你的僕人說你要我答覆你的信，但我覺得我所要說的已經寫去給你了……：你已是願意接受我的再三所說的道歉了，那是你所要的。……：在和你永遠離隔之前——因為這樣發生的事是不能消滅和挽回的——我覺得那應該是我的任務來再重複說一次，這件事情你是對的，而錯處完全在我。我所要增加幾句的是；這裏的問題不是我願意或是不願意表示我的勇氣，只不過是我承認你有那種權利來叫我決鬥正和你有權利來恕我相同。你已經得到了你所願意的了，那我只有服從你所決定的。」

伊凡，屠格涅夫。」

這一場鬥爭并不是很快的就終止。甚至那脾氣最好的費特爲了和解這二個大小說家也拖入了這煩惱的漩渦裏。費特曾收到過托爾斯泰好些信請他不要干涉這件事情，有一封是這樣的：

「我請你不要再寫信給我了，我是要把你的信原封寄回像屠格涅夫的一樣。」

所以費特說：「我想盡了方法來使這件事完滿，結果變成了我和托爾斯泰的關係正式地完了，現在我真不知道我們的友誼怎樣才可以重新恢復。」

大約這次鬥爭的六個星期後，托爾斯泰的日記裏有這樣的一段：「最後和屠格涅夫決裂了；他完全是一個無賴之徒。但我想將來我是會屈服的，寬恕他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偉大作家的性格了。還不到四個月，托爾斯泰很後悔他這次的鬥爭。像「復活」中的尼魯杜夫（Nekhudoov）一樣，他不斷地懺悔他的罪惡，而採取一種像春天或是秋

天曉猶與高潔的空氣來洗滌他的靈魂。在這個時期中，是九月廿五日，他寫信給屠格涅夫表示歉意，並說他們很好的朋友忽然成爲仇敵那是很可惜的。他又說：「如果我對你有了侮辱，請你恕我吧！因爲我不能忍受才想到我有仇敵啊。」他不知道屠格涅夫在法國的地址，他把這封信寄去聖彼得堡的一個書店（這書店知道屠格涅夫的通訊處）請代轉交。這封信隔了三個月才達到目的地，並不是爲這件事出了岔子像屠格涅夫在十一月八日給費特的信所說的。現在把這封信譯在下面，我們可以比較明白些：

「讓我最後再來說一說關於和托爾斯泰不幸的事件罷。在經過聖彼得堡，我從「可相信的」某某（啊，這等可相信的人！）知道托爾斯泰最後給我的信已在莫思科印好流傳了出去（那封信就是他「輕視」我的），風聞說那是托爾斯泰他自己印出來的。這使我生氣了，我寄一封信向他挑戰，等我回國時，就和他去決鬥。托爾斯泰已經答應了，他說那流傳出來的謠言完全是不可信的，他又另外有一封信再三申說是怎樣地我侮辱了他，他請求我恕他，他決不能接受我的決鬥。當然，這件事情應當在這裏完了的，我只請你對他說（因爲他說如果我再和他通信他以為是侮辱的）我拋棄決鬥了。希望這件事永遠的埋葬在地下。他的信（道歉的）我已經把他毀滅了。另外有一封信他說他託大衛杜夫（Davidov）書店轉給我的，我可沒有收到。好罷，由得這件事——De Profundis罷。」

托爾斯泰在他十月分的日記某一天記下這一段：

「昨天收到了屠格涅夫一封信，他譴責我說他是懦夫和印行了我的信。我寫信給他說那是無稽之談，我又寄一封信給他，說：「你說我的舉動是不名譽而要打擱我的頭；但我想我是有罪的，請求你的寬恕，我拒絕決鬥。」」

這兩位十九世紀俄國的大小說家不和的事件，始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五月，直到翌年的正月還是互相交詈着沒有停止。事情不是這樣簡單地就完了的。因爲他們性情的不同，越是調解，仇恨越是結下去。托爾斯泰時常很苛刻地攻擊屠格涅夫個人和他的意見。屠格涅夫呢，他並不是壞脾氣的人，也並不是好勇鬥爭的。如果托爾斯泰對他稍爲尊敬一點或是不存心去擾亂他，這件不幸的事情也許不至於發生的。照我們看起來，這一個大門爭屠格涅夫是站在進攻一方面的，他既開罪了托爾斯泰，他從房裏出來的時候不向他道歉而反向毫無關係的費特夫人道歉即已經使托爾斯泰不能容忍了。

，這正如他自己說他在當時已是很興奮地衝動了。

經過這一次不和之機，這兩位小說家已陷入了絕交的狀態，中間雖經過他們的好友們調解，但還是歸於無效。直到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五月，托爾斯泰那時深受了宗教的影響使他每想到這個世界內還有一個人以他爲仇敵，他心裏總是不快樂得很。在春天，他寄去巴黎給屠格涅夫一封信，請求他忘記了過去的一切，只記得從前托爾斯泰開始他的文學生涯時期他對於屠格涅夫那種誠摯的愛。托爾斯泰甚至在他的信內這樣說：「如果在各方面都覺得我是該責罵的，就請你恕我吧！」屠格涅夫收到了這封信後，在五月八日很親熱地答覆了他說：「我真是歡喜來握你遞給我的手！」——屠格涅夫還答應了在下一次回國時即去看他。

我們要知道這兩位大小說家的言歸於好時的情形是怎樣的，我想最好不過就是去讀一讀托爾斯泰夫人的日記了。（這本日記是一九二八年倫敦 Victor Gollancz Ltd. 出版，Alexand Werh 翻譯的）在她的日記裏，有一部份像是隨筆體，是給人們參考的。

「在八月六日，我們從森馬拉（Samara）回來了，收到了屠格涅夫一封電報，說八號可以到。」（即托爾斯泰）去杜拉（Tula）迎接他，但我不知道他們在那兒怎樣的相見。屠格涅夫是一個溫和而披了白髮的老人，他形容那些單純而宏壯的事物的聲調把我們都迷惑了。他又把恩士可斯基（Anolskiy）所塑的耶穌像批評得活靈活現，使我們感到是親眼看見了一般。不一會，他又對我們談及他的狗，他也是一樣地賣力來形容牠。屠格涅夫性格的柔弱現在已是很明顯了，但是這種柔弱是天真的，像孩稚氣一樣的。在同時，他非常的仁慈與溫和。這性格的柔弱，真的就可以和「之」解釋了這整個的鬥爭了。我們舉一個例罷，他坦白地承認他害怕虎列拉。當吃飯的時候，恰好是坐了十三個人，我們就取笑說誰人會先死和誰人是怕死的。屠格涅夫舉起他的手，笑着用法文說：

「Que Celui qui craint la mort lève la main.」（願死者舉手）

除了「之」之外，沒有人舉手，而他很有禮地舉起了手，說：

「En bien, Moi aussi je veux pas mourir.」（啊，我很康健，我因此不會死的。）

「屠格涅夫住了兩天。他們始終沒有提起過前事，只是談天和辯論些抽象的問題。」之對他很友好和殷勤，但似乎

是避開真實的親密。當屠格涅夫離開我們時，他對我說：「Au revoir（再見）這一次和你會面我真歡喜了。」

「他真是不失信：Au revoir 成了事實，他在九月初又再來了。」

從此之後，兩位大小說家和好了，他們也時常通信，到一千八百八十年，托爾斯泰請屠格涅夫打山鵝，也是俄國文壇上很著名的事。

屠格涅夫本人是極端崇拜詩人普希金（Pushkin）的，適值那一年——一八八〇年——是普希金誕生八十週年的紀念，而他的紀念碑同時在莫思科行揭幕典禮，屠格涅夫回國了。主持典禮的委員會，知道托爾斯泰是討厭一切社會的慶祝和典禮的，所以請屠格涅夫去勸他來參加。爲了這個原故，屠格涅夫就在復活節後一星期去也士那亞拜訪托爾斯泰。他是很熱烈的受托爾斯泰的歡迎。爲了屠格涅夫的光榮，托爾斯泰準備好了一個團體請屠格涅夫去附近的一帶叢林打山鵝。在一個塵土漫野的春天的黃昏，托爾斯泰的夫人站在屠格涅夫的一旁等待那些山鵝飛過。當他預備好了他的槍，她就問他：「爲什麼你很久沒有寫東西了？」屠格涅夫向四圍望了一望，在他的很令人感動的坦白的表情，帶了微笑，說：「是你沒有知道吧？好，我和你說罷……無論在什麼時候當我計畫了一些事是要應該這樣的，我就給愛情的熱力撼動了！但是現在已經是過去了：我老了，既不能戀愛，又不能寫東西了。」

在托爾斯泰呢，也是一樣，屠格涅夫說起他所感受的變遷——他的生活大部分是快樂的戀愛生活。他說：「從前我有一件私事，你相信嗎？我覺得真乏味的！」「啊！」托爾斯泰驚嘆着說：「如果我是有這點福！」真的，在這事情他們的觀點根本就不相同了，而那年青的一個（托爾斯泰）掙扎着來統治自己的一切還未有達到充分的成功。

第二天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一齊出去散步，屠格涅夫就乘這機會向他說明來意了。托爾斯泰是推崇普希金是俄國最偉大的作家的，事實上這一次是要他破題兒第一遭去參加民衆敬仰的藝術家的紀念典禮了，這使屠格涅夫滿以爲他的主人會贊成的。但是托爾斯泰對於這種歡喜的，耗費的，浮誇的一切和想像的熱情，夾伴在那典禮內，那是極端討人厭的，他把屠格涅夫的請求拒絕了。在十七年以後，托爾斯泰在他的「什麼是藝術？」一書內有說明他的宗旨，但是在這裏



我們是用不着去徵引的。

我們是無從知道這兩位大小小說家那一天是怎樣的了結這件事情，但托爾斯泰夫人記了下來的是這樣：

「吃飯的鐘聲響了。衆人都到齊，只有屠格涅夫和『Z』沒有出現。等了很久，我猜到在什麼地方可以把他們找着。離屋子不遠的老樺樹林中，『Z』蓋了一所茅舍備他在天熱時可以除去蒼蠅，人客，小孩子們的攪擾，獨自一人在那裏創作的。我跑向那茅舍去，拾級而登，在開着的門兒望進去，看見了這二位作家正在很熱烈的爭辯着呢。」

屠格涅夫對於托爾斯泰這次的拒絕，很是不滿意，而且也感到雙方都沒有熱誠的友誼。不久以後，和他們二人同時齊名的朵思妥夫司基想去也士那亞拜訪托爾斯泰，他先和屠格涅夫商量過，屠格涅夫便告知他托爾斯泰的性情，朵思妥夫司基便把他所想的打銷，一年以後，他就死了。他始終沒有晤過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對他的作品是怎樣的推崇，而朵思妥夫司基對於託爾斯泰的安娜卡倫寧娜稱爲對於西方的大貢獻的人，可惜他們沒有會面，不然俄國的文壇又增加不少的資料了。

屠格涅夫已經是有幾次訪晤過託爾斯泰，留下給我們的軼事不少，使我們可以充分的明瞭這兩位大小小說家和好後的情形是怎樣。讓我來大略敘述託爾斯泰拜訪屠格涅夫罷。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七月九日，託爾斯泰去拜訪屠格涅夫了。他把星期三記錯是星期四，所以他是先到一天。他在車站看不見有車來接他，不得已就僱了一輛輕便馬車（單馬雙輪的）馭去屠格涅夫家裏。不幸得很，在黑暗中，車夫又行錯了路，直到半夜後一點才達到目的地。

屠格涅夫雖然是沒有期待託爾斯泰，但他和他的朋友詩人普隆司基（Polonski）當時住在他處（還未有安寢。普隆司基正在他的房內寫東西，他聽到了有車馬聲，他就跑出去瞧瞧，他看見一個給太陽晒得焦黑，穿了工人罩衫和掛了皮帶的農人正在開發車錢。他望着他，但認不出這農夫就是託爾斯泰，直到託爾斯泰抬起頭來望了他後，尋問地說：「是你嗎？普隆司基……」

這三個作家很親密地談天，直談到三點鐘還沒有停止。屠格涅夫那時已是很興奮了，耳鼻都漲得通紅。託爾斯泰的

聲調和態度的單純美化，又把普隆司基呆了。（因為他二十多年沒有和託爾斯泰會過面了。）

第二天，在還未吃夜飯之前一小時，人家告知屠格涅夫他的廚子吃醉了酒，不能煮菜了。起初這消息很使他混亂了一時，因為這不只是他要招待客人，廚子不能烹調是他失禮貌的，而且他自己又是向來講究吃好的。最後，沒有法子，他老人家親身入廚房了，搓着的雙手來計算怎樣切那些紅蘿蔔，和切細那些肉來炸肉排。

託爾斯泰辭別了回去後，屠格涅夫總是很慈祥地和親愛地談及他，說他是一個人（*Man*），并很熱情地說他是一個作家。

人生是短促的，自有知以來不過是幾十個寒暑，藝術呢，恐怕你一生一世都研求不盡。一個藝術家到了老，病時也只沒有法子好看的了。屠格涅夫自然也逃不出這天然的公理。自從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年初，屠格涅夫就時常生病，而且又有很多不如意的事發生。他寫信給普隆司基道：「那很像是我給一個車輪抓着了要把我生硬的拖進機器內一樣。」其病苦可知。然而他對於託爾斯泰還是沒有減了興趣。他在同年的三月廿九日給格里哥盧齊（*Grigorovich*）的信說：「我希望你能夠再和託爾斯泰來這裏。他是一個很奇怪的人，但無疑地是天才和最仁愛的人。」

唉！屠格涅夫真的病了，從他的口氣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知道自己是不久於人世的。我們讀了他的短札也為之黯然神傷，我們要失去一個大藝術家了，文壇上不免減少了光芒；我們以後更沒有他的大作來鑑賞了。讓我們來讀一讀他和託爾斯泰最後的通信罷：

屠格涅夫病了很久了，在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夏天，他收到了託爾斯泰一封信：

「得到你生病的消息，真使我忙亂極了。當我知道你的病是很危險的，我才覺出我是何等的愛你啊。我感覺到如果你真的先我而死，那我是痛苦極了……我想一切都是憂鬱病和醫生們的說謊罷，我希望我們還會再見面，在也士那亞或是在士巴古衣，由得上帝歡喜怎樣罷。當我知道你病重了，我是想去巴黎看你的。寫信給我吧，或是叫人寫也好，對我詳細地說明你的狀態罷，我將很感謝你的……我擁抱你，我的親愛的老友。」

屠格涅夫接到了他的信後，很久很久的掙扎着拿起筆來作覆，直到六月廿七（或是廿八）他痛苦地奮鬥着用鉛筆來

作信覆他，那封信是沒有署名的，就是在病榻上寫給「偉大的國民的作家」的那一封信了：

「仁慈和親愛的里奧，尼古拉維茨，——很久我沒有寫信給你，對你實說罷，我已經是離死不遠的了。無疑地我是不能復原的。我寫這封信給你對你說我是怎樣的歡喜能夠和你生在同一個時代和表明我最後的和最誠懇的請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學方面去活動罷！你所賦有的天才也是和別人所得的同一個湧泉來的。啊，如果我能夠知道我的請求對於你有一點效果，我是何等的歡喜！我是沒希望的了——那些醫生們甚至不知道我的病是什麼病，Nevrargie Stomacale Gouttouse（神經痛，胃病，風濕痛）罷。我不能行，不能吃，又不能睡覺，那甚至提起來我就討厭——我的朋友——偉大的國民作家——聽從我的請求罷！請你讓我知道你收到了這一張小紙片罷，還有讓我再多一次熱誠地擁抱你，你的夫人和你的其他的人罷……我不能再寫了……我厭倦了。」

託爾斯泰直到回去也士那亞還空擱着沒有寫信去覆他，但屠格涅夫已於八月廿二日（舊歷）死了。那并不是託爾斯泰故意不作覆，實在是他覺得屠格涅夫的信給他一個傷害，因為屠格涅夫對他在那時以為是重要的事（託爾斯泰那時正熱心於宗教，道德和社會問題）加以輕視，所以他就擱下了，滿以為等到他的心充滿了熱誠時才來覆他，但屠格涅夫收不到他的覆信，他的遺憾是如何的重大啊。

九月廿六日下午六時草完

## 蘇俄評論

第六卷二期出版

- |                      |                   |
|----------------------|-------------------|
| 關於中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周潛六 | 蘇聯共產黨十七次大會        |
| 戰爭前夜之日俄關係……楊以瑾       | 戰爭唱和下一月來之蘇聯與遠東    |
| 俄美復交與俄日衝突和緩……徐仲航     | 一月來蘇聯與歐洲「安全」運動    |
| 最近俄波關係之展望……李偉松       | 蘇聯一月來對外商業關係       |
| 蘇聯統制物價大勢……趙昕初        | 一月來蘇聯經濟建設要訊       |
| 蘇聯共產黨青年團的現勢……立之譯     | 蘇聯文學運動的結果與前途……狄博林 |
| 蘇聯與蒙古經濟關係之檢討……沫夫譯    | 一九三三年蘇聯文壇……井垣譯    |

編輯者 南蘇俄評論社  
定價 每冊大洋二角  
總代售處 南京民智書局

## 南 遊 日 記

一 空

二月七日，星期三，天氣晴暖。

今天準離滬了。

「像一隻乳燕在大海上尋找母親般的起飛，像一隻駱駝在沙漠上尋找綠洲般的出發，像一粒火種在荒原上燃燒，像一團烈焰的熾熾，」懷着這樣的心情，在許多矛盾的痛苦中，在每次的含淚的微笑中，我決定離開上海！

改了又改的南下船期，終於在今天實現；當我每次把改期的消息告訴傑兄的時候，他總是霍然地把那枝正在寫文章的筆桿擲下，欣然地說：「好！遲一天也好！」隨後，我們便戀戀地相對而談，談人生，談國事，談新學，：話仍然像長江大河般的滔滔傾流，無論如何也談不盡。

「遲一天也好！」啊，誰說離別不是人生一件痛苦的事情呢？然而現在，我們是一天也不能再遲了，就在今天，我們踏然的握別，明天，一隻不算渺小的輪船，要載我到天涯海角去。

晨起，即與佛哥分兩路向諸友辭行。在北四川路新豐社晤子蘊兄，他把他的相片一張一張送給我們，相片後面，附寫別辭，雖寥寥數語，而情緒依依，其中有一句說：「雖然總是在患難中，而我們却以笑臉相見，以笑臉相聚，如今又以笑臉相別的。」我覺得他這幾句苦語比他那張笑臉實在更令人紀念。

下午一時回家，整理行裝，二時許，與佛哥先押行李到太古碼頭，濟南輪仍停泊在對岸的浦東，半小時後才開來，我們只好在碼頭上等候。這一次我們南下，須先將中國的紙幣，兌換香港紙幣，因為上海的「中紙」，到廣州去會「貼水」；搭的又是高高飄揚着大英國旗幟的輪船，當我望着那隻濟南輪由浦東在黃浦江冉冉而來時，心裏便覺得有一種可悲可恨的力量緊緊地在我以及無數人們的身邊壓迫着。碼頭上，有許多運貨的工人們也在等候着濟南輪開來，他們三五成羣地互相談話，抽煙，用手指劃着江

上，還不時地飄出「娘婆屁」的聲音，我高高地站在碼頭的貨堆上，注視着他們，一種夸大的幻想，竟不自主地湧上我的心頭。……

三時許，船靠碼頭，我們把行李押進房艙，定好鋪位，即上岸，回家晚飯，這是我們在上海的最後一次的晚餐。妻小病微瘳，困臥床上，欲起而未起者再，欲語而未語者再，鄉女的離情，別有一般滋味，真值得去涵詠的。海澄姪兒，爬行於地板上，看見我們進來，還是那雙大眼睛注視着我們，還是那付笑臉那對酒窩兒，還是那「一聲「布爸」的歡叫，活潑的神態，到這時候更覺可愛，此出世才十五個月的小天使，還不知人間有離別事。

匆匆晚飯後，與佛哥到儀兄處，綠萍，史光諸兄已先集中，準備送船，我稍坐，即先下船，佛哥留。甫下船，張體乾，與陳孟瑜兩先生來送行。未幾，佛哥金嫂本英及六哥等亦至，我與儀兄上岸，到他處與八姑子蘆兄等打了四圍小牌，始與六哥及鄭林諸兄乘汽車到碼頭，英姊促我再到家裏一次看看家人，我不忍去。儀兄等與我倆稍談即別去，未幾，他一個人又悄悄地來，時已深夜一時，計他今晚下船，已有三次，真打破了送船的紀錄，此種依依的別緒，縱然有他那雄壯的笑容也遮掩不住的。儀兄在房艙

中，與訥生兄談甚久，我與佛哥均因倦極而入睡，他何時別去，我倆都不知覺。這樣的臨別也好，免得大家再握一次黯然的手，但我想像到他臨走的時候，看見我們兩個安然入睡，離而不別，這時候他的心中，一定增加了許多寂寞淒涼之感吧？

睡中，做一夢，甚奇。夢見船已開行，不知已抵何地，惟波浪滔滔中，船行經處，有一屋頂，渾像被水災所淹沒的鄉村的民房，屋頂上，有一老者，焚香一注，孤坐祈禱，作求援狀，兒孫三五黯然圍繞。醒時，此奇異之印象猶縈迴於腦際，心中仍惻惻不置也。

二月八日，星期四，初春般的天氣。

天未明，即醒，睡仍未足，聞小販在艙外叫賣豆腐乾、包子、熟牛筋的聲音，時腹中覺餓，未漱口即伏枕購而啖之，其味甚佳。船於上午八時始徐徐離碼頭開行，上海啊，別了！九時開飯，我等同行的六個人同在一桌吃飯，我吃三大碗，精神開始覺得活潑而飽滿起來。飯後，船已駛出吳淞口外，在艙內讀文學季刊及文藝自由論辯集，未終卷，拋書午睡，甚酣，醒時，已下午四時矣。即起，披大衣，上船尾甲板上散步，夕陽西下，正海上黃昏的時候，雲天晴朗，一碧無涯，爽風吹襟，渾如初春天氣。極目



望去，水天相接，鳥嶼成列，一螺青翠，掩映於波光夕照之中，如仙山焉，大概已入浙江界矣。海鷗三五，旋旋跟船尾飛鳴，時作團團舞，可愛的海上伴侶！晚飯後，風平浪靜，在船中舒適逾恆，梗生兄清唱「霸王別姬」一曲，纏纏綿綿，可樂亦可笑。未幾，借來胡琴一隻，梗生拉胡琴，而誦生兄唱「坐宮」一曲，聲音雄壯，聞之則又令人心胸瀟灑，唱畢，乃相顧拍掌大笑。讀自由論辯集關於大衆文藝者完，及入睡，仍甚酣，無一夢。

二月九日，星期五，天氣晴暖。

晨六時即起，從艙內的圓窗望出去，只見太陽如火球般浮出海面，光芒萬丈，金光奪目，波濤雲彩，均染金色，蔚爲壯觀，到此方知所謂朝暾者之可愛。用咖啡牛乳一盞，即伏在鋪蓋上寫日記。八時半，早飯，飯後，略進水菓，即到甲板上呼吸海風。甲板上，有紅梅數十株，連盆，以蔑織之長笠護之，散置船上，適爲由中央運往廈門之兵士所利用，移集成屏，以爲遮風之具，梅花到此，也不清高了。移時，回艙房，仍伏鋪蓋寫文藝論文一篇，直至下午二時半始竣事。外寫致筱兄信及家信各一封，預備明天船靠廈門時一併附郵。論文乃在滬時筱兄囑我寫的，因行色匆匆，未果，心殊不安，前日筱兄送船時，我曾對他

說，在船上無論如何要寫成趕船至廈門時發出，他說恐怕船上不能寫東西，固不料我們此次海行，風波毫無，出人意外，且精神上曾比在滬時愉快得多，飽滿得多，寫一篇三千字左右的論文，殊不難一揮而就。稿脫，如釋重負，微覺倦困，肩部且酸，蓋因寫稿時坐得不舒適之故。乃略事休息，聞船上之茶房言，廈門當此次十九路軍失敗退出時，閩人及台灣人排粵甚烈，打死許多僑廈的廣東人，厥狀至慘。最後，他說：「總歸是十九路不好，累死廣東人哉！」語畢，我搖頭嘆息。旋又與同艙之勳匪下級軍官某談江西勳匪事，此人頭腦尙清楚，態度亦樸素。晚飯後，復到甲板上散步，俯望海水，作深綠色，此時除青天碧海，相對茫茫而外，別無他物。夜，氣候覺微熱，睡不大熟。茶房謂，明早船可抵廈門，我等準備登岸痛遊一天，並憑吊廣東的陳涉們揭竿之地。

二月十日，星期六，天氣晴熱。

上午十時，船靠廈門，十一時，我們重整衣冠，從碼頭登岸，實現我們在計劃中的「廈門之遊」。

這一天，天氣很熱。我們從上海穿來的冬天西裝，都覺得非常累贅，大衣當然要宣告下野了。在上海，當我們離去之前幾天，天氣雖然暖了一些，但充其量也不過像初

春的天氣，那時候大家還在擔憂恐怕還有一次大冷，說不定更會再下一次雪，因為據我們年來的經驗：上海是要冷到舊曆正二月的，在臘月裏得到一兩天暖和他的天氣，已經是不很容易的了。可是，僅僅隔了兩天的工夫，在廈門，那簡直完全兩樣：烈日當空，氣候是百分之八十的熱，風也是道地的南風，四圍的樹木，都擁着繁茂的綠葉，如果不是在大街上看見人家在寫着「天香國色，人壽年豐」的春聯，和街上擺的年糕，那簡直令人忘記這是舊曆十二月廿七日，所謂歲暮年殘的時候，而以爲已經是夏天了呢？在南國的懷抱裏，確實是別有一番風味的。

渡出碼頭，我們同行的七個人，公舉佛哥做嚮導，沿中山馬路北行。中山馬路爲廈門市的南京路，是一條很繁華的柏油大馬路，路面很寬，兩旁矗立着商店的洋樓大廈，像上海；不過路旁的建築都有騎樓，却像廣州。是的，廈門這個地方，可以說是上海和廣州的混血兒：街道，商店，行人的服裝，……隨處都可以看出這混血兒的特徵，尤其是年輕的女人們，有上海的摩登狗兒氣，也有廣州的健康美人氣。大概廈門位於上海和廣州的中間，在物質文化方面，都同時受了上海和廣州的影響。此外，因爲此地是南洋一帶的華僑的故鄉，他們由南洋回到故鄉來，也自

然而地帶給故鄉以一些南洋的風味，這一點在富人們的住宅上表現最明顯：那是洋樓式的建築，可是「中西合璧」，洋樓上，有中國式的柵欄，上置花盆，門戶和窗口，都是中國式的。可是，這些建築的外面，如瓦，壁及圍牆，却愛塗上鮮麗奪目的各種顏色，其中以橙黃與朱紅色爲最多，這是十足的南洋風味了。

雖然過了兩天的海船生活，但因爲天氣晴朗，一點也沒有風浪的原故，我們大家的精神都意外的愉快，「廈門之遊」，更是我們在渴望中的一個登岸的旅行，所以，在六個鐘頭的短促時間，我們却遊了廈門四個名勝的地方：即中山公園，虎溪山，醉仙巖，及南普陀。

### 1 中山公園

沿中山路向北步行約十五分鐘，便到中山公園。老早便聽人家說，廈門的中山公園爲南中國第一的公園，全國的公園中，除北平的中央公園外，無甚匹者，現在身歷其境，覺得果然不錯。

此園兼有人工和天然之美。面積雖然不十分大，却修飾得整齊清潔，小巧玲瓏。有山，有石，有池，有亭臺，有很寬整的士敏土築成的道路，路旁繁植着棕櫚，銀樺及台灣相思等樹木，均夾道成蔭，青翠欲滴。園門朝南，建築

如圖的牌樓式，我們從圍門魚貫而入，離圍門約五丈之遠，有草地一方，在如茵的綠草中，置以大石製成之地球模型，外畫五大洲之略圖，其上，有雄獅高踞，昂然直視，作睡獅猛起狀，亦以黑石彫成，神態活肖，發人深省。折而南，行數十步，抵崎山亭，石壁巍峨，高數丈，闊如之，遠望如矗入雲表，大榕樹盤錯其間，綠葉杳杳，籠罩如傘狀。沿石級盤迴而上，如入幽山，幾不知此處爲都市之公園。石壁之上，最前，刻有「萬壑雲根」四大字，方可登尺；再上，爲「二巡鷺江」，乃紀念乾隆二次遊廈門之刻石，鷺江者，廈門之別名也。再上，石更奇偉，上刻「石瘦松肥，雲癡鶴老」八個大字，崎山亭翼然臨其上，亦鑿石而成者。登崎山亭，廈門全境，一望可收。其東南爲虎溪山，怪石嶙峋，隱約可見。南爲鼓浪嶼，距廈門僅一衣帶水。西北爲筲管港，負山帶海，春水粼粼，風帆出沒，與飛鳥相爭，風景如畫。佛哥對我說，筲管港者，也是明末民族英雄鄭成功死禦清師的一個古蹟，相傳清水師由順治皇帝親率，來攻廈門，甫入筲管港，卽爲鄭成功自山架砲猛擊，清水師全軍覆沒，順治且爲砲火所毀，僅留一髮辮歸葬，朝廷恥而諱之；順治之暴死，爲清代一噫謎，其原因諱莫如深，言人人殊，此傳說不無相當根據云。下

崎山亭，西行數步，亂石錯列，步履艱難，石徑上下，紅梅遍開，清香撲鼻，循徑行，折而北，有石屋龐然，下鑿爲洞，入其間，涼風習習，沁人心脾。再西，過石橋，小溪繞其左，方池環其右，晴川歷歷，水綠如油，池中有亭，周圍均有紅色之石欄圍繞，雖人工造成，亦別有風緻。繞池行，轉東，爲運動場，烈日之下，有青年男女多人，方作網球戲，意甚樂。復東行，卽出圍門，回望崎山亭，石瘦榕肥，猶作招人之態。

## 2. 虎溪山

出中山公園，朱君夫婦因穿大衣上岸，熱不可當且，不良於行，乃先回船。臍下我們六個人，還遊興勃勃，仍步行向前，一探虎溪山之幽勝。

遊山第一要有好的同伴，才有味趣。我們六個人之中，除儲益明兄比較沈默寡言外，佛哥之個個不羈，辣老之風流儒雅，立齋之滑稽幽默，梗生之旖旎多情，我也有幾分孩子的活潑氣；有這種種個性不同組成的遊伴，尋山探谷，確確增加了許多興趣。

虎溪山在廈門之東南，中山馬路盡頭，有一新築的柏油馬路可直達，僅半里路之遠。

我們在烈日之下，走在馬路上，臭汗淋漓，熱不可當

立齋兄脫下駱駝絨的長袍，居然有「短衣射虎」之勢；我把帽子斜戴，手持杖子，雀躍而前，活像一個「小卓別林」。大家談談笑笑，不知不覺已到了虎溪山下。

山並不高，可是巉巖錯列，乃蔚為奇觀，大石雜然紛陳，如懸柱，如列筍，如睡獅，如猛虎，形態萬千，令人應接不暇。我們拾石級而上，行數步，左有一石洞甚大，望之頗幽奧，泉流其下，涼風逼人。再上，過石橋，為三笑石，其故事情不能稽考，惟附近有人在石上刻詩一首，文曰：「姮娥一輟然，少女亦豎可。色色即空空，何處天華墮。大笑成三人，明月清風我。」寥寥數句，饒有禪意。過三笑石，徑盡，抵一空塔，舉首仰望，有石峯高約五丈，矗入雲表，其大如城樓，則海月樓也。樓之半腰，刻「稜層」二大字，方二丈，下刻「虎溪夜月」四字，字體峭枝如虎溪石。石樓之下，有洞三，中供伏虎和尚及佛

像。樓之前，有石虎蹲於塔前，虎頭甚偉，即相傳伏虎和尚所伏虎。太虛和尚刻一律於海月樓下，文曰：「峯石獨超羣，風來吼欲聞。活泉終到海，揭幽遠生雲。樹枝潮青漲，岩端月白分。曉煙凝巖市，樓外日初昇。」附一小跋，謂「丁卯秋，虎溪岩海月樓落成，值南普陀佛學院之暇，訪會泉法師夜話，以□□□。」下三字，已不復憶。登海月樓，窮其頂，折而東，攀援而上，不徑如懸梯，夾於兩大石峯之間，如入蜀道；石梯盡，抵虎溪山巔，俯望廈門，房屋鱗比，海上風帆點點，如兒童所戲的紙船。乃稍憩，梗生兄昂然立於一懸崖上，唱京調之「採陰山」數句，雄音起處，萬谷響應。白鷺洞在懸崖之下，惜無徑可通，未能如願一遊。乃下山，抵虎溪禪寺，尋舊路而返。

(未完)

## 營業部啓事：

本社南京分社出版之新學半月刊，因為某種原因，暫時停刊。凡半月刊定戶有願改讀月刊者，請速將定單號碼，定閱日期，所定期數開示，當即改寄本刊，此啓。



## 車廂裏

羅夜琴

嘴裏啣着一個短短的煙蒂兒。鴨嘴的帽子又髒又爛的歪戴在後腦頂上。像麻雀的巢一樣，頭髮蓬在前額邊。眼珠子惶惶地一開又一閉。左手還塞在褲袋裏，另一支手就那麼疲倦地而又習慣地去扯那敲鐘的繩子。

「噹噹噹噹……」

跟着這鐘聲，那矮欄靠近的牆壁上的兩個小洞門就「拍」的開了。探出一顆好像剛從睡眠中醒來的頭腦。眼呀，鼻呀，嘴呀都是呆的。總之，那就是一張毫無表情的平板的臉，相類書店裏的店員和鐘表舖裏以及百貨商店裏的伙計底臉。那麼高傲，嚴肅，冰冷的臉。一個機械裏製造出來的臉，典型的臉呀！我對於這種臉的感想可以說是壞極了。我簡直有點懷恨似地。

同坐在一張長靠椅上的農夫模樣的青年，他這時已起身到那矮欄邊去向那個討厭的臉買票了。他買好便回轉頭望了望我，那麼誠意地叫着：「先生！你也是搭這次慢

車嗎？」

「是的。」

「那麼，不買票嗎？」

「買的！」我點了點頭站起來伸着懶腰。

「買啊！車就快到了！」那麼忠實的微笑。

假如那個典型的臉，不是賣票員的臉，那我簡直是不會理他。就是他有所祈求於我，而我却也會變成比他更高傲，更嚴肅，更冰冷的。但是事實上是他也不會有所祈求於我的事情，而自己却是正要向他購買車票，這真是一樁可厭的事……

「三等的，多少錢一張？」

「四塊五！」冷冷的回答，好像是受了誰的氣，又像

是幾天沒有吃飯似地。

將「四塊五」毛錢望小洞門裏丟了進去，於是又裝着不屑的臉掉過來，不相一下地；可是他却也不聲響地將票



子放在那小洞的隘上，不是我自己等得有些不耐煩而回過頭去聽一下的話，我想，他永也不會招呼我一聲的。

買好票，走進了月台。在那扇柵欄門口，驗票的將票子仔細的驗了一下，也許他能從這車票上發現偽造的破綻似的。最後，他把票子剪了一個眼，給還我；一雙老鼠一樣的眼珠子打掃了我一下。我覺得不愉快，我覺得這是不好的預兆。但是這是什麼意識呢？於是又在查行李的老總們的面前將我僅有的行李——一口綠布的箱子打開。內面是一些夏天的衣服，一些零亂的書箱，在老總們的眼中，這些東西又一一的翻過了一回，於是更顯得零亂的不堪了。剛把箱子關好，老總們的眼珠子又在打掃着我。我覺得我自己這個人又在受第二次的檢驗了，像受法官判定死刑時的罪犯一樣，我覺着心悸。

車是總等也還沒有來，人站在月台上，夕陽就把你的影子拉得長長地。一個臉黑得和炭塊一樣的高個子的大漢，可是斷了條左腿，左腋下撐着一根杖子。一拐一拐走來，洋溢着喜悅的微笑：「同志！可有筆？」

「有的。可是祇有鉛筆。」

「行了！請借我用一下，寫一個信封。」

我把鉛筆遞給他，於是我們便說起話來了，熱烈地通

了姓名。他是一個十足的四川人。最後他却突然地那麼問了一句——

「買了票子嗎？」

「買了的！爲什麼？」

「唉！」嘆了口氣，幾乎是懊喪似地說，「你假如沒有買便好了，我這裏有的是「護照」，坐車自然可以不要買票啦！那麼，不就可以省些錢麼？出門的人！」停了停又說，「錢這個東西簡直壞透了，你年紀輕的不曉得，出門的人就少不得一個，差一個都沒有辦法。得你死，你就不得不死。作弄人的都是錢……」

我微笑的領着首。

這時旅客漸漸來漸多了，在人叢中，一個使我注意的聲音吹來了。再聽清楚些，那是——

「高奇夫！高奇夫！」

奇怪，我的心怔了一下，馬上眼珠子就四下裏去探索，誰在叫我呢？突然右手臂被人捉住了；又是一個驚駭，翻過頭去——

「啊！是你？」

幾乎是不相信有這樣的事出現在這裏，喜悅和懷疑佔據了整個的心。我熟視久別的友人的臉。他的眼珠子黃了

，一個馬車夫一樣，鬍子是開了許多時日沒有修剪了。我握着他底手——

「你瘦了許多。可是，阿龍！你爲什麼也到這裏來了呢？」

「那我來先問你，你爲什麼也到這裏來了呢？」

「難道也是爲了吃飯的原故嗎？」

「難道你不是爲了吃飯的原故嗎？」

對視着互相地苦笑了一下。

「你那天到武漢的？可是這回一直到長沙嗎？」禁不住又這樣的問了。

「啊！你問我？我却還忘記了。我是昨天到的，昨天晚上沒有過江，在漢口一個朋友家住的。今早晨又起得晏，弄到兩點鐘的時候才過江來找你，到你姐姐家，你姐姐正在着急。她見我去了，才把你去長沙的事告訴我。她說，你剛剛被黃包車夫拖起走了一刻，郵差便來了，家裏寄來了一封信，哪！在這兒！」說着，衣袋抽出一封信來交給我：「她要我送來，叫你回去，莫去長沙好了。……」什麼信？又是爸爸從南昌寄來的。連忙抽出信來看：一張毛邊紙寫的——

奇兒：接信後望速回來，你母親病重得很。前接荆兒

信云，你要去長沙，現在不要去，回來吧！千萬千萬。此囑！

父×字 十一月初六日

看過了以後，却呆了半響。母親的病是否因我回去便得好，是不知道的。而我現在不能不要去長沙了。我將信望袋裏一塞，望着阿龍；阿龍也在旁邊替我憂鬱着。

「我說，阿龍！我是不能回去的！你回去跟我姐姐說，說我已經決定要走了，你知道我是這樣的一個人，你快些回去吧！車子快要來了。」

「那麼，我送你上車！」

「不必！我正要送你回去，我可不需要你送的。我會難過。……」

「那麼，我祝福你！老弟！你也不要送我。你自己努力奮鬥去吧！」

握了握手便分別了，我望着他瘦長的背影在人羣中消逝，我苦惱地思想着這個人，也苦惱地思想着自己。……

遠遠的啣了一聲，劃着弧線的鐵軌和一方一方的枕木便發着抖；於是一個使法的魔鬼似地，吐着白的汽，冒着黑的煙，整天價響的滑了來，一直滑到月台邊才慢慢地喘着氣停住。一些看風景和買菓物的頭，在列車的窗子中冒

出來，像要把那小小的窗口擠破似地。

「森君！森君！」我招呼着那個四川人。

「我們到二等車箱去吧！」

「不，就三等的好吧！」

「哎喲！你這人真……怕什麼？」

「……「真老實」是嗎？對了！等下省得和別人麻煩。」

「那麼，再見！」

於是一拐一拐的挾着行李到二等車箱裏去了。我思想

他說「那麼，再見！」時的臉，是一個鄙視別人的表情。

對了！他剛才說我「真……」，不是「真老實」嗎？再加

上一個鄙視的表情，不是鄙視着我，意思說「你不佩服一

個「出門的人」。麼？」

發覺了自己是愣在這兒時，許多旅客們都像一窩蜂般

的湧上了列車，等我爬上一個車箱時，這裏已經坐了許多

人，幾乎是擠着坐了。找了一個位子坐定之後，再來打

量使我不解的車廂。為什麼只有四個窗子？為什麼這些機

子要縱的擺着？總之，這不像是一個三等的車廂，像堆行

李或運輸貨物的車廂。簡直比較一個物質文明發達的都市

裏的公共毛廬還不如。

「不通空氣！又髒又臭！」一個也許是那軍官的太太  
模樣的婦人說。她也是在和那軍官談講着這車廂。

獨腳的四川人提着行李忽然拐進這車廂來了，像一個

貓將要去攫取老鼠似地，眼珠子四下裏探索着。在第二次

的探索當中，望着了我，笑着說：「高！喲，你在這裏呢

？幾乎每個車廂裏都尋找過。……那兒有空位子沒有？」

「你找找看！為什麼不到那邊去坐呢？」

「滿了滿了！擠不下。」

他走到我眼前便在我對面的屁股之間又擠進了一個屁

股去；他說，「這裏比較行了。那邊滿得幾乎站的地方也

沒有。客真多咧！」

「可不是！這裏也擠啊！」

忽然他這麼說：「真不得了！高同志！我家裏又打仗

了！」

「你家難道沒有搬出來嗎？」

「沒有！××兩叔姪總是天天這麼打，我家是C縣，

靠近Y州，現在正從Y州打到我家家鄉去了。問了許久就沒

有接到家裏的信，報紙也沒有看過。你曉得，我剛才在那

邊碰着一個從前同事的同鄉。……」

「哦！」我茫然的回答了這聲，自己的心情簡直是變

亂，奔個到極點。

經過了一些騷動，響叫，車子滾動了。這個小站是靠近武昌的城市的。叫通湘門站。從窗口丟出眼光去，還可以看到武昌的錫一樣的城郭在暮夕的灰暗中旋轉，旋轉；於是又慢慢的退縮着，退縮着，以至漸漸的和空氣湊成一色，消逝了。

列車蛇一樣的，蜿蜒的蝕入了山中，山中原有的寂靜突破了。在車廂中，獨自個兒的煩燥着，於是覺着寂寞和空虛起來。

「森君！你以前是在軍隊中幹事的罷？」

「對了！當連長。」他說，「當了一輩子的連長。你瞧，我這條左腿就那年在桂林給一粒子彈打斷了骨頭的。後來醫生索性給我割斷了。我在醫院裏住了幾個月，因為看見一批批的傷兵從前方抬來，給醫生治好了，又開到前方去。人家說醫生是慈善的，我却不信。於是，我和幾個同志便被這件事激得太忿怒了。一個晚上，各懷了一支駁殼把那分院裏醫生殺個乾盡，就連夜逃走，一直到長沙，武昌。……這麼混了幾年。……」

「……………」我驚駭着這人。

「講起資格來，我還是『黃埔』第三期的呢！哈哈！」

老革命者！可是，幸而還沒有成烈士，不過，我的左腿還是殘廢了。所以我說，半料子的烈士還是走不掉的呢！哈哈……」

「哦！」

車是發狂的走着，轟着。

夜是更黑得透，更深沉起來。三十里路的一個小站，就夠你挨的。車雖然走得快，可是還嫌牠好像慢了。這次又在一個小站中停了下來，這裏有着狹窄的街道，可以看出這街道是非常的骯髒而且盡是些茶坊飯館之類的店舖。

又湧進了許多人，本來是已經坐着就覺得給擁擠得幾乎是透不過一口氣來。現在可更給擠得要命了。車休息了十分鐘以後，又發狂的跑了起來。夜風從窗口和兩邊的門口吹進來，我雖然在人縫中間擠着，可是因為身上的衣服少，仍然是覺着寒冷。

在我的對面，獨腳的森君的左邊加了一個蓬頭垢面的婦人，她是一個鄉村中的婦人，帶着一個愛哭的孩子。孩子還不滿四歲，一個癩痢頭，鼻涕流着，眼淚流着，用力的嘶聲叫着。這嬰孩像失却了母親的，可是我在心裏說：「孩子！你不是在你母親的懷裏嗎？」於是想着自己，却暗暗的把眼淚流到肚子裏去，而鼻梁上却酸酸地。

查票員是一個極麻煩的東西，我自從湘通門站坐上這車子，這位戴着近視眼鏡的查票員先生却已經來了幾次。這時，在一個白邊的制帽下又擺着那冰冷的面孔來了。查到我對面的那位鄉下婦人，照例地，把他那個沒有捉着鉛筆和紙條的而却在指縫間夾了煙捲的右手伸向那婦人的身邊。婦人還一面在慰撫着自己的哭孩子，一面却非常出乎意外似地看着查票員的臉，和那張着的手。

「票子？」查票員說。

「什麼？」那婦人說，「可是要錢？」

「不，票子！」

「票子？」婦人的臉上，現出了爲難和驚駭的神情。

於是旁邊的人却以爲她不懂，替她解釋着說：「他是

查票的先生，他要你坐車的票子。」停了停又補充着說，

「要你坐車的車票。……」

「票子？」婦人愕然的問，像完全不懂。

「對了！」查票員後面的那個老總說。

「快給我瞧瞧！不要你一個人來挨我的時間。聽着沒

有？」右手仍舊伸着，幾乎要貼近她底胸部。

「但是，喂！先生，車票多少錢一張呢？」

「……」一個驚駭，一個疑問，使查票員怔了一下

。於是嚴肅地說：「哦！你沒有買票子，想混過去嗎？」

「先生！沒有錢。」

「就這樣可以坐車嗎？」

「先生！實在沒有錢。」

哀求的眼光釘住查票員的臉，而查票員却是照例地遇着沒有車票的人時所使用那副面孔擺開。鼻子裏哼了一聲兒就說：「那是萬萬不行的，知道嗎？如果沒有錢不買票就可以坐車子，那麼，這許多都可以不給錢買車票而安安樂樂的坐我們的車子了。那不行！」

「先生！實在沒有錢！」

「真的嗎？不能補票嗎？」

「沒有錢的原故，先生！我丈夫當兵去了！」

「好，等下來理會你。」

查票員於是又一路查過去了，我替這婦人着急着，是

的，「好，等下來理會你！」這話多使人心悸，「等下」

「理會」，他將用怎樣的手段來「理會」她呢？不如說來

「制裁」她呢？

「嫂子！」森君向着她。「你到那裏去的呢？」

「啊！到長沙啊！先生！我丈夫還是今年六月間出門去了的，沒有一封信來。一直到上月才聽到鄰舍的阿章



說他在長沙的馬路上挑泥塊。阿章還問了他爲什麼不回家，他說他當了幾個月兵來，後來又逃到長沙做苦力。先生！他出門的時候只剩下一塊錢，可憐又有這個拖屍鬼！」說時指着哭孩子，「不然，先生！我老早就尋死去啦！你說，一塊錢能用幾久，他在外面當兵又不寄一個錢回來，我才去替人家做工夫。可憐，這孩子並不是本來愛哭；他出門後，這孩子便生病，直到現在，從來沒有吃過一口菜湯。先生！替人家做工夫還賺不到飯吃，那裏有錢去請大夫給孩子醫病呢？後來自己又生病啦！於是只得歇下了工。餓嗎？那幾乎是常事了。先生！我不是看這孩子的面，我老早就活不得這……命……了……」嗚咽着，淚珠子就流出了眼珠子哪。

「你丈夫爲什麼要出門去呢？」森君這麼問。

「唉！先生！在家死守那裏來的吃呢？」

「難道你丈夫沒有職業的嗎？」

「職業？」她說，「從前是耕田的，單人隻手，怎樣能維持一家人。在從前，他替人家做長工，一娶了我，便弄不來了。後來要再嫁我，因爲我又生下了這孩子，所以才沒有嫁成功，於是越難維持不了。舊年的大水又把屋子冲了，田也沒有作了。他才決意要出門去買氣力，但一走

就幾個月沒有人回來，扔下妻兒在家裏，信也沒有一封。你想，不是不如早死嗎？」

「他去當兵？」

「可不是？聽說他當兵也當了幾個月。」

「唉！當兵又那裏賺得錢着呢？十幾個月不關輪是常事。我是過來人，嫂子！」森君興奮的說，「當兵？好便留得命着，不好嗎？一粒子彈就送你歸西天！」

「現在聽說他在長沙呢！」

「長沙什麼地方？」

「馬路上做苦力。先生！我也不曉得。阿章也不記得，只說在馬路遇着他。」

「糟糕！你這樣去不是很渺茫的嗎？」

「去找找看啊！」又嗚咽着。

「唉！森君嘆了口氣，向我說，「高同志！長沙又多一個乞丐呢！」

「……………」我苦笑了一下。

這時查票員帶着老總爺回來了。婦人的臉上現着驚恐的表情，查票員走到婦人身邊說：「怎麼樣呢？」

「求求你放過，老爺！」

「那可不行。」

「實在沒有錢啊！老爺，先生！」

「就這樣嗎？可以。把他帶過去。」

「走！」老總說，「走呀！」

於是婦人帶着哭孩子跟着查票員出了車廂，後面的老總也苦着脸。

「快到岳州了。」

「差十多里路了。」

在旁人的說話中，我知道了車子已經走了許多路了，而且快到岳州了。

車在岳州停了下來，車廂裏也下去許多人，可是增加上來的却還更多。一個少女提着一個包裹在我身邊坐下了。這少女是美麗的，看去似乎帶些病容。本來我就感到身上很冷，現在這少女坐在我身邊，我却忘記了一切，我想到了性感問題，怪神祕啊！我對於這陌生的少女猛的發生非常熱烈的愛情。藉着擁擠的機會，我緊緊的靠着她，我的身體發燒了，流亡的心是被這少女抓去了。

——啊！青春的火，愛情的火！

車又開了，在車身的搖動中，我像一個嬰孩睡在搖籃裏一樣，頭靠在少女的肩上靜靜地睡着了。

在醒來的時候，這少女的臉上正顯現着厭倦的表情，我才發覺我自己是太魯莽了，於是才伸起腰來，打着呵欠。而這少女却默默地。蹙着眉頭。

「你難道討厭我嗎？」我心裏說。

車又在一個小站上停住了。於是又下去了幾個人，這少女也站起身來，在一個中年婦人上車的時候，她招呼着：「二姨！二姨！」

「鳳啊！來啦！二姨說。」

於是她們細細的說着下車去了。我心裏感到一種絕大的失望，想想，却自己好笑起來了。

在幾個老總進來之後，接着便是一批犯人，一共有十來個，而押的老總們也有十來個。這車廂真是要擠破哪！老總們把四面的窗戶都關起來，風雖然是沒有吹進來，可是這許多人在這小小的一個車廂中呼吸，真使人窒息着啊！

「押到長沙去的吧？」一個人問那老總。

「是的呀！多麻煩的差事啊！」

「這些是什麼人呢，土匪，紅軍？」

「強盜。打劫的。」

獨腳的森君却又扯上了，他問着那些犯人說：「你們

都年青呀！爲什麼做強盜去呢？」

強盜們一概都丟了他一眼，不理他。

「爲什麼？」突然那邊角落中一個說，「餓啦！冷啦！爲什麼？」不服氣似地。

……嗵嗵……

有人在拍門，守門的老總叫了起來：「誰？」

「我。」門外的聲音。

「你是誰？」

「查票的啊！」

「不開門！要查什麼票？這裏有的是犯人，放走了——

個你能賠不？」

「啊啊！查票總是要查的啊！」

總老們索性不理他，敲門的聲音也消逝了。

煩惱着，疲倦着，在這窒息的車廂中，感着那麼壓迫的。因爲人是異樣的頹喪，所以在這種情形下，還是能睡着的。

醒來時，天已亮透，朝陽掛在山尖上，照着這飛跑的車子跑向南方。在許多的人要求聲中，老總們終於將窗子

打了開來。紫色的陽光在車中劃着歪斜的殘條。

我站起身來深深的呼了一口氣。

大約是十二鐘的光景吧！聽見了飛機的聲音，看見了那許多高屋子的城市。

「長沙到了！」

嚷着嚷着就到了北站，於是好些人下車去了。在這裏却上來了許多挑夫。

車子蠕行在軌上慢慢的朝東站滑去，兩邊的低矮的屋子裏正在做着中飯，在車中，還可以嗅到從窗口吹來的辣椒氣，於是許多人打着噴嚏。

我想：唔，長沙確實是到了。

車身在抖戰了一下之後停了下來，騾動和騾鬧中，一雙帶着希望的眼珠子在我面前憂鬱着，提着我的箱子，「先生：我給你提行李。」於是又有另外一雙老做生意的眼珠子在我面前笑着，「先生——」這麼叫了一聲，恭敬地給了我一張印刷了「金臺旅館」的片子。

我非常失措，打着呵欠站起來伸了一伸腿。

# 母 與 子

白 木

中已經完全成熟了。

太陽遠遠地隱在一帶松林的背後漸漸沉落下去，那血紅的光球彷彿是一團火種，燒紅了遼闊的碧空，燒紅了平坦的大地，又彷彿那熊熊的火星落在每一個村落的中間，落在每一座矮小的屋內，又落在每一個農人的心上，冒起熄滅不了的赤熱的火簇。

這是黃昏的時候，在這周圍五十多里路的村子裏面，正是籠罩着一種異樣的，激昂的，壯烈的空氣，雖然秋已經在流水中，落葉上，蟲鳴聲裏充分顯示出一種蕭殺的，淒冷的，頹喪的意味，可是這時候的人心却正像盛夏的夏天一般，長期鬱積着的無可伸訴的一種悲憤使得每一個人變得這樣熱烈，深沉，和堅定，彷彿是一頭頭抱着死鬥決心的困獸。

一個不平常的事變的醞釀在每一個人這樣堅決的心情

在很早時候，岳王廟前面的一塊空地上已經聚集着好多人，現在這些人却愈來愈多了，在四周的每一條路上像潮水一般的人流都望這一邊湧來，農夫們做完了他們的工，並不回到家裏去，逕直的向這裏走來。這人羣裏面，沒有孩子，沒有老人，不論是男的女的，都是很結實，很壯健的，一個時刻可以趕上幾十里路的年青伙子，無疑的，這是周圍五十多里路以內的最精銳的隊伍的集合。

太陽已經有半個沉沒到地平線的下邊去。夜色漸漸地模糊起來了，在那曠大的空場上已經擠滿了人頭。空氣裏張着一片洪大的同時又急促的雜噪，裏面包含着說話聲，和低沉的嘆息聲。每一個人的緊張的心內大家都是牢記着他們三個被難的朋友，爲着繳不出租給王老虎的家裏人關進了牢裏去，王老虎他們爲什麼不想想張潮生是一個五十三歲的有病的老人，一個連牢自然性命沒有了，他的死實

在太使人傷心！還有兩個的命運究竟怎麼樣誰能猜得透呢？死，兩個窮人他們並不算得一回什麼事，今天收租船照樣在各個村落裏橫行，要打要罵都由得他們，現在大家自然應該會在一起商量出一個辦法來。一個疑問他們永遠解答不出的，爲什麼有錢人世世代代都要和窮人作對？王老虎這綽號從他們的曾祖父到現在，足足有了四代都是沿襲着，而且一代比一代都來得凶了。

岳王廟的大殿裏面已經亮起搖搖的燈火，反射出充滿在整個大殿內的輪廓的陰影，就在那燭火的前面，以及充滿着陰影的每一塊平滑的方磚地上，都在顫動着一些伏地祈禱的人影，他們跪到地上去，磕着響頭，好久好久不起來，嘴裏無聲的默禱着，彷彿在說：

「岳王爺：你得用保佑大宋國家的赤誠來保佑我們，我們爲的祇在求生，我們的心地是坦白的！」

在岳王爺神像前面跪着的這些人顯然充滿着宗教的情緒，他們的內心固然是那樣激昂，可是他們的神色却是非常嚴肅的。

突然，在場地的一個角子上面高高地伸出一個頭來，接着就對着這些人羣發出一種尖銳的叫聲，在模糊的夜色中，要憑着眼睛來辨別出說話的是什麼人已經是不可能的

了，但是那聲音是非常熟悉的，那是一個女人，是王家村已經死去的王老獅的女兒。是一個男人的棄婦，也就這道個大集會的發動者。

她的聲音是那樣充滿着力和熱，在淒涼的夜氣中顫抖地激動地喊着：

「各位！請大家不要做聲，有幾句緊要的話要說一說：

「第一：今年年頭壞是實情，大家生活過不去，那有錢來繳租？我們現在一齊上王老虎莊上去，要他答應今年的租到收成好的年頭再繳！……」

這聲音像魔鬼的哭訴一般，一句句話都打到每個人的心內，引出種種不同的反應。於是全場人都騷動起來了，有好多人瘋狂地齊唱和着：

「贊成！」一切雜亂的噪聲緊跟着像節令日的集會似的發生了。

而這時候，那站在檯子上的女人又在叫喊着：

「大家不要做聲，一點聲音都不許有，還有緊要的話：

「還有幾天前他們捉去的張潮生三個人，張潮生已經死了，其餘兩個還是關着。他們有什麼罪？不過和我們一



樣沒有錢，死是不應該，關禁也是不應該的。我們要問王老虎收回人來，死了的漲潮生要他好好地埋殮！

「我們要一起走，贊成我的話的跟着一起走！」

「好！大家走！」

人心興奮，每一個人的四肢都在發抖。在這場子裏，僅僅有一小半人預先知道要這樣做的，還有一大半人在熱情的激蕩中有許多也是準備走了，但也有胆子太小，平素對於王老虎積累的畏懼使得他們心抱猶豫的。

「王老虎是不能隨便惹的！」

「什麼隨便不隨便，不願意活受罪的走！」

「那個心裏怕！就把他的妹子送上那壞東西的門！」

人羣裏有一個人這樣喊着，這就是趙二，他的妹子在三年前給王老虎逼着去做小，他說話時牙關咬緊，這一股氣憤想不到今天能有機會發洩，他自言自語道：「王老虎這壞蛋今天準得吃老子的一拳！」

「走！誰是好漢誰先拔腳！」

「那個不走就是生就的賤坯，是狗！」

「看王老虎有本領能夠吃得下這成千成百的人！」

於是，那隊伍就發動了，漸漸的那場子裏的人都向着那東邊的路子移動，成功一條長蛇似的陣線，在點點星光

下面蠕動。

雖然大部分的人都捲入了這洪大的人流，但少數人却朝着別的方向悄悄地溜走了。

在路上，人們爲着一種緊張的預期，大家都不期然的沉默起來。像一大羣流民似的行列，默默地望着同一目標前進，幾百隻赤裸的或是穿着草鞋的腳，打在那乾燥的泥地上，發出一種不整齊的零亂的細微的聲響，好像無數快要上山的春蠶在嚼着滿筐的桑葉。

泥地上揚起一陣陣塵灰，籠罩着這人羣，像濃霧一般。即灰粒飛入人們的喉管裏，不免發出一陣陣的咳嗽，和一些斷續的細微的談話聲衝破這黑夜的沉默。

在行列中間，雜着好幾點搖搖欲滅的微火，照着許多人的脚步，那是有些人在出發的時候從岳王廟的大殿上拿下的幾盞油紙的燈籠。那燈籠內的燭火從遠處看起來，彷彿並不拿在什麼人的手裏，而自己在黑暗裏顫動一般。廣大的水流蜿蜒曲折地處在那狹窄的泥路上移動，他們轉了無數的灣，許多村莊，河流，土丘，顯示出朦朧的輪廓，從他們的兩旁閃過。

先頭的隊伍漸漸地逼近王家莊，但最後的却還落在半里路的外邊。

王家莊黑沉沉的像一頭猛獸一般蹲伏在曠野裏面，在霧氣濃重的黑夜裏，呈現出一幅巨大的黑影。高聳着的圍牆緊緊地包裏着所有的屋子，像一個小孩子鑽在一個大披風的裏面。那莊子，完全做效古代城堡的建築方法，在圍牆外邊的空地周圍，環繞着一條將近一丈闊的池子，對準大門的一條小木橋成了這池子兩岸交通的惟一孔道。

最前面的隊伍已經穿過那條小木橋，池子裏的魚聽見人聲，唧唧唧地在水中跳躍着。莊子主人養着的狗，臨到他們盡職的機會來了，汪汪汪的雜亂地朝着這黑越越的人羣狂吠起來，用惡聲驅斥着這些不速的客人，莊子周圍的空氣逐漸的緊張起來。

王老虎他這時候正躺在一隻精緻的浮雕的紅木炕上，一支鴉片煙鎗銜在他的嘴裏，呼呼地抽着，一對小眼睛骨碌碌地釘着一處陰暗的屋角，心裏在盤算着什麼。他把煙桿從嘴裏一抽出，躺在對面的一個油頭光面的小脚女人就舉起一個小茶壺，把壺嘴送進他的露出着全副灰焦牙齒的嘴裏去，「啣嚙」，他喉骨一動，就把一口水吞到了肚裏去。

「怎麼？狗叫得這樣利害！」王老虎揉了揉眼睛，從鴉片炕上爬了起來，張着耳朵細聽。

對面的女人也把她那隻高高地翹起的道地的三寸金蓮放了下去，用臂肘一撐支起她的身子來，喉嚨沙沙地喊道：

「阿大！去外邊看看，有什麼歹人留在這裏沒有？」許久沒有回響，但一會兒有好幾個男人奔這裏面來，慌張地說道：

「老爺！大隊難民望着這莊子湧上來，有的已經過了橋！」

「什麼？」王老虎臉色一沉。「他們來的多少？」

「數不盡有多少！」

他眼珠望上一推，氣喘地發出一道緊急的命令：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你們都是姓王的人啦！還不趕緊出點氣力嗎？立刻去把那小木橋拿了過來，他們擁在對面鬧一整夜也不關我們姓王的一點鳥事！過了橋的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這裏不是隨便可以闖進來的！」

在一霎時的中間，王家莊這一邊，三枝領了照的自衛隊都拿了出來，二三十個家人拿着手電筒開始向已經過橋的那些人狂襲了。但是這一隊人羣的心裏何嘗想用徒手去抵抗新式的武器呢？他們的趕到王家莊，放除了平昔畏縮的心情來踏上一塊尊嚴的禁地，與其說是爲着爭

門，不如說是一起來向王大人乞饒，不過換過了一種方式罷了。所以他們一點兒並不準備，幾個掙扎就完全就範了。

但是無數的人完全停在池對面，愈聚愈多了，他們望着對面風火牆的黑影發着心焦。狗依舊叫得那樣利害，在曠野的黑暗裏發出清朗的迴聲，彷彿針一樣刺着人們的心靈。接着一聲兩聲示威的槍聲穿過池面，向這大羣的人送來，使得一般的心情漸漸地混亂了。

接着他們聽見相棍子和細鞭子打在人身發出的呻吟，哀怨而且連續的在空氣內泛濺，這顯然是給他們征服了的同伴們正在苦苦地受難。

憤怒像暴風雨一般在各人的心內發作了，他們不由自主的高高地舉起拳頭，用腳跟蹬着泥土，叫罵，亂罵，在人羣中轟然大起，秩序已經到了不能維持的地步。

「衝過去！」

「活捉那王八！」

「誰退後的就是狗！就是烏龜……！」

「咚！咚！……！」

一個個人影都跳到那池子裏面去了，對面王家莊的家人儘管用槍柄，用木棍，用竹竿抵拒在池子裏掙扎的人，

但終究在四處上岸的人漸漸的多了，在差不多一個鐘頭以內，大部分人都已經上了岸。

一種恐怖的兇惡的搏鬥就開始了，終於王家莊的家人太少了一點，畢竟敵不過這大隊的人羣，也就敗下來了。

木橋又重新放了上去，讓未過去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都從木橋上過去。

在黑夜裏，有多少人受傷誰也不知道，不過從高聲叫罵着的洪聲中間雜着一些淒楚的呻吟，可見有人受了傷那是不可避免的。

一個女子的高叫的聲音又起來了，跟着有很多人喊着：「不要鬧！不要鬧！」秩序就略微平靜了一些。

「各位！不要太興奮！我們過了今天，還希望要過明天！大家平靜一點，我們要找到王老虎自己和他講理！」

「好！講理！」

「不要放過了那壞蛋！把他搗做肉漿！」

「他懂什麼理？乾脆地送了他終不痛快嗎？」

四周的門都給大家把住，大隊羣衆全湧到裏面去了。在各個角落裏留意搜索，彷彿是一條條精悍的獵狗。所有屋子內燈火已經點得通明，也有人把整箱的洋油放到前面的空地上，燃着了火，蓬蓬地燒起和白晝一樣的光焰來，

黑烟向上捲冒，煤烟氣味佈滿在空氣中間，彷彿大火災正在繼續延燒一般。在火光裏，可以看見人們都像陰陣雨淋濕了的狗子似的，濕透了的衣服，和膠結着的毛髮上面，有一點一點的水向着地上滴着。也有好些人，就趁着這火光燭天的時機，檢點着在渡河時，搏鬥時受了傷的伙伴們，一個，兩個，把他們放到一處安全的地方。

在某一間屋子裏，有一個年青伙子正揪住了一個女人在毒打，那就是道二和他妹子。那男的說：

「你這臭屎！你上這兒來就得有好性命活嗎？我今天打死你就算了！」

「哥哥！我不是自己上這兒來的！……」

「誰要你喊哥哥？你不是屢癢爲什麼不早些投了井？留下這條命出祖宗的醜！」

「救命！……」

突然，一陣大聲從西北角那邊轟了起來，王老虎給他們捉到了。兩隻瘦瘦的手臂夾在一些壯健的人手裏，一點也動彈不得，他神色灰白，全身發抖，恨不得就鑽到了地底下去，來避去那難堪的羞辱和驚慌。那個尖嘴巴在不住地敞張着，彷彿要說什麼話，可是人們只能看見那兩排顫動着的焦黃的牙齒，却聽不見他說出什麼話來。

他們把他拖到一個大廳中間，許多人都已經期待着了，有很多人的臉上浮現出一種稚氣的微笑，彷彿一頭貓捉到了一隻老鼠一樣感到滿足。但也有正在瞪出雙眼，咬着牙根，似乎要咬去他一塊肉似的。

出人意外的，在人叢中猛然跳出一個人來，他伸起一對毛茸茸的闊厚的大手，「拍」的一聲，只見王老虎把身子一仰，他的瘦削的臉上就紅紅的腫了起來，接着就用拳頭很猛浪的望着他的身上推去，大家看得痛快，拍手叫好：

「該打！打得有理！」

「連生打得好！」

這裏的連生，就是前天在獄中瘦斃的張潮生的兒子，大家看着他那樣鼓足了勁在替父親報仇，一種豪俠觀念頓時爬進了各人的心靈，誰都覺得特別高興！有好多人生怕錯過這機會，磨拳擦掌地也躍躍欲試，要是大家手下不留情，這樣一個鴉片烟鬼怎禁得一頓惡打呢？

可是正當羣衆的瘋狂般的殘酷的情緒望上猛漲，到了快要爆裂的時候，在明亮的洋燈火的前面，那女人又英勇地顯現出她自己來了，她右手握着小拳頭高高地舉起在空中，眉毛倒豎，尖銳地阻止道：

「誰都不許亂動！我們要結果這個人的性命用得到邊

許多人來嗎？」

她一面用左手拉開那個替老子復仇的年青人，繼續說道：

「我們此來並不是專替死了的人翻本，我們是爲着這成千成百的活人自己打算才來的，打死他一個有什麼用？要種人家的田終得出租米！在岳王廟場上交代了你們什麼話？難道完全忘記了不成？」

瘋狂般的人立時退縮下來，那打得起勁的年青人也發呆了，用勁挾着王老虎的幾位年青伙子，手裏不免放鬆了許多，王老虎趁着這機會伸了一伸他疲乏的懶腰。無數對眼睛都朝着那女人望着，誰都不作聲，那女人聳了聳她圓圓的肩膀，目光炯炯地向大家掃射一過，放聲說道：

「大家留意！我們應該把自己的事情來好好地盤算一下。」

她的視線很輕捷地移到王老虎的身上去，王老虎正在偷眼看着她動靜，忽然遇到了她的強烈的警視，全身彷彿遭到電擊似的微微一震，他感覺這一警視非同小可，裏面裝載着無限量的恐怖，臉上的紅腫的血色完全消失去了，祇留着兩大塊微帶青紫的傷痕，很清楚的刻劃在兩邊的面頰上。

但是她說出來的話却是那樣馴善而且和平，充滿着女性的溫柔，祇多在她的話裏面可以找出一點諷嘲和譏刺的意思，但這種意思的表現也是非常隱約的。

「你得睜開眼來看看！這整千整百的人站在你前面，一個人打一拳，今天就得把你搗成肉醬！但是我們這兒來並不是爲的報復，這年頭兒收成不好你也知道，種田人榨不出一滴血來實在是真情！你不想想剪羊毛要到羊毛長了才能動手，爲什麼你的收租船要那樣凶橫的逼出人命來？你如果還有一點天良，話得由你自己講起？好了，我們大家等到你吩咐下來吧。」

女人的話激起許多人哀怨而且憤懣的情緒，軟弱的人要流淚，強悍的人在切齒，「虎落平陽被犬欺」，王老虎顯出毫無能幹的樣子，垂下了頭，一對老鼠眼睛不住的震着，連回答一個字的勇氣也沒有。

沉默了許久許久，大家的神色上都露出不耐煩的樣子，正當這時候，公雞的啼聲朗朗的從東南角的屋子那邊傳過來，告訴人們這時候半夜已經過去了。王老虎心裏在焦急地打量，又等了好久，才囁嚅地答道：

「今天承各位的情，留下我這條命，已經感激不盡！祇要各位怎樣想，就怎樣決定是了。」



疲倦開始侵襲着羣衆們，好多濕了衣服的人覺得滿身有些發熱了。那女人向大家瞧了一陣，爽直的說道：

「我們只要你答應幾件事情：第一，今年的租留到年成好的時候還，第二，死了的張潮生要好好地完成，第三，「解鈴還是繫鈴人」，關在縣裏的王大和張三由你去保出來，第四，以後收租不能隨便把人帶去。」

王老虎心裏在打量，「理人不吃眼前虧，」只要留着他這個獨養子傳宗接代，什麼條件都好答應下來，他做出一副極端恭敬的神情，看看這場面已經和緩了下來，心裏寬鬆了許多，講起話來也比較響亮一點了。

「這幾件小事情，在下的當然可以一概照辦的。」

「你能照辦就得了。你把我們當得人看待，我們自然也得把你看做人！」

那女人回轉頭來向許多人問道：

「你們還有旁的話嗎？」

沒有回聲，人們都已經感到滿足了，尤其站在西北角上的趙二，神采奕奕地露出一陣微笑，三年來的怨氣已經在今夜的一頓毒打上洩盡了，此刻心裏覺到的只是一種說不出的痛快。

就這樣那些得到了勝利的羣衆，像洪流一般湧出王家

莊高高的圍牆，各自尋找自己的歸路了。

## 二

一間陰暗的斗室裏面，煤油燈的昏黃的光輝照着四壁，一縷黑烟彷彿是烏雲一般向上捲旋，把好幾根褪色的線子染得墨黑。一個女人坐在一隻古舊的木床上，用手腕支住着她的後腦，瞧着在對面那個小床上熟睡着的孩子。

外邊起了一點風，打在後園子樹木的枯葉上嘩嘩喇喇的響着。蟲聲叫出一種淒涼而且哀怨的聲調，彷彿是一種悲嘆着身世的葬曲，充滿着死的毀滅的意味。

這種秋日的特有的聲音，更加襯托出這黑夜的孤寂！

那女人，在王家莊的明亮的燈光下面顯現出的是那樣雄健，那樣有力的；可是在這濃厚的秋意包圍着的小屋子的裏面，她變得蒼老多了，在那尖尖的眼角裏，紫色的脣角上，都刻着一種不能磨滅的細紋，那是半生艱苦的傷感的生活留着人的肉眼所能看得見的一種符號，至於她的內心的永恆的憂鬱和悲哀，有誰能夠見到，能夠了解呢？

她自從和她的男人決絕，重新回到自己家裏來的那一年起，她的年青時候的美滿的幻想，完全像水泡泡一樣脆弱地破碎了，僅僅留到一點模糊的影像在記憶的裏面。

在孩童時期人們都喊她的名字——王碧英，可是當她

出嫁的那年起，人們都像忘記了她這個名字似的，不論是老的，小的，對於她彷彿都尊重了許多，完全以一個大人的地位看待，稱她英姑，而英姑這名字也就繼續着叫到現在。

表面上，這幾年來，人們把她看做是一個世間最快活，最溫柔，最歡笑的人，她一看見人就裂開嘴唇，將一種滿足的微笑換取人們的同情，和旁人講話無論怎樣長久也不感到疲乏，不表示厭倦，她是有着處女一樣的聖潔，孩童一般的和愛，傳教師一樣的熱誠的。

可是她畢竟那樣快的老起來了，她絕不能和一般沈於安樂的風流婦女們相比較，她過去的苗條的身段，盈紅的嘴唇，纖細的眉宇，閃光的眼睛，所有一切女人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在男人前面賭着自己命運的動人的美貌，完全和流水中飄蕩着的落花一樣消失了，消失於時間的深處，幾乎找不出一點痕跡來了！

誰能知道呢？每當更深夜靜，萬籟俱寂的時候，她背着一切人，悄悄的自流起眼淚，那眼淚像決堤的水一般直沖出來的悲痛的生活呢？

而現在，她看着熟睡中的孩子，看着那壁上給燈光反射出來自己的巨大的黑影，聽着不斷地淒鳴着的秋聲，一

種悲哀的繩索就緊緊地絆住她了。她在玩味那適才和她離散的一切緊張事件的幻象，心裏還突突地不住地跳着，她又意識着事態的嚴重性，想起一種惡劣的，反乎尋常的命運顯然已經擺佈着了！這種不幸的預感使得她的心靈顛倒地一怔，眼淚就沿着面部凹陷處的齶路流出來了。

她老是看着她的孩子，怕哭出聲來，用手帕緊緊地掩住了口。而過去的回憶，好像一種必須溫習的舊課似的，又拖着她沉落在苦海的折磨中了。

她一面沉思，一面流淚。

後來，她歇斯的里地從一個小木箱子裏取出一個小紙包來，在那個小紙包的裏面，她拿出一幀褪了色的古舊的像片。

她把那個像片移到煤油燈的近邊，一個年青男子的，不很清晰的影子就躍進她的眼簾了。

她就用那掛滿淚點的嘴唇，像密集的雨點般吻到上面去，她悲苦地獨自嘆着：「在這個紙片上，在我的心坎裏，我的魂夢中，他的影子是永遠這樣年青，不會改變的，但是幾多年來世俗的風塵的生活當然是變過一個樣子的了！」

在那個像片的下面，一疊信件靜靜地躺著，什麼顏色

的都有。

她的視線在那些信紙上停留了一下，用手取起中間的一件，但是她的脆弱的神經終於支持不住那感情的激動了，不由的搖動着頭顱，彷彿一個死刑犯掙扎着被絞的苦痛似的，一張信紙從她的指縫裏溜了出去。

一陣公雞的啼聲猛然從西廂房那邊響起來，清朗的帶着一種歡樂和興奮的意味；接着就聽見雞埤內的雞用翅膀拍着地面的聲音。

她的麻痺了的情緒被雞聲喚醒了過來，她抬頭一看，屋頂上的隙縫裏已經漏進一線淡青色的光輝來，天已經發亮了。

她就熄了燈火，呆呆地張望着那一縷青光，彷彿在那裏得到什麼暗示似的，她的悲哀和憂慮裏面參雜了些愉快的意念，就突然興奮起來，有力地睜開她的眼睛，浮現起一縷微笑來了。這是一種生命的火光爆發出來的微笑，人們達到在勞苦工作中獲得安慰的時候，往往會這樣笑起來的。

這時候，外面嘩喇嘩喇打着的風聲已經平靜下來，淒涼地叫着的蟲聲也在不知不覺的中間消失了去，大地上的生物彷彿都要趁着這長夜將盡的一刻好好地休息一回，晨

曉送來了一種靜穩和平。

她也需要休息了，疲乏使得她的眼皮在自動閉合下來，她就收拾起那個小紙包，重新放進一個小木箱的裏面。她的身子就橫到床上去，迅速地卸去衣服，又看了看對面的孩子，還是呼呼地熟睡着，她就很安心地冒到被窩的裏面去了。

不久，那床邊就響起一種昏沉沉的鼾聲。

天一亮，謠言就滿佈在晨霧中間，像薄紗的輕幕似的降落到遠近各處的村間。

起初有人說王老虎已經差了人上縣裏去報告。後來又有人說那個報告的人拿着一張要捉拿的人的紙單，裏面寫着好多人的名字。於是在一般人心裏長起的恐怖和疑團像水面上的波紋一樣，漸漸地一圈圈地擴大出去，一個時刻利害過一個時刻。

後來更有人說王老虎要把所有的租田一律收回，從外鄉招上二三百個長工種他的田。

跟着這個風傳人們不由的叫起苦來，沒有田種怎麼得了呢？

但還有比這個格外兇的，說王老虎已經向縣裏去請兵

，他要把這個地方殺得雞犬不留，踏成平地！

這格外使得大家像一道冷水澆到背心一樣全身感到冰冷了。神經質的女人和孩子們在歇斯的里地流起眼淚來，就是平日自賣自老的男人也恐怖得在發抖了。

當那恐怖的巨大的黑影，彷彿從遠處奔來的雲塊似的，漸漸地在頭頂上擴大的時候，英姑正把她的頭蒙在被窩裏酣睡着，一點也不得知。但是她的兒子却把她從朦朧中叫醒了。

「媽！媽！」

她醒回來，揉一揉倦眼，她的半清醒的感覺似乎覺得這環境和平常有一點異樣似的，朝着站在牀前的兒子問道：

「明！有什麼事啊？」

「媽！好多人在外面圍着你，王大嫂帶了許多人在罵我們。大家都說，事情已經鬧大了！」

孩子的喉間起着一種輕微的喘息，他顯然是受驚了！英姑竖起耳朵一聽，一片嘈雜的喧聲就送了進來。她鼻子皺皺，招呼孩子道：

「明！你不要慌！沒有事，媽就起來了。」

她就從牀上坐起身來，匆匆地披著衣服。

門外邊，王大嫂一夥人朝着這屋子亂罵着，屋子裏面，很多人在焦急地等着。恐怖的翅膀拍着他們，大家都是懷傷着，埋怨着。

尖銳的罵聲好像雨點似的打進屋子裏來，愈沒有人理睬，她們罵得愈起勁了。

「不要臉的，帶了一大羣的年青漢子半夜闖到人家去，鬧出這天大的事情就管不着了！」

「你本領強，爲什麼不一個人上王家莊？」

「王家莊正要物色你這種寶貨呢！」

「逆風點火自燒身，看你有好收場！」

……

外邊的人很多，但是在破口謾罵的實在不過是王大嫂等二三十個人，像瘋狗似的嚷鬧着。其餘的都不過是哭傷着臉來這裏看看風色的人，她們身子彷彿支持不住的在驚慌中發着抖，在她們的一生中這種大事情確是第一次才經歷的。

人們的心裏都很明白，王大嫂姑娘時代是王家莊的婢女，憑着她臉長得白白，王老虎居然看上了她，臨到出嫁，王老虎送了十畝田的田單作陪嫁，而王大嫂平常也就時常以爲自己是王家莊的親戚來向一般人驕傲。狗銜去了一

根肉骨還得向主人搖搖尾巴，自然此刻正是王大嫂報答她舊情人也是舊恩人的頂好的機會了。

英姑鎮靜地在許多人前面出現了，彷彿一個好母親對付一羣頑皮孩子似的，她把眼睛看了看擁在前面的入羣，很矜持地說：

「你們站在這裏幹什麼呢？事情要好好商量才做得通，單是哭，單是罵就行嗎？」

許多人都疑神地聽着，罵聲在這時候的羣衆的情緒上沒有繼續的餘地了。

「你們爲什麼不想想潮生伯伯是怎樣死去的？兩位年青人現在還不是在牢監裏面？他們犯的什麼罪，不是爲了沒有錢繳租才捉去的嗎？現在問問你們那一個衣袋裏還剩着幾得出租的錢？我們上公裏到縣裏，縣裏又不准！除了自己到王家莊去有什麼辦法呢？」英姑又瞧了一下這寂靜的入羣，她的眼睛裏的嚴肅的光芒，彷彿在表示她已經有了征服這些人的把握似的，更嚴正地含着說道：

「現在你們還不想回去嗎？站在這裏有什麼用？趕快回去！」

「王家莊要把這地方踏爲平地，我們怎麼能回去？」王大嫂在衆人面前不甘示弱，她頑強地答着。

英姑的臉上浮現出一種不能抑制的憤怒，面色通紅，一直紅到頭頸的上面，她大聲的叱罵道：

「你是什麼人？你不種王家莊的田，你又並不上王家莊去，關你什麼事？」

許多人的卑夷的眼光一齊射到王大嫂的身上，王大嫂的心事在每一道眼光裏燭照了出來，她畢竟羞得臉紅起來，無話可說了。於是那些人就像看完了猴子戲似的散了開去。

英姑看着擁在屋子前面的人都退了開去，她就回轉身來，她的眼中發出矜持的一瞥，朝着那些伺候在屋子中的許多人，他們都是很結實，年青，壯健，而且是熱烈的，昨天一路上王家莊的時候，誰都是活潑地富有生氣，可是現在正在一種恐怖的發展下面受傷了，一點精神也沒有，彷彿都要倒在這個屋子裏似的。

英姑的嚴肅的臉上突然爬上一層狡猾的，也是優雅的微笑來，在一種很沉靜的空氣裏面，她的說話聲開始在那屋子的裏面震蕩起來，使得每個人都用着探索的眼光熱切地注視着，高高地抬起着頭，再也無心去默默地嗅聞着佈滿在室中的乾草的氣息，以及從獸欄裏陣陣地送過來的潮溼的臭味了。



「一定的，你們準是聽到很多消息了，大概是不大好的消息吧！」

許多人就連續地報告和補充着，把所有朝上發生的謠言都說了出來。

英姑不動聲色地向這屋子內聽了一個圈子，滿不在乎地笑了出來，在她的笑聲裏沒有滲入一點哀傷的調子，若無其事的說道：

「這是謠言！誰都不必去相信，那是決不會有的事！」

但有許多人還是在面面相覷，他們覺得他們指導者的話一點不附帶充足的理由，人們都說得確確實實的，光是不信有什麼用呢？

英姑看到大家依舊沉入一種憂鬱的境地裏，她振了一振精神，用着平素傳道一般的神氣繼續說道：

「那種謠言到底是不可靠的！老實說，爲着這點點事情得把我們一個個人都處死，那這世界真的還成什麼話？那時候大家「逼上梁山」，不是這樣隨隨便便幹的了！你們儘可以放心，現在雖然一切事情都看不上眼，可是這個地步還沒有到來哩！」

「誰說王老虎會把田收回去自己種？這更是笑話了！」

他就是雇到幾百個人來種也種不了他那麼多的田，就說他雇人來種，但是打起利息來會比租給我們種好嗎？田租給了我們，我們都看做自己的一樣，把田好好地墾熟，勤勤懇懇地做上一個年頭，還不夠裝得肚子飽，難道那些雇來的人不要吃飽了給他耕田嗎？王老虎平素收租不肯差一個小錢，這個交易他能幹得下來嗎？而且我們昨天夜裏也沒有用過什麼辣手段，只是和平平的向他請求罷了，並不是要奪過他的田來，也不是要賴繳他一個小錢的租，我們單是爲着收成不好，要他的收租船不要天天出來逼人命，這有什麼不得了的！」

她說到這裏許多人都吐了一口氣，覺得他們小心翼翼地驚疑着的恐怖並沒有想像的那樣嚴重，而她却聳了聳圓裸的肩膀，喉骨動了一下，又滿不在乎的說：

「是的，也許王老虎氣不過我們這一看，捉個把人舒舒他的氣，但是「擒賊先擒王」，王老虎心裏恨毒着的不過我一個罷了！」

各人的心裏都怔了一怔，其中有一個叫做張金生的年青人漲紅了臉，挺着兩根青筋在太陽穴上，睜着一對充血的眼睛叫了起來：

「不！去了「王」，我們的「嘍囉」還能成隊嗎？要

去就一起去！」

全室的空氣立即緊張起來。

「『有難同當！』我們一起去，看他有本領把我們殺得精光！」土生叔叔也說起來了。

在這一刻鐘的中間，許多人都改變了樣子，他們的同情和俠義兩種心情混雜起來的一種神秘的氣息使得大家都異常興奮，那籠罩在人們周圍的一團陰霾，霎時間都好像完全褪了去。個個都變得強壯，勇敢得多了。

一個長着一對濃眉毛的女人站到許多人的前面來，一面用衣袖擦着眼淚，一面哭着說：

「如果他們要把英姑捉去關起來，這怎麼好？我們就憑了王老虎的話，挺着肚子餓幾天不打緊，設法把田租湊起來還清了不就沒有事了嗎？」

但是英姑搖搖頭，在她表情裏告訴人家那是做不到的。室內沉默了好多時，她又繼續的說：

「大家安靜下來吧！我們看事情怎樣來就怎樣應付是了。我們不要白白地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我們聽到一個人將要遭難的消息已經這樣悲痛，怎麼好更多的人一起去呢？而且事實究竟怎麼樣還不知道，我們不必再談起那個問題了。」

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和一般人一樣對於他母親的話受着很大的感動，他的脚尖不由自主地漸漸地躡到了最前面，呆呆地望着他的母親的嚴肅的面容，眼睛裏充滿着一種異樣的潮潤。這一對溼漉漉的眼睛突然映進母親的眼簾裏面，母親彷彿着了魔似的，頓時沉入了一種空濛的幻想中，眼淚也從她長睫毛的底下流出來，她半閉着口，變得渾身軟弱了。

人們已經好多年好多年沒有看到英姑的流淚，在往昔無論那一件事情輪到她的頭上她終是表示最堅毅，最英勇的，尤其是很多人在一起的時候，她常常抱着樂觀的態度激勵人家，自己從不會露出這樣頹喪的神情。但是現在怎麼流起眼淚來呢？大家都不免感到一種徬徨的隱痛了！誰也說不起一句慰安的話，時間在一種異樣的沉默中悄悄地過去。

大家都凝注着她們母子倆的動靜，突然，出乎意外的迅速，她們緊緊地抱在了一起，母親的嘴在兒子的頭上吻着，聲音發抖地說：

「明！用不到哭！你不生在有錢人的家裏，不吃點苦是做不得人的！不用那樣地悲傷！」

「媽！他們究竟將怎樣安排你呢？」

「你不必管娘的事，在這個年頭兒，誰能想得透將要臨到頭上來的災難呢？」

「不！媽到那裏我要跟到那裏，我是離不開你的！」  
「你切不要這樣想，你還年紀輕，不必跟媽一起走，你把各種事情多看些在眼裏就得了。」

悲哀像洪水一般把每個人都淹沒了，大家都彷彿是劇場裏的觀衆，靈魂完全攝聚到劇中人的上面去，沉寂得幾乎可以聽得見一根細針落到地上的聲音。

孩子嗚嗚地哭出聲來了。

母親用手撫摩着孩子的頭。

約摸經過了十分鐘，英姑忽地從昏沉中間醒了過來，用手指拭去眼睛上面的淚滴，朝着注視着她們的人們看了一陣，彷彿覺得她的行動未免帶點冒失似的。然後挺起背脊很平正地站了起來。

她繼續向大家說：

「我們再來談一點關於大家的話。現在大家心裏都有點不上不下的好難過，不過我們這種難過也不是一點沒有代價的。我們不妨退一步說，即使王老虎昨天夜裏親口答應我們的事情一古腦兒都否認了，我們就算失敗了嗎？不，還是不能算失敗的，你們沒有看見嗎？王老虎抓到的來

時候，他平日的威風一點沒有了！你們不看見他在我們前面發抖嗎？你們大家可以記着，這種可以使得凶惡的人發抖的就是我們的力量，我們講義氣，講公道就會得到這種力量的！」

「我們能夠好好地運用這種力量，這力量能夠改造我們的生命，超脫我們的靈魂，從黑暗昇入到光明的地位。

「你們不必太驚怕，這在我們雖然還是生平第一次，但是我們好幾代好幾代以上的祖先們曾經做過來的，將來我們的孩子們也要繼續的跟着做去。現在在我們的國內，像我們這樣英勇地追求光明的到處都有，好像一個個火線都已經燃着了頭，不久就會一起總爆發開來！」

「你們不聽見嗎？北伐軍已經從廣東——革命的策源地，殺過來了，那一天那美麗的鮮明的旗幟遍播到我們這些村子上來的時候，我們的痛苦就有開始解放的機會了！我們都不要駭怕，壯起胆子來，勇敢地渡過這革命的前夜！」

這些話使得大家聽了都不自主地湧現出一種滿足的微笑，彷彿他們在這裏已經得到了什麼東西，又回復到原先年青，壯健，和熱烈的模樣來了。

秋日的，淡淡的陽光懶慵慵地從窗口裏射進來，照着

每個快慰的臉容。

人們就這樣從英姑的家裏退了出去，很英勇地。

### 三

第二天的平靜的午後，好幾個警察光臨到英姑的村子

上來，王家莊的家人領導着闖進英姑的家裏。

英姑在靠窗口的一邊拿着一本書在讀着，一頭小白貓蹲在她脚下的一處陽光裏用腳抓着顏面，有時候彎曲了背脊像一個弓，有時候用小舌尖舐着英姑的褲腳管。那一大羣人走進屋子裏的時候，粗糙的聲音就發作了。

「王英姑在家裏沒有？」

英姑放下書本，很從容地站起身子來，答道：

「什麼事？」

「沒有什麼，局裏有點事情請你去一次！」一位個子高一點的人說。

「好！」

她的若無其事的回答使得那些人暗暗的稱奇起來，他們是看慣了在他們前面瑟瑟發抖的面相，這種泰然自若的鎮靜態度使得他們得到異樣的感覺，彷彿傲慢受到了打擊，他們就不再那樣的偏強了。

「那末，就請立刻動身吧。」

英姑略微躊躇了一下，在她的眼睛裏閃出一道沉思的光來，固執地聽着身旁慌張得發呆了的兒子，溫柔地答道：「對不起，請等一刻兒，我還有點事情得料理了再走。」

警察允許了她的請求，監視着她們母子倆走進另一個房間，她的平素的寢室裏面去。

在那個光線不足的陰黑的房間裏，英姑以一種焦急的情緒撫弄着孩子的頭，一坐下來就向他說道：

「明中！我的好孩子！你不要怕。媽趁着這時機要告訴你一個你不知道的故事，媽一直瞞着你的的一個故事。」

「媽有什麼事情一直瞞着兒子的呢？」

「就是你從沒有見過的父親，我要說一點關於你父親的話。」

「媽！我的父親還活着嗎？」孩子睜大着他的一對眼睛，許多疑問的符號正在他的腦袋裏跳躍，他的神情陷入了一種驚異的昏亂中。

「是啊！」媽回答着。

「那末，我們為什麼永遠不想和他見面呢？」

「媽就要告訴你這個原因。」

於是母親就帶着她的兒子一起走向回憶的舊路上去了。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就是生你的那一年，也就是生你的那一個月裏面，爲着一點點小事，媽就同你父親發生了衝突。

「你的父親的脾氣是很剛強的，他憑着那副剛強的脾氣和他遭遇的惡劣的環境苦苦地爭鬥，因此在社會上終算得到了一點小地位。媽嫁給他的那年，他已經放棄了鄉下打柴賣菜的生活，在某一個機關裏當一個小職員，家庭的生活還能平安地過去。可是他那時候雖然是機關的職員，但在暗地裏却還幹着一種秘密的革命運動，後來因爲工作的關係，不得不辭去了職務，僅僅靠一點有限的津貼維持一個家庭，當然比以前要來得苦一點。我是從小嬌養過來的，憑着一種年青的美貌，頭腦裏滿是一套高傲的思想，我沒有經歷過艱苦的社會生活，因此一點也不了解你父親的任務。年青人的追求享樂的心理彷彿是一把火種一樣，隨時隨地可以引燃着爆炸出家庭間的悲劇。那年生你的時候，外祖母從鄉下趕出來，見到生的男孩子非常的快活，她的頑固的老年人的心裏一定要父親籌一筆款子，給你舉行一個湯餅的宴會，但是你的父親是不贊成的，他說：

「生了孩子就得準備好好地教養，舉行什麼湯餅宴，真是再無聊也沒有了。」

但是我們却認爲這是你父親的吝嗇，於是家庭的爭執就跟着這個導火線像野火般地燃着了，你父親最後不再爭論，漲紅了臉憤憤地罵道：

「不願意在這裏住就滾蛋！」

「好！跟你這個遲早註着要殺頭的坯子也不會有什麼好性命過下去！」我雖然生產你還不到一個月，但聽了你父親的話宛如乾柴遇烈火似的從牀上跳起來，很頑強地對罵着。

但是你的父親却一點也不讓，咬緊着牙齒恨恨地說：

「立刻就滾，誰也不留你！」

外祖母的發青的臉色朝我看了看，她帶着一種不能忍受的羞辱很負氣的說道：

「英！我們打發走就是了！」

外祖母開始在箱籠內默默地整理衣服，可是停了一會兒她回頭很淒苦的向我說：

「英：你究竟打算走還是怎樣呢？女兒出嫁了娘也做不得主。你要回去，我當然要帶你走，你不要回去，我也不能逼着你走的。」



她的話裏彷彿感覺得行動太輕率也不行，好像在希望我考慮一下的樣子。我的心像鐘擺兒一樣在胸口跳着，一時怎能堅決的決定下來呢？但是外祖母却以為我決定要走，也就順了一句：

「回去一口苦飯終是有得吃的。」

她把箱籠內拿出來的衣服打起一個個包袱，嘴吧駢得高高的再也一聲不響，你的父親坐在一個寫字桌的旁邊，臉色灰白的在嘆息着。

可是那時候天却黑下來了，外面，鵝掌般的雪花夾在雨點子的裏面颼颼地飄着，搭下班車要等到午夜十一點鐘才能夠開，於是這壞天氣就把我們留住了一夜。

說起那一夜，真是我學生最痛苦的一夜了！百樣的思潮在我心頭忐忑的抽絞着，回去那裏有什麼更好的生活呢？我望着睡在身旁的你，就會自言自語的問着：「這個無罪的孩子將怎麼樣？」但是不回去又如何可以結束這幕悲劇呢？在慘淡的電燈光下，回想起傍晚的事情，彷彿醒時的夢一樣，一切都有些茫然了。

你的父親睡在斜對面，聽見他整夜的在翻來覆去，震蕩着牀發出索索的聲音，我一聽見他牀的震動，就在茫然的感覺中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心裏萬一的希望着，要是

他能夠表示出一點悔意，這事情就容易過去了。

天亮得不久，母親就起來喊我了。

「英！搭頭班火車得早些起來！」

這位老人家的心裏已經存着一種不能更改的定案，我現在，一切都不能自主了，祇得像一隻無權的船一般順着水勢行走，我在她的催促下就支持起疲乏的身子來。

你父親也從牀上坐起來了。我看見他眼睛已經腫得紅紅的，周圍長起一道青色的圈，他的神情軟弱得很可憐的，悲苦地問着：

「你們一定要走嗎？」

我不回答，一種自尊自大的習性使我一時不甘隨便的牽就上去，外祖母代替我答復了他：

「你要我們走，我們還留在這裏幹？」

「你們如果一定要走，我當然是留不住你，不過孩子呢？」

他的浮腫的眼睛緊緊地釘着了了，在那眼光裏充滿着一種天性的慈愛。

我就回答他：

「隨你怎樣就是了，你不要我自然得帶他一同走。」  
「好的！你帶他一起走吧，孩子跟着母親比較是適宜

一點。」

於是我們就出發了，我抱了你，外祖母背着兩個大包，手裏還提着一個。你父親看着我們走，他的眼睛不禁流起眼淚來了，他僵僵地背，拉着你的手，聲音顫抖地說道：

「你永遠不會了解我，離開了，你也許比現在會幸福一點。不過在這臨走的一刻我得誠懇地告訴你的，你如果有一天希望回到我這裏，我是決不會拒絕你；孩子也許能由你撫養長大，到了他應該求學的時候，要是你覺得留在我這裏比較留在你那裏妥當一些的話，你可以把他送到我這裏來。」

「他說完了話，就哭了起來，在這一剎那中間，突然一種過去生活的斷片在我的眼前掠過，我還有點留戀的心情，簡直提不起腳步來，我幾乎昏迷了。我心裏正在想着如何來表示自己的懺悔，洗掉這個小小的污痕呢？但是外祖母却提着鄭重的包袱在前面催促了，我只得忍住着痛離開你的父親！」

「以後就一直沒有見過嗎？」孩子聽到這裏，舒了一口氣，情感激動地問着。

「是啊！你今年已經十五歲，這事情也就有了十五個

年頭了！」

母親回答了這句話，更繼續的說下去：

「我們那次冒了雪回到家裏，外祖母病了十多天，我整整在牀上過了三個月的時間，在這個時期裏面，我幾乎沒有一個時刻不在想念着你的父親，不論是白天，是夢裏，尤其那臨別的一刻，他哭得多麼辛酸，多麼淒慘呢？在你和父親同居的兩年中間，我第一次看到這位脾氣剛強的人在人前流眼淚！明！這是我畢生命運中最深的遺恨，這遺恨葬送了我一生的幸福！年青人驕悍的性情誤了我，我為什麼要把一點小小的事情做得這樣認真，斬絕了一切轉圓的路子呢？夫婦間的爭罵原是極平常的事情，在我們的村子裏面，時常有喝醉了酒的丈夫在用拳足毒打着自己的妻子，而妻子是那樣一點不反抗的忍受着，只要等到酒性一過就和好如常了。這完全是由着驕養慣的童年安排好了的一個悲痛的故事，而你的父親確實並不是一個壞人，他的脾氣雖然剛強了一點，但他是一個非常直爽而且富於情感的人，在我們婚後生活的中間，吵罵固然是常有，但大體說來確是很歡樂的。我像回想一個夢一般回想過去的事情，但是一切都已經太遲，當然我再也沒有面目回到他那裏去了。在回來後的幾年中間，我的脾氣變得非常怪僻，

遇到一點不如意的事就會生氣，在心理上的痛苦以外，生理上的肝氣病更使我陷於一種極端的悲痛中間。和外祖母時常吵嘴，因為我覺得這事情外祖母也得要負一點責任的，外祖母因此在憂鬱與懊傷中間悄悄地死去了。這時候我就變成了一個孤苦無靠的人，外祖母只生我一個人，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鄰舍親戚幫助着草草地利理後事。那時候，我幾次想着要死，但終是爲着你，一年年長大起來的你，看看你那樣活潑天真的樣子，我就很快地把那自盡的念頭熄滅了！」

「媽：那你爲什麼不回到父親那裏去呢？父親不是說過不會拒絕你回去的嗎？」

「是的，在你七歲的時候，你已經到了入學年齡，我就記着你父親的話，預備把你送到他那裏來；恰巧那一年，鄉間發生大瘟疫，一天不知要死多少人，棺材店裏的棺材來不及供應需要，人死了只有草草地埋到泥土裏面去。這是一個大恐怖！誰都懷抱着一種朝不保暮的心理，彷彿多少萬大軍正在殺到這些村子裏來似的，死一個人比死一隻雞來得容易，好好地在地上走，埋到地上兩腳挺挺就完了！有錢的人紛紛逃避着這個災難，搬到城市或是安全的地方去。我爲着這個關係，也就帶着了你，在炎炎烈日

蒸曬下面出發了。但是我們回到那裏，你的父親却已走了，他的朋友們也不明白他的近況，只說他是派到西北荒漠的地方工作去了。於是我們只得依舊回到這裏來，苦苦地守着這悠悠的歲月。

「據說你父親在那裏住上好幾個年頭呢！我常常在幻想着，在那一片荒漠，好幾里路不見人烟，尋不見水，也尋不見草的地方，你的父親，一個在明媚的溫暖地帶長大起來的南方人，披着長毛的皮大氅，頭頸緊緊地裹在裏面，踏着那冰凍的雪地，罩着滿天飛揚着的塵沙，經過像白浪般的波動着的一個個羊羣，穿過那些用油布搭起來的一處處蓬帳，像一個幽靈出沒似的，孤寂地，蹣跚地從這裏飄流到那裏。在各種各樣的畫冊上，見到那些從極北的沙漠地方攝來的畫片，我就會記起那裏正流浪着你的父親，凄冷地過着一種流放似的生活，那是如何的艱苦啊！」

「那年秋天，因爲暑天的大瘟疫殘殺了不知多多少少的人，田幾乎完全荒蕪起來了，於是一個大災獸的劫難又繼續着來到人間。人們都沒有衣服穿，沒有東西吃，在他們的黃瘦的容顏上，深陷的眼睛裏面，都明顯地描畫着一種饑餓的符號！饑餓使得每個人都空着肚子，蹙着眉宇，凄苦地望着清淡的天空發呆！孩子們有的揮動着嶙峋的四

臉在啼哭的，也有的做着哭的愁樣，但是啼不出聲來的，說慘酷真是慘酷的了！可是，明！這時候王家莊的收租船，却照舊天天出來在這些村子上騷擾，無情地蹂躪着，這餓餓的人羣，這是什麼一種景象呢？！

「從此我就深刻地認識了這社會的真相，人類間的不平，一種同情和抗爭的思想燃着了我的心靈的火燄，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這個社會改變一點樣子，我回憶起你父親平素那種說着的鬱悶的談吐來了，在他每句話裏面我體會出一種光和力交織起來的正義。這時候你的父親的偉大的抱負，他的積極的光明的人生，在艱苦的生活中潛蓄着的一種高超的理想，一切我都完全了解，但是，只可惜是太遲了！

「從那時候起我才發願要多看點有用的書籍，有時候從外邊寄來的小冊子上面發現你父親寫的文章，我更欣喜得幾乎要發狂，我咀嚼着一個個字句，感覺到我們相互間隔膜의 陰翳已經揭了開去，而共同走入一個軌道的上面了。也就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換上一副和藹的快樂的顏容，出沒於各個村子的中間，憑了我一點子小小的智慧，開始製殖着這些農夫們的荒蕪的心靈了！

「現在我們接下去講到你父親吧。據說你父親後來被

捕入獄了，那兇惡的冰冷的牢獄折磨着，咬蝕着，束縛着他像野火一般旺盛地燃燒着的心靈，在那裏他被判了五年的徒刑，這五年的遙遠的時間他就在那遙遠的地方過着非人道的的生活！白天望不見太陽，夜間看不到星星，整日，整月，整年地祇能默默地聽着外面寒風呼呼地怒吼，雨雪溶化下來的水在澎湃地流着，而自然界的偉大，襯托出那牢室是如何的狹小啊！明！我無數次的想像着這種可怖的景象，我就無數次的盤算着到那裏去看一看他，但是，路是那樣的遙遠，那樣的遙遠啊！我擔憂着你父親的身體本來是不甚健康，這種苦難準是夠他苦了！但是他的軟弱的身軀果能支持過五年的活，他一定會回到南方來，溫一溫他受難的心靈，在這繁華綺麗的溫暖的江南，好好地休息一會的。是的，我永遠是這樣的期望着，期望着呢！」

母親講到這裏彷彿有些吃力似的停住了，眼淚就代替了她的話語汨汨地從睫毛底下流下來，孩子始終傷心地懷着一種好奇的情緒，好像在聽着一個傳奇的故事似的，緊逼着問道：

「媽！父親究竟回到南方來沒有呢？」

「聽說他在兩個月以前已經回來了，我早就想帶你去一起去看一見你沒有見過面的爸爸，但是爲着這裏的事情太

多，又因爲一時打聽不到確實的消息就耽擱下來了！」

「媽！我們現在就去找他好了，我要見一見我的爸爸呢！」

「明！現在可不行了，你忘記了警察在外邊等着我嗎？」

孩子的心像裂了開來，母親的話帶他走上回憶的舊路，忘記了現實，現在又從那回憶的舊路上帶着他回到現實的環境中來了。徬徨，焦灼，憂慮，驚怖，像高處的水流向低窪一樣地立刻重重地包圍着他弱小的靈魂，他的乾了的眼淚又流起來，接着就大聲的哭起來了。

外面的警察已經等得不耐煩，砰砰地打着房門。

「對不起！請再等一會兒，立刻就完了。」母親對着外面的警察說了這幾句話，就以更匆促的態度繼續說下去。

「明！不要那樣哭得傷心吧。娘告訴你這個一直瞞着你的故事，心裏也真像刀割一樣痛苦！十五年來，我積累的罪惡太深了，就是傾盡西江的水也洗刷不清我這畢生的污點，我辜負了你的父親，也就誤了你的童年，雖然很早就覺悟了，但是環境却不允許我得到一個懺悔的機會啊！而現在，在不幸中間還算是很幸運的，你已經能夠了解我

們好幾個悲苦的靈魂所編造起來的這個故事，這個時刻我一直期望着的；而平時環繞於你四周的事事物物也終多少給你一點教訓，我不是一點沒有交代的了。你的父親又恰巧在這個時候回到南方來，我雖然不能帶你一同去，你自己也能夠單獨地去找一找他了。」

孩子沉思了一下，撫弄着母親的手說道：

「媽：那末我就去找一找爸爸，找到了爸爸再要他來看你好嗎？」

「娘沒有權利也沒有勇氣要你的爸爸來看我，不過你的爸爸自己願意來看看他的孩子的母親的時候，當然是最好了！」

「爸爸一定願意來看你的！」孩子這樣順了一句。

於是母親又很熟練地從一個小箱子裏取出一包文件來，她拿着一張褪色了的暗晦的像片指示給他的孩子：

「明！你看啊！這就是你的父親，攝這像片的時候你父親還是很年青的，而現在一定蒼老的多多了。你拿着去給你父親看看吧，他看見這相片，一定可以想起很多的故事來呢。」

孩子的烏黑的眼珠炯炯地注視着那包文件，彷彿要在那些文件裏面再探到些什麼秘密似的，他拿了父親的相片



，隨便在那包文件裏翻了一下，一張年青女人的美麗的相片。突然呈現到他的眼裏了，他驚異地問道：

「媽！這是什麼人呢？」

母親微微一笑，用着一種內省的眼光答道：

「你不認識嗎？這就是我，你的十六七年以前的母親！你看那時候的我是多麼的年青和滿足啊！這種外表的裝束，在那時候是最時髦最尊貴的，可是就爲着這種時髦和尊貴，一種罪惡就日增月累地積聚起來了，終至誤了我的。而現在千千萬萬的男人和女人正還依舊在走着這條歧路呢！他們祇懂得虛榮，祇懂得驕傲，但是這是一條罪惡的路啊！明！你也得好好地記着這個教訓才對呢！」

沉默在這裏逗留了一刻，母親就說道：

「沒有旁的事了，我們就走吧！」

她們開開房門，警察就帶着母親走，那孩子用衣袖抹了抹從眼角裏溜下來的眼淚，也開始趕他自己的路了。

#### 四

英姑的兒子已經出發去找他的父親去了，而正當這時候，某大都市的一個病院裏面，正呻吟着一個肺結核患者的病人。

那病人約摸四十多歲，住到這病院裏來快要一個多月了，他是一個肺結核的患者，一看他現在的外表就能猜透了。深陷的死魚似的眼珠露出一道焦灼的光，彷彿是乾了的燈焰一樣就要熄滅似的，下頷尖削，襯着那高突的顴骨使得他的臉部成了一個五角形，包着一副黃瘦的貧血的皮囊。他來住院的時候病象是乾咳和吐血，醫生天天給他注射止血針，和吃一些止咳的藥水。不過這種病症，需要病人自身安靜地療養，光靠打針服藥是靠不住的；可是這病人的神經又是很衰弱，他整天的在憂鬱與苦悶中間，這看他進院以後的日記就可以知道的。他有時候凝眺着窗外的天空，彷彿在望着優游青天的白雲，但實在他並沒有看眼裏，只是發呆一般地在沉思；有時候一個人默默地暗自流淚，好像一個懷鄉病者在懷想着自己的家鄉似的，歌斯底里似地掛着一滴滴眼淚。他的日記，初進院的時候寫得很多的，但是現在却一天天的少起來了，那天在他枕邊開展着的日記本子上，僅僅寫着幾句話：

「院子外枯葉子一片片的在空中飛揚，轉一個身就落到地上，這些樹木的枝梢只剩了一副骨骸了！它們爲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刑罰呢？也是爲着在年青時候犯了太驕傲的罪嗎？」

一個多月以來的病院生活，雖然使得他的病象在表面上好了一點，但是病勢實際上正在趨向着危險的狀態，醫生覺察這病人的隱情，一再向他提出警告了：

「把一切事情都丟下吧，憂鬱和恐懼只有增加病勢的！」

但是這些平淡的話對於這樣一個病人有什麼用處呢？不多幾天，終於止住了的血又奔湧起來，一大口一大口的吐出來了。在一個黃昏的薄暮，這位病人的靈魂就和院子外邊的落葉一樣飛了開去，只剩一架皮囊包着骨骸硬地躺在一個白色的小鐵牀上。

朋友們給他商議着後事，在他的枕邊發現出一份預先留下來的遺囑。

「這個遺囑，我準備留給我的朋友們看，同時如有可能，希望送給我的妻，以及妻的兒子，（本來是我們兩人的，因為我沒有負過一點撫養的責任，我慚愧做他的父親。）使得他們都有看一看的機會，要是他們還在人世的。」

「我懊悔違背了我當初準備老死在遙遠的荒漠中的約言，又回到了這明媚的江南來，一到江南，歷歷如繪的舊事更明晰地縈迴到腦際來了，使得我這十多年來，永恆地

，不絕如縷地煎熬着心靈的隱痛，更深刻地打擊着這孤獨的流浪者，終於五年的監禁生活繁殖着的肺結核病菌更加得到繁殖的機會，病院生活也就因以開始了。

「我相信我的病不會再有蘇甦的希望，趁這還能握筆寫字的時候說一點要說的話吧。」

「關於我畢生所致力着的事業，在我臨死的此刻，雖然到處都能看出一點閃耀着的黎明的曙光，證明我們的努力並非徒勞，但離開成功還是差得遠呢！不過憑着良心說，我終算盡了我的力量，因此我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遺憾；本來這種艱苦的偉大的事業需要千千萬萬的人前赴後繼地，以集體的永續的力量去推動，去完成，我這個消失了工作能力的病人在新陳代謝的定律上講，一旦辭別也是應該的，我除了希望朋友們繼續的加倍的向前邁進以外，一句遺留的話都想不到。」

「這裏就想說一點關於個人的私生活的話了。」

「幾多年來，我的靈魂永遠沉陷在一種罪惡的譴責中，從那個痛心的事情發生的那天起，我的雙足就彷彿插到了污穢的泥潭中，永遠沒法從那泥潭裏爬到岸上來。」

「也是這樣一個陰沉的黃昏，家庭中開始了一個小小的衝突，年青人終難免感情用事，於是所有刻薄的，不公

道的，帶着刺的惡罵就像堵不住的水勢一樣沖出來了，這使我的妻，妻的母親都深刻地傷了心！我看見我的妻從牀上抱着她生產不久的孩子，這是我惟一的兒子，猛然跳將起來，她臉色發白，嘴唇在收縮着，用一種可怖的眼光釘着我，刻毒的回罵也震動着那個小屋子了，這些印象都深深地映入我的肉眼裏面，我回憶起來彷彿和昨天的事一樣明晰和真切，時間可以把一切宇宙上的現象變得蒼老，渺茫以至於消失，但是却磨折不了存在我記憶中的這種悲痛的罪惡形象呢！

「在因為外邊下着雨雪，阻止着她們回去的昨天夜裏，我的情感已經受到很大的激動，我整整冒在被窩裏流了一夜的眼淚，懺悔已經在心田裏長起根苗，但是就在她們走的那個早晨，我還是矜持着一個做丈夫的尊貴的身分，拿不下一副驕傲的面具，眼怔怔地送着她們走了！

「就這樣一個不幸的事件創傷着我的心，十多年來延續到現在。

「她們走後的幾年裏面，我幾乎每天在迷糊地希望妻能夠有一天帶着兒子回到這裏來。我想念我的妻，一個驕養慣的女人，依舊能夠看到她的飄逸的玲瓏的樣子；我更加想念着我的兒子，我記他在襁褓中間啼哭的神情，一種

父親的觀念和責任就變成一種刑罰似的損害着我的心靈！但是這希望愈熱切，而事實却愈加相離得遙遠了。

「我常常意識到我所種的罪惡，妻是從小驕養過來的，社會上一向來是歡迎着這種脆弱的愚蠢的女子的，也許她的脆弱，她的愚蠢就是一種罪過，可是這種罪過是社會的，一個懂得社會情形的人就不應該懲罰她自己了。但是我已經用我自己的手鑄成了這大錯，還運累到一個毫無罪過的孩子也遭到一種失去父親的災難，我的罪還不夠深嗎？

「有時候，我落入一種玄想的中間，我想我應該跑到我的妻和兒子的前面，表示一個做丈夫和父親的懺悔；但是一種觀念立刻把這種思想打斷了，我知道我對於我的愚昧的妻子還沒有做過墾殖的工夫，她自始至終不曾了解過我，這是不可能的，我的請求必然會遭到無情的峻拒，徒然留一個話柄罷了。

「一年，一年，又一年的過去，時間愈久，我的希望愈渺茫，我的良心上的譴責却愈深刻。我相信我的罪惡永不會再得到寬赦的機會了，於是我就想起要到遠一點的地方去。

「這個念頭造成了我整整八年的艱苦的荒蕪和蠻養生

活。我原先想借着這種遁世的生活幹一種更積極更高超的工作，來彌補一下我的良心上的罪惡的；可是這種靈魂上的創傷決不是人力所能挽回，我依舊永遠墮入一種苦悶和憂鬱的中間。

「因此在長期的監禁生活結束以後，我又帶着一種空洞的希望回到這江南來了。」

「但是這江南，比先前更繁華，更奢糜，更罪惡了，我覺得在這種明艷的淫慾的社會裏面生活着的人，環境決不能使得他們有什麼長進的，而我的妻，由我的妻所撫養起來的兒子，她們的始終不會了解我，寬恕我，當然更不用說了。」

「我的舊病復發了，這濕熱潮溼的地帶是病菌繁殖最適宜的地位，我感覺到生命的火焰得在這個時候熄滅了。」

「親愛的朋友們！你們在料理我的後事以後，如果能夠顧念到一個死了的朋友的生前的情誼，希望你們能夠找一找我的妻以及妻的兒子。」

「我要我的妻和她的兒子對於死者的生前的罪惡，不要那樣認真地記着，我要求她們寬恕我。」

「不問那孩子已否達到能夠了解他實際上的父親（也許他已經有了名義上的父親）的程度，希望我的朋友們能夠告訴他一點關於我的為人，我的志趣，以及我的盡孝的事業，使得那孩子的血液裏面滲入一些他父親的氣質。」

「我死了以後，遺留下來的幾大箱書籍，和許多零星物件，希望交給那孩子收受，不管他需要不需要這些東西。」還有，如果那孩子的環境不大好，而還有點志氣的

話，我代替他請求我的朋友們，看在死者的面上，給他一點可能的提攜，這也許可以減少我一點內疚。

「完了，親愛的朋友們！你們看到我這個文件時，我已經不在人世的了，若是果真如傳說一般有天國存在的話，我得跪在上帝的前，請求他洗一洗我這罪惡的靈魂呢！」

「祝你們快樂！」

你們的朋友十月十五日

## 五

當英姑的兒子打聽到他父親的確實的消息時，一切都已经完了，他只能在衰草斜陽的中間，在埋葬着他父親遺骸的新墳上面，流一把做兒子的傷心的淚滴罷了。

冬天又很快的到來，英姑的那個村子裏面，和冬天的冬天沒有什麼兩樣，凋殘的樹木在寒風中顫抖，一羣羣的冷鴉在長空悲鳴，每家屋簷上掛着長長的尖刀似的冰條，陰冷的晒不到太陽的園子裏和牆腳邊鋪着沒有溶化的積雪，泥路上到處是解凍了的像漿糊似的泥潭，農夫們，不論是老的，是小的，都在門前的階沿上晒日黃。

不過在這平常的情景裏面也許還有點不同，那就是那個傳教婆似的愛說話的英姑已經消失了她的影子，也沒有點消息。而王家莊的收租船却整個冬天冰凍在莊前的池子裏，鐵索鎖住着縛在岸上一長排的大榕樹上，冷清清地無人理會，有時候緊緊的風打着船身，牽動鐵索發出叮噠的聲音，彷彿也在悲嘆着這年頭的不景氣似的。



## 文壇與商場

翰秋

文壇有時候變成武壇，有時候也會變成商場；武壇爲的是名，（還有權力的維持）而商場爲的是利。名爲表，而利爲裏，在現在，還有多少個自名清高風雅而只喝西北風的有名文

人（？）此沈從文之所以有「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之感慨也。

因爲是商場，所以文壇上才有幫口這種怪現象之出現。是我幫口，便互相標榜捧揚，非我幫口，則來一個肅清統制。於此，文壇上之「廣告戰」乃日新月異，其目的，是在自幫的貨色能夠傾銷。

爲了自己的貨色能夠繼續傾銷，所以「投機」「看風」也變成必要的手段，而廣告宣傳的文字，也要來得越時髦。譬如魯迅先生看見「語絲」的時代已經過去，爲了保持其文壇權威的地位，以繼續傾銷其貨色，乃不惜於大戰三百回合之後，才恍然大悟，覺得「名士才情」之沒有出路，故毅然的投降過去，做了左翼文壇的主將，蓋左翼乃最時髦的幫口，非此則「商業競賣」必得失敗也。於此，「

投機」「看風」之後，乃大喊「革命」。

類此的現象，實在很多，把「名士才情」的外衣剝下，則一切「商業競賣」的行動便赤裸裸地露出，而文壇變成「商場」，名士乃變成「名賈」。

有一部份文人看見自己不能側身於商業競賣之場，於此，便借來官僚的勢力，向商場的文壇，來一個統制運動。爲的還是自己一幫人的利，故一九三四年的文壇又變武壇，統制經濟政策乃先應用於文化界。

「左右逢源」，文壇上的「名士才情」，原來只是這麼一回事。

（一月廿六日）

## 批評與圈子

陽冬

最近有許多人在爭論着批評究竟



要不要一個圈子這個問題。

我認爲凡批評必有牠的圈子，這個圈子隨各人而不同，隨各派而不同，要想把一切的圈子「肅清」，而建立一個唯我獨尊的狹隘的批評的圈子，使一切的「作家之羣」，都服服貼貼地遵照這個圈子的限制而寫作，這是事實上不可能而且不必要的事。所以，章學誠說：

「詩之有音節，文之有法度，君子以爲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文史通義）

那麼，批評真的沒有一個圈子了嗎？有的，時代便是批評的圈子，也就是創作的圈子，違背了時代的批評和創作，都要爲時代的洪流所揚棄。所以，時代也就是偉大的批評家。能夠將現代生活，確實而且現代地表現

出來，這是健全的文藝；同樣，能夠深入現代生活，確實地毫不歪曲，把握着現代生活，以指導一切作品，這才是健全的批評。譬如，近代文藝的傾向，有三個特徵：（一）由形式的到內容的，（二）由空想的到現實的，（三）由個人的到社會的。這種主要的傾向，便是時代對於一切藝術的一個圈子，健全的創作和批評，都應該而且必然地在這圈子之內的。

不過，有許多自作聰明的批評家，都想以自己所屬的黨派的圈子來代表時代的圈子，於此，由政治綱領乃產生文藝綱領，由政治批評乃建立文藝批評，左翼要「階級」，右翼要「民族」，致使許多「作家之羣」，便構成對於圈子的惡劣的印象，大喊「擱筆」之後，便開始想把這些批評家「踢入冷宮」。

這不是圈子之罪，而是一切政治

吹打手之罪。「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章學誠：文理篇）政治的吹打手們，擊起一個歪破的圈子，希圖以其政治的「心營意造」，來授受給「作家之羣」，結果，便有如王充在自紀篇所說：「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形情皆失，而一切的文藝創作乃走上窒息之路，批評家之要被「窒息了的作家」視爲「暴徒」，欲「踢入冷宮」而後快，這是很應該的。

語云：「文成而法立」，我根本就不相信天下有「法立而文成」這一回事，只有那些愚蠢而幼稚的人，才因法成文，博得一些虛榮的喝采。有勇氣的有自信力的「作家之羣」，只要把握了時代的圈子，自由的創作，批評家縱擊起他的圈子甚至於武器，也當牠是銀樣蠟槍頭，不值睬，也不

必際的。時代的洪流與作家的勇氣之結合，會將一切「暴徒」式的批評家

## 關於「海派」

菲 丁

們「踢入冷宮」！

(二月廿五日)

文人之以地域來分派別，蓋自古已然：在宋有蜀派與洛派之爭，在清有桐城陽湖之別，乃其顯著者。最近沈從文聲錫上海的文人以「海派」的嘉名，不期竟引起許多人的反感。這大概是因為中國的封建經濟已經崩潰，故文人以地域的觀念來分派別，就容易給一般反封建者所不高興接受的原故。

照沈從文的意見，以為「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買相結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對於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爲了這一句說話，便引起上海文人之一的徐懋庸的反唇相譏，他說：「這是不對的。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買其實是

合不起來的兩種東西。自來名士最鄙

商人，商人最疏名士，因為名士重風雅而以商人爲俗，商人重實利而以名士爲狂。兩者根本是對立的。」（見自由談）

姑勿論沈從文的「海派」這名詞能夠成立與否，但徐懋庸以爲「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買」是「結合」不起來的這個論據，却大有商討之餘地。誠然，「名士」與「商人」，「自古」是根本對立的，但「而今」却未必仍舊「對立」，剛剛相反，「名士」與「商人」却大有「結合」的可能，而且有許多已經在「結合」着。因爲，現在的文人之所以能夠從事於

「商業競買」者，全靠一塊老招牌，那就是「有名之士」，而「名士」也有在朝在野之分，在朝的固然可以憑藉官僚機關而生活，但在野的名士，因爲要靠版稅和稿費以住租界，就不能不從事於「商業競買」。老實說，如果「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買」結合不起來，許多在野的有名文人如何站得住？譬如魯迅先生，他如果不靠這「魯迅」兩個字，又怎能夠從資本的手裏抽出版稅換稿費以住租界，大運動其左翼文學呢？君不見，許多魯迅自選集，茅盾自選集，資平自選集之書，已紛紛競賣於市場，非「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買」兩者實行「結合」，又烏克臻此？

記得去年黎烈文與張資平互相攻訐的時候，黎曾罵張爲「三角戀愛小說販賣商」，這足徵黎烈文之視張資平，確實是「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買相

結合」的。即黎個人，也不能免此。又記得魯迅罵郭沫若，也說是「才子加流氓」，才子尙能與流氓相加，則名士與商人之能夠「相結合」，必無疑義了。

「名士」在現在，無一不是剝削者的。不過有些是經過無數機關而到名士手中，有些則是經過無數商店才到「名士」手中，這其間小有分別而已。腥氣還是一樣的老早消失的。風

## 自速其死

什麼叫做自速其死？就是說，一個人本來還好好的活着，但是，總作出許許多多像是已經死去了以後的事情來，或者準備着要死似的事情。這類事，有些是自己親手作的，有些是別人請求他作的，有些則完全出自別人代庖的。

雅與清高，在「有名」皆變成商品化的現在，是很少有存在的。

所以，徐懋庸之滿口否認名士才情與商業說實能相結合，好像是一句掩耳盜鈴的說話。不過，名士才情與商業說實之相結合，固不限定是上海文人，而上海的文人中，能夠以名士才情與商業說實者，也確實是少數，故「海派」這名詞，仍覺不能成立其概念耳。（二月廿四日）

## 天鵝

能夠舉出點例子來嗎？答曰：能

第一類，那便是把自己作品編成全集出版的事情。自己雖然還未瞎說，從今以後就停筆，自己雖然還活着，藉一點僥倖所得的名聲，在寫字騙人混飯吃，却已經在出「全」集。

忽然有人覺得「全」字用得欠妥，於是似驢非馬的「半」集便接着一本一本印刷出來了。勿論全集也罷，半集也好，他們成天忙着在蒐集自己的作品，生怕明天就要死去的醜態，是灼然可見的，當無疑。

第二類，那便是書店老闆利用偶像，希圖發財的把戲之新花樣的出現。趁到作家也者還活着的機會，讓他們自己選集一點作品，好賣錢。假若不即時讓他們來把作品「自選」一回，作家明天就會死去，怎麼辦？他人編選，總不如作家自選來得稱心之足，懣死後吧？作家也者亦深能明白自己，故雖作這略近不祥之事也樂得。

第三類，如有些報屁股上所載的文壇軼事，作家塑像之類的文字便是。古人云蒼棺論定，現在的人却決沒有這末大耐性。或者說，活着的就草草作死了，有何不可？所以，終不惜以

有用的筆墨，來寫出一些造謠動聽的作家起居注，去博得讀者之一笑。這被描寫了的人中有已死去的，自猶可說，雖然有些還是活人，那也只好將就一下，反正有變化也還總不能變化成猴子。實則塑像也不能太考究認真。說不定現在活着的，停一會兒就死

## 創作藝術果真只是作者自己的人生嗎？

辰波

在前月三十一日的申報自由談上，林徵音先生發表了一篇論文，叫作「藝術即人生論」。在這篇文章裏他說：「創作是爲人生，却不一定像爲人生而藝術派所說的爲一般的人生，是爲創作者自己底人生。」接着他說：「創作者的創作就是創作者的人生的的一部分。」因此，他便得了這麼一個結論：「現在且論文藝吧，……他所以寫它，無非爲要由此滿足他自

去。則此種筆墨，當非多事者可比。倒恰巧是極其合宜的。

一時想到的例子只此而已，再有發見，當補充之，並歡迎讀者的提示，竭誠的。

(一二八二週年紀念之日寫於開封。)

己的某一個慾望，所以，那不能不是他的人生的一部分。……」

我雖不敢說是藝術上的人生主義者，我尤其不敢打出那爲人生而藝術的招牌。但像林先生那麼解釋藝術，把藝術的目的弄得這麼狹小，把藝術的定義下得這麼武斷，終覺得是有幾分不妥當的。

我們也覺得藝術是爲人生的。但這人生是廣大的，決不只是創作者個

人的。我們固不必去拾托爾斯泰底唾餘，說藝術是將作者底感情傳導給讀者，使讀者也生出與作者作相同的感情；但我們終不能否認，說藝術之所以爲藝術，是要使作者自己以外的人理解自己底藝術，由理解而感動，而與作者底感情同化，要辦到這地步，則其藝術，便決不止是作者自己底人生，而非表現大的人生所能夠了。易卜生的「傀儡家庭」與「社會棟樑」，表現的固然是他個人底感情，然苟非廣大的人生爲其背景，別說作者無從着筆，即讀者亦無從理解了。歌德底「少年維特之煩惱」寫的固然是他個人底事情，然苟非廣大的人性爲其開端，則亦必陷於同一的結果。我們固不必希望藝術發生莫大的力量去改善現狀，或者推進社會，然藝術苟只是作者個人的，而與社會無關的話，則藝術問題根本不必談起，——我底

「創作藝術果只是作者自己的人生嗎？」固不必再作，而林先生底「藝術即人生論」也就等於多事，——到不如讓作者自己去解決好了。

固然，我們也承認，藝術的目的多少「在求滿足他（指作者）底一個欲望」，正如農夫耕田，工人作工一樣，是爲了某一個欲望之滿足。但怎樣才能使這欲望得到滿足呢？農夫的

## 文藝與經濟

文壇上自從有了所謂無階級的文藝提倡以後，文藝的階級性和黨派性，表裏相襯的在發揮着。於是什麼資產階級文學，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文學的名詞，很流行的嚷着。不但所謂左聯方面的人這樣子嚷，即反左聯方面的人也這樣嚷。

文學是有階級的麼；雖然所謂左

產品倘不適於大眾，則必是罌粟之類的毒物；工人的產品倘不適於大眾，則必是軍火之類的禍種；同樣，藝術品倘不適於大眾，則必爲催眠的麻醉劑，或神妙不可測的符咒，創作者底欲望也許滿足了，但這於人生，於藝術本身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高明如林先生，定當有以答我。

（二月一日）

紅僧

聯方面很熱烈討論過，但他們除了搬了一些馬克司列寧或盧那卡爾夫斯基的政治經濟論而外，還來一些共產黨的革命八股。說去說來，不知說些什麼，真是不說我還明白，愈說我愈胡塗。

將馬克司的階級理論應用到文藝上，以文藝爲經濟，以經濟的名詞將

文藝劃開爲某階級某階級，在有黨派的宣傳作用的人們看來，宣傳不過個人的技倆，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明瞭什麼是文藝什麼是經濟的人們看來，那簡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文藝是什麼呢？謝川白村在苦悶的象徵裏說得好：「文藝者，是生命力以絕對的自由而被表現的唯一的時候，因為要跳進更高更大更深的活去的那創作的慾求……所以總暗示着偉大的未來，因為自過去以至現在繼續不斷的生命之流，惟獨在文藝作品上，能施展在別處所得不到的自由的飛躍，所以能夠比人類從周圍受着各種壓抑的別樣活動，更其突出向前，至十步，至二十步，而行所謂精神冒險，超越了常識物質法則因襲形式的拘束，在這裏有新的世界被發見，被創造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還未出現的事，文藝的作品裏早經暗示着



啓示着的緣由，即全在於此。」文藝與經濟的關係又怎樣呢？蘇森成也說得好！「據我所見，藝術比政治宗教等離經濟的基礎還要更遠一階段，換句話說，就是藝術和經濟的關係是更間接的。藝術不能像政治宗教般的跟經濟狀態的變化而急劇的變化，即有不爲所動的一面。由質上說，藝術比政治是更高級，更高度的，在人類生活上，像一朵盛開的花。……藝術的世界，不像政治組織般的直接地依據着經濟的事情；所以經濟的理論，不能馬上應用到藝術的世界裏去……」

## 新武器文學

在共產黨手槍炸彈的舊武器文學沒落之後，一九三四年的中國文壇，在只要一枝殺人的槍不要一枝說理的筆之形勢下，又出現了一種氣餒萬丈不可一世的「新武器文學」，從事於

藝術決不是直接地由經濟生活的發生的。這是藝術的獨立性。……」我不知道以經濟理論決定文藝的階級性的人，有政治作用的何以否認，而盲目瞎說的何以自解。

文藝的價值，不能由階級決定，更不能由黨派所決定，莎士比亞的劇曲，歌德的浮士德，擺倫、雪萊、勃郎甯的詩，以及其他文學史上有名作家的作品，無論你拿什麼黨派，都不能否定其藝術價值。拿什麼階級，予以經濟範疇的啊！

卡斯

這種文學的志士們，一手提倡叫做什麼主義的文學，另一隻手則據說拿着草麻油與棍棒來對付反對這種文學的人。

要提倡什麼主義的文學，則見仁

見智，各人儘有各人的自由，但要說以草麻油與棍棒來對付一切的反對者，則大有商量的餘地。如果真有諷琴 默德左手拿着可蘭經右手拿着刀劍的精神，那倒也罷了，可惜左手拿的却是一本無字的天書，而右手拿着的則是一把殺人不眨眼的刀劍。

要專制總應「開明」一點吧？「軍事勳匪」尙要「七分政治」，「文化勳匪」，七分道理可以不要，難道三分道理也不要嗎？

文學變成「武學」，則文學燬滅；如其要提倡這種新武器文學，倒不如索性燬滅了文學。

如果說文學是跟着圓圈子走的，那麼，這一九三四年的圓圈子，可說是在刀光劍影的統制下，而文壇據說可「定於一」。

我真不明白，在孔孟之教正被尊重的時代，同時却有這種以「嗜殺人

「的方法來「一天下」的邪說橫行。

可是，如果「嗜殺人」真的能夠統一天下，草蓆油與棍棒真的能夠統一文壇，那全部的人類歷史統統可以

## 林子展的英雄氣概

馬兒

不知我們民族是不是太衰老了？在我國近代歷史中，找不出一位可以算是英雄的武將。又不知是天下太平應該假武修文了？在近來的文壇上，來了一位自稱英雄的林予展先生。

林子展先生是誰？朋友告訴過我，這就是大名鼎鼎於矛盾刊中的潘子農先生。若然的話，爲什麼二卷五期的矛盾裏林先生的「負責宣言」，把他和潘先生分爲兩個人？（潘是編輯先生，他不知是否編輯先生。）林先生以英雄自命自許，這個非英雄勾當的玄虛，決不相信他肯幹的。

燒掉，另外叫皇宮的「博士」們寫一部「獸類歷史」。文學可以不要，難道「武學」也不講究一點嗎？

（二月一日）

所以，我不敢遽認英雄氣概雖然於紙上的林子展先生，就是矛盾刊大編輯先生，但在沒有方法證明潘林不是一人的時候，又不敢說我的朋友（不是胡適之，合行聲明。）是造謠。

據說，是罵人罵得太多了，編輯先生要他把態度改善一些。但林先生畢竟是文壇英雄，好像拍胸擺手而言：

「竊念英雄出處，理合一身做事一身當……將來萬一大罪降臨，總不能牽累他們去上法場。反正做英雄的人，就該頂天立地……一切

天誅地滅的罪孽，却決定由我一身當之。」

除了「竊念」二字有點辦公廳朋友氣息而外，是如何一位英雄的好漢，好漢的英雄呢？

但是，林先生未免小題大做了。勇於私鬥怯於公戰的將軍，不抵抗外人而殘殺同胞的將軍，雖然自己稱英雄，我們老百姓也不肯以英雄稱之，那麼，我們何敢隨便承認林先生是英雄？難道有盒子廠保護而躍登文壇的林予展先生，也有人敢牽之上法場嗎？「予展愛殺，」真可以與「杞人憂天」的話傳爲千秋佳話了。况且所罵的，不是什麼軍政要人，而是手無執戟之力的文人，罵了便算，誰敢如何於林先生呢？說到天誅地滅，在孩子都知道是科學昌明之今日，就是作惡萬端，天地是有什麼能力來誅人滅人的，此話不是白說了嗎？至到天崩地

裂，則被誅滅的，實不止林先生一人，人類既同歸於盡，並一個女人也沒有，如此寔寂，縱天神地祇獨厚於林先生，恐怕林先生雖然不犯什麼罪孽，也要甘受誅滅了。

罵人，誰也有自由的，但被罵的人對罵人的人，盡可以請求法律救濟，以毀謗罪起訴。但我國據云未是法治之國，有許多人是受法律管轄的。被罵的人如果不是我們張少帥的部下，最低限度的抵抗力，也要發揮的。以血洗血，是武壇的事，殊不適用於文壇，但以齒還齒，雖然不讀過聖經，血氣還有一點一絲的人，總要找機會表示的。在理，被罵的人，當然有被罵的理由。但罵人的人的資格，必須交付審查的。譬喻罵人為無恥強盜的罵人者，自己雖不必要是有恥君子，最低限度也要不是無恥強盜，若果自己的人格並無恥強盜也不及，拿

什麼資格去罵人呢？難道自己是無恥強盜，以無恥強盜罵人就能洗脫自己嗎？那不過「合血噴人」的行為而已。推之「人」，「獸」，「人獸之間」

## 最新的姿態

「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這兩句話正應了現在所謂「以最新的姿態出現於動亂的文壇」的「矛盾月刊」，而所謂「最新的姿態」者，也就是這「只許州官放火」的姿態。

事實是最大的雄辯，記得在「矛盾」二卷一期改革後的「讀者，作者，編者」裏，潘子農特地把宣言重說一遍，所謂宣言就是這樣的：

我們不掛招牌，我們不喊口號，說是「爲文藝而文藝」吧！則又缺少這副死灰的紳士臉。然而我們

或賊，其理莫不如是者也。「如此英雄」，得勿有類於聯華公司的演員劉繼羣、韓蘭根乎？

警語

是這矛盾的時代中騷動底一羣，年青，力壯，且有到一顆赤誠的心，和兩個粗暴的拳頭，祇要時代需要點什麼，我們將不顧一切盡力去幹，雖然是淺薄低能。

埋頭下去，挺胸出來，爲了要使真理之旗永遠招展於世界的地平線上，我們只有認清了敵人的面目而去決鬥，光明正大的決鬥！如果說是：放冷箭；舞花鎗，這些全不是現代底青年人所應作的事。

同時在他們的信封後面，會印着這樣的幾句：

這裏，將安排下嚴整的陣容；以我們鋒利的矛，去刺破一般醜惡者的盾，更以堅實的盾，去抵抗一般強暴者的矛。

把這兩則宣言讀後，心中感到有點莫明其妙，所謂「不掛招牌」「不喊口號」，「以最新的姿態出現於動亂的文壇」，「算是什麼呢？也許就是那「妖言惑衆」的妖言吧，決鬥，當然要認清了敵人的面目，否則簡直是等於犬吠，但是什麼叫做「光明正大的決鬥」？什麼叫做「不光明不正大的決鬥」？怎樣算是「放冷箭」和「舞花鎗」？「放冷箭」「舞花鎗」這和「以我們鋒利的矛去刺破別的盾」有什麼分別？這些在「矛盾諸公」是一點都不懂的，孔子說：「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而這般「矛，盾諸公，不懂却假懂，這真是再混蛋不過的。不過，「矛盾諸公」雖然混蛋不

過，但却聰明非常，他可以用那所謂「鋒利的矛」去刺破你的盾，而不許你「哼」一聲，否則你就是「放冷箭」，「舞花鎗」，「不光明不正大的決鬥」，這和前清時那種「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有什麼分別呢？難道這就是「最新的姿態」？

在「矛盾」二卷五期的「陣營」裏，林子異特寫了「負責宣言」他說：「……不過罵既然要合理化，恨勢必也得有個範圍，譬如我罵張先生是賊，則張先生至多也只好恨我像恨賊一樣，倘竟欲恨我如強盜，那是越出範圍之外的恨了。……」他還說：「最混蛋不過的，適是一種並未被罵

## 再介紹鷓鴣外鷓的新詩

在「新學」三卷一期的「前哨」裏，我已經介紹過鷓鴣外鷓大詩人的兩

而無「綠」無故地要來恨你的傢伙：「你看，這是什麼話？因爲無「綠」無故要來恨你的傢伙，林教授便認爲是「最混蛋不過的，」那末林教授爲什麼要先罵張先生是賊，以後讓張先生也恨你像賊呢？根本張先生并不曾先罵過你啊。林教授罵過姚蘇鳳，新上海雜誌，許嘯天，假使他們去探用林教授所說的：「最混蛋不過的，適是一種未被罵而無「綠」無故地要來恨你的傢伙」那末，林教授就是最混蛋的了。

爲什麼林教授要這樣的矛盾呢？難道他是因爲替「矛盾月刊」寫文字，所以也寫得這樣的矛盾嗎？

警 吾

「帖」新詩了，當然你們都是拜讀過了，這位大詩人這次又替「矛盾月刊

「寫了六「帖」的新詩大傑作，這當然又是我們的眼福了。古人說：「無巧不成書」，正好碰着我這一個專門歡喜介紹那些「不朽」的名著給人家的，鷓外鷓大詩人的新詩，既那樣的奇妙，怎好不讓「新墨」的讀者同享這眼福呢？於是提起了筆再作一篇介紹。

這位大詩人的新詩，不但詩的內容奇妙，就是詩的題目也奇妙得有點莫明其妙，像上次介紹過那兩「帖」的題目，一「帖」叫做「罐頭阿拉伯太子的罐」，另一「帖」叫做「金鋼石的呼吸」，而這次的六「帖」的題目却也不輸於前次，現在讓我將六「帖」的題目抄出來給讀者們一笑，至於內容則恕我不能全抄出來，那六「帖」的題目是：「鎖的社會學」，「技術政治力的貧困的丈夫」，「論愛情乘了Bus」，「皮膚病的常備鬚刀」，「

性植物乘了急列車」，「紙飯巾的本兼各職」；聰明的讀者也許看了這題目就會知道這內容的吧？現在我且抄一「帖」叫做論愛情乘了Bus的妙詩：

愛情乘了 Bus  
彼此皆是幸福的

愛情乘了 Bus  
合理的戀愛哲學

輕馱載的僅馱載着相對論的

一夫一婦的小型 Chevrolet

明日的道路上

不時代的人與物之鬼魂

彼此攜了愛情去乘 Bus吧

呵呵愛情乘了 Bus

妳是我的呢

我是我的呢

女性之妙

男性之我

我們是性的呢

不是我的妳了呢妳

不是妳的我的了呢我

愛情是生理的呢

不是禮儀道德的了

沒有保護馱載一夫一婦的小型

Chevrolet的法律了

愛情私有異性獨佔

都收入了人類兩性關係演進的歷

史館

代表過去時代的一歷史制度了

Chevrolet則陣列在古物院中

不合理的呵

馱載二個人而已的狹窄的 Chev-

rolet的肚腹結然被明日的人笑

斥的陣列着

讀者們很不錯吧？多麼的歐化，



多麼的偉大，至於其餘的五「帖」，現在我只能每「帖」抄兩三節給你們，因為「新疊」的篇幅只能如此，不過這兩三節却也可以代表全篇的，且看那妙詩吧：什麼「定決不是春情發動月經出動之類」啦，「可以在生理學上取出了人體生長到某年歲乃見的答案來作答案的」啦，「二個方面的演繹結果的年歲之間了吧」啦，「丈夫之任是不可以勝任的了」啦，「細君之愉快不愉快了呢」啦，「Howard Jones」解析「啦，「以貞操論的冰寒在妻的手」啦「會握不住的滑脫了去的妻的手」啦，「Violet Gillier Worlton-ina-Eveready」啦，「它們都是患了甚深的空氣感冒皮膚潰爛症哩」啦，「彼男的血衰的貯水塔」啦，「即使彼不回來頭痛得厲害呢」啦，「甚歡灰的呢」啦，「在她的玉腕上紙飯巾立刻紙飯巾以外的」啦……好了，不

抄了，假使你忍不住啞在書上，那我可一點都不負責任，不過我始終奇怪着，「鷓外鳴」這不像是人家的名字，無疑的是一個化名，也許就是那三位大編輯的化名也說不定，至少也得和這三位大編輯有親有故，否則有那兩隻豈大的「黑眼睛」的徐蘇靈大編

## 爲『現代』編者做一點發掘的工作

湘人

二月十八日

輯，怎麼會把它登出來呢？

還有一件奇妙的事，順便在這裏也說一下，別人的詩是稱爲一首一首的，只有這位大詩人的詩却稱爲「帖」，本來「帖」只是用來稱藥方的，怪不得他的詩苦得和藥一般難吞下去。

兩月以前，因爲到新疊編輯部去逛逛，無意中在編輯先生某君底書桌上看到一張小刊物，題名「星期」，是湖南仰陽星期文藝社出版的，我一疊便有這麼一個壞脾氣，只要看到一種新出的刊物，便總要翻翻。「星期」在那一期雖已是第七期了，然而因爲它對於我還是新的，我又怎禁得住不去翻翻呢？

可是，不翻猶可，一翻可把我驚

倒了。原來在這樣一個小刊物中，我們底大詩人戴望舒也在上面發表東西，第七期所發表的一首題名「低訴」的詩，便是這位大詩人底手筆，末後編者還特別寫了一篇「介紹戴望舒先生」，除將這位大詩人介紹了一番外，以後便說到關於「低訴」這一首詩，真可說是慎重其事了。

可是，事情真夠奇怪了，我那時拜讀過的戴詩人底這篇大作，於兩月

# 中國與蘇俄

第二卷第六期  
（新年度特大號）

一九三三年的蘇俄與世界經濟	仲瑩	中國國民黨經濟綱領擬議	張沖
一九三三年的蘇俄財政	里仁	「日滿經濟集團」形成中	劍萍
一九三三年的蘇俄工業	王啓升	三三年東北對外貿易的解剖	王樸
農場所黨的建設	王啓升	英美衝突的新形勢	趙成美譯
一九三三蘇俄的建設計劃	趙成美譯	德國的農業恐慌	趙成美譯
蘇俄社會的結構	趙成美譯	日本的危機	趙成美譯
蘇俄農業機械化的實際	趙成美譯	大戰前後的俄羅斯	趙成美譯
美俄經濟關係的分析	小島精一著 黃甘棠譯	日本高麗旅行記	蘇俄名家米哈洛夫著 石菴譯
日俄經濟關係史	黃甘棠譯	蘇俄名家米哈洛夫著	石菴譯
中國革命當前的中心任務	程大森譯	一月來之蘇俄	石菴譯

價目 每冊二角半  
 元一元五角  
 國元二元  
 本元四元  
 郵費另加  
 接定折  
 郵費另加  
 洋九折  
 計算

發行總處  
 北京北門外  
 西四牌樓  
 流二號

以後，在「現代」的新年號上，又以「楊志粹」的名義而發表了。當我在廣告上見到「低訴——楊志粹」這個標題的時候，心中便有幾分懷疑了，及至買來一讀，才知道果然完全是從「星期」上抄襲到戴望舒的。

這一個偷竊案真是妙不可言。戴望舒當然是「現代」的一羣中之一個，這位楊志粹先生難道竟這樣挖「現代」底屁股，同時又挖自己底屁股嗎

？這事可真又把我弄得懷疑起來了。爲了要把事情弄得實實在在，我只好把「現代」帶到新學社去，向某編輯借到那張「星期」，把兩篇「低訴」一字一字地對着讀過，結果除了兩個作者的姓名不同外，其餘都其相同的，這事情可真把我投到五里霧中了。

帶着一種莫明的悵惘，我獨自邁返寓所來，在桌旁坐了好半點鐘，結果寫成了一封詳細的信，想將此種無

恥的偷竊報告給「現代」的編者。但是，轉過一想，報告給他們，也未必肯把這種無恥的偷竊作一個如何有價值的結束，於是我只好把牠照實記述出來，以實「新學」前哨。至於事非曲直，容候讀者底公判，我則除了感嘆這文壇的光怪陸離而外，是不敢置半點可否的。

（二月七日）



## 逃難

……叮叮噹噹，叮叮噹，叮叮噹，……  
 車輪輾轉在鐵軌上如雷一般發出來的聲音，逐漸由遠處傳達過來，這告訴人們火車已經離開車站不遠了。在遠處的山凹間，隱約可以看見冒上來的一縷縷的煙花往上升，只在剎那之間，這排列車好像走了幾千里路已經疲倦到無力了似的緩緩的拖進了月台，於是久已沉寂了的囂喧聲，這時又像戰場上衝鋒激鬥時的情狀一樣的嘈雜着，一個個人們的臉上現出極傷促不安的狀態，爭先恐後的搶着爬進車室，前頭已經爬進去的人又被後邊擠不上去的人抓下來，人像潮水一樣的湧，一齊望着停着的車室里衝。可是，轉瞬間這排列車已經被塞得滿滿的人了，那些爬不上去的人還在月台上和列車的四周像螞蟻一樣的蠕蠕騷動着，覓找着，後邊的人望着前頭的人推，前頭的人被推得緊緊

陳清華

的，幾乎連氣也透不過來而快要悶死了的時候，突然一種極慘酷極悲苦的咆哮聲，像猛獸臨死時掙扎一樣的怒吼着，從前頭的人堆裏發出來，如山崩地裂一般的鉅響，這響聲的音波立刻散開了出去，剎那間傳遍了整個的車站，頓時呈現出一種緊張的狀態，各個人的心裏懷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情緒，好像頃刻間他們就會全部滅亡了似的恐懼，於是緊張的空氣遂瀰漫於這小小的月台上。

「死了……擠死了……快不要再擠了……再擠下去就要沒命啦……」站在前頭的人時時發出這樣的喊聲，有些早就把聲音喊啞了。

「媽的，衝上去，你們要活，難道就叫我們在這裏等死不成……衝……衝上去……」

站在背後的人始終沒有停止過他們衝的工作，他們更加奮勇更加努力的望前衝。

「嗶呀！活不得，咱們雖然沒在村裏被土匪殺掉了，

可是恐怕就要在這兒被塞死了呵！再塞下去，真的就要沒命啦……。」

「塞你媽的××，你要活，我們也要活。」這喊聲可比前頭發出來的聲音更加響亮，可是，突然從那邊跑來了十多個巡警，手裏抓着像鐵一樣的堅硬的棍子在人堆裏抽，嘩啪，嘩啪，有些被抽的人竟支持不住的倒了下去，倒在地上被許多許多的腳在他們的上面踏，可是，擁擠的人依舊是擁擠，一點兒沒有減少，巡警似乎也塞在人堆裏面，有幾個忍不住抽出手鎗來朝着天空開，有些敏捷點兒的早就跳上車蓋上大聲的揮着手說：

「該死的，瞎了眼睛的豬，你們沒望見車室裏已被塞滿了嗎？爲什麼還要塞，第二回的列車馬上就要開到了，你們塞！你們再塞我就開槍……。」

嘩啦，嘩啦，人堆裏更加哄亂了起來，聲音非常的嘈雜，誰也聽不清他們在嚷些什麼，正在這亂紛紛的時候，突然噹噹噹噹的聲音從火車的龍頭那邊傳過來，跟着車子就慢慢的移動了起來，蠕蠕的拖出了月台，加緊了速度向前奔，飛也似的雲眼之間便不見了，只望見昇上來的一點點煤煙在遠處的天空消逝。

車子日夜不停的走着，它已走了許多路，經過了許多

地方，爬過了許多山巔，穿過了許多山洞，然而還是不停的走着走着。

站在這滿滿塞着人的車室裏，連身子也不能夠轉動一下，空氣是燒得幾乎要悶死人，然而；誰也沒有工夫去顧慮到這些，他們連肚裏餓了好幾天也不覺得，腿子站得軟到快要麻木了還不知道，這……：……，他們彷彿像失去了知覺的豬，一個個獸頭獸腦的站着，身子被車子拖着往前飛，飛，飛。

「噯嗒呀！……：……。」被人擠到車室角裏去的牛二嫂突然驚訝的叫起來，她睜開了眼睛，臉色蒼白得很難看，身子不住的顫抖着。

「我的小毛頭呢？我的小毛頭不見了啊！」她啾的一聲哭出來了。

「我的娘呀！我的命好苦呀！我們活着幹麼呢？……：……：……。」她哭得死去活來，她拉着人說她的五歲的小毛頭是如何的聽話，如何的乖巧，自從他生下來不久時候他的爸便撒手了，他死去了，咱們窮人家，那來的錢養活一家子大小兩口兒的糧食呢？自然是我苦苦的替人家做點女工積下來的幾個錢，想千辛萬苦的養活他到今年五歲才……才……：……：……噯呀！我好苦命呀！……：……：……她的聲音被她

哭噙了，她的淚珠兒却像傾盆大雨一樣的瀉下來。

當火車剛駛入了月台時，她只顧沒命的在人堆裏擠，後來竟被她擠到最前頭的一端去了。可是，她奮勇的伸出臂膊攀着了車沿口的鐵柱時，她只顧猛力的把身子躍上去，却忘記了站在車沿邊的五歲的兒子小毛頭，那時實在因人擠得緊緊的，就是她記得的話也不容許她再到車沿邊去把兒子拉上來，她剛上去的剎那間便被後頭上來的人推進車室中去了，這些直到現在在車中時她才猛然想起來，可是她的小毛頭已經不在她的身邊了。

「大嫂！不用哭了，孩子丟掉已經丟掉了，再哭也沒辦法，是不是？說不定他還活着被人拾回去撫養，說不定……。」

「真的呀！我們應當把世情看破了點兒，比喻我們這次能夠從殺人放火的匪區裏逃出來，這就算是一種福氣，福氣的話是天老爺註定的。再說，這次我們村裏的那種匪禍，殺死了那麼多的人，也許是一種劫數，人們是脫不了劫數的，可不是麼？」劫數難逃」這句話就是用來說人們一生了下世間來就要過劫，不過，只差過得和過不得罷了，過不得劫的人都要被土匪殺死，比喻你的孩子也許就是過不得劫數的人吧？然而，凡物都有天註定，劫數難逃……」

……至於那些做大官富家兒，那是他們的祖上一代一代積德下來的，有時他們雖然也會意外的遇到了險厄，可是這是無妨的，那些貴人們，天老爺會庇佑他們，他們是天上的福星下凡，他們會逢凶化吉，他們的身邊隨時隨刻都有天神保護着，除非到他們應當死亡的時候，他們是無憂無慮的，福氣的人本來就是福氣，這也是天老爺註定他們應該降生到世間來享受一切人間所有的幸福和快樂，一點都不由人，是不是？像咱們這次能逃得出來，也算是有點兒福氣，……：喂！大嫂！不用哭了，你的孩子雖然丟掉了，可是你還活着呢？這就是說你還有點兒福氣啦！懂不懂？……。」

牛二嫂用手掩面啜泣，站在他附近的同伴却用盡了許多話去勸她，可是這絲毫不能減輕了她所受悲傷的痛苦，她的心幾乎被刺激得要破裂了，她那有心緒去顧及到她周圍的人所勸解她的話是些什麼呢？她只是哭，她哭聲似乎在人們的心中震一下，她的一滴一滴的眼淚却好像一針一針的刺進人們的心窩一樣的難受。

「說不定……也許會……有些人說紫微星出現在東北方，時候到了，不久真命天子就要坐龍庭，那時候天下太平，國泰民安，自然啦！那些土匪就會被天兵天將打败了



下來，可不是麼？自古以來，邪不鬥正，歷代要換皇帝時，天下不就大亂了一陣子麼？……說不定，也許會……現在亂到這個樣子，也就是紫微星快要降世下凡的時候了……

有些人竟大談其國事，起先；他們只談論了一回關於牛二嫂失子的不幸的事情，跟着便拉雜的談到了命運，由命運再談到了真命天子，國家大事……往後他們就無論什麼都談到了，他們談得很投機，很起勁，很興奮，似乎忘記了一切的痛苦，饑餓，疲勞……他們竟這樣輕輕的把這漫漫的長夜挨了過去。

### 剿匪

從木家村起一直下來到南祥鎮止，這樣算起來就有五百多里路，沿木家村下來一帶的大小鄉鎮，都同樣的遭受了這次災殃的洗劫，誰也不能倖得的例外的赦免，屋子被燒得變成一片焦土，到處都是灰燼瓦礫，死屍沿山遍野，血跡染遍了這五百里內的土地，一種惡臭和血腥的氣味，滾滾上昇，到處呈現出一種慘不忍睹的淒涼的景象，死氣緊壓着了這一帶的區域。

牛二嫂的家是在木家村的南面，木家村的南面是靠着

一座險惡的山嶺，這座山嶺非常的高，長約七十多里路，山上最高的嶺尖時常籠罩着一層白雲，我們的眼睛只能夠望到山的半腰，這座山時常有吃人的虎豹豺狼出現，以前曾有些上山砍柴的樵夫不幸的葬身於這些畜牲之肚，於是村裏人就不敢再放縱的肆行，他們竟到處佈下了弩弓（捕虎器），後來那些畜牲彷彿知道了這些異樣的器械是他們的致命傷，竟成羣結隊的漸漸遷移到別地方去了，往後木家村一帶就很少再發現他們的足跡。

可是，這些無情的野獸雖被驅除了去，然而却換來了一批比這無情的野獸更加凶惡殘忍，惡毒可怕的一大批土匪，但據說起先他們並不多，大約三四十個罷了，後來因××師打敗仗，竟帶領了他的殘部退到了這座險惡的山嶺落草為寇，跟原來的三四十個土匪聯結在一起，於是他們的聲勢也就一天天的大了起來。

有一天，夕陽已經是西斜的黃昏時候了。牛二嫂剛做完了田裏的工作，身上背着一個尚未週歲的嬰孩，在崎嶇不平的田畔的狹道上彳亍的望着她家裏前進，突然；她抬起頭來，望見前面一片火光，火勢非常浩大，火舌一團團的冒上來，煙花一股股的往上昇，並且隱約還聽見中間夾雜着哭號和喊救的聲音，但這可把她駭住了，她不敢再望

前進，她真明其妙的站着。

「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她驚訝的叫起來了，剛才自家出來的時候不是還好兒的麼？這時她的心已全部被恐懼包圍着，她只站在在遠遠的禾田上望着這團火花出神。

猛可的，她意識到這股冒上來的火花顯然是發自木家村朝南的一角，也許這正是自家兒住的地方，說不定她的全部財產和房屋都已燬葬於烈火之中，已被燒成一片焦土了。她頓時瘋狂了起來，她把眼睛睜得很大的，面色變得很快慘淡，兩隻手緊握着拳頭，像一匹受着重傷的獅子一樣的怒吼着，像火山爆發時一般的咆哮着，她的神經已失去了知覺，她撇開腰兒想馬上撲奔過去，可是當她剛想移動身子時，突然一隻粗大的手抓着她的肩膀。

「牛……牛二嫂……不好了……你的屋子也被土……土匪放火燒掉了呢?!……」

從木家村逃出來的人，一個個狼狽得像漏網之魚，喪家之狗一樣的慌張着四處逃竄，只有高三伯獨個兒望着這條崎嶇不平的田埂上踉蹌的奔過來，剛走到三里屯時恰巧遇着了牛二嫂獨個兒站在那兒出神，於是高三伯奔過去抓着牛二嫂對她報告村裏着火的情形。

「逃吧?!牛二嫂!等下他們就要追上來了呢?給他們

抓着的都被殺了頭，小三，來福，阿貴……他們都被抓着去了啦?!我們……快……快逃吧?……」

高三伯顫聲的抖着身子說，又時不時掉過頭來望着背後看，彷彿像有人會追上來抓着他一樣的害怕，他想着牛二嫂逃開，可是牛二嫂這一下子却像木頭一樣的呆着不動了。

黑暗的夜幕已籠罩着整個的宇宙，這時火花更加紅燦的發着光輝，一片片紅光從木家村的南面反映過來，照耀得到處光芒，禾田上的稻梗被照得一根根像浸熱了的火箸一樣，水溝裏的水被照得像血一般的鮮紅，除了遠處有時傳來了幾聲狗吠和火燒着東西發出來啾啾的聲音之外，夜是像死一般的沉寂，只有任着火神在這一帶的區域舞着勝利的舞踏。

牛二嫂身上背着的孩子，這時被餓得忍不住哇哇的哭出來了，她才恍然記得這小性命已被餓了好半天沒餵乳了，她把縛在胸前的圍巾的結子解開了，把她的小性命從背上抱下來放在懷裏，打開了胸前的幾粒鈕子，摸出一個像白饅頭一樣的東西塞進孩子的口裏，孩子的哭聲頓時停止了。

「乖乖!我的好寶寶呵!不是媽忍心使你挨寒受餓，

當你剛生下來不久的時候你爸便撒下了你死去了，放下了你這無辜受罪的孤獨者的小靈魂，放下了你受盡人間一切的痛苦饑寒的媽媽，啊！好苦命呵！我的小小寶寶！你死去了的爸的靈魂會來保佑心肝的好寶寶……。」

孩子像餓餓了的狼遇着美味甜香的母雞一樣的拚命吮着乳吃，靜聽着慈母含淚苦訴出來的哀曲，恰像懂得人意思的臉上露出兩個小笑窩，眼珠子盯着他媽的臉，兩隻軟如棉花的小手兒緊抓着了他媽的胸襟，身體微微在懷裏顫動了幾下。

「媽——。」

「乖！睡吧？你睡，媽買饅頭給寶寶吃，乖乖！我的好乖乖！我的好寶寶！」說着，牛二嫂伸出右手在孩子的身上輕輕的敲了幾下，孩子便漸漸有點兒睡態了。

牛二嫂站起來，移動了她的身子望着那黑暗的森林裏前進，像魔鬼似的在這黑暗中摸索着。掙扎着，在這座森林裏面有個小小的亭子，叫做「冷風亭」，因為以前會有人發現這座叢茂的森林時有吃人的虎狼出現，因此便沒人敢再到這座森林裏來，又相傳這個冷風亭時有許多鬼怪出沒，於是更沒人敢到這裏來了，又經過了許多年月，風吹雨打，這座小小的冷風亭也就有點兒頹廢了，崩坍下了一

角，牛二嫂獨個兒悄悄的摸進了這座小小的亭子，坐在一條石凳上，解開了縛在胸前的佩帶的結子，把她的孩子緩緩地抱下來，這時雖然黑暗得看不見孩子的面目，可是從孩子鼻孔裏微微喘出來的鼾聲就知道孩子已經睡熟了，牛二嫂輕輕的把孩子放在板凳上，把那條佩巾蓋在他的身上，她才慢慢兒的站起來，好像捨不得的樣子，灑下了幾滴淚珠兒又重復摸出了冷風亭，她毅然決然的望着木家村前進，可是；這一下子她心裏却感到了非常的空虛，似乎失掉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很難過，夜是黑暗得看不見東西，這彷彿象徵着她未來的命運。

距離木家村不遠的地方，就時不時聽見傳過來幾聲猜拳和歡笑的喧嚷聲，這時火光已漸漸的熄滅了下去，原來這着火的地方並不是在木家村的南面，而是在村裏的北面，北面比較上有幾家有錢的人家，而在朝南的一帶却完全是些耕農為業的佃戶，完全是些窮鬼子，又加之今年的年成不好，他們曾鬧過幾次飢荒，突的，牛二嫂猛然記起前幾天曾有人提議過到北面去借穀的事情來，曾被北面的人拒絕了，甚至給他們無理由的痛罵了一頓，經過了這次被侮辱之後，南面的人都一個個懷着切齒痛恨之心，他們屢次想報復，可是他們的力量較不上北面的人的勢力，自從

很久很久以前，南面的人就被北面的人壓制着和管轄着，他們已經做了北面的人的奴隸好多年代了，他們彷彿特為北面的人才生產下來一樣，比喻南面自己所勞力辛苦耕種出來的穀子要毫無條件的送到北面去，有時因年成不好，缺乏雨水，收成的穀子就比往年減少了許多，那麼他們就要事先預備好了許多話去磕求北面的人的寬恕，假如北面的人認為不滿意的話，那無情的拳頭就會像雨點一樣的揮到了你的面上來，不許你多哭叫了一聲，假如挨忍不住想哭出的來話，那他們就索性打死了你們中的幾個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這早已成爲一件極其平常的事情了。可是後來，後來便漸漸有些人覺悟了，他們覺得自己是人，北面的人也是人，但爲什麼北面的人就不須自己出去勞苦耕種，而無憂無慮的坐在家裏享受這種清閒的幸福呢？然而自己也是人呵！自己並沒有比北面的人減少了一隻眼睛或一條臂膊，但爲什麼自己所勞力辛苦耕種，以血汗換來的穀子要成担的挑到北面去供獻給他們呢？難道自己不能吃嗎？何況這又是自家艱苦得來的代價，……這些事情，後來就漸漸給南面的人發生了很大的疑問。

牛二嫂摸到了自己的家裏，可是自己的家裏却還好好兒一點沒變動過，她正想伸手去推開大門，忽然從北面傳

過來幾聲猜拳的聲音，於是這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她很想跑到北面去看個明白，牛二嫂一向就大着膽子，她不怕一切傳說說鬼神，她又重新在黑暗中摸索着向北面前進。

「你媽的！喂！來！再乾一杯……」

牛二嫂剛走到了福壽伯的家（福壽伯北面之村長），突然聽見從裏傳出來了一陣喧嚷聲，她悄悄的摸到了門邊，伏在門縫裏窺着。

「噯！天呀！這是什麼一回事呢？這裏面的人就是土匪嗎？天曉得！這不就是自家的村裏人？……」牛二嫂驚訝的叫起來了，她認得裏面的人就是自己木家村的人，真的；她相信自己不會看錯了人的，但她總想不出這些人爲什麼會去當土匪，爲什麼會去幹着這種味盡良心的事情，她不敢再看下去了，她正想移動身子離開了這裏，突然她的身子被幾隻粗大的手抓着了。

「媽的，你爲什麼在這裏鬼鬼祟祟？我打死你這臭婊子……」內中一個人說着，拔出手槍來指着牛二嫂。

「嗤！你這獸子！這是一塊又肥又白的挺好的肉，幹嗎一塊肉含在口裏又把牠吐出來……」另一個人說着。

「不錯，咱們應當先把這婊子幹一下子然後才把她打死……」

這樣一句句的話，都清清楚楚的如雷一般的貫進了她的耳膜，一句話像一根針一樣的刺進她的心窩，她知道這一來自家一定活不成了，她起先還極力的向着他們求饒，可是後來眼見漸漸不能發生效力了，她只有咬緊了牙關，緊閉着眼睛，靜待他們的排佈。

一個人扳着她的手，又另一個人扳着她的腳，再另外一個人上來把她按倒下去，解開了她的褲子，剝下了她的褲子來，就是這樣開始着他們那種野蠻的動作，他們一個個互相輪流強姦。

起先；牛二嫂只感到了自己的下部一陣陣劇烈的痛疼着，像針刺着一樣的痛，往後的事情她就一點兒不知道了。

東方已漸漸現出了魚肚色的光暉，可怕的烏暗的夜幕被曙光吞滅了下去。

這時牛二嫂已漸漸蘇醒了回來，她睜開了眼睛迅速的望四下裏掃射了一遍，她很想翻身站起來，可是她的身子已疲倦到四肢像棉花一般的無力了，她只得重復把眼睛蓋了下來。

「喂！牛二嫂！幹嗎睡在地下啦？」

那些昨夜被土匪驚得四處逃奔的人這時又陸續的回來

了，內中有個認得這躲着的女人就是牛二嫂，於是走上來喊着她的名。

「這孃子不就是南面的人麼？說不定跟昨夜那些狗彘的是一顆子呢？非把她打死不可……。」

「不……不……她雖然是南面的人，可是她是個女人呵！女人是不會幹着那個的……。」又另一個說，

「那麼；我們暫且把她抬回去吧？以後再慢慢的考慮……。」有人這樣的提議，

「好！贊成！就這樣辦吧！」許多人說着，於是他們便動手把她抬起來望着前頭走，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把她抬進一間破舊的屋子裏去，放倒在一條板凳上，經過了許久的時間，牛二嫂又漸漸的蘇醒了回來。

「噯！噯！痛……痛死我呀……。」

她一醒來時就喊痛，她不自覺的伸手往自己的下部撫摸着，手指間頓時染解着那未乾的鮮紅的血跡。

這時她突的又想起了昨夜被人侮辱的那一翻情形來，不禁氣得睜大了眼睛，她分明記得那個最先下來脫她的褲子的人就是阿良哥，當自家的男人尚未死去的時候，阿良哥確是跟自己的男人算上一個挺好的朋友，她記得阿良哥會到過自己的家裏吃過飯，跟自己的男人一同做過好多事



情，她甚至知道阿良哥平素是個最忠厚最老實的人，很少跟人家打趣談天，人家也就是佩服他這種寡言幽默的態度，他成爲木家一帶最被人尊重的人了，可是，爲何昨夜他却幹出這種沒天理的事情呢？這並不是自己看錯了人呵！的確的，那個爲首的人的確就是阿良哥自己，但別人去當土匪或者情有可原，可是阿良哥呵！阿良哥不是個最靠得住的老實人嗎？但這老實人現在已是個最兇惡最殘忍的土匪了，這可叫他有點懷疑了起來。她越想越悲憤，越想越痛恨，她覺得這世界反了，跟以前完全變成了兩樣，最忠厚的人變成了最惡毒，跟自家最親善的人現在也變成了最痛惡最仇視的敵人了。

她突的從板凳上一骨碌坐起來，望着門外奔出去。

「牛二嫂！你瘋了嗎？你要奔到什麼地方來？」她的臂膊緊緊的被人抓着了。

「我……我要找回我的小毛頭……。」

這時候許多人才猛然想起她那生下來不久的小毛頭不在她的身邊，她猛的用力一掙，終於把那些抓着她的手掙開了，她沒命的望着那座陰森森的樹林里奔，許多人都爲着她擔憂，他們只歎息着她這一來一定被樹林里的惡魔吞噬去了。

她跟踉蹌的奔進了冷風亭，用敏銳的眼光像失掉了什麼似的四處覓找，突然她聽見在黑暗的角落裏微微的傳過來了一陣陣喘息的斷聲，她像發現了什麼寶物似的立刻撲奔了過去。

「我的乖！媽疼你呢。疼我這心肝寶貝……。」她把孩子抱起來，放在懷里輕輕的撫着，把乳頭塞進了孩子的口里。

「乖！媽知道爸的陰魂會來保佑我這心肝寶貝……。」

她覺得現在孩子是好好的，無疑的，這自然是自家男人的陰靈來保佑他，她的臉上不禁微微的露出了一絲笑容。

……。

從此以後，木家村就完全變成了一個匪區，其餘的人都漸漸逃到了距離木家村很遠的地方，約略有四五百里路的南祥鎮這一帶的區域來。

牛二嫂也跟着一大羣的人逃到了南祥鎮來。

她就這樣的在南祥鎮的一家破廳子住下來，到現在算起來已經有五個寒暑了，當她那時逃出來的時候，小毛頭還未滿週歲，而現在算起來居然是個五歲的孩子了。

在這整整的五年之間，她不知受盡了多少的苦楚，在這陷阱裏已經掙扎了五個年頭了，有時她替人家挑水，有時就幫着人家插秧，種豆，這樣才養活了她母子兩口兒的生活，雖鬧窮，可是還勉強可過，那料就在這當兒，不幸的事情却發生了。

有一天，突然南祥鎮一帶的地方，無論是街頭巷尾，牆垣板壁，都貼滿了一張張的紙條，紙條底下圍着許多許多的人在那里看，一個個的臉上都現出極緊張的情緒，有些人站了一會就溜走了，有些人站在後邊，看不清貼在壁上的紙條子的字是寫些什麼，於是便在人堆裏拚命向前擠，其實這一張張的紙條却好像是他們一個個的催命符。

據說這些紙條是什麼「剿匪司令部」的告示，限三日內凡一切的居民都要逃出了南祥鎮的境界，不然的話，到那時據說要派了大批的軍隊到這兒來駐紮，跟木家村一帶的土匪下一次最後的總攻擊，到那時無論是商民人等，一被抓到了都以土匪論罪鎗斃，而且那時候兩邊一開火打仗了起來，鎗彈是像雨點一樣的密，這些在愚蠢的村人聽來是如何的可怕呵！然而；幸虧××鐵路當局特別在這三天內優待逃難的鄉民「免費搭車」，這在一向貧窮的鄉民看來確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如果在平時，這南祥鎮搭車到江

水灣，三等車至少也要五塊大洋，一過了三天之外，就要「照章給票」，於是牛二嫂在第二天的早晨，跟着許多人擁到了車站。

遠遠就可望見車站那邊早已人山人海的擠滿了人了，她覺得自己是個女人，而且身邊又帶着個五歲的孩子，這樣牽連拖累，那里能夠擠到前頭去呢？不擠到前頭來又恐怕落了後，搭不上車，搭不上車就要被抓去了當土匪論罪鎗斃，這是如何可怕的一件事呵！最後，她決定無論如何要衝上去，甯可被許多人擠死在人堆裏，或被許多腳踏死在腳下，不可被抓去了當土匪鎗斃，而且就這樣衝上去或者能衝出一條生路來，雖然是這樣如鐵牢一般的堅密，真的，只有望前衝才是一條生路，前途是閃爍着燦爛的光芒。

牛二嫂爲了要活，要活的人就不得不拚命衝，她想掙脫了這生之陷阱，步上了光明的大道。

在這人聲鼎沸的車站，火車終歸慢慢的拖進了月台，這時她完全像一匹獅子一樣的猛力衝上去，她只顧衝，衝，衝，衝到最前頭的一角，跟着許多人擁進車室裏去，就這樣一去，她忘記了自己的小毛頭了，後來直到火車離開了車站很遠的地方，她才猛然的想起來，可是，這已沒辦法了。

第二天，在這小小的車室里，在這一羣擁擠的人羣之間，已失掉了昨夜那個號啕哭泣的女人的下落。

## 文學的功用

### ——文學的社會觀第五節——

這裏，打算把文學的功用這個問題加以解說。因為有許多入常以為文學既與社會有了「濃得化不開」的關係，則改造社會也就可以利用文學了。——文學是社會的表現，我們都承認，但是從文學上出看了社會的缺陷和罪惡，是不是要想改革這有缺陷的罪惡社會呢？而且，我們也依然聽說過「文學是批評人生的」以及「文學是時代預言者」這類的話，就可知道文學對於社會不僅受社會的影響，而且要影響於社會了。——這些話本來是在講明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然而意思好像是另闢蹊徑了，所以在這個文學的功用之題下來說它。

我們都知道，藝術上有兩個不易解決的問題，就是，為人生的藝術與為藝術的藝術。其意義，或是衆人皆知的了。再簡而言之，就是，前者說藝術的目的乃在「有利於社會，有益於道德。」後者說藝術的目的「就是美，美以外別無目的」。自然，二者所說，皆能成理，却是各趨極

端。我們現在無需乎判斷孰是孰非，因為「藝術的本身上是無所謂目的的」，郭沫若說：「凡是一種社會現象發生，對於週遭必生影響……：文藝乃社會現象之一，故必發生影響於社會，有人說藝術乃有目的的，此乃文藝發生後必然的事實，為藝術的藝術與為人生的藝術這兩種派別大家知道是很顯着的爭執着，其實這不過是藝術本身與效果上的問題，如一株大樹的本身來說，並非為人們要造器具而生的，但我們可以用來製造一切適用的器物。」（見文藝論集中文藝之社會的使命）這番話，却是的論。我們同時再看夏丏尊氏給我們的講話，也是頗為清晰的，姑且引用於此：

「在這裏，為要顯明文藝的真功用，敢先試作一番玄談。莊子有所謂「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話，凡是實用的東西，大概其用處都很狹窄，被局限於某方面的，舉例說，筆可以寫字作圖，但其用只是寫字作圖而已。金雞納藥

可以癩瘡，但其用只是癩瘡而已。反之，用的範圍很廣的東西，因為說不盡其用處的原故，一看就反如無用，莊子所說的「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當是這個意思。」（見文藝論二八頁）

據前說，我們知道文學的功用是不期然而然的，即「看似無用却有用。」從後說，我們知道，文學之用，是說不出來的。然而文學有用，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夏丐尊又說：「文藝的用，是無用之用，它關涉於全人生，所以不應局限了說何處有用，功利實利的所謂用，是足以褻瀆文藝的大用的。」（同前書二九頁。）

所以，我們絕不能說文藝是有用或文藝是無用這樣淺薄的話。在同時，我們明瞭這意義，也決不會到用文藝，如蘇俄那樣的弄着文藝政策的勾當。辛克萊說，「一切文藝都是宣傳」，還講得通。如果把文藝拿宣傳的目的來使用，總是有些不妥的吧。為什麼呢？因為「絕端的把文藝局限於功利一方面，是足以使真文藝撲滅的。試看從來以勸善懲惡為目的的作品裏，何嘗有好東西？……露骨的勸善懲惡的見解在文藝上，全世界上現在似乎已經絕跡了。但以功利為目的的文藝思想，仍取了種種的形式流行在世上，或是鼓吹社會思想，或是鼓吹婦女解放，或是鼓吹

宗教信仰，名為文藝作品，其實只是一種宣傳而已。這類作品愈露骨時，愈失其文藝的地位。」（同前書二四頁）反之，只要作家是深入社會的，不是淺薄的舞文弄墨的功利者流，他產出的作品，自然就會影響於社會。現在且舉兩個衆人所知的例子看：

「伊卜生（H. Ibsen）作了一本「傀儡家庭」的戲劇，引起全世界的婦女問題，婦女的地位因此提高了許多。有幾個婦女感激伊卜生恩惠，去向他道謝意，說幸虧你提倡婦女運動，伊卜生却說，我不知道什麼婦女運動不婦女運動，我只是作我的詩罷了。」（同前書二六頁）

「屠介涅夫也並不想宣傳農奴解放才寫他的「獵人日記」，而「獵人日記」却作了引起農奴解放的導線。」（同前書三二頁）

我們還依稀可以記得，托爾斯泰的「復活」並不是為鼓吹改良監獄而作，但是結果，俄國的監獄却因之而改良，這都是很明顯的例子，其餘每部偉大的文學作品都能直接間接的改進了社會之一角或全部，我們無需多說。只要從此看出文學的功用就好了——牠是「無用之用」，牠是「社會現象之一，故必影響於社會」。趙景深說：「還有些做主義奴隸的人，將中國的舊錢鏽打破以後，又加上浪漫

主義，自然主義……等等的鐵錐，舊的剛解去，新的又東縛住了，……這都是不對的，虛偽的，沒有真誠性的存在……」，這段話，頗說得淋漓盡致，我們試看那些所謂某某主義的文學吧，牠們的提倡者是如何的狂妄！他們並不探討一下什麼是文學，但儘管信口雌黃的亂嚷，他們並不想文學與社會是有怎樣的關係，而只是人云亦云的胡叫。「他們以為一種文學是用一種主義號召而來的，換句話說，就是他們以為在文藝上，也和其他人事一樣，主義是實踐的催生藥」。然而，我們知道，某種文學主義，是已發生了的文學的命名，而不是尚未發生的文學的催生藥。「在英國文學史上，曾有過所謂浪漫主義的文學這回事，我們又知道這種文學的創始者是雪萊拜命等，現在我們且不管「浪漫主義」的真義是什麼」，「但我們可以斷言，雪萊拜命等決不是因為當時英國文壇上有人鼓吹浪漫主義，而主張「我們所需要的是浪漫主義的文學」，然後他們才從事於浪漫主義文學的創造的」，而是「後來有批評家發見了這種文學有一種共通的特色，因而便給他取了一個總括的名詞；這便是浪漫主義這個名詞的起源」。根據這種事實，我們得到一個結論：「文學是一種沒

有目的意識的自然的生長，牠來，便來；牠若不來，我們是不能用主義把牠號召求的」（見文藝週刊第二十五期，文藝上的主義與實踐）。

於此，我們就該知道，沒有實際社會作基礎，而妄想以主義相號召，勉強造作的文學作品，是決不會存在多久的。試看在中國，也曾經過幾種的文學，「時而提倡寫實主義，時而浪漫主義，與新浪漫主義亦佔了文壇的一角，時而新寫實主義轟動了一般青年」，這就因為近十幾年來的中國文壇，正開足牠的特別快車速率，想追上西洋而與之並進，以致鬧得樣樣俱全，却是樣樣都成曇花一現，這不是更顯明的例證麼？

我們明白了這一層，即文學與社會究竟有着怎樣的關係，那末，我們必不致輕視文學的功用，也決不敢再有利用文學之企圖，因為文學的功用是無用之用；文學的功用，是不能利用的；文學乃社會現象之一，必然影響於社會。

然則參與文藝自由論辯諸公，若早能把握住這一點，不是可以省去許多「浪費的論爭」麼？



## 『冷』

徐慨吳

這幾天的天氣突然變了，雖然是在半熱帶的香港，也冷得這樣厲害。

我失業這麼久，妻也找不到事做，兩家子過着一頓飽，一頓飢的活兒。

我有工做的時候，也會剩下幾個餘錢，可是全在這個失業的時間裏花光了，還當去幾件絨衣。這幾件絨衣，天寒的時候要穿的，可是現在有什麼辦法呢，沒有錢，什麼也贖不回來。冷，固然令人害怕，沒有錢，就得死捱；但是死捱就得了嗎？這幾件絨衣是我的體面，在天寒的時候沒得穿。怎麼去會朋友找工作呢？

我躲在家裏好幾天了，除了看書本外，總是愁眉不展，往常還可以抽煙來解愁，現在吃也發生恐慌，那裏還有餘錢買煙抽。

妻坐在床邊替人結絨頭繩衫，陰沉地，一聲不響。我靠在床柄，披上簿薄的氈，在看書本，和她對面。她俯下

腦袋一針一針的結，有時偷望我一眼。這個舉動很惹我怪異，我倆結婚兩年來，不過新婚的頭一個月，她的舉動是這樣。往後，她當上×中學附小教員，我也當上教師，兩家子天天都為生活忙着，祇有睡的時候聚在一起，可是睡的時候已經疲倦了，一上床便睡熟了。正經的話不得不講的那才願講。

今天她的舉動回復到新婚的那個時候，真是奇怪；雖然我倆從未吵過嘴，鬥過氣，但為了生活的緣故，已經做成我倆是深懂世故的青年人了，我想：現在還有閒情來調情，真不識像！快些結絨頭繩衫吧，兩頓飯還可以吃飽些。

她仍舊是那樣偷望我。

我越當心地偷望我的舉動，我越生氣，很想乘着她偷望的時候教訓她一頓；但心裏又想。不知她偷望是善意還是惡意，自己失業這麼久，全靠她十指做針黹來养活自己

，一旦傷了她的心不是更糟？好，忍過她。我坐正一點，把書本提高些，掩蓋着全個面孔，同時把薄氈蓋身體。我身體一動，她似乎停了工作。

「你覺得冷嗎？穿多件內衣啦」。她連忙放下絨頭繩衫，爬上床，在衣架裏拿下一件內衣，放在我身旁。呆定的眼睛追視着我，母親迫兒子穿衣服般的。

「不冷。我蓋着氈呢，你看！」

我正在討厭她，她却做起那怪難看的假細心來。

「不冷？你整天顫抖，還不冷。」

「瞎說，我幾時戰抖過？」

「還死口，床也顫動了，你知道嗎？」

我默然，不知怎樣答她才好；或許自己戰抖過不知道，她剛才偷望我就是這個緣故吧。

「冷就穿啦，你不是孩子，還要母親來給你穿嗎？」

她微笑着。

我素來對她不示弱的，這兒我底男性自傲心漸漸發作了，穿上這件內衣，就是表示自己的弱點，那有這樣容易給弱點你看，不識趣的王八，這是你自討的苦惱兒。

「我不穿！」我半怒半做的說。

她似乎知道我的脾氣要發作了，苦笑着說：

「你不穿是你捱冷，不關我事，」

我沒睬她，照舊看書本，她也照舊絨頭繩衫。兩家子一聲不響，不過，妻既然說破我冷，我真個感着冷了。戰抖的身體，使床舖也「吱吱」的怪難聽起來。

事情既然做起頭，却不能不掙硬做到尾，這才是好漢。

我一壁看書，一壁很留心的注意她。却見她一針一針的結，並沒有先前那樣偷望我了。從她的鼻孔裏，不久發出「雪雪」的聲音。這顯然是她傷心地流淚了。

我沒去理她，由她流淚；她也沒有理我，兩家子賭氣似地一直捱到晚上八點鐘，連晚飯也不去煮來吃。

我們有工作的時候是請嬸娘來做雜役的，現在因為兩家子都失業，所以就由妻自己做。

妻鬥氣不願意自己去動手，坐了一個整天，沒有半點東西送到肚裏，真是難受。

今天，我可走惡運，又冷又飢，如果不是和妻鬥氣的話，必定要她馬上丟去弄飯，這兒我也不示弱，但受不起肚裏咕嚕咕嚕的叫，祇得睡下床裏，合攏眼皮，最好能夠馬上睡去。

妻仍舊很端莊的坐在床邊一針一針的結絨頭繩衫。

好久沒有一個人睡，這兒祇是自己在被窩裏，蓋着薄薄的氈；這幾天冷起來，我們的綿被又當去，睡的時候和妻擁抱着，確能夠減去冷氣。

想起擁抱，我回憶起天突然冷的晚上：

妻睡床裏，我睡床外，因為天氣突然冷，我們祇蓋上一張薄氈，兩家子競爭着顛抖一般，大半個晚上都睡不着。

終於妻想出辦法，她很羞澀的說：

「我們擁抱着睡覺吧？」

「很好！」我連忙翻側身體向牀裏。同時伸手來擁抱着她。

我們不知是熱情是幸福。這個晚上我們第二次做了新郎和新娘哩。在被窩裏，左轉不舒服，右轉不舒服，是床舖未鋪好吧？那裏，昨晚不是現在一樣嗎？

我定着眼睛望着妻的時候，才發現她底肩背在搖動。眼圈紅腫，噙住了淚的一種不言不語的容顏，兩隻手一針

一針沒有停止的結紮，任誰見了也覺得可憐，何況是我的妻，我是她的丈夫。

我好像受了一重譴責，懷着空濛的疚心，終於勉強陪着笑臉：

「嚶，來睡吧。我好冷呀！」

妻好像聽不懂一般，照舊一針一針的結，肩背也照舊在搖動，我知道妻的耳朵好靈通，剛才的話她是聽到的，不過不願意答我了吧了，我骨董爬起來，一把抱住了她。

「你好傷心麼？等我陪個不是，行不行？」

妻扭幾扭身體，想從我懷抱裏扭脫的樣子。我死勁地緊緊抱住，並不放鬆，吻着她底底哭出淚水的臉。她定了，我才摸出手帕抹去他流得滿臉的淚水。

「我錯了，我錯了，以後我誓不發脾氣了！」妻一聲不響，定定的，仍由我抱她睡下。這末一來，不知不覺中我們把「冷」趕走了。

## 本刊：

▲歡迎投稿

▲歡迎代銷

▲歡迎訂閱

▲歡迎介紹與批評

## 淋 漓 (續一)

餓 生

那是五月十六日，志德和許多同獄的青年，已經囚了一個月零一天了。除了由守把戲院的警察轉了他的姊姊和密斯盧送來吃的著的東西之外，話也不得通一句。信，自然也不許通的；漸積的苦煩，似乎預告他自由恢復之期還遠着呢。

他想，秦梓不是和他同組織的同志嗎？他做了特別委員，對於自己的同志，應該是保釋的。他在戲院中，一路都是存着這樣子的思想，可是一個月零一天的時光，不可爲不久了，但消息還是渺然。於是他不能不懷疑秦梓，不能不憶起衝對他所說的話，秦梓在組織以內還有組織的。於是他感覺他自由恢復的希望，不但是遠，實在沒有了。他忽然又轉念，秦梓決不至不顧大體而至於此的，還是度日如年的期待着。

第二天一清早，又來了一大羣佩着盒子礮的警察，聲勢比平時格外來得洶洶，好像臨大敵似的。在隊長宣佈理

由之後，大家知道要解往河南車歪礮台去。

將及千人的囚犯，青年的有，工商模樣的也有，經過一個月的囚犯生活，氣概沒有先前那末軒昂了。

長蛇般的囚犯隊伍，在警察押解之下，蠕蠕的向碼頭爬進。到了碼頭，依着秩序登艇，「勃」的一聲汽船長笛，此近二十艘的艇，分了五行向車歪礮台駛去。

約莫近午的時份，已經到了車歪礮台，這是一個四面圍水的小島；在艇上望不見什麼礮台，祇見離離的荒草，在披離着。在牧者般的警察驅策下，又陸續的登岸。

到礮台了，木柵圍着的兩排人字式的房子，似兵房而又似貯藏室的房子，出顯在一羣囚犯的眼前。

「啊！這就是我們的旅舍了吧！」志德不禁自言自語的沉吟着。

房子是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字爲號的，志德是被派在玄字的倉中的。倉是見方滿丈的房子，鋪了尺來高

的地板，這是床了。被指定和他同監倉的，有二十多個人；此二十多個人的面龐，衣服，表示着各人的身份，性格，志德在常識所認得的，農夫，工人，商人，學生，以及軍人都有。但學生佔了多數。

大家進了監倉，各佔定了他坐臥的位置，志德很從容的，看各人佔定之後，很隨便的在一個四十多歲老先生模樣及一個和他年紀差不多學生模樣的空縫中，客氣的坐下，掏出那污穢到不堪的手帕，揩他頭上珍珠般的汗。

大家坐下來之後，都暫時的沉默，沒有作聲，把目光向四面投射。希望憑他們目光的力量，在每個人的面龐上，視探內心深處所蘊藏的是什麼。志德，揩了汗，也是這樣子運用其目光，對同倉每一個囚犯掃射，有兩個隔離比較遠的，是他所認識的。y，胡遜與鄭曉山，略略的點了一點頭，又轉向別方面去。

他先請教右傍的那位老先生，知道他是姓羅名維三，是醫生，據說平日為說話硬直，開罪了鄉紳何忍卿，被誣為共產黨捉來的。說了，他很憤激的道：「媽的！我有一左出獄，真要和他拚命。」左傍的學生，戴了一對淺度的近視眼鏡，髮兒是長長着，一種樸實而又勇敢的神態，是很威嚴不過的。他和他攀談，很客氣的問姓名，那個學生

看了他一眼，見他的態度那麼客氣，也很客氣的說他姓黃名新民，是在中山大學讀書的。同時並由他介紹，知道在他左傍，年紀很稚，似乎只有十六的青年，是他的弟弟黃新夫。新夫忽而天真爛漫，而又似恐怖的，向他的哥哥新民間這個問那個。在新民的口中，知道他們兄弟也是被同鄉土豪劣紳誣陷為共產黨而被捕的。

「土豪劣紳為什麼要誣陷你呢？」志德不禁這樣子問，希圖在他的答語，明白其歷史。

「我是在家鄉負過黨務的責任，做民衆運動的。」志德忽然憶起他在鄉中，也是這樣子，開罪了不少紳士。他想，如果紳士們知道了他被捕，再用錢加誣陷，不是更不得了嗎？他想到此，似乎灰色的帳幕，展開在眼前。不過，他本着他的老脾氣，絕不露一些頹喪和畏懼的神色，微笑着對新民說：

「可謂同病相憐了。」他說了之後，跟着略略告訴他的工作經過。

「媽的，我們真是共產黨的話，他們要清黨拉我們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們是國民黨啦！在他們和共產黨合作之時，在民衆運動中，爲了爭取領導權，還和他們打過架呢？」新民不能自己的，滔滔的發他的不平之氣。



「我想，他們要決心反革命，不是清什麼黨了。」他祇有這樣對新民說。

自此以後，他和他的左右傍的人談了熟，再及其他。爲了他的態度的溫厚，那個青年農夫蘇阿有，也和他要好起來。

他們之中，除了少數不知什麼是政治的六七個人而外，都是有黨派關係的。那個胡遜，到了第二天：便開始他的宣傳，什麼「國民黨是反革命」，「共產黨是代表工人的」。馬克斯主義是如何的有價值，孫中山主義是什麼改良主義，他口沫橫飛，目無餘地的說。每當一個口號解釋之後；必對志德投下一個輕蔑的眼光，好像挑戰似的。

志德老是裝着不見，注意的考察每個人聽他宣傳時的神情，他考察的結果，除了新民兄弟，及幾個學生入伍生沒有表情之餘，七八個都是高興到鼓掌。

他分析了清楚之後，用肘兒撞撞新民，表示他要說話了。從容的說道：

「我不覺得國民黨是反革命，我也是國民黨之一，我要否認。反革命是新軍閥，新政客，不是國民黨，我許多同志，是很革命的，比較共產黨還革命。」志德報胡遜以

一笑，接着說下去。「代表工人的，是真正爲工人利益而努力的革命黨人，不是什麼黨人所能代表的。」

「對了」，新夫鼓着他的小手掌，牽着他的哥哥的衣袂，「民哥，這不是你常說的嗎？」

新民剛欲開口制止他的弟弟的喧嘩，但志德的說話又接着下去。

「馬克司主義是有價值的，是的，在哲學經濟學上說，自有他相當的價值。但在中國的環境有沒有價值，是每個革命黨人應該要留心研究才好說，可惜中國懂得馬克司主義的人太少了。」志德好像背誦的，將他和衡常常討論的說了出來。「我以爲，要反對或擁護一種主義，最低限度都要有相當概念的認識，盲目的宣傳，於識者是沒用的。孫中山先生的主義，是革命還是改良，自有中國環境來決定，不是那些看也不看，他的黨所不准看的人所知道的。我很相信，中國不說革命則已，說革命，一定不能離開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原則。如果孫中山先生的主義不是革命而是改良，試問號稱馬克司列寧主義的俄國信徒的新經濟政策的行使，是不是改良的呢？」

是的，他的說話，不知在與同學作理論鬥爭的時候說過多少回了。但當時的。y同學雖然失敗，明天又再來過

，這在他是很清楚知道了他們，有人在指導的。但是他不在乎，因為他們要說些什麼話，都不能在衝和他們的意料之外。所以應付得很自然，不過，今天失敗明天又來了，oy，一副盡而可憐的留聲機器的意態，有時令他好笑。但歪纏的結果，有時也不免感到麻煩。但今天，他知道胡遜等沒有人指導了，說了之後，作一個看他不起的態度，對認為同志的新民，作一個會心的笑。

胡遜，確也如他之所料，不覺呆了許久，和他的同志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了許久。鄭曉山惡狠狠的道，「他是樹式黨，是國民黨派來的偵探。」

那個險狠的毒罵，是很有用，他的同志們的黨團作用，馬上發生，齊呼打倒。而同獄莫明其妙的獄友，懷疑的眼光也齊集中志德來，一方面在察看，一方面在等他的答覆。

「卑劣！下流！」志德不能保持他的常態，很憤激的狂怒起來，「對了，你們真是馬克司的信徒，馬克司是你的祖宗，現在你們以你的祖對付巴枯寧的手段來對付我了。」

工人吳福初，聽了他們什麼馬克司國民黨說了一大堆，雖不知道是說些什麼，但他知道逮捕他的人，是國民黨

。所以，他對國民黨懷了十二分的惡意。志德是被目為偵探，是樹式黨的；所以，他怒目而視志德，握着了拳頭。志德狂怒的分辯，他又聽不懂的，所以跟着罵了一聲，「放你媽的屁」，起來輪起拳頭要打。胡遜等乘勢慫恿，高呼打打，「打倒偵探。」

可是在福初站了起來輪拳頭的時候，蘇阿有伸了他那粗大的臂擋着：「有話慢慢說，不要這樣便動粗。」

噪鬧的聲音，驚動了管獄的管獄員，經過了干涉之後，一場吵鬧才停息。志德氣得臉兒紅紅，不能作聲，祇有楞了吳福初一眼。見到吳福初一副蠢笨的神態，不禁笑了。新民也不作聲，新夫好像呆了一般，看看這個，看看那個。

老成的羅醫生，雖然不懂政治是什麼，但看兩方的態度，已經有了一個是非曲直在胸中，況且他對於志德的謙厚勇敢，很佩服的。他以為這樣子鬧下去，志德人少，是會吃虧的，乃湊着了志德的耳，很低聲的道：

「只好以智取，不能以力敵。」

志德領會了，故作沒事般，對羅醫生說！

「老伯，我吵鬧到你了，對不起。」

「那沒有關事，吵不到我的，不過大家有話好好說，

不要開口合口叫打，實在打也不能打得成功，弄到管獄員來干涉，是很沒有意思的。」

這一種有意思的勸說，果然大家便跟着平息了。

羅醫生一句話提醒了他，他也在事情平息了許久，大家各人找各人對手漫談之後，偷偷的告訴了新民，新民點了點頭。於是他決定了，很注意的留心吳福初的舉動。吳福初見得有蘇阿有幫他的忙，而且覺得志德待人的態度，不是什麼公子少爺模樣，也不覺討厭，於是對志德的敵意，也慢慢的淡了起來。

過了沒有幾天，胡遜有人送東西來了，餅干啦，臘腸啦，一大包；打開了，和鄭曉山幾位同志團團圍着吃。吳福初一對貪婪的眼睛，在凝望着他們流涎吞唾，他們理也不理的，興高采烈在吃。福初沒好意思，祇有半嘆半恨的嘆了一句：「媽的屎，老子睡覺。」

那個無聊的神情，志德，新民，即羅醫生，是看得很清楚。無言的笑了一笑。

剛巧第二天，志德的姊姊和密斯盧寄東西來了。經驗告訴他，不問長短的，東西來了，便毫不顧惜的打開來。東西可不少啦！枕頭般的麵包，也有三個，餅干兩大箱，臘腸，還有罐頭火腿。

「啊！這麼多的東西，要吃的朋友，來罷。」志德一個天真的招呼而後，對着還睡不着的吳福初道：「福初，不要客氣，我是真正共產的，來吃罷。」

福初見志德這樣說，不客氣的抓了起來，和羅醫生，蘇阿有新民兄弟，以及其他兩個入伍生，還有一個流氓模樣的工人老曹，大家圍起來，大吃大喝，可是那胡遜等六七個人，因為昨天沒有請他們吃，不好意思的，在低聲談他們的話，好像會議什麼似的。

那是薄暮的時份了。蒼茫的野色，在荒漠中差不多要消失去。島外的烟水，是那末模糊。但五月的炎蒸之氣，蒸得每個人身上都發汗臭。所以，大家都脫了衫，袒露了體。下面祇有着一條短褲。那時，誰也不能辨別一羣囚徒未入獄時的身份是什麼了。監獄裏，是如何的平等啊！

他們每個人，都搖着爛蒲扇，取那帶有熱臭氣的風，以特那涼等於不涼的涼風。他們在輪流着，說故事，奇聞，以及滑稽話，以消遣此不易過的夏夜；以待睡魔之降臨。而忙掉他們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一切苦惱憤恨。

事情又照例在這時候發生，打破了他消遣的場合了。一個公安局的督察，率領了一隊警察，到了監倉之外。

。督察老是那麼威風的，擺出吃人的樣子，那麼呼喝着。四次的經驗告訴他們，是來提人犯的了。

人犯，提了走的人犯，永遠不再歸來的。管獄在以前罵人時，無意流露出來，說他們是槍斃的了。槍斃，他們是意料到的，不過管獄員的說話爲之證實罷了。他們見到臉肉橫生的督察來了，不啻是一個要命的無常鬼到來，大家在等待他唱讀他那手中的名單，以決定他們的生命，能不能存在到明天。

督察員唱了一個人的名，警察們便在管獄員指導下，拖出他們要提去的人。於是，一片呼喝聲，吵鬧聲，哭叫聲，很嘈雜的交響着。

志德，他是凝坐着，靜聽督察員的唱讀，有沒有叫到他的名字。他在以前，還以爲沒有問題的，但所謂同志的消息也沒有了。他們在六角一份買來的舊報上，知道秦梓他們也走路了。同時，聽說他們故鄉的土豪劣紳，也來省活動要殺他。所以，說到槍斃，他自己覺得是候補員了。但是，他也並不覺得怎樣畏懼，他自己常常想，爲了自己的信仰而死，是很光榮的。

他意識得坐在傍邊的人，羅醫生，黃新民，他倆有一個難堪的表情。

「死生是定了，怕甚麼呢？」志德祇有這樣安慰他倆了。

「志德！我並不是怕死，我願死啊！不過，我的弟弟這麼年青，」新民不禁掉下了眼淚，「假使當局容許他請願的話，我願請他殺我，不要殺我的弟弟。」

新夫聽了他哥哥這一翻話，不禁哇的哭了起來：「哥哥，我願他們殺我，不要殺哥哥，我年青，沒有多大用處的！」

志德在一種險惡的氣氛包圍下，爲了他兄弟倆友愛之情所打動，眼淚忍不住的紛紛而下。

「他們真要殺哥哥的話，我也願同哥哥一道死去。」新夫又是哭着說。

「弟弟，你哭什麼啊！革命的青年是不怕死的。」新民撫着他的弟弟，掏出了手帕爲他揩眼淚。「你不要忘記我的話，死也不哭的。」

「新夫太年青了，我想沒有多大問題，祇有我和你，」志德對新民說，「但我想我倆又不是共產黨，他們雖反對，不至於殺我倆罷。」

志德話沒有完：督察員唱讀之中，有一個名字是！

「歐振華」

歐振羣，他知是和他一起在青年運動委員會做工作的，不禁怔了一怔。他意識着，歐振羣之下要輪到他了。歐振羣的吵罵聲，在天字房發了出來，在他的聲音中，表示他的掙扎，然而，終於拖了出來。因為吵罵得利害了。

「媽的，吵什麼，」這是警察聲，繼之以拳頭聲，振羣的吵鬧聲沒有這麼高，帶着了哭聲了。

警察又來繼續唱讀名單了。振羣之下，不是他，是荒字房的一個，名兒他有點不認得，但他的疑慮還放不下。

「八個，齊了嗎？」

督察這個問話，好像把沒有名字的人，從鬼門關中放了回來一樣，他們才伸了一口氣。

「新民！我們可以平安渡過今夜了」志德對新民安慰地說。

「我的同志們！永遠別了，你們要知道我們國民黨內裏的反動軍閥，來屠殺我們了。你們，你們要爲我復仇，要爲我們的黨除軍閥啊！」振羣這樣子高呼着。

志德，知道振羣的話，是爲他而說的。他站了起來，抓到鐵欄窗中瞭望，希圖和振羣作一個短距離的最後見面。可是，他們八個一羣，在警察推擁下拉拉扯扯的行走了。

志德，頹然的坐下來，一刻鐘之後，才抓了回他的位置，無意中，見到胡遜在打抖。彼此目光交接時，往日爭論的敵意，似乎沒有了。然而，志德對於此敵黨的青年，不好露出悲哀的神態，故爲安詳的，微微的點頭。

又來一刻鐘，一排的槍聲，在遠遠傳來。

「他們是完了」

每個囚犯的心中，都很恐懼的要這樣子想着。（待續）

### 本刊優待文化界啓事：

凡學校，圖書館以及一切文化團體定期本刊者，得享九折之優待。凡有學校證明或蓋有學校圖章之學生定閱者，亦得享有同等之優待。



# 新墨聚餐會紀略

彭子蘊

去年末，文藝茶話會舉行聚餐會於威海衛路小小食園，饒生一空二兄與我同一去參加的。那次人數到得并不很多，可是大家却很快樂；尤其是末後的餘興與開始的考爾夫球，更增加了我們不少趣味。在那般熱心有餘的朋友們看來，這種聚會，自不免迭近有閑，然而，寥落生途，沉悶時代，能得此片刻偷閑，到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在散會的時候，一空忽然提起說：

「我們何妨也來這麼一個呢？」

我是第一個贊成的人，原因是新墨茶話會已經許久不曾舉行了，到可以就這麼一個機會，使大家得以團叙團叙，也決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情。

饒生兄沒有作聲，彷彿是在計劃一件什麼似的。當然，與他在生活上比較接近的我們，是不會不知道他所計劃的是什麼的。這樣，我又補充着說：

「至於費用，我看到不成問題，就和文藝茶話會一樣

，各人付自己底一份好了。」

這裏有一點得補充說明的：新墨茶話比其他的茶話會不同，以前都是由新墨社招待的。以後還是因為新墨的經濟情況實在太困難了，才將新墨茶話改為每月舉行一次，現在却說到聚餐會，其費用當倍遜於茶話會，所以我不能不作這樣打算的。

饒生兄雖覺得我所說的是一種辦法，但總覺得這辦法并不十分妥當，因為新墨的朋友大多非常窮苦，要他們和文藝茶話聚餐會一樣，每人從生活的節省下拿出兩三元錢來參加聚餐會，豈不覺得太痛苦了嗎？

「那麼，我們還是改用中餐吧！因為中餐到底西餐便宜，同時金陵酒家我有熟人，多少可以便宜點；餐費也只定每人一元，多餘的由我們填補吧！」

問題便依照饒生兄這麼決定了。同時并決定交我去辦理一切，日期則定為一月七日這今年的第一個星期日。

回寓以後，即擬就如下的通啓一則：

「新春帶來了美滿的舒快，宇宙染上了新麗的光輝，景物如此，人何獨不然？好友，可記得：我們不已經好久不會聚會了嗎？爲了歡迎這美麗的新年，爲了減少寂寞與空虛，我們特發起一個聚餐會。台端嗜好文藝，定必贊成此舉。倘有高朋好友，肯來參加，尤所歡迎。茲定辦法如下：

一、一月七日下午六時在愛多亞路金陵酒家會集，七時聚餐，每人餐費暫定一元。

二、每人準備贈品一件，匯集後再抽籤分贈。（能多贈尤所歡迎）

三、每人準備餘興一則，以助興趣……」

通啓是三日才郵寄的，因爲此時正值年節，郵局也正在假期中呢。

自己定下的條件，無疑地自己該先實行；這樣，除檢出一幀去年從西湖買回來的絲織風景畫作爲我所準備的贈品而外，還得準備餘興，以備臨時使用。

說起來，餘興雖屬遊戲，可是却沒有贈品那麼容易準備；因爲贈品即使沒有，還可以拿錢去買；至於餘興，則得出自心裁，尤須巧妙動人，却不是可以馬虎完事的。而

且，許多人準備的餘興，類多落於舊套，鬧不出多少新的花樣，這於「興」字的意義，也是不大相合的。

根據這個簡單的原則，我閱看頭想了好半天，結果雖然準備了一則，然而自己仍恐怕這未必合乎自己理想的原則，而使大家失望。所以我每遇着一空笑驚的時候，老問他們有否準備，原是想看如果他們已有了準備的話，自己底便可以藏拙起來了。

可是他們却說并無此種準備，歐生兄又深恐我會弄不出什麼比較好點的花樣來，時常走來督促我，問我一切都準備好了沒有。我雖然當着他底面說甚麼都已準備好了，而我底心中却更加恐慌起來。

開會的這一天，我底未婚妻桂英女士於早上九點鐘從學校裏來了。她一進門便問我有了什麼贈品，我則反問她有什麼贈品，才知道她也一點沒有準備，并且趁機對我說：

「我此來，便是要請您代我準備的呵！」

我問她希望準備怎樣的一種，她不肯表示意見，於是我在自己底抽屜裏左翻右翻，才找出一幅七巧板來。

「就拿這東西作您底贈品行嗎？」我問她。

她覺得這未免太少了一點，我告訴她贈品并不在多，而在秀氣或是出巧；七巧板雖小，却兼有出巧與秀氣兩事

，還能夠說是不好嗎？她才沒有什麼話好說。

吃了飯後，一同到孫生兄家去集合。發現他所準備的贈品確實不少！吃的有冠生園的糖菓，用的有信箋信封等物，可謂琳瑯滿目。

過了一會，一老笑驚諸人也來了，他們也各有準備，大家都好像是送親家似的熱鬧，我不禁暗暗好笑起來。

我們在五點鐘的光景便出發了，這是孫生兄底意思，因為他恐怕去得遲了，是會沒有人在會場中招待的原故。

走過八仙橋的時候，我忽然想起文藝茶話這時正在青年會開會。爲了想到文藝茶話會去拉幾人來湊熱鬧，我離開了向金陵酒家走着的一羣，一個人到青年會去。

青年會的茶點室裏這時正擠滿了人；他們一看見我走進去的時候，便問我爲什麼不帶我底愛人去。我告訴他們，說她已經到金陵酒家去參加新墨聚餐會去了，等一會大家便可以相見的。然而大家却非要領她和大家相見不可。因爲扭不過朋友底面子，我只好走到金陵酒家去把桂英領去，這一場紛擾才算解決了。

等文藝茶話散了會，我和着幾位朋友走回新墨聚餐會的時候，會場中已經擠滿了人，贈品也已經堆滿了一大桌子；食品與用具，樣樣都有，而且每一種都在代表着贈送

者底心機，甚至在代表着他們底智慧，玲玲女士送的胭脂，怡公兄送的洋囹圄，這在說明他們的幽默；大風兄送的橫掃千軍，蠶犀兄送的含有深意的麵包，這在說明他們底豪放；胡斌先生送的畫，逸琴先生送的玻璃鏡架，這在說明他們美的嗜好；陸丹林先生送的火腿與魯遜先生送的柚子，這在說明他們底偉大。此外，各種各樣，我們大概都可以說出他們底意義來，只可惜篇幅所關，未便盡述。

談談講講，時間不覺便妥了，等大家正式入席的時候，已經是七點鐘的光景。入席以後，孫生先生以在場諸友有些還不能相互認識的，特囑我按簽名次序叫名，請被叫者起立，作爲公開的介紹。

當然又免不了有一番談笑，譬如叫名叫到孫福熙先生的時候，他故意像一個小學生應到似地立起來高叫一個「到」字，惹得滿堂大笑。又如叫名叫到桂英的時候，有幾位先生故意伸長耳朵問我：

「誰呀？」那眼睛便笑成了一條綫。

總算大家安靜入席了。是魯遜先生底提議，向孫福熙先生敬一杯酒，原因是孫先生最近生了一位千金，是值得這麼被道賀一番的。停一會又有人提議，說請在場成對的各飲一杯；這對象當然是我和桂英以及徐仲年先生與陸

關助女士了，因為在場只有我們四個是成對的。

「對呀！」我說，「我們來給仲年先生與關助女士敬一杯吧！」

然而大家并不曾因為我底遮眼法而忘記了我們這一對。所以我們也照樣各飲了一杯。并且因此被大家注意到了我和桂英沒有坐在一塊，而引起了調換位置的問題。爭論的結果，仍然是我失敗了，我只得厚着臉皮把碗端着去就桂英。

似此勸酒說笑，熱鬧了個多鐘頭，菜已出了一大半了，餘先生才立起來請大家開始將各人所準備的餘興貢獻出來。等了一會，沒有誰肯開始，爲了不使會場冷落，我才把我所準備的請大家參加。

是一番照例的開場白，把我底餘興向大家解說了。

「我們還不會懂得，這是請司令官與余女士先作一作給我們看吧！」這聲音不知是誰發出來的。

我反對這一種主張，然而沒有用。許多類似的聲音包圍了我，使我們似乎非這麼作一下便無法幹下去。他們甚至還說：如果我們不作個樣，他們便要拒絕參加。

咬了一下牙，我對桂英說：

「我們就來牠一下吧！」

這意見得了桂英的許可，我們便開始實行起來，桂英

出一張「我請求您」，我摸的一張是「向那一邊的先生或女士碰鼻頭」。這玩意該我實行，因為這是她請求我向那一邊的先生或女士碰鼻頭。其時坐在我另一邊的是熟朋友斌兄，我便一點不犯規地將鼻頭送到斌兄處。

「不行，」許多聲音轟着，「還是請司令官與余小姐碰給我們看吧！」

斌兄也將他那本來準備送過來的鼻頭歪過去了。我連忙向大家說明，說我所摸得者并非那樣，我不能犯這規矩。而大家却只是不依我底解釋地反對着，似乎非我們碰一下鼻頭不行。

徐仲先年出任調解：

「如果彭先生不願意與余女士碰鼻頭的話，那麼，就『彭』一下也行。」

大家鼓掌，表示贊成這調解。然而我說：

「我很願意這麼幹。不過我從來便不知道『彭』是怎麼一回事，徐先生也許深解此道，還是請徐先生與陸女士給我們作這個樣子，我們定當實行。」

徐先生說，這到可以不必；只要我們肯幹，他來給我們糾正姿勢好了。

爭論了許多時候，結果仍是我失敗了。在我們碰過了鼻頭以後，餘興才開始實行下去。

在桂英底下是盧葆華女士，盧女士兩次都失敗了，第一次爲「向在場諸先生或女士行乞」，她不肯這麼幹，結果却非常因斯庇裏純地請大家給她作一首詩，真不失爲一個詩人底本色！第二次爲「唱一枝幽美的情歌」，她也不肯實行，結果以吹簫代替。

聽盧女士吹簫，這可說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文藝茶話會，那時的文藝茶話會還在福祿壽舉行，是六月的天氣，正熱得難耐，而聽了盧女士底簫聲，便不啻飲了一杯冰淇淋，覺得遍體涼爽；這一次却正值殘冬，外面寒風夾着白雪飄舞，冷得使人戰慄，而聽了盧女士底簫聲，又不啻飲了一壺紹興老酒，覺得春風和煦。只可惜她不肯給我們唱一枝幽美的情歌，正不知她底歌聲將婉轉於簫聲多少倍呢。

接着是陸蘭助女士唱英文情歌，歌聲將在場諸人都感動了，至於徐仲年先生怎樣，當更可以想見。

陸丹林先生最好笑，他摸得者爲「向那一邊的先生或女士跪下求婚」；其時，他底下手適爲一空兄，便成了他跪求的對象。弄得滿堂大笑。

法國 M. De Thost 君所摸得者爲「繞桌子獨脚跳一週」，他不識中文，經郎魯遜先生給他翻譯，他馬上便跳。跳至中途的時候，大家以其剛才飽食，恐礙衛生，請其停止，以示寬容。而他竟不接受，直至跳完爲止。外國朋友負責的精神，真令人佩服！

此外，孫福熙先生講了故事，胡斌先生喝了冷開水，斌兄吃了雞蛋糕，還有葆生先生學了王婆罵雞，弄得會場中充滿了快樂。

作完了我這一個餘興的時候，已經是九點了。陸丹林先生等還在繼續他們底餘興，我則因爲忙着和一空兄等分配贈品，未能參加，真是恨事。

贈品是抽籤分配的，分配以後，再照簽名簿叫名，請大家公佈其所得的贈品，以增大家底趣味。

贈品公佈的結果，我和桂英都很滿意，因爲我們所希望得到的玻璃鏡架，恰恰如願得到了。徐仲年先生得到我底西湖絲織風景畫，陳靈犀先生得到桂英底七巧板，陸蘭助小姐最有趣，她抽得一盒洋囹圄，當她給大家公開的時候，一種會意的微笑，引得大家好笑。

葆生先生抽得陳靈犀先生送的一個大盒子，打開來看時，才知道裏面藏着一個小麵包，其中有一張字條說：



「什麼主義，什麼學說，都是假的，我們這是來解決這問題吧！」後面還有用繡字寫的兩句！「究竟是人消化了牠，還是牠消化了人？」

持大兄抽得一本時代日報的時代彙刊和陸丹林先生贈的火履。當大家請他把火履打開來看時，却原來是一把掃帚，他於是一手把着時代彙刊，一手把着掃帚說：

「我左手把握住時代，右手把握住掃帚，要去掃除一切！」言訖大笑不止。

## 編後贅語

編者

政令廢不了的舊歷年，印刷，以及物質的阻礙，我們不能不將二月號的本刊，歸併於三月號合刊，勞愛護本刊的朋友的懷念與盼望，真是十二分的愧歉！

合刊也是好的，幾篇比較長的稿子，能在這一期刊出。幾篇論文的稿子，除了饒生的一篇之外，楊柳的稿子是在旅行中船上寫的，高倚筠到如水兩兄的稿子，是遠從北京和開封寄來的，為本刊負責如此，殊為感謝。

我們對於社友之外的外稿，盡量的容納，這第一，因為本刊不是同人雜誌，第二，我們沒有什麼集團與幫口，（不但刊稿，祇要彼此人生與文藝態度相同的朋友參加本社，也是歡迎的。）不過有少數的稿，我們曾於商量之後，略加刪改，作者看了之後，大概不至以為荒謬吧。

我們現在不必怎樣誇張我們自己，也不必怎樣菲薄自己。我們還是運用我們微弱的精神與物質的能力，正確我們的意識，一貫我們的態度在艱難的旅途中前進，前途是怎樣，我們是不管的。

贈品公佈過後，時間已經快十點了，便宜告散會。這時，外面正下着鵝毛似的雪片，寒風凜冽，有如利刀，一出大門，而人世的寂冷卻已抓住了我底心，而適才的熱鬧，終於在深夜裏消失了。

孫福熙先生臨別時說得好：我們希望以後再有這麼一個盛會。我想，到會諸君；恐怕誰都帶着這麼一個希望回去的吧！

三月一日稿（一月所記者已失去）

寶號如欲擴充營業及推銷出品，刊登本刊廣告，其效力甚大。中華國貨尤為特別歡迎；為提倡起見，特另訂特別優待辦法。請詢本社廣告部主任程志青君。電話一五八七〇。通信處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

本刊定價

每期：	二角
每卷(六期)：	一元一角
每年(十二期)：	二元
郵費：	國外另加二元四角 國內不加

新壘

三月號

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期二三期合刊零售大洋四角預定作兩期計算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1/4面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六十五元	四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五十二元	三十元	
正文中正文後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十五元
	三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二元

(色紙或彩印另議)

社址：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一號  
編輯者：新壘文藝月刊社  
通訊處：上海郵局信箱一七四六號  
發行者：新壘文藝月刊社  
印刷者：上海廈門路三號 惟一印刷公司  
電話九一—一三七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市 光華書局  
總經售處：上海四馬路中市 現代書局  
代售處：本外埠各大書局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接收外來稿件。
- (二)本刊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
- (三)來稿一經登載，由本社從優酌酬現金或本刊。
- (四)譯稿須附原文，如不便附寄時，應請註明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
- (五)來稿非經聲明并附有郵費者概不退還。
- (六)投稿人須開具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
- (七)來稿請逕寄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本社編輯部。

定戶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請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詳細開明，寄交上海郵箱第一七四六號或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一號本社營業部庶不致誤。

# 冠生園 奶油太妃糖



人人  
滿意



提取牛乳之精華而成  
用麥芽油及  
飴糖及  
香草椰  
汁可合  
等料今  
製冬滋  
食之極  
養極點

冠生園  
 奶油太妃糖



人人滿意



提取牛乳之精華而成  
 用奶油及  
 餡糖及  
 香草椰  
 汁可合  
 等料合  
 製冬令  
 食之滋  
 養極點